

中华野史

西汉野史

上

（民国）黄士衡

中华古典精华文库

西汉野史

第一部

（民国）黄土衡 著

目录

第一回	高祖置酒论三杰.....	001
	娄敬建策都关中	
第二回	平燕地卢绾封王.....	006
	据海岛田横死义	
第三回	勇季布辱身为奴.....	011
	侠朱家设计救士	
第四回	韩信赠金报漂母.....	016
	陈平划策擒楚王	
第五回	高祖行赏封列侯.....	021
	萧何论功居第一	
第六回	尊太上社徙粉榆.....	025
	起朝仪礼成绵蕞	
第七回	正朝会叔孙受赏.....	030
	灭敌国冒顿崛起	
第八回	征匈奴娄敬料敌.....	035
	困白登陈平献谋	
第九回	患匈奴始议和亲.....	040
	实关中尽徙大姓	
第十回	高祖谩骂遭刺客.....	044
	贯高忍死明赵王	

第十一回	争易储周昌相赵 谋叛汉陈豨连胡	049
第十二回	高祖自将击陈豨 吕后设计杀韩信	054
第十三回	遇吕后彭越被醢 哭梁王栾布明冤	059
第十四回	陆贾奉使封赵佗 樊哙排闾见高祖	064
第十五回	安储位张良授计 破阴谋英布起兵	069
第十六回	出下策英布败绩 歌大风高祖还乡	074
第十七回	识反相早知刘濞 怀忌心冤系萧何	079
第十八回	张敖奉使误燕王 卢绾避征畏吕后	083
第十九回	四皓进言安乐宫 周勃受诏代樊哙	087
第二十回	高祖临终论相位 吕后秘丧逞阴谋	091
第二十一回	智陈平巧全樊哙 戇周昌力保赵王	095
第二十二回	钟离祸吕雉肆毒 被奇刑人彘生灾	099
第二十三回	沧桑侍女谈遗事 杯酒宫廷伏杀机	103
第二十四回	萧何推贤得替人	107

	曹参为相饮醇酒	
第二十五回	惠帝发怒囚辟阳.....	112
	朱建定计见宏孺	
第二十六回	匈奴移书调吕后.....	116
	惠帝始冠纳正宫	
第二十七回	扩规模长安筑城.....	120
	纵酒色孝惠短祚	
第二十八回	立少帝太后亲政.....	124
	罢王陵诸吕封王	
第二十九回	吕后下诏废少帝.....	128
	田生设计说张卿	
第三十回	两赵王女祸亡身.....	133
	朱虚侯军法行酒	
第三十一回	曲逆智免吕嫪譖.....	138
	陆生计联平勃欢	
第三十二回	见鬼物吕后身死.....	142
	得密报齐王起兵	
第三十三回	周勃矫诏入北军.....	146
	刘章率兵诛吕产	
第三十四回	灭诸吕奉迎代邸.....	150
	立文帝清除皇宫	
第三十五回	惠帝子无辜被戮.....	155
	窦后弟脱险受封	
第三十六回	陈平巧言胜周勃.....	159
	陆贾奉书见赵佗	
第三十七回	赵佗报书去帝号.....	164
	贾谊被谗谪长沙	

第三十八回	得游扬季布显名.....	169
	惹嫌疑绌侯被逮	
第三十九回	薄太后力救绌侯.....	174
	张释之受知文帝	
第四十回	张廷尉用法持平.....	180
	淮南王蓄谋造反	
第四十一回	淮南王发愤饿死.....	185
	贾太傅痛哭陈言	
第四十二回	中行进计教匈奴.....	190
	伏女传经授晁错	
第四十三回	缙萦上书脱父罪.....	194
	文帝下诏除肉刑	
第四十四回	冯唐论救云中守.....	199
	文帝受欺新垣平	
第四十五回	应梦境宠邀明主.....	204
	肃朝仪气折幸臣	
第四十六回	失铜山邓通饿死.....	209
	赐几杖吴王不朝	
第四十七回	议和亲匈奴背约.....	214
	识将才细柳劳军	
第四十八回	孝文遗诏定服制.....	218
	景帝嗣位任宠臣	
第四十九回	议削地晁错发难.....	222
	擅称兵刘濞首谋	
第五十回	吴王遣使告诸侯.....	227
	七国连兵讨晁错	
第五十一回	亚夫羹羹同拜将.....	231

第五十二回	袁盎晁错两相仇 晁错朝衣斩东市.....	235
第五十三回	亚夫坚壁老吴师 论晁错邓公鸣冤.....	240
第五十四回	救袁盎从史报德 闯吴营灌夫报仇.....	244
第五十五回	走丹徒刘濞被杀 遭危急六王自杀.....	249
第五十六回	讨叛逆七国荡平 废皇后阴谋争宠.....	254
第五十七回	易太子忠谏见疏 窦太后溺爱少子.....	259
第五十八回	胶东王正位青宫 朝有苍鹰人侧目.....	264
第五十九回	暮来群燕鸟鸣冤 遭刺客议臣横死.....	268
第六十回	辨凶器磨工明冤 景帝遣使兴大狱.....	273
第六十一回	梁王悔过出罪人 梁孝王伏阙请罪.....	278
第六十二回	周亚夫失宠免官 周亚夫下狱饿死.....	283
第六十三回	梁孝王失意病终 景帝论相抑窦婴.....	287
第六十四回	太后崇老怒辕固 文翁化蜀立官学.....	291
	景帝崩御葬阳陵	

第六十五回	武帝即位封外家.....	296
	仲舒对策尊儒术	
第六十六回	窦太后深怒儒生.....	300
	万石君独严家教	
第六十七回	严助奉诏定远方.....	305
	闽越杀王奉汉令	
第六十八回	东方生诣阙上书.....	309
	金马门佯狂避世	
第六十九回	东方割肉遗细君.....	314
	相如弹琴挑卓女	
第七十回	效鸾凰文君私奔.....	319
	脱鹬鹑相如赏酒	
第七十一回	卓文君当垆沽酒.....	324
	汉武帝微服出游	
第七十二回	柏谷亭夜行遇险.....	329
	终南山昼猎生灾	
第七十三回	罗珍异大修上苑.....	333
	苦饥寒争逐金丸	
第七十四回	著战功李广知名.....	338
	挑边衅聂壹献计	
第七十五回	觉阴谋单于脱逃.....	343
	坐逗橈王恢自杀	
第七十六回	感荣枯田窦争胜.....	347
	构嫌隙蚡夫讲和	
第七十七回	莽灌夫使酒骂座.....	352
	侠窦婴救友忘身	
第七十八回	田蚡设计激太后.....	356

	武帝被迫罪灌夫	
第七十九回	田蚡抱病遭冤鬼.....	358
	相如奉使通西夷	
第八十回	惑女巫陈后被废.....	366
	私竊主董偃见亲	
第八十一回	长门词赋难邀宠.....	371
	平阳歌舞独承恩	
第八十二回	卫青胜敌取侯封.....	375
	李广复仇诛醉尉	
第八十三回	飞将军射石没羽.....	380
	主父偃上书得官	
第八十四回	悔愆尤恶人改行.....	385
	逞睚眦侠客寻仇	
第八十五回	坐大逆郭解伏诛.....	390
	谋联姻徐甲奉使	
第八十六回	主父偃殉利亡身.....	394
	公孙弘曲学阿世	
第八十七回	怀印绶买臣得官.....	398
	载后车故妻自缢	
第八十八回	平津开阁延贤人.....	403
	张汤具狱磔盗鼠	
第八十九回	拜廷尉张汤得宠.....	408
	决疑狱倪宽显名	
第九十回	卫青立功封三子.....	413
	赵禹选士得二人	
第九十一回	卫青得尚平阳主.....	418
	汲黯见惮淮南王	

第九十二回	淮南王养士复仇.....	422
	太子迁弃妻谋叛	
第九十三回	兴大狱两国灭亡.....	426
	定叛案万人遭戮	
第九十四回	霍嫖姚奋勇立功.....	432
	张博望艰难奉使	
第九十五回	通西域张骞献计.....	437
	过河东去病寻亲	
第九十六回	卫将军听计赠金.....	441
	浑邪王惧诛降汉	
第九十七回	畏汉兵单于远遁.....	445
	误军期李广自戕	
第九十八回	去病伐胡封狼居.....	450
	张骞凿空通西域	
第九十九回	卜式输财结主知.....	455
	张汤言利乱国政	
第一〇〇回	使乘障枉死狄山.....	460
	坐腹诽冤杀颜异	
第一〇一回	陷李文谒居助虐.....	464
	告张汤赵王复仇	
第一〇二回	张汤遗书报私仇.....	468
	倪宽为政膺上考	
第一〇三回	阻内属吕嘉称兵.....	473
	请长缨终军赍志	
第一〇四回	坐酎金列侯失爵.....	478
	平南粤二将立功	
第一〇五回	耀兵威武帝巡边.....	483

	好神异方士进用	
第一〇六回	少翁术致王夫人.....	487
	武帝诗成柏梁体	
第一〇七回	佩六印栾大奉使.....	492
	得大鼎孙卿进书	
第一〇八回	夸神异渥洼产马.....	497
	坐诬罔五利受刑	
第一〇九回	登嵩高山呼万岁.....	502
	封泰岱天报德星	
第一一〇回	行平准弘羊受爵.....	506
	塞决河武帝兴歌	
第一一一回	袭辽东小国启衅.....	511
	定朝鲜两将无功	
第一一二回	黄鹄歌兴汉公主.....	516
	哀蝉曲悼李夫人	
第一一三回	李广利征宛无功.....	522
	赵破奴攻胡败没	
第一一四回	得宛马新作歌辞.....	525
	夸夷使大张宴乐	
第一一五回	赋五言苏武奉使.....	530
	敬大节卫律劝降	
第一一六回	苏武仗节牧羝羊.....	537
	李陵奋勇战胡骑	
第一一七回	李陵失援降匈奴.....	542
	马迁得罪下蚕室	
第一一八回	任廷尉杜周枉法.....	547
	拜直指江充怀奸	

第一一九回	江充大兴巫蛊狱.....	553
	武帝避暑甘泉宫	
第一二〇回	石德献计斩江充.....	558
	屈牦率兵战太子	
第一二一回	戾太子末路自尽.....	563
	田千秋片言悟主	
第一二二回	刘屈牦坐罪伏诛.....	568
	李广利降胡被杀	
第一二三回	轮台诏武帝悔祸.....	572
	林光宫日磾立功	
第一二四回	防后患婕妤赐死.....	578
	颁遗诏武帝托孤	
第一二五回	职供养盖主入宫.....	583
	谋篡夺燕王遇赦	
第一二六回	奉贤母不疑著名.....	588
	冒太子方遂伏法	
第一二七回	李陵置酒劝苏武.....	593
	常惠设策动单于	
第一二八回	全汉节苏武归国.....	598
	谢故人李陵报书	
第一二九回	丁外人私侍公主.....	604
	上官桀谋害霍光	
第一三〇回	上官桀谋逆伏诛.....	610
	燕王旦惧罪自杀	
第一三一回	讨乌桓明友报捷.....	616
	斩楼兰介子立功	
第一三二回	孝昭帝驾崩无嗣.....	622

	昌邑王奉召入京	
第一三三回	刘贺即位肆昏淫.....	627
	霍光忧国谋废立	
第一三四回	延年按剑劫群臣.....	632
	太后宣诏废刘贺	
第一三五回	逢君恶从官伏诛.....	638
	起民间宣帝继统	
第一三六回	延年上书劾霍光.....	644
	宣帝下诏求故剑	
第一三七回	田司农贪赃自杀.....	650
	常校尉征胡立功	
第一三八回	行毒计许后被鸩.....	655
	遂阴谋霍女正位	
第一三九回	魏相因许伯进言.....	660
	宣帝防霍氏生变	
第一四〇回	罢诸霍贵戚怨望.....	666
	获王媪外家受封	
第一四一回	发逆谋功臣绝后.....	671
	报旧恩宫婢陈言	
第一四二回	封刘贺废王善终.....	677
	褒王成循吏接迹	
第一四三回	龚遂单车治渤海.....	682
	朱邑遗命葬桐乡	
第一四四回	惊远夷广汉扬名.....	687
	得民心京兆大治	
第一四五回	白奇冤于公积德.....	692
	逞阴谋广汉遭刑	

第一四六回	治颖川黄霸著绩.....	698
	京兆尹张敞显名	
第一四七回	翁归威行右扶风.....	705
	延寿德化左冯翊	
第一四八回	诬大臣延寿被诛.....	710
	轻丞相望之失宠	
第一四九回	屠伯酷法治河南.....	715
	严姬贤名表东海	
第一五〇回	问牛喘解调阴阳.....	721
	睹鸛来误认祥瑞	
第一五一回	定车师郑吉立功.....	727
	袭罕(干干)武贤献计	
第一五二回	赵充国屯田立功.....	734
	辛武贤挟私报怨	
第一五三回	呼韩邪稽颡来朝.....	740
	麒麟阁表功画像	
第一五四回	王刘空诩黄白方.....	745
	盖杨首蒙文字狱	
第一五五回	疏仲翁叔侄辞官.....	752
	韦玄成兄弟让国	
第一五六回	冯夫人锦车持节.....	758
	乌孙主晚岁归朝	
第一五七回	宣帝崩御立嗣君.....	763
	史高争权结宦竖	
第一五八回	许史争权进宵小.....	769
	恭显定计陷忠良	
第一五九回	结贡禹石显邀名.....	776

	逐周堪元帝被惑	
第一六〇回	忤奸人贾杨坐罪.....	781
	重宦竖周张无权	
第一六一回	朱云讲经折奸党.....	786
	陈咸陷狱遇救星	
第一六二回	明易数京房亡身.....	792
	发屯兵陈汤矫诏	
第一六三回	陈汤决策斩郅支.....	799
	石显进言阻奉世	
第一六四回	昭君遗恨嫁匈奴.....	806
	史丹尽忠护太子	
第一六五回	成帝即位黜宦竖.....	813
	王尊舍命护金堤	
第一六六回	辟讹言王商拜相.....	820
	宠外戚五侯受封	
第一六七回	遭诬蔑丞相免官.....	826
	泄忠谋京兆下狱	
第一六八回	遭谴责弟兄僭上.....	832
	承恩宠姊妹入宫	
第一六九回	废许后婕妤见机.....	839
	立赵氏合德专宠	
第一七〇回	飞燕姊妹乱宫闱.....	845
	王氏弟兄专朝政	
第一七一回	张禹设辞媚外戚.....	851
	朱云请剑斩佞臣	
第一七二回	王莽计害淳于长.....	857
	成帝逼死翟方进	

第一七三回	肆淫虐嬖宠擅权.....	862
	怀忠愤阍人聚议	
第一七四回	承正统刘欣入继.....	868
	耽淫乐成帝暴崩	
第一七五回	承大统哀帝即位.....	874
	避外家王莽辞职	
第一七六回	易大臣何武罢官.....	880
	忤外戚师丹免职	
第一七七回	任权术武吏显名.....	886
	验鼓妖大臣遭戮	
第一七八回	中山兴狱抱奇冤.....	893
	东平立石遭横祸	
第一七九回	董圣卿断袖蒙恩.....	899
	息夫躬进谗受报	
第一八〇回	王嘉进谏下诏狱.....	905
	孔光复官巡园陵	
第一八一回	辱丞相鲍宣获罪.....	909
	救司隶王咸举幡	
第一八二回	迎幸臣孔光献媚.....	914
	慕华胄董恭求婚	
第一八三回	闻戏言王闳进谏.....	917
	惧伏诛董贤自戕	
第一八四回	没家三财董氏远徙.....	921
	贬四后王莽弄权	
第一八五回	恣攻击贼臣树党.....	924
	颂功德群僚献谀	
第一八六回	赈灾民王莽市恩.....	929

	降匈奴二王伏法	
第一八七回	受甘言单于遣女.....	933
	托大义王莽杀儿	
第一八八回	云敞仗义收遗骸.....	937
	王莽修怨兴大狱	
第一八九回	固权柄联姻天子.....	941
	行大婚颁赏群臣	
第一九〇回	滥封典加号宰衡.....	945
	施媚术求悦太后	
第一九一回	权奸受赏加九锡.....	949
	公卿助恶掘后陵	
第一九二回	怀母仇平帝被弑.....	954
	践大位王莽立君	
第一九三回	安众侯兴兵倡义.....	958
	翟太守为国倾家	
第一九四回	托符命王莽即真.....	963
	索玉玺太后发怒	
第一九五回	按金匱拜封党羽.....	967
	因符命诛戮公卿	
第一九六回	畏坐罪扬雄投阁.....	971
	耻屈节龚胜轻生	
第一九七回	行苛政群盗纷起.....	976
	荐奇士连帅被诛	
第一九八回	私侍女王临谋逆.....	981
	讨赤眉廉丹败亡	
第一九九回	刘縯兴兵复帝室.....	985
	王常率从助汉兵	

第二〇〇回	破涪阳刘玄称帝.....	990
	围渐台王莽伏诛	

第一回 高祖置酒论三杰 娄敬建策都关中

话说汉高祖皇帝，自灭项羽，经诸侯王拥戴，于汉五年二月甲午日，即帝位于汜阳，命诸侯王各罢兵归国。此时天下半为封建，半为郡县。封建之中，诸侯王凡有八国，即楚王韩信、韩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长沙王吴芮、赵王张耳、燕王臧荼、闽越王无诸是也。其余土地皆为郡县，属于天子。惟有南粤一处，现为赵陀所据，尚未归汉。

高祖定都洛阳。因值天下新定，政事繁多，中有两事，最关紧要。第一是招集流亡；第二是遣散士卒。只因当日人民，初遭秦政暴虐，不堪其苦。后来楚、汉相争，至于八年之久，壮者死于锋镝，老弱死于流亡，死亡无数。大兵所过，十室九空。有财产者，弃却田宅逃入山谷，自筑保寨，以避寇盗。一班贫苦小民，强壮者流为强徒，到处抢掠；老弱者不得衣食，皆转卖为人奴婢，真是流离颠沛，满目荒凉。高祖乃下诏各郡县，飭官吏妥为招抚，使其各归故里，原有田宅，仍旧给还，俾得安生。官吏等务须详细晓谕，不可轻用笞辱。其因贫卖身为奴婢者，一律免为庶人，许其还家完聚。此诏既下，地方官奉命办理，于是人民得各谋职业，略有生气。各处城邑，人烟亦逐渐兴盛。至于从军士卒，分别赏赐爵邑，遣其各自归家，尽免本身家族租税力役。此二事皆已办完，又命有司将历来随

从征战之武将、文臣各按所立功劳，并所取得城邑，所获将士，分别议功，以便封赏。

高祖因这几件大事，忙了数月，直至夏五月，诸务渐清，稍得闲暇，特在洛阳南宫，大宴群臣，庆贺成功。高祖先对群臣道：“诸君随我攻秦灭楚，劳苦数年，助成帝业。今日宴会，君臣同乐，各皆尽量一醉。”群臣奉命，欢呼痛饮。

高祖饮至半酣，对众说道：“朕今欲发一问，先与列侯诸将约明，皆须直言对答，不得隐瞒。”群臣同声应诺。高祖方始问道：“我所以得天下，项氏所以失天下，二者皆必有个原因。试问其原因为何？”群臣见问，各自俯首寻思。少顷，高起、王陵起身答道：“陛下平日待人轻慢，项羽待人恭敬；然陛下使人攻取城池，每得一地，即以封与其人，能与天下同利；项羽生性妒贤忌能，遇有战胜，不肯录人之功；攻得城邑，不肯封赏将士，所以失天下。”高祖听了，便将二人之语遍问群臣，是否意见相同，群臣尽皆道是。

高祖方对二人道：“汝知其一，不知其二，待吾细细说明。”因饮了一杯酒说道：“据我看来，天下得失，第一关系，在于能否用得其人。吾有三人，皆具奇特之才，吾所不及，诸君知之否？”群臣皆答不知。高祖道：“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供给军饷，接济前敌，吾不如萧何；统百万之兵，有战必胜，有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人皆人中之杰，吾能用之，所以取得天下。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为我所败。”

群臣起先未闻高祖说出三人名字，在座一班武将，如曹参、樊哙诸人，心想自己定然有分，及至听到三人名字，除韩信一人外，萧何、张良，不过文臣谋士，竟与韩信并列，实出众人意料之外。各人腹中暗自评论，大抵说高祖偏爱二人，要想重

加爵赏，只因二人平日并无战功，恐诸将不服，故特加称赞，以为将来封爵地步。但碍着是皇帝所说之语，不敢辩驳，只得外面假作心悦诚服，一齐同声道是。后人因此遂称张良、萧何、韩信为三杰。

此次南宫宴会，韩信已到楚国为王，萧何尚在关中，惟有张良一人在座。听得高祖将他与韩信、萧何并称，心中倒吃一惊。只因张良深知高祖心事，凡平日被他敬重之人，多半犯他疑忌。韩信为高祖所最忌者，即萧何亦不能免。如今竟连类及到自己身上，安得不惊？从此张良愈加谨慎，非遇高祖询问，不肯多言，常日借口多病，闭门静养。只因他见机独早，所以终得保全。

一日高祖罢朝无事，正在宫中闲坐，忽有戍卒娄敬求见，高祖便命唤入。原来娄敬乃齐国人，此次充当兵卒，前往陇西戍守，行经洛阳，忽然想出一事，便欲面见高祖。但自顾一个平民，如何能见天子？因往访一同乡人姓虞，现为将军，托其先行介绍。虞将军许诺。因见娄敬身穿旃衣，外披羊裘，心想此种服饰，往见天子，甚不雅观，便自脱身上绸衣，令其更换。娄敬辞道：“凡人须各安本分，应穿绸衣，便用绸衣入见；应穿旃衣，便就旃衣入见。吾乃平民，不敢更换服饰。”遂脱去羊裘，单穿旃衣。虞将军听他说得有理，也不相强。于是带同娄敬，到得宫门外，令他暂候。虞将军先入宫中，向高祖说知，然后出来传唤。

娄敬随着虞将军入宫，见过高祖。高祖先命赐他酒食，待得娄敬食完，高祖方始问他来意。娄敬见问，因说道：“陛下定都洛阳，是否欲与周朝比盛？”高祖道是。娄敬道：“陛下取得天下，与周不同，周由诸侯，积德十余世，至武王始为天子。周公相成王，方营洛邑，因其地适中，诸侯便于纳贡。其

意在使后世子孙以德服人，不欲恃险，致养成骄奢暴虐恶习。但周公虽建洛邑，亦未迁都，后至平王，方才东迁。周室遂弱，分裂为二。诸侯不服，周不能制，并非德薄，乃由形势过弱之故。今陛下崛起丰沛，灭秦胜楚，大战七十，小战四十，专由武力取得天下。人民遭乱，疮痍满目不比成康之时。为陛下计，不如定都关中。关中负山带河，形势险固；沃野千里，号为天府。骤然有变，百万之众，可以立时招集；天下虽乱，坚守险要，关中之地，亦可保全，是为上策。”

高祖听了，便命娄敬暂退，遂将此语，遍问群臣。当日群臣多是山东之人，贪着洛阳近便，不欲西入关中，便皆托词说道：“周都洛阳，传国数百年；秦都关中，不过二世即亡，不如学周为是。且洛阳东有成皋，西有殽崤，背河面洛，险亦可恃。”高祖闻言，心中疑惑不决，又将娄敬及群臣言语询问张良。张良道：“洛阳虽有险可守，但中间平原不过数百里，田地甚薄，四面受敌，非用武之国。关中左有殽、函，右有陇、蜀，三面据险，独以一面东临诸侯；天下无事，可由河、渭漕运米谷，供给京师，一旦有变，发兵运饷，顺流而下，甚是便利，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娄敬之说甚是。”

高祖闻张良之言，意遂决定。即日车驾西行，定都关中。因说道：“首先建策定都关中之人，乃是娄敬，娄者刘也。”于是赐娄敬姓为刘氏，拜为郎中，号曰“奉春君”。高祖行到关中，见咸阳地方，宫室残破，遂命萧何就渭水之南，建筑长乐、未央两宫，待宫成方始迁往。此时高祖暂在栌阳、洛阳二地，往来居住。

当日各国诸侯王，大抵皆高祖所立，著有功劳，惟燕王臧荼，乃项羽所立，又未曾随从征战，今因项羽已灭，心中不安，惟恐高祖见疑，遂于是年八月起兵叛汉。高祖闻报，亲率诸将

讨之，不上两月，擒获臧荼，平定燕地。高祖便想将他素日心爱之人，立为燕王。未知此人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平燕地卢绾封王 据海岛田横死义

话说高祖擒了臧荼，平定燕地，意中欲立卢绾为燕王。惟因卢绾平日无甚功劳，若自出主见，立之为王，群臣当面虽不敢违，背地定然不服，必说我偏心。若命在朝诸臣，公同推举，照理曹参战功最多，料群臣必然举他，万不能轮到卢绾身上，此策亦觉不妥。

高祖想了许久，忽得一法，立时写成诏书，分遣使者赍往各国，命诸侯王选择有功志人，立为燕王。各使者临行之时，高祖早已当面授意，及至行到各国，宣读诏书已毕。各国国王见是选立燕王，自己意中，本无一定之人，遂先向使者探问高祖意思，使者与之说知。各国国王心想，无论何人，为了燕王，与己毫无关系；既然高祖意在卢绾，乐得顺旨行事。迨至各国推举上来，都说是太尉长安侯卢绾，随从征战，平定天下，其功最多，应请立为燕王。高祖于是借口诸侯王公推，下诏立卢绾为燕王，群臣遂皆不敢议论。

说起卢绾本与高祖同里，先是卢绾之父，与太公交好甚密。卢绾又与高祖同日出世，乡里中人，因两家同日生子，实是合村有喜，遂各出钱文，买了羊酒与两家贺喜。到得高祖、卢绾年渐长成，同在一个书塾读书，二人又甚相得。乡里中人，见

两家父子，并皆交好，高祖又与卢绾同日生辰，甚是奇异。大家复买羊酒，送与两家。后来高祖长成，时时闹事，避匿他处，不敢回家，一路亏得卢绾照应，高祖感其患难相从，因此愈加亲爱。及高祖自沛起兵，绾为宾客，从入汉中，拜为将军，随侍左右。高祖东击项羽，拜卢绾为太尉，常得出入卧内，所有饮食衣服赏赐，与众不同，格外优异。群臣中如萧何、曹参等，虽也是高祖旧人，深得高祖信任敬礼，若论亲密宠幸，却都不及卢绾。如今立为燕王，在高祖算是各国诸侯王中第一信爱之人。卢绾奉命，辞别高祖，自带妻子，住在燕国。

高祖由燕地回到洛阳，一日偶阅列侯名册，遂下诏尽召列侯前来洛阳，意欲面询地方情形。谁知中有一人，名为利几，本是楚将，当项羽死时，利几为陈县令，举城来降，高祖封之为颍川侯。如今闻得诏命，却不知道各处列侯，尽皆被召，以为单单召他一人；又猜不着召他何事，反疑自己曾为楚将，因此高祖见忌，欲加杀害；心想此去必然凶多吉少，与其束手就戮，不如举兵反抗，或可侥幸成功。于是遂起兵造反。高祖闻信大怒，亲自带兵来击。那颍川小小地方，如何当得大兵，不消两日，早将城池攻破，利几被获正法。

高祖回至洛阳，因利几之事，想到楚将尚有季布、钟离昧二人，自从垓下兵败，不肯投降，脱身逃走，至今未获，遂下诏通飭天下，悬赏购拿，以绝后患。

又有人来报，说是齐王田横，领众五百余人，逃入海岛中居住。高祖闻说，心想田横与田儋、田荣兄弟三人，久据齐地称王，深得人心，今若不早招安，后来必致为乱，于是立遣使者前往海岛。使者至岛，见了田横，传高祖诏命，尽赦其罪，召之来京。田横闻命辞谢道：“臣前曾烹杀陛下使者酈食其，今虽蒙陛下赦臣之罪，但臣闻得食其之弟酈商，现为将军，立

有大功，臣若到来，酈商必然怀恨，暗地设计害臣，以报其兄之仇，臣因此恐惧，不敢奉诏。”

使者将言回报高祖，高祖闻说，心想田横所虑甚是。此时酈商官拜卫尉，掌管禁兵，高祖遂将酈商召到，面谕不准报仇。又下诏道：“齐王田横，不日奉诏将到，所有一行人马从者，敢有人动其毫发者，诛及三族。”于是又遣使者持节，往召田横，并告以诏书已下，可保无虞，尽管安心前来；如果肯来，大则为王，小亦不失封侯之贵；倘违诏不来，即日发兵征讨。田横奉到此诏，只得从命，随身仅带门客二人，随着使者动身，沿路乘坐驿站车马，直赴洛阳。

一日行到尸乡驿，例须换马前进，田横便托词对使者道：“此去洛阳不远，人臣入见天子，应须洁净身体，以表诚敬。如今一路跋涉，受了风尘，浑身垢腻，不如在此暂住，以便洗沐。”使者见田横说得有理，只道是真，因传令就馆驿住下。

田横避开使者，私唤二客到静僻之处，对他说道：“我从前与汉王，并皆南面称王，如今汉王身为天子，我乃成为逃人，北面事之，甚是可耻。更有一层，我既杀人之兄，今又与其弟比肩同事一主，纵使其人心畏天子之诏，不敢动我，我心岂不内愧？至汉帝所以必欲召我者，无非欲一见我之面貌而已。汉帝现在洛阳，此去不过三十里，若斩我头，急行三十里，天气虽热，形貌尚可认识，不至变坏。我今便寻一死，死后汝可依言行事。”说罢立即拔剑自刎而死。二客闻言错愕，急欲救时，事已无及。

原来田横为人，生性侠烈，志气高强，平日敬贤恤下，甚得人心。自从兵败之后，往依彭越，虽然逃亡流落，不肯屈居人下。及彭越降了高祖，封为梁王，田横便率领部下五百余人，逃往海岛，不愿归汉。今因高祖一再遣使来召，要想拒绝不来，

又自料势力不敌，徒害部下众人生命，决计自己安排一死，遂慨然同了使者起程。随身不带多人，也是恐部下人多，见自己身死或生扰乱之意。如今轰轰烈烈，拼个自尽，可见平日并非畏死，所有恐惧酈商报仇之说，原是托词。总之以身殉国，不肯降汉而已。二客见田横已死，抚尸大哭，使者闻声赶来一看，心中大惊。二客便将田横临死之言，述了一遍。使者无法，只得依言办理，将田横首级割下，带同二客，立即乘坐驿马，赶到洛阳，入朝见了高祖，备述情形，并将田横首级呈上。高祖闻言惊讶，又看了田横首级，见他英气勃勃，面目如生，心中甚是痛惜。因叹一口气说道：“此人兄弟三人，皆由布衣出身，相继称王，岂非天下贤人？可惜吾不能生见其面。”言罢不禁为之流泪，遂拜二客为都尉。命有司发遣士卒二千人，修筑坟墓，将田横首级，合着尸身，用王者之礼安葬。

到了安葬之日，二客亲自送葬，眼看葬事已毕，二客便在墓旁挖成二穴，拔剑自刎。一时观看之人，尽皆伤感，便将二客棺敛，葬在墓旁。早有人报知高祖，高祖听了大惊，心想田横之客，原来都是贤人。闻说尚有五百人，现在海岛，如果闻知田横已死，定为其主报仇，不如尽数召来，授以官职。遂又遣使前往，只说是田横已受封爵，特来相招。众人信以为实，一齐随同使者，到得洛阳，方知田横并二客死信。五百人既已被骗到此，无力报仇，便同往田横墓上大哭一场，尽皆自杀。至今河南偃师县西有田横墓，唐韩愈路过墓下，为文祭之。其辞道：

事有旷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为使余欷歔而不可禁？余既博观乎天下，曷有庶几乎夫子之所为？死者不复生，嗟余去此其从。谁当秦氏之败乱，得一士

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扰扰，而不能脱夫子于剑铓？抑所宝之非贤，亦天命之有常。昔阙里之多士，孔圣亦云其遑遑。苟余行之不迷，虽颠沛其何？伤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踟陈辞而祭酒，魂仿佛而来享。

田横及五百人所居之海岛，在今山东即墨县东北，一说即江苏东海县东北之小鬲山，未知孰是。却说高祖闻五百人皆从田横而死，愈加骇异，一连叹惜数日。夏侯婴看见高祖感念田横，便想趁此时救了季布。未知夏侯婴如何救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

勇季布辱身为奴 侠朱家设计救士

话说季布乃是楚人，少时任气仗义，乡里称为侠客。后归项羽为将，常与汉兵争战，屡次迫逐高祖，到了十分危急，高祖几乎遭他毒手，因此心中甚恨其人。如今项羽既灭，季布自知高祖恨他，不敢降汉，独自逃匿。高祖见季布逃去，便悬出赏格：“有人擒得季布来献，或知风报信因而拿获者，赏以千金；如敢私自藏留者，事发之后罪及三族。”

季布此时正藏匿濮阳周氏家中，只因周氏也是侠客，素与交好，故往投之。周氏一见季布，慨然留住，吩咐家人不得漏泄。不到几时，濮阳地方官吏，奉诏购拿季布，立即通告人民。本地人民皆知周氏是个大侠，且素与季布往来，因猜到季布必定藏匿其家，便有人想出头告发，领此赏格；就是地方官吏，也想擒获季布献功，心中亦疑到周氏。正要带兵到其家中搜查，早有人报与周氏得知。周氏暗想风声已紧，若待官吏到时，不特季布被擒，自己全家尽皆坐罪，为今之计惟有将他送往他处藏匿，但须寻个稳妥地方。周氏寻思半晌，忽然悟道，惟有此人，方能救得季布，必须如此如此行事。

周氏主意既定，又恐季布不肯委曲听从，遂先对季布说道：“现在朝廷购拿将军甚急，地方官吏，不日将到舍下搜查，此地更无可以藏身之处。吾已想得一计在此，将军如肯听从，方

敢说出；若将军不听，吾请先行自刎而死，以明吾非有意不肯收留。”季布见周氏说得激切，只得许诺。周氏方始将计言明。季布此时迫于无法，勉强依从。于是周氏便七手八脚，将季布改装起来。先把季布头发剃得精光，然后取出一个铁环，套在颈上，牢牢拴住；再脱去身上衣服，换穿灰色毛布宽大之衣。此种装饰，由今日看起来，竟像一个和尚，惟颈上多一铁环。但其时佛法尚未东来，人民并不知有和尚，此乃是当日奴仆装饰，只因秦汉制度，凡犯罪之人，没收为奴者，都要剃去头发，带上铁环，名为髡钳。周氏将季布装成奴仆模样，所以掩人耳目。

季布此时闭着双眼，一任他人排布，心中回想自己平日气概何等豪雄，替人扶危济困，名震一时。到如今山穷水尽无路可走，自顾堂堂男子，岂不能早寻一死，何至为人奴仆，受此辱没？但因干生功业，尚未成就，一遭危难，便欲自尽，人反笑我志气薄弱，死得无名，心中实是不甘，所以暂时忍耐，希望将来得见天日，重新建立一番事业，也可雪此耻辱。

季布正在胡思乱想，周氏早已将他装扮完全。季布揽镜自照，失了本来面目，不禁眼中流下泪来。周氏着实安慰一番，便命左右备了一辆广柳车，将季布装在车中，当作货物，免人生疑。周氏自带家僮数十人，随车押送，即日起程。

行经多日，到了一处，车马停在门前。周氏先行入内，见过主人，说是新得一奴，要来贩卖，其人闻言，便命将季布唤入。季布此时只得装作奴仆身分，向着其人行礼。其人将季布浑身上下，看了一回，心中明白，故意问明身价若干，遣人如数付与周氏，便将季布留下。周氏辞别其人，自回濮阳。

从此季布便在此人家中为奴。此人是谁？原来乃是鲁国有名一个大侠，姓朱名家。他自少生长鲁地，鲁地之人，大抵学

习儒业，只有朱家与众不同，生成一种侠性，看见他人灾难，比着自己，还见紧急，定要设法拯救。他自己家产本非富足，地方上穷人又多，不能一概周济，便想得一法，先从极贫贱之人着手。自己平日节衣缩食，不肯丝毫浪费，所余之钱，尽数用为赈恤，家中不留一文。若遇人有了危急之事，或是亡命避仇，他便费尽心力，务使脱免。前后被他收留藏匿因而救活之豪杰，已有百余人。此外平常之人，更属不计其数。他尤有一层好处，绝不矜夸本事，数说功德，凡曾受恩之人，事后不但肯受其报酬，且惟恐再见其人，说起感激之语。因此鲁地贫民，各个感德，都愿替他效力，连着地方官吏以及富家巨室，尽皆尊敬。远方之人，闻说朱家大名，也都钦仰。朱家遂在地方上具有大势力，无人敢犯。所以周氏特将季布托付与他，却并不言明其事，只因彼此皆是同道之人，两心相照。在朱家平日虽不识季布之面，今见周氏此种行动，早已了然，料定此奴除却季布，更无别人，所以立即收买，却也并不说破。

朱家既得季布，便想设法安置。但是留在家中，与同原有奴仆一般使唤，太觉辱没季布身分，断然不可；若加以特别优待，又未免惹人疑心，亦非善法。忽想起自己儿子，现在乡居，经管田产，可令季布前往同住。遂唤到其子嘱咐道：“此奴甚有才干，所有田中事务，尽可听他料理，汝并须与他一同饮食，不可轻慢。”其子领命，带同季布自去。

说起朱家，他平日明目张胆，包庇许多重罪人犯，官府尚且无可奈何，何况此时安置季布，神不知，鬼不觉，地方官吏，更属无从捕拿。季布得了此种去处，真是十分安稳，周氏可谓付托得人了。

谁知朱家心中，仍不满足，以为救人须要救彻。如今季布虽得保全无事，但一世埋没不得出头，究非了局，必须设法运

动赦免其罪，方始遂我心愿。朱家便想瞒着大众，亲到洛阳一行。因他平日声名颇大，一举一动，易惹世人注意。此次为了季布之事，更须秘密，于是装作商人，乘坐轺车直赴洛阳，觅一僻静旅馆歇下。

朱家暗想满朝公卿，惟有夏侯婴一人，生性义侠，又与高祖亲密，欲救季布，只在此人身上。遂换了衣服，一径往见夏侯婴。夏侯婴久慕朱家之名，今闻来访，连忙延入相见，二人谈论之间，甚是相得。夏侯婴便留在家中饮酒，朱家但与夏侯婴泛论别事，却未说到季布。夏侯婴见朱家慷慨豪爽，愈加敬服，到得席散，朱家辞去，夏侯婴又订明日再来，朱家应允。

如此一连饮了数日，朱家与夏侯婴，已是十分熟识，遂就饮酒中间，假作无意，随口问道：“季布有何大罪，主上拿捕如此之急？”夏侯婴见问，便将季布结怨高祖原由，说了一遍。朱家道：“原来如此。”因又问夏侯婴道：“君观季布，是何等样人？”夏侯婴答道：“他是贤人。”朱家接口道：“凡人臣各为其主，季布前为楚将，迫逐主上，正是能尽其职。今楚国虽灭，项氏之臣尚多，岂能尽数诛戮？主上新得天下，便欲严拿一人，图报私怨，何其示人不广？况如季布之贤，若被捕拿得急，不是北走匈奴，便是南投粤地，似此轻弃壮士，资助敌国，伍子胥所以得鞭平王之墓也。君何不乘机向主上言之？”

夏侯婴听了，心中暗想朱家是个大侠，此言出于有心，由此看来，季布明明被他藏匿，故特将言来打动我，使我向主上求救季布，他既如此热心救人，我也乐得成全其事，于是满口应允。朱家见夏侯婴许诺，心知此策有效，即辞别夏侯婴，回去鲁国。

不过几日，恰遇田横之事，夏侯婴见高祖痛惜田横，便趁此机会，照着朱家语意，向高祖陈明。高祖依言，立时下诏赦

了季布，并即召其入见。朱家闻得消息，立将季布送至洛阳，入见高祖，季布当面谢罪。高祖此时怒气已平，乃拜季布为郎中。朱家见季布已得出身，心满意足。后来季布历位显官，朱家却终身不与相见。

此事传播外间，人人皆知，都说季布能屈能伸，不愧丈夫气概。朱家满腔热血，肝胆照人，义侠尤为难得，由是朱家名闻天下。高祖既赦季布，只余钟离昧未获，闻说其家在楚，且钟离昧素与韩信交好，疑其人必在楚国，遂下诏楚王韩信，命其捕拿。未知钟离昧能否就获，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回

韩信赠金报漂母 陈平划策擒楚王

话说韩信自从齐王移为楚王，到了楚国都城下邳，想起自己少年之时，穷困无聊，曾蒙某人怜恤，又曾受某人耻辱，一恩一怨，心中了了记得。如今功成名就，回到故乡为王，正是大丈夫扬眉吐气之日，从前恩怨，必须逐一报答。论起受恩之人，要算漂母第一。她是一贫苦妇人，又与我素不相识，一旦萍水相逢，怜我无食，竟肯供给饭顿，一连数十日，毫无厌倦之色，到了临别，我向她道谢，说出感激图报之语，她反道并不望报。此种胸襟度量，天下能有几人，谁知竟出在一个妇女身上。今我得享富贵，自当从重报答。但事隔十余年，不知此人是否生存，遂遣人前往淮阴访问。

使者到了淮阴，查知漂母尚在，传韩信之命，召入宫中。韩信见漂母容貌，比前苍老许多，问起近来状况，仍然漂絮为生。漂母见韩信丰彩异常，比起从前垂钓之时，竟同两人，心中也甚欢喜。韩信便命左右取出黄金千斤，赠与漂母，说道：“区区薄礼，聊报昔日一饭之恩。”漂母也就受之不辞。谢别韩信回去，得此一笔大财，养老已是有余，便不再作旧日生活。一班同事女伴，闻漂母享受厚报尽皆艳羡。想起当日漂絮之时，一同遇见韩信，只她一人分饭与吃，大众还暗中笑她，何苦把闲饭养活闲汉，何曾料到韩信竟为一国之王，今日可得好处，

各自追悔不已。后人因感漂母高义，就淮阴立祠祀之，香火至今不绝。明人黄省曾有谒漂母祠记一篇，说是千金之报犹薄，盖因漂母此种高义，实是古今罕见，所以食报久长，也可见天道不爽了。

韩信既报漂母，同时又召下乡亭长来见。下乡亭长闻召，心想我当日供给韩信饭顿不少，虽然后因我妻讨厌，绝迹不来，但论从前所吃饭顿，也可比得漂母，今他念起旧情，漂母已得千金之赏，又来召我，必定也有厚赠。于是欢欢喜喜，换了衣服，入见韩信。拜贺已毕，却听得韩信说道：“吾从前也曾叨扰饭顿，本想从重报答，谁知汝是小人，为德不终，日久生厌，竟与妻子躲在帐中饮食，惟恐被我知得，又要破费。”亭长听到此语。不觉惭愧满面，无话可答。韩信便命左右，取出钱一百文，掷与亭长，说道：“只此已足酬当日柴米之费，汝可收了去罢。”一时左右之人，尽皆对着亭长，面上现出一种鄙薄之色。亭长真是无地自容，欲待不收，又恐韩信动怒，只得拾了钱文，抱头鼠窜而去。众人见此情形，不觉失笑，心中暗赞韩信处置得妙，此种耻辱比刑罚更觉难受。

亭长出去之后，又见带进一人。其人一见韩信，俯伏在地，连连叩头，自称罪该万死。原来此人即是淮阴市上少年，前曾藐视韩信，当众要他爬出胯下，以为笑乐。如今事隔十年，此人已到中年时代，不似从前轻薄。忽闻说韩信为了楚王，心中大惊，正要预备逃走，却被韩信遣人来唤，一时不及避匿，吓得面无人色，心头小鹿乱撞。自料此去定遭杀死，却又无法脱身，只得硬着头皮，随了来人入见。不待韩信开口，自己先行谢罪。此时心中但望免死，已算侥幸。左右见此人正是韩信冤对，也想他此来必然不得便宜，且看韩信又用何法处置，方能报得旧怨。

谁知韩信见此人惶恐异常，反用言抚慰道：“汝可安心，不须惊惧，吾召汝来，正欲录用，并非计较往事。”于是遂命之为中尉。此人立时转惧为喜，出于意料之外，连忙谢恩就职。左右亦觉韩信以德报怨，用意殊不可测。韩信知众人心中疑惑，因对左右说道：“此人乃是壮士，当其辱我之时，我岂不能拼死杀他？但念死得无名，是以暂时忍辱，方能得有今日。回想此人激我，也算有益于我，由此看来，不但无怨，而且有恩，故特与以官职。”众人听说皆服。韩信见恩怨都已报答，心中甚是得意。

一日忽报楚将钟离昧来到，韩信请入相见。钟离昧备述兵败逃走，不肯降汉，兹因访拿甚急，特来相投。韩信念起旧时交情，便将钟离昧收留。过了一时，又得高祖诏书，令其严拿。韩信不忍将钟离昧献出，假向使者说道：“钟离昧并未到此，容飭各县查捕。”于是照例行文各县，敷衍一番。使者不知是假，回去复命，钟离昧却安然住在楚国。

也是合当有事，韩信因自己到国未久，须出巡行各县，遂带了从官，排列兵队，择日起程。一路旌旗蔽日，剑戟如林，真是十分威武。说起一国之王，出入用兵护卫，本是寻常之事，谁知竟有人借为口实，便赶到洛阳，向高祖上书。说是楚王韩信，发兵谋反。高祖本来深忌韩信，得了报告，也不问他真假，便想借此夺回楚地。于是秘密会集诸将，告知此事，问其计策。诸将皆道，惟有立即发兵击之。高祖闻言默然，不置可否。

待得诸将退去，高祖独召陈平近前，问其如何处置。陈平明知韩信决不造反，但因其人为高祖所忌，今若替他辩白，反恐高祖疑为同党。又不知高祖对于此事，是何意思，遂辞以无策。高祖又问，陈平又辞。如此数次，高祖定要陈平想法。陈平推辞不却，因见高祖屡次所问，都是对付韩信方法，至于韩

信谋反情形，是虚是实，并未问及，陈平便猜破高祖心事，是要借此夺回楚国土地。此时被迫不过，也顾不得韩信受了委曲，遂转问高祖道：“诸将意见如何？”高祖遂将诸将言语告知。陈平又问道：“来人上书告发韩信谋反，外间有人知得此事否？”高祖道：“此事现尚秘密，未曾发表，外间无人知晓。”陈平道：“韩信自己知有此事否？”高祖道：“不知。”陈平道：“陛下现有兵队，能如楚兵精练乎？”高祖道：“不能胜过楚兵。”陈平道：“陛下观诸将中，用兵有能及韩信者乎？”高祖道：“不及韩信。”陈平道：“陛下军队既不及楚兵之精，诸将用兵又皆不如韩信，今突然起兵攻之，是催促韩信造反，激成战事，臣窃为陛下危之。”高祖道：“如今计将安出？”陈平方说道：“古代天子每出巡狩，大会诸侯。今南方有云梦，陛下只须假作出游云梦，大会诸侯王于陈地。陈地为楚之西界，韩信闻说天子无事出游，势必出郊迎谒，陛下待其来谒，只须如此如此，楚地可定。”高祖听说大喜，于是遣使分赴各国，说是天子将要南游云梦，约齐诸侯王俱到陈地聚会。使者奉命，分头去了。

高祖六年十二月，陈平及诸将随同车驾起行，前往陈地。韩信闻说高祖将至陈地，虽然不知陈平之计，但因前此高祖两次夺其兵权，已知他心怀疑忌。此次前来陈地，会集诸侯王，不知是何用意。欲待发兵自卫，又想自己并无罪过，高祖谅不至平空见罪。况他此来，若果出于好意，见我陈列兵队，岂非反招嫌疑？欲待亲身迎谒，又恐事有不测，因此迟疑不决，便向左右亲信之人，秘密商议。

有人进策道：“主上最恶钟离昧，前曾有诏命我国捕拿，今若斩了钟离昧，前往迎谒，主上必喜，大王可保无事。”韩信此时，毫无主见，只得听从其计，但图自保，也顾不得朋友

交情，便遣人请到钟离昧，故意说道：“汉帝已知足下在此，遣人前来逼我，要将足下献出，如何是好？”钟离昧见说，知韩信意思，欲他自杀。心想我以为此人可靠，故来投奔，谁知他竟是无义之徒，卖友求荣，将来定有报应。遂答道：“汉所以不来攻楚者，因我在此之故，今君若欲执我献媚于汉，我死不久，君亦随亡。”钟离昧说到此处，心中愤怒，大骂韩信不是诚实之人，我误与之结识。骂毕，拔剑自刎而死。韩信遂割下钟离昧首级，即日离了下邳，直到陈地等候。

过了数日，韩信闻报高祖到来，亲自出郊迎接，手持钟离昧首级，遥见高祖车驾，伏在道旁拜谒。正欲陈明钟离昧之事，谁知高祖一见韩信，便喝令左右：“与我拿下！”两旁武士，哄然答应，一齐涌出。韩信此时出于不意，吓得魂不附体。未知韩信性命，能否保全，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回 高祖行赏封列侯 萧何论功居第一

话说高祖假作南游云梦，大会诸侯于陈，恰值韩信来迎，便喝令武士将他拿下。韩信出于不意，惟有束手受缚，心中又惊又怒，望着高祖说道：“古人有言，狡兔死，良狗烹。今天下已定，臣自当烹。”高祖既获韩信，甚是欢喜，也不与他多言，只说是有人告汝谋反。遂命左右将韩信缚载后车。及至各国国王到来，闻说韩信谋反被擒，各自暗惊，但未知其事虚实，不敢替他辩白。高祖会见诸侯王之后，遂托词因韩信造反，不往云梦，命诸侯王各回本国，自带韩信归到洛阳。心知韩信并无谋反举动，不过畏忌其才，恐他据了楚国，久后不能制伏。如今既夺其土地，量他也无能为，又怜其无罪，遂下诏赦韩信，封之为淮阴侯，将楚地分为二国，立刘贾为荆王，据有淮东；立弟刘交为楚王，据有淮西。又立兄喜为代王，长子肥为齐王，由此同姓诸侯王，遂有四国。

高祖见诸将争功年余，尚未封赏，乃先封大功臣二十余人，为侯。于是封曹参为平阳侯，周勃为绛侯，樊哙为舞阳侯，酈商为曲周侯，夏侯婴为汝阴侯，灌婴为颖阴侯，傅宽为阳陵侯，靳歙为信武侯，王吸为清阳侯，吕欧为广严侯，薛欧为广平侯，陈婴为堂邑侯，吕泽为周吕侯，吕释之为建成侯，孔熙为蓼侯，陈贺为费侯，陈稀为阳夏侯，陈平为户牖侯。尚有数人，无关

紧要，兹不备述。

高祖见张良、萧何并无战功，有司亦未议及，但前次置酒时，已备述二人功劳，称为人杰，诸将皆知，如今也不待有司议功，便自行封他二人。因令张良自己选择齐地三万户，张良道：“臣初起下邳，与陛下相遇于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之计，幸常得中，臣但愿封留足矣，不敢当三万户。”高祖遂从张良之意，封为留侯，计一万户。又下诏封萧何为酈侯，计八千户。

诸将闻此消息，尽皆诧异。心想我辈中曹参功最多，受封万余户，此外诸人，不过五六千户，最少者仅有千户，今张良已封万户，萧何又得八千户。论起张良虽未亲临战阵，也曾常在军中，出谋制胜，尚可算得有功；独有萧何，受此厚赏实在令人不服。于是不约而同，一齐入见高祖说道：“臣等被坚执锐，多者百余战，少亦数十战，攻城得地，大小不等，尽皆舍命杀敌，劳苦异常。今萧何并无汗马功劳，但弄文墨，安坐议论，何以反居臣等之上？”高祖见诸将负气而来，声势汹汹，说话之间，愤懑不平，见于辞色，知道此等武夫，正在盛怒之时，不可纯用强力折服，必须缓缓解说，以平其气，遂对众从容发言道：“诸君且不必争辩，听我说一譬喻。君等亦知打猎否？”众皆应道：“知之。”高祖又问：“诸君知猎狗否？”众又应道：“知之。”高祖因说道：“诸君不见打猎之时，逐取狐兔者，原属猎狗，但是发见狐兔踪迹，指示与猎狗者，却赖人力。今诸君不过能逐得走兽而已，此种功劳，譬如猎狗。至如萧何，他能发见踪迹，指示与狗，其功可比于人。况诸君单是一身随我，至多亦不过两三人。萧何举族数十人，皆来随我，其功真不可忘，诸君如何能及？”诸将听了，始各默然退去。

此时诸将中未曾受封者尚多，只因彼此争功，有司不能议决，所以担搁下来。一日，高祖在洛阳南宫，偶由复道上行过，张良随从左右。高祖无意中向外一望，只见水边沙上，聚集多人，正在交头接耳，似是议论秘密之事，定睛细看，原来乃是诸将。高祖心疑，因问张良道：“彼等所议何事？”张良答道：“陛下原来不知，彼等乃是相聚谋反。”高祖惊道：“天下方且太平，何故谋反？”张良道：“陛下出身布衣，用此辈取得天下。今陛下身为天子，所封赏皆萧曹等素所亲爱之人，所诛戮皆生平所仇怨之人，闻得有司计功论赏，虽将天下之地，尽数封与诸将，犹有不足，此辈恐陛下因不能遍封，便欲寻其平日过失，借事杀之。所以相聚谋反耳。”

高祖闻说大惊，急问道：“如今有何良策？”张良沉吟半晌道：“陛下平日所最憎恶为群臣所共知者，在诸将中果是何人？”高祖道：“惟有雍齿。雍齿与我，少时本有旧怨，我常遭其迫害，心欲杀之，因其功多，所以不忍。”张良道：“今惟有先封雍齿，以示诸将。诸将见雍齿受封，自然人人安心，不复谋反。”

高祖依言，急命左右置酒，大会诸将，即日封雍齿为什邾侯。原来雍齿自从丰邑兵败，投奔魏国，后魏为章邯所破。雍齿又奔赵国，及韩信、张耳破赵，雍齿降于张耳。张耳用为将军，遣其领兵助汉攻楚。因为高祖所恶，相从较晚，然战功甚多，乘此机会，遂得封侯。高祖既封雍齿，又催促丞相御史从速定功行封。当日酒散之后，诸将回家，各自暗喜道：“雍齿尚且封侯，吾辈可保无患。”过了数日，高祖果又封诸将数十人为侯。内中王陵为安国侯，审食其为辟阳侯，其余诸人，不必细述。

当日列侯既已受封，有司又奏请定其位次高下，高祖尚未

开言，诸将一齐说道：“平阳侯曹参，身受七十伤，攻城得地，其功最多，应列第一。”高祖本欲令萧何居第一位，今闻诸将推举曹参，心想我前次已违了众心，多封萧何，如今更有何法，驳倒众人，能使萧何占先？一时思索不到。正在迟疑未答，旁有关内侯鄂千秋知得高祖意思，便近前说道：“诸臣所议皆误，曹参虽有攻城得地之功，然不过一时之事。陛下与楚战争五年，中间兵败脱走，丧失士卒，不计其数。萧何常由关中遣兵充补，每遇陛下危急之时，萧何不待诏令，常发数万之众，前来接应。当楚汉相距荥阳，为时甚久，军中并无现成粮草，萧何常由水道运粮供给，不致缺乏。陛下虽屡次战败失地，萧何常能保全关中，以待陛下，此乃万世之功。今虽无曹参等百余人，于国家无所缺损，国家不赖曹参方得保全，如何欲以一旦之功，加于万世之上？据臣愚见，萧何宜列第一，曹参次之，方为公平。”

高祖听鄂千秋之言，正合其意，心中大喜，连连点头称善。于是命将萧何列第一位，赐剑履上殿，入朝不趋。又说道：“吾闻进贤当受上赏，萧何虽然功高，必得鄂君一番议论，然后更明。”乃封鄂千秋为安平侯。所有萧何兄弟子侄十余人，皆赐食邑。并想起从前为亭长前往咸阳时，各人皆送钱三百，独萧何送钱五百，比他人多二百，遂加封萧何二千户，以为报答。高祖行封已毕，起驾前往栎阳。

此时太公亦在栎阳宫中居住，高祖每隔五日，必来一见太公，仍行家人之礼，再拜请安，侍坐片刻，方始回去。此本家庭常事，父子之间，理应如此。谁知一日，高祖又乘车来见太公，才到宫门之前，太公早已闻信，手自持帚出门迎接，一路倒退而行。高祖见了，心中大惊。欲知太公何故如此，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回

尊太上社徙粉榆 起朝仪礼成绵蕞

话说高祖见太公持帚出门迎接，倒退而行，如此恭敬，心中大惊，急跳下车，抢前两步，将太公扶住，说道：“大人何故如此？”太公笑道：“皇帝乃是人主，为天下臣民所共瞻仰，奈何因我一人，乱了天下法度。”高祖闻言，方始大悟。遂同太公入宫坐下，心想太公平日并未如此，此次一定有人教他。因遣人暗地查访，何人所教。原来却是太公家令。只因家令见高祖即位已久，太公尚无尊号，欲待自向高祖陈明，又恐显他忘却父亲，反触其忌，遂想出一法，使之自行觉悟，便对太公说道：“古人有言‘天无二日，地无二王。’今皇帝虽子，乃是入主；太公虽父，乃是人臣，如何反使人主来拜人臣？未免为人轻视，恐致威令不行。”太公依言，故此次一见高祖到来，忽然恭敬。高祖探得是家令所言，心中甚喜。暗想我一向忘却此事，幸他一言将我提醒，于是回到自己宫中，立命人持了黄金五百斤，赐与太公家令。夏五月，高祖遂下诏道：

人之至亲，莫亲于父子。故父有天下，传归于子，子有天下，尊归于父，此人道之极也。前日天下大乱，兵革并起，万民苦殃，朕亲被坚执锐，自率士卒，犯危难，平暴乱，立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训也。诸王通侯将军群卿

大夫，已尊朕为皇帝，而太公未有号，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

太公既受太上皇尊号，名正言顺，以后高祖来见，自然安坐受拜，不须再行客气。但从此太公反觉有了拘束，甚以为苦。说起太公，他自少至老，身为布衣，一向随便惯了。自从为了太上皇，要想出外游玩，便要惊动多人，排起銮驾，前扶后拥，出得宫门，又须清道，驱逐行人，遇见王侯将相，尽皆伏地迎谒，许多礼节，实在累赘讨厌。既不能如从前任意游行，又累大家奔走趋避行礼不迭，以此也就懒于出门。惟是长日住在深宫，享受丰衣美食，过于清闲，转苦无法消遣，偶然寻了侍臣宫女闲话一回，也觉无甚趣味。回想前在丰邑，或与亲戚故旧谈心，或到市井上游玩，何等逍遥自在！而且平生最喜与一班市井少年，如屠户、贩夫、沽酒卖饼之流，相聚一处，斗鸡打球，种种游戏以为笑乐。如今深居皇宫，如同囚囚，尚不及从前之自由。因此想起故乡，便欲东归。但恐高祖放心不下，不肯任其归去，故又不便明言，终日只是闷闷不乐。

一日高祖到来，见太上皇颜色凄怆，恐是身体不爽，问起却又无病，但不知因何事故，如此不悦，便私唤太上皇左右近侍，问其缘故。左右皆答不知。高祖命其乘间问明回报。左右奉命，因趁着无人之时，近前启问。太上皇便与说知自己心事。左右听了，连忙报与高祖。高祖心想欲听太上皇回去，因他年纪已老，并无亲人在侧，终觉不安。自念身为天子，何难设法安慰亲心，于是想得一策。唤到著名巧匠吴宽，前往丰邑，将街道房屋市井田园，逐一看明，绘成详细图样，并方向形式尺寸大小，一律记清，却就栎阳附近，秦时所置骊邑地方，全部拆卸，按图改造。不消数月完工。高祖命名为新丰，下诏将丰邑市井之人，全数移到此处居住。丰邑中原有一社，名为粉榆

之社，高祖少时常往致祭，如今亦命将旧社移来。

其时丰邑人民，奉诏移徙，一路费用，皆由官中供给，各人便将家中所有什物以及牲畜，一概带来。及至到了新丰，一见街巷道路，俨然就是故里，连着门户式样，房屋间数，都是一样，大家各个称奇。于是男女老幼不须他人指引，皆能认取自己房屋，自将什物移入居住。更有各家带来犬羊鸡鸭，放在街上，亦能认识道路，自回其家，竟似将全座丰邑，移来此处。于是众人皆称赞吴宽真是巧匠，无不欢喜，各加赏赠，以酬其劳。高祖见新丰已成，便请太上皇时常前往游玩，太上皇到了新丰，恍如身回故里，心中大悦，从此遂不至愁闷了。

高祖一日正坐宫中，忽报叔孙通前来求见，高祖召入。原来叔孙通自从秦二世命为博士，逃归薛县，项梁定了薛地，叔孙通遂留事楚。及高祖兵入彭城，又来降汉。叔孙通本是儒生，因知高祖最恶儒服，于是改服短衣，仿照楚人服饰。高祖见了甚喜，拜为博士，号稷嗣君。叔孙通门下弟子百余人，亦从其师降汉。当楚汉纷争之时，叔孙通常在高祖前，保荐勇士，甚至强盗也曾推荐过，却不曾荐他弟子。弟子背后皆骂道：“我等服事先生数年，先生并未引进一人，专喜推举一班下流人物，殊属不解。”谁知此语却被叔孙通听得，遂唤集诸弟子近前说道：“现在汉王方蒙矢石，争取天下，请生岂能手持兵器，临阵战斗？故吾先荐此辈武勇之人，诸生暂时权且安心忍耐，待得机会，我自不至忘记。”弟子听了，方各无言。到了汉五年二月，高祖即皇帝位，由叔孙通拟定仪节。高祖生性脱略，不喜繁文苛礼，遂命叔孙通一概除去秦时苛礼，务使简便易行。叔孙通奉命办理，于是君臣礼节，一切从简。却又生出弊害。只因群臣多是武人，又大半市井出身，生性卤莽，举止粗俗，每遇宫中宴会，饮得酒醉，尽皆露出本相，也不顾朝廷礼节，

不管天子在座。或是心中高兴，唱歌大呼；或是论事争功，彼此詈骂；甚至拔出剑来，向着殿柱砍去，真是闹得不堪，一连数次，都是如此。高祖心中甚属厌苦，欲待用法惩治，又因酒后小过，不便认真；要是任他胡行，又未免有失观瞻，惹人耻笑。正在无法处置，叔孙通久知高祖意思，此次入见，因进言道：“现在天下已定。朝廷威仪，不可不肃。臣请往召鲁国儒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高祖道：“此事行之恐甚繁难。”叔孙通道：“礼节本乎人情，随时变更，不必拘泥。臣请略采古礼与秦时仪节，斟酌定之。”高祖道：“汝可先试为之，务使大众容易知晓，更须体贴我所能行，不可太繁。”叔孙通奉命，立即起程，前往鲁国。

叔孙通到了鲁国，招集儒生三十余人，中有儒生二人，不肯同来，面斥叔孙通道：“汝平日所事君主，将近十人，皆由当面阿谀，故得宠贵。如今战争初息，死者未葬，伤者未复，竟欲兴起礼乐。礼乐皆由积德百年，然后可兴，谈何容易？吾岂肯学汝所为，汝所为不合古道，吾断不行，汝可速去，免得使我受了玷污。”叔孙通被斥并不发怒，反笑道：“汝二人真是鄙儒，不识时变。”遂也不再强他，自与愿去儒生三十余人，回到栢阳。

叔孙通记起高祖嘱咐言语，心中自行打算，若是照着古礼君臣不甚悬隔，天子临朝，理应立在中间，面见群臣，有时且须答礼，又有郊劳宴享等仪节，在天子也颇烦劳，料想高祖定属难行。若单用秦仪，未免过苛，亦为高祖所不喜。今欲定此朝仪，说不得惟有对于君主从宽，对于臣下从严，此事方可实行。叔孙通主意既定，便与各儒生会议数次，得了大概。因想起应行礼节，单就文字开载，一时看不清楚，必须实地演习，排出模式，方能使人人明白。但演习须要多人，现仅有儒生三

十余人，连同弟子百余人，尚属不敷。于是又请高祖就左右侍臣中选出曾经读书讲学者数十人凑数，共有二百余人。叔孙通遂在野外择了一个广大平旷地方，带同诸人，前往演礼。先预备许多竹竿，周围插在地上，用绵搓成绳索，按着次序，一路横缚竹竿之上，划清地段。再用茅草多束，排定位次，名为绵蕞。叔孙通自己假作高祖，分派儒生弟子近侍诸人，各充文武百官左右侍从以及兵卒，依着拟定仪节逐日演习，遇有不便之处，便随时斟酌修改。

一连演习月余日，觉得纯熟，叔孙通便请高祖到来试观。高祖到了野外，亲看诸人演礼，觉得仪节并不繁杂，便点头道：“似此办法，我能照行。”于是下诏群臣，随着叔孙通演习，预备明年岁首实行。欲知汉代朝仪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回

正朝会叔孙受赏 灭敌国冒顿崛起

话说高祖七年冬十月，各国诸侯王先期到来朝贺岁首，皆向叔孙通处学习朝仪。此时恰好长乐宫告成，高祖命就新宫行礼。到了十月初一日，天色未明，早有谒者到来，预备行礼，待得文武百官到齐，各按官爵等级，由谒者分班引入殿门。却见殿廷之中，陈列车骑仪仗，周围皆是武士，全装贯甲，手持兵器，竖立旌旗，排列守卫。殿前两旁郎中数百人，各执画戟，夹着阶陛，左右分立。群臣既入殿门，谒者传言速走，群臣依言，各自趋就班位。武官自功臣列侯将军以下，按序排立西方，面皆向东，文官自丞相御史大夫以下，按序排立东方，面皆向西。大行设九宾，掌传达上下言语。分列既定，然后高祖乘辇出房。左右近侍，传声称警，一路簇拥上殿，升了宝座，谒者引诸侯、丞相、列侯、将军至六百石以上官吏，逐班进前朝贺。皇帝见诸侯王丞相列侯等拜谒，皆由御座立起，侍中从旁称道：“皇帝为诸侯王丞相列侯起。”待诸人拜毕起立，皇帝始仍坐下。旁有太常说道：“谨谢行礼。”至于将军郡守拜谒，皇帝并不起立，但命左右称谢而已。

其时群臣，由诸侯王以下，见此严肃气象，人人心中警惕，无不谨慎恭敬，直至行礼已毕，各归班次立定，乃就殿上排设筵宴，名为法酒。有御史数人，从旁监酒，群臣在殿上侍宴，

尽皆鞠躬俯首，十分谨飭，各按官爵尊卑次第，起立捧觞敬酒。酒至九巡，谒者传言罢席，御史在旁执法，遇有不合仪式，便即引之退去。到得宴毕散朝，群臣无一人敢喧哗失礼，于是高帝慨然叹道：“吾今日乃知为皇帝之贵也。”遂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叔孙通谢恩，因乘机说道：“臣弟子及诸儒生，随臣共起朝仪，不无微劳，乞赐以官。”高祖皆命之为郎。叔孙通既出，即将所赐之金，分与诸弟子。诸弟子既得官，又得金，人人欢喜，皆称赞道：“叔孙先生，真是圣人，能知当世要务。”清谢启昆有诗咏叔孙通道：

初征文学待咸京，虎口旋离入汉城。
鼠窃狗偷谗二世，短衣楚服媚公卿。
拜君博士犹秦士，污我诸生羡两生。
绵蕞野中朝礼杂，殿廷革草寿觞行。

高祖见朝会已毕，命诸侯王各自归国。此时各国中，惟有韩王信因被匈奴围于马邑，未曾来朝。不过数日，忽报韩王信将马邑投降匈奴，反与匈奴合兵，来攻太原。高祖闻报，自率诸将，统领大军，克日往伐。说起匈奴自被蒙恬逐过黄河北岸，势甚微弱。及至蒙恬既死，诸侯叛秦，中国大乱，所有旧时迁移北地人民，与同戍边士卒，尽皆散归，于是匈奴乘虚渡过黄河，渐又取回旧地。匈奴俗呼国王为单于，呼王后为阏氏。当日匈奴国王，名为头曼。头曼单于，有一太子，名为冒顿。头曼又有所爱阏氏，生一少子。头曼因欲废去冒顿，立其少于，但因冒顿尚无过失，未便无故废立。于是想得一法，欲借他人杀之。其时匈奴之国，东有东胡，西有月氏，并皆强盛。先是匈奴与月氏两国不和，头曼因欲杀冒顿，故特与月氏议和，便

将冒顿送与月氏为质，及至冒顿到了月氏，头曼却起兵往攻月氏。月氏国王大怒，将杀冒顿。冒顿乘防守人不甚留意，私自逃走。但是路途遥远，如何回得国中，纵使逃到半途，也被月氏追获。冒顿却想一法，知得月氏素有一匹好马，他便趁势偷得，骑上马来，加了几鞭，如风驰去，迨至月氏遣兵追赶，已来不及，竟被他逃回本国。

头曼原料定冒顿此次定遭杀死，今见其安然回来，不觉吃了一惊，问他如何逃脱。冒顿一一说知。头曼也就服他勇敢，于是拨出一万马兵，交与冒顿带领。

冒顿从九死一生中，逃得性命，惊魂甫定。回想此次遭难，明是父王有意害他，欲立少弟，因此心中怀恨，却喜如今掌握兵权，得以实行其志，但恐众人不从，于是心生一计。造成一种镞箭，以骨为镞上穿一孔，射之有声，名为鸣镞。乃调集部下兵队，日日演习骑射，因下令道：“凡遇我鸣镞所射之处，诸将士尽当射之，若有不肯发箭者，即行斩首。”部众闻令，不知他是何意，大众疑信参半。

冒顿既下此令，知部众未必皆能遵守，于是不时率众出外射猎，以试众心。初时冒顿用鸣镞射取鸟兽，部众中也有忘却命令，不即照射者，冒顿便将其人斩首。由此部下尽皆恐惧，以后出猎，凡遇鸣镞所射，无论有无鸟兽，众矢向之齐发。冒顿自念众人虽然听令，尚未可恃，只因鸟兽乃无关系之物，若遇稍有关系，未必皆能从命，必须逐一试验，方可安稳行事。一日，冒顿自以鸣镞射其好马，左右见此马是他心爱，也有不敢射者，冒顿立斩之。又一日，冒顿竟将鸣镞对着自己爱妻射去，左右中有惶恐不敢射者，冒顿又斩之。一众吓得股战，从此死心塌地，不敢违令。

过了一时，冒顿又出打猎，于路遇见单于一匹好马。急抽

鸣镝，向之射去，响声未绝，但见万矢齐飞，有如雨点。只因部下将士，被冒顿斩得怕了，人人提心吊胆，执着弓矢预备，但闻鸣镝之声，觑定方向，不知不觉，自然射去，也不管射的是何人物。冒顿见此情形，心知众人可用，乃往请其父头曼单于，出外射猎。头曼不知是计，便同冒顿出外，冒顿乘间竟用鸣镝射其父王，部下众人亦随鸣镝而射，竟将头曼立时射死。冒顿趁势引兵入内，杀死后母及少弟，并不肯服从之大臣，遂自立为单于。

此信传到东胡，东胡国王，一向自恃强大，今闻冒顿弑父自立，心想匈奴有衅可乘，借此要索，必获利益。久闻其国蓄有一匹千里马，趁此时遣使往来，若其不允，立即兴兵，问其弑逆之罪。想罢，便命使者前往。使者到得匈奴，入见冒顿，道达国王之意。冒顿暗想，此是东胡见我初次即位，人心未定，故特借端求索，我若不允，彼必来伐，不如将计就计以骄其心。乃召集群臣会议可否，群臣皆言千里马乃是我国之宝，不可轻以与人。冒顿故意说道：“东胡与我邻，理应亲睦，奈何爱惜一马，得罪邻国？”遂命将千里马交与来使带去。

东胡王既得千里马，心中甚喜，以为冒顿畏己，不敢违逆。过了一时，又遣使往见冒顿，说是欲得单于一位阏氏。冒顿听了心中虽怒，却并不现于辞色，仍向左右问其意见。左右尽皆发怒，说道：“东胡王如此无道，乃敢来求阏氏，请即发兵击之。”冒顿闻说，假作毫不介意，慨然说道：“与人邻国，如何因一女子，致使失欢。”即装所爱阏氏，送与东胡。东胡王见冒顿竟肯将爱妻奉送，心中愈加骄矜。得步进步，便想侵占土地。

原来东胡与匈奴交界之处，中间尚有一段荒地，长千余里，二国皆弃之不居，各在自己界上，沿途掘有土穴，派兵看守，

以防敌人，名为瓠脱。东胡王因遣使对冒顿道，匈奴与我交界，瓠脱之外，所有弃地，既不居住，可归我国占领。冒顿又将此事遍问群臣，群臣以为此是弃地，无甚关系，或言可与，或言勿与。冒顿忽然大怒说道：“土地乃国之根本，如何轻易与人，群臣中有言可与者，尽行推出斩首。”冒顿立时全装披挂，持戈上马，下令国中兵队，即日随从进发，如有落后者皆斩。冒顿匹马当先，领着兵队，直向东胡杀去。东胡国王，本来看轻冒顿，未曾设备，忽闻冒顿大兵到来，仓皇迎敌，连战连败。冒顿乘胜灭了东胡，杀死国王，掳其人民畜产归国。冒顿既并东胡，乘胜进兵，西破月氏，南破楼烦，白羊，尽夺蒙恬所得故地，侵入中国燕、代等地，又北服丁灵等五国。此时中国正值楚汉战争，无暇顾及外患，所以匈奴日见强大。

及高祖平定项羽，因燕、代地方，迫近匈奴，韩王信材力武勇，部下又多劲兵，遂将韩王信移到太原为王，以防匈奴，命其建都晋阳。韩王信奉命到了晋阳，因上书高祖，说是本国地近边界，匈奴时常来侵，晋阳地方，距离边界尚远，请将国都，移至马邑。高祖应允。及高祖六年秋，冒顿起了大兵来侵，竟将马邑围住。韩王信被困围中，遣人向高祖求救，高祖立即发兵。韩王信又恐汉兵路远，救应不及，致被匈奴攻破，遂屡次遣使到冒顿军中求和。高祖闻知，疑韩王信怀有异志，遣人责问。韩王信心恐高祖诛之，反将马邑降了匈奴，约与一同来攻太原，故高祖亲自领兵讨之。未知此去胜负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回

征匈奴娄敬料敌 困白登陈平献谋

话说高祖七年冬十月，车驾亲征匈奴。诸将中如周勃、樊噲、夏侯婴、灌婴、靳歙等，皆随驾进征，共计马步兵队三十二万人。一路浩浩荡荡，向北而进。行至半途，探得韩王信与匈奴合兵，南逾句注，进攻太原，已破数城，声势颇大。高祖闻信，催兵前进，前锋到了铜鞮，恰与韩王信军队相遇。两下交战一阵，韩王信败走。汉兵阵斩其将王善。韩王信收集败兵，与其将曼丘臣、王黄等商议，欲立赵氏后裔以维人心，于是访得故赵王之后赵利，立之为王，遣人向曹顿请兵。此时冒顿居住上谷，闻信即命左右贤王，率领马兵万余，与王黄等会合，进至晋阳，又被汉兵击败。韩王信与左右贤王等，领败残兵士，一路迤里北走。高祖入了晋阳住下，遣将领兵，乘胜追至离石，又大破之。冒顿闻得败报，再遣大兵，驻扎楼烦西北，嘱咐将士，须要一连诈败，引得汉兵到来，将士领命而去。

高祖住在晋阳，见汉兵连获胜仗，便欲长驱北进，又恐匈奴兵势尚盛，边外险远，未敢深入。因闻冒顿现居上谷，定计先遣使者假作通问，就便察看虚实，再定行止。冒顿闻有汉使将到，急嘱咐左右，如此如此。左右奉命，布置已定，方许汉使入见。汉使见了匈奴如此情形，心中暗自窃笑，便回报高祖，说是可击。高祖放心不下，又遣使者多人往看，及至回报，众

口相同，都言击之必胜。高祖方始带领将士由晋阳起程，临行又命娄敬再往察看，娄敬奉命去了。高祖大军一路行到楼烦遇着匈奴兵队，战了几阵，匈奴尽皆败走，汉兵随后追逐。

此时正是十一月时候，又兼塞外地方，异常寒冷，真是风利如刀，雪大如掌，汉兵如何耐得。士卒被冻，手指坠落者，十人之中，竟有二三，其余冻得支体僵硬皮肉坼裂者，更是不计其数。高祖一心要破匈奴，冒着风雪，催兵前进。一日行至广武，却值娄敬回来复命。高祖问他所见如何。娄敬说道：“大凡两国相争，理应各夸所长，今臣到彼，遍观所有人畜，尽是老弱瘦小，此必冒顿设计，故意自露其短，却暗地埋伏奇兵诱我深入。据臣愚见，匈奴实未可击。”高祖见说，心想我前所派使者，将近十人，皆说可击，现已遣兵二十余万，逾过句注，正是兴致之时，他偏来造言惑众，遂怒骂娄敬道：“齐虏，汝本以口舌得官，今乃敢妄言，阻止吾军！”立命左右将娄敬上起刑具，下在广武狱中，一面催趲人马进行。

高祖性急，自领马兵当先，步兵随后进发。行至平城县地方，后面步兵追赶不上，多半落后。高祖正行之际，忽见匈奴兵马，漫山遍野而来，冒顿率领左右贤王，亲自临阵。周勃、樊哙等急率军队迎敌。只因汉兵远来疲乏，而且不耐塞外寒冷，盼着后面大队接应，偏未到来，战了片刻渐渐抵敌不住。高祖见前面有山一座，遂命将人马尽行上山，周围筑起壁垒固守。此山名为白登山，不过是一块高地，形若丘陵，故又名白登台。冒顿见汉兵上山，便指挥兵马，将白登山团团围住，高祖与诸将遂被困于围中。原来冒顿先饬部下佯输，引诱汉军深入，又故意将老弱士卒与汉使观看，以骄其心，今闻高祖亲来，心中暗喜，便就平城左右山谷中，埋伏精兵四十万，此乃反客为主以逸待劳之策。高祖不知，致坠其计。

当日高祖被围，几次飭励将士，奋勇冲下山来，却都被匈奴杀回。高祖心中焦急，自率诸将，登高一望，只见四方八面，密密层层，都是匈奴兵马，围得水泄不通，每方马皆一色。西方尽是白马，东方尽是青马，北方尽是黑马，南方尽是赤马，军容甚觉好看。诸将见匈奴一个个人雄马壮，不觉胆怯，专盼后队前来救援。谁知等候一日，并不见到，及至第二日，依旧寂然。一连过了五六日，毫无动静。汉兵被困山上，起先各人身边尚有随带干粮度日，后来粮尽，只得采取草根木实，聊以充饥，并融取雪水解渴。夜间搭起营帐，随便居住。偏是寒得利害，便到处砍取树木枝叶，煨火取暖。高祖虽然屡亲战阵，经历许多艰难危险，却从未受过此种苦楚，一连数日，饥寒交迫，实在难受，想起娄敬言语，心中懊悔不迭。其时汉兵后队大军，原已到了，平城近旁，却被冒顿遣兵阻住，不得会合一处，连粮草都无从接济。

直到第六日，高祖心知救兵无望，又见诸将士受饿受冻，面无人色，要想拼命杀条血路逃走，也是不能。思来想去，并无方法，遂向陈平问计。陈平早探知匈奴阏氏，现在军中，于是心生一计，附着高祖耳边，说了数句。高祖依允，立命画工画一美女，务极美丽。画工奉命，费了一日工夫，画完呈与高祖。

次日高祖选一善通胡语巧于应对之人，作为使者，赍了画图一幅，并许多珍宝，往见匈奴阏氏，吩咐如此如此。使者奉命，带了各物，一马驰下山来，恰值是日大雾弥漫，对面不能见物，使者到得匈奴营旁，遇着兵士，说是奉使来见阏氏。兵士便将他引至阏氏帐前，遣人入内通报。阏氏闻说，即命入见。使者见了阏氏，道达汉帝之意，托其向单于前说情，两下各自罢兵。言毕，献上许多珍宝，阏氏看见各物，皆是塞外罕有，

心中甚喜，尽行收下。对使者道：“多谢汉帝厚意，我当即向单于言之。但恐我是女流，单于未必肯听我言，未免辜负汉帝的厚意。”

使者见说，便走近前道：“汉帝尚有一句重要言语，因为与阼氏身上，甚有关系，特遣使臣告闻。”说到此处便向怀中取出画图一幅，双手递上道：“此乃中国第一美女，天下闻名，兹因汉帝被围多日，危急异常，有人献计，请汉帝召到此女，献与单于求和。汉帝依言，数日前已遣使回国，一面又命画工画其容貌，预备先与单于阅看。如果应允罢兵，不日美女到时，便要将她送来。及至昨日，汉帝忽想起此策虽好，究竟有些不妥，只因此位美女，真是天下无双，倘被单于得了，定然为色所迷，夺却阼氏宠爱。素仰阼氏为人贤德，此计若行于阼氏甚是不便，因转念不如先托阼氏说情，并告知此种情节，若是阼氏能趁着美女未至以前，解了此围，放走汉帝，便可将此策作罢。一则中国不至失却美女；二则阼氏也可保全夫妻恩爱。倘阼氏不能想法解救，汉帝迫于无法，只得实行此策，特先遣使臣告明，并将画图呈上一看。此图虽费尽苦心，不过得其仿佛。阼氏但看画图，便可想见本人十分美丽了。”

阼氏接过画图，一边观看，一边听着言语，不觉暗自吃惊。心想若使此人到来，我国妇女，都无颜色，此事如何是好。说不得惟有力劝单于，放他走脱，方可保得自己地位。想罢，仍将图交还使者，嘱道：“汝可上复汉帝，我自当极力解救。”使者领命，自去回复高祖。因在雾中往来，大众不觉，所以冒顿并不知有此事。

阼氏打发使者去了，遂往见冒顿说道：“如今汉帝被围多日，后队兵到，不能救出，定又遣人回报，尽起大兵，前来接应。将来汉兵愈到愈多，恐怕敌但不过，纵使战胜汉兵，夺得

土地，与我国人风土不合，亦不能占领居住。况且彼此均是一国之主，不宜自相残害。汉帝灭秦破楚，平定天下，亦有神灵辅助，不如放其回去，买个人情，愿单于留意。”冒顿此时，正在想起前与王黄、赵利约期到此会合，如今期限已过，尚未见到，莫非二人与汉通谋。心中方自疑虑，所以一闻阏氏之言，便即依允，传令兵士将围开了一角。此时大雾已散，高祖见了大喜，便欲趁势冲出。陈平说道，匈奴所用兵器，不过弓矢刀矛，并无其他器仗，如今须令军士张起硬弩，搭上两箭，箭镞向外，陛下居中，由诸将保护，徐徐下山，方可走脱。高祖依言，遂命将士各执弩箭，分列两旁。高祖乘车，夏侯婴为御，诸将前后簇拥，一同下山。

到得山下，高祖望见两边胡骑如林，心中恐惧，急命夏侯婴加鞭速走。夏侯婴记得陈平言语，定要缓缓而行，高祖催促数次，夏侯婴只说无妨，仍然缓辔垂鞭，慢慢前进。冒顿见汉兵从容而过，疑是有计，飭令部下，不必拦阻。高祖与诸将士，因此得脱重围。回到平城，与后队大兵会合一处，诸将遭此困厄，人人愤怒，皆欲与匈奴决一死战，以雪耻辱。未知战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回

患匈奴始议和亲 实关中尽徙大姓

话说高祖及请将脱出白登之围，到得平城，方与大兵会合，诸将受困七日，尽皆愤怒，欲与匈奴决一死战，雪此耻辱。忽得探报，说是冒顿已引兵回去，诸将便来见高祖，自愿领兵追赶。高祖被胡兵围得怕了，急忙止住道：“冒顿极善用兵，此去必有埋伏，我若追赶，正中其计。况塞外天气奇寒，加以道里不熟，不如暂时罢兵，将来再作打算。”说罢遂传令回车。

高祖回到广武，立即命人将娄敬释放，对之谢道：“吾不听君言，以致被困白登，皆由以前所遣使者误我，我已尽斩之矣。”于是封娄敬为关内侯，食邑二千户，号为建信侯，又加封汝阴侯夏侯婴一千户。

高祖南行过曲逆县，偶然上城闲望，见民居稠密，屋舍连云，甚是高大，不禁赞道：“壮哉此县，吾行遍天下，但见洛阳与此地而已。”因念陈平此次献计有功，未曾加赏，于是回顾御史问道：“曲逆户口，共有若干？”御史对道：“当秦时有三万余户，后因兵乱时起，人多死亡逃匿，现在仅有五千户。”高祖遂下诏改封陈平为曲逆侯。陈平随从高祖征伐，前后一共六出奇计，皆得受封加邑。

十二月，高祖回至洛阳，忽报代王刘喜到来求见。高祖惊讶，急命召入。但见他满面风尘，身上穿着平民服饰，形状甚

是狼狈。高祖愈觉诧异，问其缘故。刘喜便将始末诉明。原来冒顿闻说高祖回军，即引兵来攻代地，代王刘喜自幼生长田间，未曾经历兵事，闻说匈奴人马精壮，又知得高祖新在白登被围，料想自己不能抵敌，遂改换装饰弃了城池，由僻路逃回洛阳。高祖因刘喜是自己亲兄，不忍加罪，下诏降为合阳侯，封少子如意为代王。高祖回到关中命阳夏侯陈豨为代相，统领赵代边兵，北防匈奴。陈豨奉命去了。

高祖因想起匈奴时来侵犯，边境无日平靖，甚是忧虑，遂向娄敬问计。娄敬道：“现在天下初定，将士疲困，欲恃武力降服匈奴，势所不能。且冒顿弑父自立，豺狼之性，又不可用仁义化导。如今惟有为长久之计，使其子孙将来称臣归附而已，但此策窃恐陛下不能施行。”高祖道：“如有良计，我何为不能照行，但不知其计若何？”娄敬道：“陛下果能以嫡长公主嫁与单于，厚备妆奁，彼见是汉帝亲女，赠送又厚，为蛮夷所仰慕，一定立为阏氏，所生之子，必为太子，将来可望代为单于。且匈奴贪得汉物，陛下不时将我国所余，彼国所少之物，赠送与彼，又使能言之士，以礼节晓谕之。冒顿在世，固是汉家女婿，冒顿既死，则外孙代为单于，天下岂有外孙敢与外祖抗拒之理？如此则可不用战争，渐渐臣服。若陛下爱惜长公主，不肯远离，但以宗室或后宫之女假称公主嫁之，彼虽匈奴，亦不可欺，窃恐于事无益。”高祖闻言称善。便欲将鲁元长公主许嫁冒顿。吕后闻得此信，日夜啼哭，对高祖道：“妾惟有一子一女，奈何将女弃与匈奴，终身不得见面？”高祖拗她不过，只得将后宫妃嫔所生之女，托名长公主，许嫁冒顿，即命娄敬前往议和结亲。娄敬奉命，束装起程。恰值萧何建筑未央宫成功，前来复命。

说起未央宫比长乐宫更加壮丽，长乐宫系秦始皇所造，高

祖不过略加修饰而已。未央宫却是萧何新造，周回二十八里，正门向北，称为北阙；旁有公车司马门，东面亦有一门，称为东阙；未央前殿，乃就龙首山筑成。东西广五十丈，深十五丈，高三十五丈，殿中正室，号为宣室。此外宫殿楼阁甚多，又有武库收藏甲兵，太仓积贮米谷，工程甚大，至是方始告竣，萧何便请高祖往观。高祖周览一回，见其高大华丽，却故意发怒道：“天下汹汹，劳苦数岁，成败尚未可知，汝建筑宫室，何为如此过度？”萧何答道：“正为天下未定，故可趁此时机，造成宫殿，人民久经劳苦，尚不觉得。况天子以四海为家，若非高大华丽，不足以壮观瞻，且勿使后世更有加增，亦是长久之计。”高祖闻言，遂乃回嗔作喜，因命就其地建筑都城，设立县治，名为长安。此地在秦以前，本是一个乡聚，北隔渭水，正与秦之咸阳宫相对，如今遂成为汉之都城。高祖七年春二月，遂由栎阳迁都长安，独有太上皇贪新丰乐处，仍在栎阳宫居住。

光阴荏苒，又过一年。到了九年冬十月，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赵王张敖、楚王刘交，皆来长安朝贺岁首。高祖遣人往栎阳宫，迎取太上皇到来，升坐未央宫前殿，自率诸侯王将相等，朝贺已毕，大排筵宴，父子君臣，入席饮酒。太上皇回想，自己本是布衣，生长田间，却值七国秦楚之际，天下多故，但求苟全性命，谁知今日竟得身为天子之父，晚景占尽风光，真非意料所及。想到此处，甚是欢喜。高祖见他父亲高兴，便就席上起身，双手亲捧玉杯，行到太上皇面前敬酒，口中说道：“从前大人时常说臣无赖，不能谋生积产，不如兄仲，勤于耕作。今臣所立产业，比起兄仲，不知何人较多？”高祖言毕，群臣皆呼万岁，太上皇与高祖大笑，群臣也忍不住，尽皆大笑。于是诸侯王以次上前敬酒，各个开怀畅饮，尽欢而散。

过了数日，蒯敬由匈奴奉使回来复命，说是冒顿应允和亲，

已与结约。但暂时议和，未可深恃。臣此次奉使往来，一路留心察看，窃见匈奴所据河南之地，如白羊、楼烦等处，距离长安最近者仅有七百里，若用轻骑，一日一夜可至，此宜预为防备。又现在天下新定，所有六国之后，以及巨族豪宗，所在多有，亦宜妥为安顿。试观秦末各处起兵之人甚众，然惟齐之田姓，楚之昭、屈、景、怀等姓，其势最盛。如今陛下虽都关中，而关中残破，人烟稀少，北近胡寇，东有六国之族，一旦有变，陛下不得高枕而卧。为今之计，莫如将齐楚大族昭、屈、景、怀、田五姓，与燕、赵、韩、魏之后，以及豪杰名家，移居关中。关中旷土甚多，地又肥沃，足容多人，天下无事，可以防胡，诸侯有变，亦可用以征伐。”高祖依言，即命娄敬往办此事。于是照着秦时办法，富家巨族，被迫迁到关中者，共有十余万口。虽说移民垦殖，原是国家一种政策，但所徙者，不是贫民力作之人，却是富豪大姓，于是长安之地，变成五方杂处，游侠之士，盗贼之徒，皆匿迹其中，所以汉时三辅，号称难治。以后每遇一帝葬在山陵，便徙人民聚居其地，都由娄敬作俑，遂使秦时虐政，一旦复活，累得当日人民，迁徙不安，种种困难，无庸赘述。

十二月，高祖行到洛阳，忽有人上书告发赵国丞相贯高谋刺之事。高祖得书大怒，立命逮捕赵王张敖、赵相贯高等，解送洛阳审问。未知此案实情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回

高祖谩骂遭刺客 贯高忍死明赵王

话说赵王张敖乃张耳之子，汉五年七月，张耳身死，高祖命张敖嗣立为王。适值张敖新丧妻室，吕后因恐高祖将鲁元公主嫁与匈奴单于，故急与高祖商定，许嫁张敖。于是鲁元公主，遂为赵王王后。高祖七年，车驾因事过赵，赵王张敖，闻说丈人到来，亲自出境迎接。到了赵国邯郸都城，直入王宫。鲁元公主出来拜见父亲，便留高祖小住数日。张敖早晚殷勤服侍，亲自奉上饮食，甚属恭敬，也算尽了女婿之礼。

偏是高祖生性自来傲慢，动辄将人乱骂，此种习气，自少至老，全然不变，况兼如今身为天子，更觉比前尊大。又因张敖是他女婿，便看同自己儿女一般，不加一毫礼貌，张起两足，昂然坐在上面，将张敖呼来喝去，几同奴仆，稍不如意，信口乱骂，全不想张敖纵属女婿至亲，也是一国之王，现又在他国中，竟不顾他体面。张敖遭此侮辱，只是下气低声，一味顺受，毫不介意。谁知竟惹起赵国群臣贯高、赵午等十余人发怒，要替张敖出气。

说起贯高、赵午二人，本是张耳门客，平日为人负气，不肯略受委曲。如今二人皆为赵相，年纪各已六十余，却仍是少年心性，偏要好胜，今见此情形，心中实在难受，暗骂我王懦弱。于是大家会聚相议，欲杀高祖。

众人议定，遂由贯高入见张敖，屏退左右，密说道：“王事皇帝甚恭，皇帝待王太觉无礼，臣请为王杀之。”张敖闻言大惊，急将手指放在口中啮出血来，指天为誓道：“君何出此妄言？记否先王失国，幸赖皇帝，方得复国？泽流子孙，丝毫皆皇帝之力，此恩无可报答，愿君勿再出口。”贯高见说，无言退出，自向十余人述了张敖之语。大众重复商议道：“此乃我等之过，我王为人忠厚，不忍背德，何必与他商议。我等因见皇帝侮辱我王，故欲杀之，又何苦连累我王身上，如今我等自去行事，若得事成，夺了天下，奉归我王，不成我等各拼一身坐罪，也觉干净。”商议已毕，方欲下手预备，不料高祖早已起程去了。众人见此时已来不及，只得搁下。

过了一年，是为高祖八年，恰值高祖领兵往击韩王信余寇于东垣，寇平之后，高祖传令回京。贯高早已探知消息，预料高祖回时，必由赵地经过，且知他是按照驿站而行，因想起赵地柏人县，是个大站，高祖到此，定就馆舍歇宿一宵。遂与同党十余人密议，暗遣力士数人，各怀利刃，前往柏人馆舍厕中，埋伏等候，高祖到来，定要上厕，便就厕中，将他杀死。

安排已定，不消几日，高祖果然到了柏人，人得行宫，原想在此歇宿，也是高祖命不应死，忽然心中大动，因问左右道：“此县何名？”左右回答：“县名柏人。”高祖道：“柏与迫音相近，柏人者乃是为人所迫，地名不利，不可在此住宿。”遂即传令起行，于是贯高等所谋，又复落空。事虽未成，不免有人知得，渐渐传到外间，却被贯高仇人所闻，心中暗喜，便想借此害死贯高，以报其仇。虽明知连累多人，也顾不得。

适值九年冬十二月，高祖到了洛阳，贯高仇人便来上书告发。高祖阅书大怒，因见贯高、赵午乃是赵相，其余亦皆赵国官吏，心想赵王张敖定然同谋，立遣武士持诏前往赵国，将张

敖、贯高、赵午等十余人捕缚，解到洛阳审问，并通告赵国臣民，如敢随从赵王前来，罪及三族。

武士奉命，到了赵国宣读诏书，张敖一向不曾知有此事，听了诏书，好似晴空打个霹雳，吃惊不小，此时埋怨诸人，已是无及，只得束手受缚。赵午等十余人，闻此消息，心想不如早寻一死，免得下狱受刑，遭了苦辱，遂各拔出佩刀，自刎而死。独有贯高颜色不变，却见诸人纷纷寻死，气得须髯大张，厉声骂道：“是谁令汝作此事情？我王本未同谋，如今连累被捕，汝等但知自己寻死，更有何人替王伸冤，明他不反？”贯高骂时，诸人早已死尽，只余他与张敖二人。贯高便对张敖道：“王请放心，臣终当表明王之冤枉。大丈夫行事，自作自受，万不至累王受罪。”武士遂将贯高一同绑缚，连张敖装入槛车之中，即日起行，解往洛阳。

赵国群臣见王与丞相，都成犯人，又有诏不许臣民相随，只得痛哭一场送出国境，各自回家。内有赵国郎中田叔、孟舒等十余人，不肯相舍，自己髡钳，身穿赭衣，假称赵王家奴，随从上路。

鲁元公主在宫，闻说丈夫被捕，吓得啼哭，心知丈夫并无此意，乃是为人所累，遂急急收拾行装，赶回长安。见了吕后，哭诉求救。吕后闻说，亦自惊疑，便带同女儿，一齐来到洛阳。闻说张敖与贯高早已解到，下在狱中，高祖现饬廷尉严行讯办。吕后便遣人往狱中探视张敖，回报说是并不受苦，只因狱官知他是天子女婿，情罪未明，自然不敢怠慢。吕后入宫见了高祖，便代张敖辩白，请即下诏赦免。高祖不允，吕后一连说了数次，大意说张敖乃是女婿，他岂不看女儿情分，安肯为此等事。高祖闻言怒道：“假使张做得据天下，他岂少了汝之女儿。”吕后见高祖发怒，因此也不敢再言。

当日廷尉奉高祖之命，先将贯高提出审问，贯高到堂，慨然直供，并说道：“都是我辈所为，赵王不知。”廷尉心疑贯高袒护其主，不肯实招，便将贯高用刑拷打，一连数日，贯高被打数千，皮开肉绽，血流遍地，只是忍住痛苦，并无一语攀到赵王身上。末后廷尉又将铁条烧红，向他身上刺入，贯高受此种种酷刑，弄得死去复活，身上无一片完肤，仍是执定原供，始终矢口不移，廷尉无法，只得将审问贯高情形，并其口供，上奏高祖。

高祖见奏，心想难得如此硬汉，不觉失声赞道：“壮士！”因问群臣道：“汝等谁人识得贯高，即行前往狱中看视，可以私情问他，到底赵王有无同谋。”旁有中大夫泄公出班奏道：“贯高与臣同里，臣素识之，此人本在赵国有名，崇尚节义，不轻一诺。”高祖遂命泄公持节前往狱中，此时贯高遍体刑伤，动弹不得，狱吏将他放在鞭舆之中。泄公持节走到近前，贯高闻有人来，仰面一看认得泄公容貌，因问道：“来者莫非泄公？”泄公答应道：“是。”二人久别重逢，泄公见贯高受此苦痛，也觉伤感。贯高长日坐在狱中，正在愁闷，如今得见故人，甚是欢喜，彼此畅谈，一如平日。

说话中间，泄公因问起谋刺之事，赵王果否知情。贯高被问道：“凡人谁不爱其父母妻子，今吾自认首谋，三族皆当论死，岂肯专为赵王一人，断送一家性命？只因赵王实不与谋，皆系吾等所为。”于是遂将高祖过赵，如何轻慢赵王，彼等如何发怒，如何设计，从头至尾，述了一遍。泄公知贯高所说，都是实情，便依言回报高祖。高祖始信张敖实是无罪，于是下诏，赦之出狱。

高祖暗想贯高为人耿直，真算难得，又命泄公前往，将赵王出狱之事，告知贯高，以慰其心，并赦贯高之罪。泄公奉命，

再到狱中，向贯高说道：“赵王今已赦出。”贯高闻说惊喜道：“赵王果真赦出乎？”泄公答道：“实已赦出。”贯高心中大喜。泄公又说道：“主上甚重足下，故特命吾持节来赦足下之罪。”贯高笑道：“吾所以忍死一时，致使浑身受伤者，因欲明赵王无罪之故。今王已出，吾可塞责，虽死不恨。况人臣既受篡弑之名，有何面目，再事主上。纵使主上不肯杀我，我心岂不惭愧。”说罢遂将双手自扼咽喉，气绝而死。

高祖闻说贯高自尽，甚是叹惜。又闻赵国郎中田叔、孟舒等十余人，不避危难，自甘为奴，相随张敖，也是难得，便一起召见，人人对答如流，满朝群臣都辩他不过。高祖暗想道：“原来赵国群臣，皆是贤士。”心中甚悦，遂一律拜为诸侯相及郡守。

高祖带了张敖，回到长安，下诏降张敖为宣平侯，将代地并归赵国，移代王如意为赵王。却说赵王如意，乃戚夫人所生，戚夫人甚得高祖宠爱，因此家庭之内，又演出一番变故来。未知此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争易储周昌相赵 谋叛汉陈豨连胡

话说高祖戚夫人，乃定陶人，生得天姿秀丽，容光照人，善能鼓瑟击筑，又能为翘袖折腰之舞，歌唱《出塞》、《入塞》、《望归》之曲。高祖为汉王时，路过定陶，纳入后宫，甚得宠爱，常侍左右，日以管弦歌舞为娱乐。随身侍女数百人，皆习音乐，每当歌曲之际，一齐举首高唱，声彻云霄，高祖甚悦。戚夫人生一子，取名如意，至年八岁。高祖立之为代王。如今移为赵王，年才十岁，高祖甚是珍爱。因其年幼，虽然封王，未令就国，留在左右，高祖每往洛阳，戚夫人与赵王如意，常随从同往。吕后与太子盈，多留居长安，平日甚少见面，因此愈觉疏远。

戚夫人见自己母子得宠，便希望如意得立为太子，日夜在高祖面前，哭泣要求。高祖为色所迷，不免心动。又觉得太子盈生性柔弱，将来嗣位，恐不能制服臣民；如意年虽幼小，性情与己相似，立为太子，必能继承基业。高祖想罢，立即升殿，欲下诏废太子盈，立如意为太子。群臣皆出谏阻，高祖不听。旁有御史大夫周昌，见高祖不从诸臣之谏，心中大怒，立在殿廷力争。

原来周昌乃是周苛从弟，亦系沛县人氏，初与周苛同随高祖入关。高祖为汉王，以周苛为御史大夫，周昌为中尉。后来

周苛奉命留守荥阳，城破为项羽所执，被烹而死。高祖念周苛死事甚烈，因命周昌接领兄职，为御史大夫，封汾阴侯。周昌为人，强直敢言，同班中如萧何、曹参等，皆尊敬之。尝有一日，高祖闲坐宫中，周昌因事入宫面奏。行到宫前，却望见高祖正抱着戚夫人，取笑作乐。周昌连忙回头走出，却早被高祖一眼瞧见，撇了戚夫人，飞步而出，竟将周昌追及。周昌见高祖到来，只得停住脚步，转身作礼。高祖趁势便将周昌按伏在地，两足骑他项上，向周昌问道：“我算是何等君主？”周昌仰面说道：“陛下即是桀纣之主。”高祖闻言大笑，放他起来，从此觉得周昌方严不苟，心中更加敬惮。

及至此次欲废太子，周昌比诸人争得尤力，高祖便要他说出所争理由。周昌正在怒气勃勃，更兼平素有了口吃之病，一时说不出理由，急得满面通红，唇吻乱动，却说不出一字来，半晌方始说道：“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高祖见他急时说话不清，夹着许多“期期”，忍不住放声大笑，遂将废立之事罢议，起驾回宫。

当日君臣会议此事，早有人报与吕后得知。吕后闻信大惊，亲自出来，藏在殿之东厢，留心窃听，所有君臣问答语言，一一听得清楚，未后见所议不成，心中方才稍安。及至高祖入内，吕后望见周昌，心中十分感激，不觉对之下跪，口中谢道：“今日若无周君，太子几乎被废。”周昌只得辞谢退出。

高祖回到宫中，心想此事群臣多数反对，若要实行，未免有拂众心，因此将废立之意，减了一半。戚夫人闻事不成，大失所望，自然又来缠扰高祖，说是此事已被吕后知得，心中定然怀恨如意，若不立之为嗣，将来必为吕后所害。高祖闻说，暗想此言亦属实情，须得觅一善法，保全赵王如意，免致将来受害。谁知寻思半日，竟无一计，只是频频叹息，不发一语，

想得心中烦躁，便命戚夫人击筑，自己唱歌，聊以解闷。

从此高祖将此事横在心上，日常郁郁不乐，左右近臣见高祖颜色惨淡，大异平日，不知他所忧何事，不敢动问。独有掌管符玺御史赵尧，年纪尚少，甚属聪明伶俐，知得高祖意思。一日趁着无人在旁，便进言道：“陛下近多不乐，莫非为赵王年少，戚夫人与吕后有隙，恐万岁之后，赵王不能保全？”高祖答道：“汝所料甚是，吾因此事，心中忧闷，不知计将安出。”赵尧说道：“陛下惟有为赵王置一刚强国相，选择吕后、太子及群臣素所敬惮之人充之，方保无事。”高祖道：“此计甚是，我心中亦欲如此，但群臣中何人可任？”赵尧道：“御史大夫周昌，为人坚忍质直，且为吕后太子群臣所敬惮，惟有此人可任。”高祖称善。于是遣人召到周昌，对之说道：“吾有一事，定要烦君，君可为我相赵，辅佐赵王？”周昌闻说，心中不愿，因泣道：“臣相从陛下已久，陛下如何中道弃臣，令为诸侯之相？”高祖道：“吾原知诸侯相不及御史大夫之贵，但吾深为赵王忧虑，思来想去，除君之外，更无他人，只得屈君勉强为我一行。”周昌不得已，方始允诺。高祖遂下诏，移御史大夫周昌为赵相。周昌奉命，缴还御史大夫印绶，起程前赴赵国。

高祖便将御史大夫之印，持在手中，玩弄片刻，口中自问道：“何人可为御史大夫？”此时赵尧侍立左右，高祖转过头来，两眼对着赵尧，熟视良久，又自答道：“更无胜过赵尧之人。”即日便拜赵尧为御史大夫。说起符玺御史，秩仅六百石，本御史大夫属官。御史大夫，位在丞相之次，亲近用事，两下官职尊卑，相去甚远。如今赵尧竟因数句言语，超迁高位。先是赵人有方与公者，曾对周昌说道：“君之史赵尧，年纪虽少，乃是奇才，君必须另眼相看，此人不久将代君之位。”周昌见

说，心中不信，笑道：“赵尧年少，不过刀笔之吏，何能如是？”及至此时，周昌到了赵国，闻说赵尧果然为了御史大夫，始信方与公之言不谬。

过了数月，周昌因事忽又回京求见。高祖召入，问其来意。周昌因屏人说道：“代相陈豨，领兵居代数年，多招宾客，臣恐其谋为不轨，故特赶回奏闻。”高祖闻奏，命周昌仍回赵国防守，一面遣人前往代地查办。

原来陈豨乃宛胸人，初从高祖入关，以将军定代地，破臧荼，封阳夏侯。高祖甚加宠信。及高祖由平城回，因代地关系紧要，乃命陈豨为代相，统领边兵，防备匈奴。陈豨性好豪侠，常仰慕魏公子无忌之为人，今既为将守边，遂多招宾客，收养门下，无论其人贫富贵贱，一律平等看待。而且谦恭下士，如同布衣之交，所以远近之人，争来趋附。到得宾客既多，贤愚不等，不免有一班不肖之徒，倚借势力，在外招权纳贿，种种犯法。但因陈豨身为代相，居在代地，代王如意既不在国，故一任他宾客横行，也无人来管闲事。

陈豨在代，已有数年，此次告假归里，路过赵国邯郸都城，适遇周昌为赵相。周昌闻得陈豨到来，自然前往拜会。忽见他门下宾客及相随之人，不计其数，车马共有千余辆，邯郸旅舍，尽被占满。周昌不免惊讶，后来陈豨假满回代，又过赵国，宾客之多，亦如前时。周昌因此疑其聚众谋乱，于自己也有干系，故特行入京面告高祖。及至高祖遣人查办，遂发觉陈豨宾客许多不法之事，并牵连到陈豨身上，使者据实回报高祖。高祖见陈豨尚无谋反证据，也就不加深究。

谁知陈豨因此心中恐惧，知得韩王信与其将王黄、曼丘臣等现在匈奴中，因暗遣宾客前往交结王黄、曼丘臣二人，彼此往来通信，立下盟约，预备将来事急时，联合举兵。高祖尚屑

不知，到了十年秋七月，太上皇驾崩栎阳宫，高祖借着丧事，遣使往召陈豨。陈豨闻召大惊，以为此去定遭究治，遂托言病重，不肯来京。一面遣人与王黄、曼丘臣约期聚会。及至九月，王黄等引众到来，陈豨遂举兵叛汉，自称代王，迫劫代地官吏人民，使之从己。高祖闻信，先下诏尽赦代地被劫吏民，以离其党羽，自率诸将，星夜前进，到得邯郸。周昌迎入城中，具报陈豨举动。高祖大喜道：“陈豨不知北据邯郸，南阻漳水，吾知其无能为矣。”周昌因奏道：“常山一郡，共有二十五城，现竟失去二十城，已将该郡守尉拿到，应请即行斩首，以正其罪。”高祖道：“该郡守尉，是否通同造反？”周昌道：“并未造反。”高祖道：“既未造反，不过因力量不足，以致失守，并无大罪，即命将守尉赦出，仍令各回本任。”

高祖又遣周昌就赵地壮士中，选择可以为将之人，以便任用。周昌奉命选得四人，带领入见。高祖见了谩骂道：“竖子安能为将！”四人被骂，俯伏地上，不敢做声。高祖骂了一场，却仍授为将军，且各封一千户。左右进谏道：“诸将士相从入汉伐楚，有功尚未尽赏，今此四人何功，竟得受封？”高祖道：“此非汝等所知，陈豨造反，邯郸以北之地，皆为彼所据，吾以羽檄召集天下之兵，尚未有一处到来，如今惟有邯郸本地军队，吾何惜此四千户，以慰赵地子弟之心。”左右闻言，尽皆称善。

高祖又问陈豨部将是谁，左右对道：“多系从前曾为商贾之人。”高祖道：“吾已知处置之法。”遂遣人多用金钱收买陈豨部将，并悬出赏格，有能擒得王黄、曼丘臣来献者，各赏千金。布置既定，专待诸路兵到，安排进攻。未知此去胜负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高祖自将击陈豨 吕后设计杀韩信

话说汉十一年冬十一月，高祖驻扎邯郸，诸路兵马，陆续到齐，正拟进攻陈豨。先探得陈豨遣部将张春，东渡黄河，进攻聊城。陈豨自与曼丘臣，屯兵襄国，又遣将侯敞，领兵万余人，往来接应。王黄率马兵驻在曲逆，韩王信亦领胡骑，现居参合。高祖闻报，乃遣将军郭蒙，领兵前往齐国，会合齐相曹参，共击张春，命太尉周勃，领兵由太原进攻代郡，命樊噲领兵往击襄国，命灌婴领兵进攻曲逆。堵将奉命而去。

高祖自领酈商、夏侯婴等，引兵前进。到得东垣，却遇赵利据城固守不降。高祖指挥诸将攻城，城上士卒，对着高祖谩骂。高祖大怒，下令急攻，一直攻了月余，城中食尽，方始出降。高祖入城，命收捕前次谩骂之人，尽行斩首，不骂者免其一死，因将东垣改名真定。

此时郭蒙已会合曹参，将张春击败。周勃攻破马邑，进至楼烦。樊噲亦击破陈豨、曼丘臣兵，降了清河常山等县。灌婴兵到曲逆，与王黄、侯敞交战一场，大败敌兵，阵斩侯敞，王黄逃去。高祖遂统四路得胜军队，长驱进攻，所过城邑，陈豨部将多被金钱收买，陆续来降。王黄及曼丘臣，亦皆被其部下将士擒来献，陈豨兵败势穷，投奔匈奴，惟有韩王信带领胡骑，尚在参合。高祖令将军柴武率兵攻之。柴武先遣人致书韩

王信，劝其归降。韩王信不听，柴武遂进兵攻破参合，擒杀韩王信。

十一——年春正月，高祖平定太原，遣周勃、樊噲领兵往定云中、雁门、代郡、上谷之地，二将奉命去了。高祖因见代地隔在常山之北，迫近匈奴，赵国在常山之南，不便兼管，遂立子恒为代王，建都中都，将代郡、雁门划归代国。

高祖回到洛阳，恰遇吕后计杀韩信，遣人来报。却说韩信自被高祖擒缚，降为淮阴侯，心想自己战功甚高，满以为据地称王，传与子孙。不料高祖畏忌其才，竟夺其国，难免心中怨恨，居常郁郁不乐。又因自己一向为王，周勃、灌婴等，皆居其下，如今降为列侯，每遇朝会时，竟与诸人同班，心尤不甘，遂常称病不朝。

一日偶然出门，到得樊噲家中。樊噲尝为韩信属将，知其天性高傲，遂亲出门前拜接，延入坐谈。每有言语，皆自称臣，仍称韩信为大王，因说道：“大王今日乃肯枉顾臣家，臣实不胜欣幸。”韩信坐了片刻辞去，樊噲又到门前拜送。韩信被樊噲如此奉承，心中甚是喜悦，竟似自己仍在楚国为王一般，及至出得门来，方始省悟，不觉自笑道：“我乃与樊噲等为伍。”

又一日高祖无事，与韩信评论诸将才能，各有高下。高祖因问道：“如我能领几多军队？”韩信答道：“陛下不过能领十万之兵。”高祖问道：“如君能领几多？”韩信答道：“臣多多益善。”高祖听了笑道：“既然多多益善，何故为我所擒？”韩信道：“陛下虽然不善御兵，却善御将，此臣所以为陛下所擒。况陛下种种举动，直是天授，非由人力所能。”高祖听了，方始无言。

及至此次陈豨造反，高祖自领兵队击之，诸将皆随军征进，独韩信称病，不肯从行。过了月余，忽有韩信舍人栾说，因事

得罪韩信。韩信将他拘执，意欲杀之。栾说心中忧惧，因知韩信素为朝廷所忌，不如趁此时陈豨作乱，说他通同谋反，朝廷定然相信，办他罪名，如此我不但可免一死，且可博得富贵。栾说想定，于是秘密写成一书，暗地遣人交与其弟，使他将书出来告发。书中说是，数年前陈豨奉命为代相，来向淮阴侯韩信告辞。韩信延入相见，屏退左右，执着陈豨之手，与之同步中庭。良久，韩信仰天叹道：“汝是吾之知心，吾今欲以一言奉告。”陈豨答道：“愿听将军命令。”韩信因说道：“足下所守代地，乃天下精兵所聚之处，任职甚属重要。主上平日，虽然十分宠信足下，但是若有人来言足下谋反，初次虽未必相信，到得二次，主上未免生疑，若到三次，主上定然发怒，亲自领兵征讨。此时关中空虚，吾为足下从中起事，便可取得天下。”陈豨素来知得韩信本领，闻了此言，相信不疑，即答道：“谨如尊命。”此外二人又说了许多言语，陈豨起身告别。韩信送出门外，再三叮嘱，方始分手。如今陈豨果然造反，主上亲征，韩信记得前言，故意称病，不肯相从，却暗遣人前往陈豨处通信，嘱其尽力抵敌，当即从中相助。韩信打发使人去了，便与自己亲信家臣密谋，欲乘夜间，诈作诏书，尽赦许多没官罪徒奴隶，给以兵器，亲自带领，袭攻吕后、太子，各事都已布置清楚，专待陈豨回信，便行起事。以上情节，都是栾说捏造，末后又假说他因知得此事，特行谏阻，致触韩信之怒，身被拘囚，故遣弟代为上书等语。

吕后得书，心中忧虑。只因平日畏忌韩信，此时也不问他谋反真假，便想设法除之。于是遣人召到萧何，秘密定计。到了次日，忽报有使者由军中到来，说是高祖已定赵地，陈豨被获斩首，列侯群臣闻信，皆到宫中贺喜。萧何却亲往韩信家中，假作问病，就便告知此事，因劝韩信道：“足下虽病，何妨勉

强入宫道贺？”韩信本无甚病，又却不过萧何情面，只得随同入宫。吕后早已伏下武士等候，一见韩信进来，便命武士拿下捆起，说他阴谋造反，立时就长乐宫钟室中斩之。韩信临刑叹道：“吾悔不听蒯彻之言，致为儿女子所欺，岂非天命。”说罢引颈受戮。

原来吕后与萧何计议，欲就宫中擒杀韩信以免费力。但高祖现不在宫，无故召之，韩信必不肯来。或反引其疑心，激出变故，萧何因设此计，令人假作使者，来说陈豨已灭，自己去骗令入贺。韩信不知，竟中其计，死得真是冤枉。读者试思韩信贫困之时，得遇漂母，给以饭食，幸免饥饿。如今到了末路，偏为吕后所杀。生死皆出于女子，亦是一奇。萧何起先追回韩信，荐为大将，此时不替他表白，却反算计害他，恩仇同出于一人，亦事之不可解者。清人谢启昆有诗为韩信不平，诗曰：

鞅鞅羞同哱为伍，多多未让帝论兵。
当时英杰遭猜忌，自古王侯戒盛盈。
岂料娥姁难怨死，不如漂母尚哀生。
我从胯下桥边过，淮水潺潺作怨声。

吕后既杀韩信，又下令灭其三族，一面遣人报知高祖。高祖正在洛阳，闻得韩信已死，问知始末情形，心中且喜且怜。只因除了畏忌之人，可免后患，自然欢喜；又明知韩信无辜遭戮，所以生怜。高祖忽然又想到萧何身上，即命使者赍诏回京，拜丞相萧何为相国，加封五千户。又遣来都尉一员，领兵五百人，为相国护卫。使者到了长安，宣读诏书，萧何以为高祖因他计除韩信，故特加此封赏，心中甚是欢喜。在朝文武百官，闻此消息，都来相府道贺，萧何一一接待。等到众人去后，却

又有一人前来求见，萧何请入，其人一见萧何，便开口说道：“吾今特来吊君，君之祸不远矣。”萧何闻言大惊，不知来人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遇吕后彭越被醢 哭梁王桀布明冤

话说萧何闻其人说是祸事不远，心中大惊，急问其故。其人说道：“今主上栉风沐雨，勤劳在外。君居中留守，不亲战阵，乃反加君封邑，置兵护卫。此因见淮阴侯新反，心中疑及于君，所以置兵护卫。名为卫君，实则防君，望君让还封邑勿受，更将家中财物捐助军饷，始能免祸。”萧何闻言，如梦方觉，连向其人称谢。原来此人姓邵名平，本是秦时东陵侯。到得秦灭，邵平失去爵位，身为布衣，家中又颇贫困，只有几亩田地，在长安城东门外，自己便靠着种瓜过日。偏他所种之瓜，风味甚美，长安东门色青，亦名青门，时人因号为青门瓜。又因邵平原是东陵侯，故亦谓之东陵瓜。萧何素闻其贤，与之结交，邵平感其知己，如今闻有此事，料得高祖不怀好意，故特来点醒萧何。萧何立即依言行事，高祖闻知，果然大悦。

吕后因闻高祖现在洛阳，遂亲自到来，告知计杀韩信之事。高祖因桀说告发韩信有功，遂封之为慎阳侯。又向吕后问起韩信临死，有何言语，吕后便将韩信之语，述了一遍。高祖闻韩信提及蒯彻，因说道：“此人乃是齐国辩士，原来韩信造反，都是由他指教，真属可恨。”遂下诏齐国，捕拿蒯彻。

不过几时，齐国已将蒯彻解到洛阳。高祖召蒯彻入见，问道：“汝曾教韩信造反否？”蒯彻直答道：“臣本教之，无奈

韩信竖子，不肯用臣之策，故被诛族。若彼能听臣言，陛下安得杀之？”高祖见说大怒，喝令左右将他烹死。左右正待动手，蒯彻仰天叹息，大声呼冤。高祖道：“汝教韩信造反，烹汝有何冤枉？”蒯彻道：“秦末天下大乱，群雄并起，争夺帝位，捷足先得。俗语有云：‘跖犬吠尧，尧非不仁。’犬但知自为其主，当日臣教韩信之时，臣惟知有韩信，不识陛下，况天下之人，欲为帝王者甚多，不过力量不及，陛下岂能一概烹之？”高祖见蒯彻说得有理，遂命赦出。蒯彻仍得逍遥自在，回到齐国去了。

当日陈豨造反，高祖亲征，行至邯郸，曾遣人往召梁王彭越带兵前来。使者至梁，彭越说是有病，不能自来，遣将领兵，前往邯郸接应。高祖见彭越不到，心中大怒，又遣使者责备彭越。彭越被责，自然恐惧，便欲亲见高祖，当面谢过。旁有梁将扈辄谏道：“不可，王在先不往，如今见责始往，往必被擒，不如趁此举事。”彭越闻说，心想扈辄所虑甚是，前次韩信被擒，即是榜样。因此止住不行，但扈辄劝他造反，他亦不肯。谁知却被太仆听得，偏又太仆因事犯罪，心恐彭越究治，便逃到洛阳，向高祖上书，说梁王与扈辄谋反。高祖得书，不动声色，遣使赍诏到梁，随带武士多人。彭越不知，自出接诏，使者乘其不备，即令武士将彭越拿下，并连扈辄，一直解到洛阳，下入狱中，交与廷尉王恬开审办。

王恬开奉命审出实情，原是扈辄起意，彭越并未听从，依照法律，彭越当然无罪。但王恬开知高祖之意，欲尽除异姓诸侯王，于是硬坐以罪，说是扈辄劝彭越谋反，彭越不杀扈辄，实是反形已具，请旨依法治罪。高祖见奏，心知彭越冤枉，不忍杀之，下诏将彭越免为庶人，移到蜀中青衣县居住，即日遣吏役押送起行。彭越虽然受冤，却还留得性命，就算侥幸，于

是随着吏役上路。

一日行至郑地，忽值吕后由长安起程，前赴洛阳。恰好两下相遇。彭越见是吕后，便就路旁叩谒，泪流满面，备陈始末情形，自明无罪，恳求吕后向高祖说情，放回昌邑故里。吕后闻言，慨然许诺，并用好言安慰，即命吏役带了彭越，随同自己回到洛阳。吏役因是皇后命令，不敢不从，彭越收泪，谢了吕后，心想吕后为人真是难得，竟肯替我说情，实令人异常感激。又料到高祖定然依从吕后之言，放我归乡，免得远行万里，遂欣然随着吕后前进。

不日到了洛阳，吕后入见高祖说道：“彭王乃是壮士，今陛下以罪废之，令居蜀地。蜀地险阻，难保其不为乱，无异养虎贻患。不如趁此时诛之，妾已命吏役带领同来。”高祖闻言亦以为然。吕后遂又令人告发彭越，说他暗地招集部下，复谋造反。于是高祖又交廷尉王恬开审讯，王恬开便迎合吕后之意，复奏上来，说是罪应族诛，高祖准奏办理。此时彭越正在盼望诏书下来，赦他回里。谁知又被廷尉拿去，问他重谋造反之罪，心中方悟自己竟为吕后所卖，不是救他，反来害他，此时悔恨，已是无及。

到了三月，遂诛彭越，灭其三族，并将肉碎切为醢，分赐诸侯，悬其首级于洛阳市上以示众，遣武士看守，下诏道：“有人敢收视者，即行捕拿。”数日后，果见一人，身穿素服，随带祭礼，踉跄行来，到了彭越头下，跪在地上，口中喃喃说了许多言语，然后排列祭品，拜毕，放声大哭，甚是哀切。早被旁边武士看见，都想道：“此人莫非疯癫，竟敢如此大胆，违诏前来哭祭。”遂一拥上前，将他拿住，问起姓名，乃是姓栾名布。

原来栾布本梁国人，家甚贫困，流落到了齐国，在一酒店

中充当酒保，遂与彭越交好。后彭越入钜野为盗，栾布却被人劫去，卖到燕地，为人奴仆，偏遇家主被人杀害，栾布仗义，杀死仇人，为其家主报仇。时臧荼为燕将，闻得此事，心感栾布甚有义气，遂举为都尉，及臧荼身为燕王，用栾布为将军。项羽既灭，臧荼起兵叛汉，高祖讨平燕地，栾布兵败被掳。彭越闻信，乃向高祖请赎栾布，高祖许之。彭越遂将栾布赎回，以为梁国大夫。此次栾布奉彭越之命，出使齐国，待到回时，闻得彭越已死，有诏禁人收视。栾布感念彭越私恩，又悲他死得冤枉，一时忠愤激发，不顾自身，奋然来到洛阳，便将彭越之头，当作生人，向之奏明奉使所办之事，然后慷慨哭祭一回，任其捕拿。

武士捕了栾布，奏闻高祖。高祖命将栾布带进，骂道：“彭越谋反伏诛，吾有诏禁人不得收视，汝独敢哭祭，明明是与彭越一同谋反。”说罢，喝令左右：“速与我烹之。”左右答应一声，一齐拥上，将栾布提起，正要掷入汤釜。栾布此时早将生死置之度外，全然不惧，但因一腔冤愤，未尽发泄，要想说个痛快，遂回顾道：“臣有一言，愿待说毕，然后就死。”高祖道：“汝有何言，可即说来。”左右方将栾布放下，栾布大声说道：“陛下自从彭城败回，受困于荥阳、成皋之间，全赖彭王居在梁地，与汉联合，断楚粮道，项王有后顾之忧，所以不能引兵西进。当此之时，彭王为楚则汉破，为汉则楚破，楚汉成败，皆由于彭王。况垓下之围，若无彭王，项氏不至灭亡。及天下已定，彭王受封，亦欲传之万世。今陛下一次征兵于梁，彭王因病不能亲行，陛下即疑为反叛，反形未见，陛下乃用苛细之法，将其诛灭，臣恐功臣从此人人寒心。现在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请即就烹。”栾布朗朗说了一遍，替彭越死后吐气，自觉爽快，也不待武士动手，自己撩起衣服，便向

汤釜跳去。高祖听栾布所说，语语不错，又见其人慷慨义烈心中亦为感动，于是赦了栾布，拜为都尉，后以军功封俞侯，为燕王相。燕齐之间，皆为立社，号曰栾公社，此是后事。

高祖既杀彭越，遂将梁地分为二国。立子恢为梁王，友为淮阳王。夏四月高祖回到长安，想起南粤地方，现为赵佗所据，尚未归服，因下诏封赵佗为南粤王，命陆贾往授印绶。陆贾奉命而行，未知赵佗受封与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陆贾奉使封赵佗 樊哙排闼见高祖

话说陆贾本是楚人，口才辩利，从高祖为客，常在左右，屡奉使往来各国。天下既定，陆贾心知高祖不喜儒术，意欲引诱高祖崇尚文治，遂时常在高祖面前，称说诗书。高祖听得讨厌，便大骂道：“我由马上取得天下，何用诗书？”陆贾接说道：“由马上得天下，能由马上治天下否？昔汤武既平桀纣，偃武修文，天下大治。始皇二世，穷兵滥刑，遂至亡国。假使当日秦已得天下，施行仁义，取法古圣，天下又安得有今日？”高祖见陆贾所说，虽是正理，但与他素性不合，未免心中不乐，面上现出惭愧之色，因对陆贾道：“汝试为我将秦所以失天下与我所以得天下之故，详细指陈，并集古来成败兴亡之事，著成一书。”陆贾奉命，著书十二篇，奏上高祖，每奏一篇，高祖听了，尽皆称善。左右齐呼万岁，遂名其书为新语。至是高祖见南粤未服，乃命陆贾往封赵佗，陆贾奉命起身前去。

说起赵佗本真定人，当日秦始皇既定南粤之地，因置桂林、南海、象郡三郡，徙谪戍之民，与蛮人杂居，以赵佗为龙川县令。龙川县属南海郡，至二世时，南海尉任嚣，见天下大乱，亦欲占据南粤独立，无奈自己年纪太老，身多疾病，后来渐渐病重，自知不济，便欲将此事托付与人。心中暗想，只有龙川令赵佗，为人英武，甚有干略，可胜此任。遂遣人往召赵佗。

赵佗奉命前来，直到病榻之前相见。任嚣屏退左右说道：“近闻陈胜、吴广、项羽、刘季等，各个兴兵聚众，中国扰乱，未知何日始得安定。南海地处僻远，吾恐敌人来侵，意欲发兵塞断新开道路，自为防备，以待时变，偏值病甚，未能行此。吾遍观郡中官吏，无足与言，故特召汝，面行付托。我死之后，汝即代我之位，此地负山面海，东西数千里，又颇有中国人相与辅助，可以立国。此亦一州之主，汝当好自为之。”于是任嚣假作二世诏书，命赵佗行南海尉事。赵佗受命，一一领诺，不过数日，任嚣身死。赵佗遂接南海尉之任，即作檄文，飭下横浦、阳山等关守将，说是盗兵将至，急将道路塞断，设兵防守。守将得檄，依言办理。赵佗见边地已固，但恐属下官吏不服，遂借事将秦所置各县令，陆续诛灭，更用自己亲信之人接充。后闻秦已灭亡，赵佗即起兵袭攻桂林、象郡，尽并其地，于是南粤三郡，皆归赵佗占领，北与长沙接境。赵佗遂自立为南粤武王。

及至高祖已定天下，赵佗自恃险远，不肯称臣纳贡。高祖欲待兴兵攻之，又因战争初息，士卒劳苦，而且粤地难于征进，不减匈奴。前次征伐匈奴，已经失败，若师出无功，反增耻辱，便想趁势立赵佗为南粤王，命陆贾前往开导，与之立约通市。但求不来侵犯，保得边境安静而已。

当日陆贾奉命到了南粤，却不见赵佗亲身出接，早料定他是个倔强之人，不肯服汉。心想此次与他见面，说话须要不卑不亢，太卑则损失使者身分，有辱国体；太亢则赵佗不肯受命，误了和约，总在相机行事，方能成功。陆贾主意既定，赍了印绶，一直入内，望见赵佗昂然坐在堂中，头上也不戴冠，将头发纽成一个椎髻，身上也不束带，张起两膝，箕踞而坐，望见陆贾进来，并不起身。陆贾见赵佗如此傲慢无礼便一直进至面

前，大声说道：“足下乃是中国人，祖宗坟墓，兄弟亲戚，都在真定。如今足下反其天性，弃却冠带，徒以区区之粤，欲与天子抗行，不肯降服，祸将至矣。当日秦失其政，豪杰并起，今天子先入关，灭暴秦，平强楚，五年之间，海内平定，此非人力，实由天意。天子闻王据南粤，不助天下诛讨暴逆，诸将相大臣，皆请移兵问罪。天子怜百姓劳苦，权令休息，故遣臣来授君王印绶，结约通使。君王理宜亲自出郊迎接，北面称臣，谁知竟欲以敌国之体相待，若使天子闻得此事，赫然震怒，遣人掘烧君王先人坟墓，诛灭宗族，命一偏将，领十万之兵前来，则粤人杀王降汉，易如反掌。”赵佗听到此语，不觉悚然，即时离座起立，笑对陆贾谢道：“久居蛮夷之中，以致失礼，幸勿见责。”遂与陆贾叙礼坐下，纵论世事。

赵佗见陆贾对答如流，心中想要难他，因先问道：“我比萧何、曹参、韩信，何人较贤？”陆贾答道：“王似过之。”赵佗又直问道：“我比皇帝，何人较贤？”陆贾暗想，要是说他才能不如，他必不服；但就势力上比较，他自当服输，遂答道：“皇帝起丰、沛，诛灭群雄，为天下兴利除害，上继五帝三皇之业，统治中国。中国之人，以亿兆计算，地方万里，土壤膏腴，万物殷富，政由一家，白天地开辟以来未曾有此。今王人众不过数十万，皆属蛮夷，崎岖山海之间，不过如汉之一郡，王何得自比于汉？”赵佗听陆贾说话得体，不能驳他，因大笑道：“我不在中国起事，故仅据此地称王，若使我当日亦居中国，岂遂不及汉帝？”

于是赵佗甚是敬重陆贾，留他住下，日日与之饮酒谈论，情形甚是亲密，因对陆贾道：“粤中无人足与言语，幸得先生到来，使我逐日得闻所未闻。”陆贾在粤，住了数月，竟拜赵佗为粤王，使之称臣立约，事毕辞归。赵佗遂将粤中所产奇异

珠宝，装在囊中，约计价值千金，赐与陆贾；又别送财礼，亦值千金，陆贾拜受，回到长安，入见高祖复命。高祖闻赵佗竟肯称臣奉约，心中大悦，遂拜陆贾为太中大夫。

此时南粤既服，匈奴亦已和亲，中国无事。一日高祖忽然患病，最恶见人，独卧禁中，飭守门官吏，不得放进群臣，所有亲旧大臣，如绛侯周勃、颍阴侯灌婴等，皆不敢入内。如此十余日，群臣不知高祖病状如何，又不得一见，众心皆觉不安。独有舞阳侯樊哙，见高祖病中疏远大臣，深恐内中或生变故，倚着自己系与高祖连襟，比起诸人，更加亲近，遂对众倡议，自愿为首率领诸人，入见高祖，大众赞成。樊哙于是在前先行，诸大臣随后同入，进至宫门。守门人阻他不住，樊哙一直排闥入内，望见高祖独自一人，将头枕着一个宦者，卧在床上。

樊哙见高祖神情懒散，不觉流泪说道：“从前陛下与臣等东征西讨，意气何等雄壮，如今天下已定，陛下神情，竟与昔日大异，群臣闻陛下患病，尽皆忧惧。陛下不与臣等相见，乃独与宦者同处，记否二世赵高之事，可为寒心。”高祖见樊哙说得激切，不觉大笑，即由床上起坐。诸大臣见高祖容色如常，方始放心。其实高祖无甚大病，只因近被戚夫人缠扰不过，欲立赵王如意为太子，自己心中，却委决不下，便寻个静处，独自沉思此事，不特诸大臣不得见面，连着吕后、太子、戚夫人、赵王如意，也都不与相见。樊哙是吕后妹夫，自然一心顾着太子，料得高祖定为此事，沉思不决，恐他想到一偏，又欲实行废立，于是带领群臣，闯了进去。欲打断他念头，又借着宦者在旁，便将二世赵高一提，隐隐是说废立可以亡国之意。高祖领悟其意，因又将此事暂行放下。

只可怜吕后终日提心吊胆，十分忧虑，要想设法保全太子，却又不知从何下手，真是愁肠百结，泪眼双垂。未知太子

能否保全，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安储位张良授计 破阴谋英布起兵

话说吕后自从前次知得高祖欲废太子盈，更立赵王如意为太子，吃惊不小。当日虽幸所议未成，但高祖既存此心，早晚必见实行，岂肯罢休？若使废立事成，赵王如意，将来即了帝位，自己虽仍不失为太后，但如意乃戚夫人所生，母以子贵，戚夫人自然得势，自己反要仰其鼻息。而且太子盈本是嫡子，转须北面称臣，心中实属不甘。辗转寻思，欲求保全太子之位，却又无法可想，只是日常焦急愁苦，不知如何是好。旁有亲信近侍，知得吕后心事，因进言道：“留候张良，最善设计，素得主上信用，不如使人寻他设法。”吕后依言，遂密遣其兄建成侯吕释之往见张良。

此时张良正托辞多病，学习导引之法，不食米谷，在家养静，闭门不出，已有年余。今闻吕释之求见，遂遣人辞以患病。吕释之说有要事，定须面谈，张良只得请入相见。寒暄已毕，吕释之屏退左右说道：“足下乃是主上谋臣，言听计从，今主上日日欲易太子，此事有关大局，足下何得坐视不理？”张良答道：“从前主上屡遭危困，故肯听吾之计；如今天下安定，欲易太子，别立心爱之人，此事关系家庭骨肉之间，人所难言，虽有吾辈百人无益于事。”吕释之见张良所说，也是实情，因道：“足下既不能谏阻，应请为我设计。”张良再三推辞，吕

释之一定要他想法，张良被迫不过，暗想我若出头干预此事，主上闻知，必触其怒，如今惟有代出主意，令其自去行事，方可不露痕迹。

张良沉思半晌，方对吕释之道：“此事非口舌可争，据吾愚见，现有四人，为主上所仰慕，屡次招请，不能得其前来，足下若能不惜金玉财帛，预备厚礼，使太子修成一书，书中措辞务极谦卑，选一能言之人，赍持书币，并备安车驷马，前往聘请。他若不允须是极力恳求，务使他不能推却，自然到来。俟其来时，待以客礼，每遇太子入朝，即令四人相随左右，但使主上见了，知此四人甚贤，太子便可保全，不至被废。”吕释之问了四人姓名，谢过张良，自去回复吕后。吕后也不知张良此计有何妙用，但因自己更无别法，便命吕释之依言办理。

原来张良所荐四人，都是当时有名高士，时人因他年纪皆老，须发皓白，故又称为四皓。内中一人姓唐名秉，字宣明，乃陈留襄邑人，常居园中，人因号为东园公。一人姓崔名广，字少通，齐人，隐居夏里修道，故号为夏黄公。一人姓周名术，字元道，河内轵人，号角里先生。一人复姓绮里字季。此四人并皆修道洁己，非义不动，当日因见秦始皇作事暴虐，知天下将乱，相约隐居不仕，同人商山之中，作紫芝歌以明志。其歌道：

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晔晔紫芝，可以疗饥。唐虞世远，吾将何归？驷马高盖，其忧甚大。富贵之畏人，不如贫贱之肆志。

高祖既得天下，闻四人之名，下诏征之。四人知高祖待人侮慢，遂逃入终南山中，不肯来见。当日吕释之依着张良之计，

往聘四人，四人起初不肯到来，后见使者来意甚诚，勉强从命。到了长安，即住在建成侯家中，太子盈待之甚是恭敬。四人渐知太子聘请之意，又蒙太子优待，只得住下。正拟乘机入见高祖，忽有警报传来，道是淮南王英布造反。说起淮南王英布，本属楚将，项羽封之为九江王，后来叛楚归汉，与韩信、彭越共灭项羽，高祖仍将九江故地封之为淮南王。英布得复故国，也就称心遂意，频年来朝，君臣之间毫无猜忌。至高祖十一年春正月，闻淮阴侯韩信为吕后所杀，英布始怀恐惧。到了三月，又闻梁王彭越被废，心中愈加忧虑。一日，英布正率同将士，出外射猎，忽报高祖遣使到来，颁赐彭越肉醢，英布问知原由，大吃一惊。心想高祖近来无故杀戮功臣，不久将轮到我身上，与其临时束手受戮，不如早为布置，先发制人，遂密令部将聚集军队，留心探听近郡消息，预备乘机起事。此种秘密举动，高祖自然不知。

适值英布有一爱姬，偶患疾病，出到医家诊治。此医家正与中大夫贲赫家对门，贲赫见王姬日日往来医家，心中急生奇想。想起自己身为侍中，常在王之左右，便与王姬相见，也无妨碍，况闻此姬为王所最宠幸，若得蒙她赏识，肯向王前提拔数句，定可将我升官。贲赫想到此处，甚是高兴，于是逐日前往医家，等候王姬到来，出门迎送，奔走奉承，异常恭敬，连随来人马，都给与饮食。又不时觅得奇珍异宝献上。王姬见贲赫十分殷勤，更兼受他厚礼，心中甚喜。又知他是王之近臣，遂亦不甚避忌，时时与之问答，不消几日，彼此渐熟。贲赫见王姬病已大瘥，遂办了一席丰盛酒筵，排在尽家，自作主人，恭请王姬一同入席饮酒。王姬也不推辞，到得酒散，王姬回宫，便将贲赫记在心上。

一日英布入宫，王姬在旁侍奉，说话中间，偶然提到贲赫，

便称赞他是个好人，英布听了觉得诧异，便含怒问道：“汝何从知他是个好人？”王姬见英布动怒，吓了一跳，自悔出言冒昧，又见英布追问甚急，情知不能瞒隐，遂将前事说了一遍。英布闻说，心疑二人定有私情，逼问王姬。王姬抵死不认，英布又遣人往召贲赫，到来质证，早有英布左右近臣，见英布欲究此事，急报与贲赫得知。贲赫闻信，正在恐惧，却遇使者来召，贲赫只得推称患病，不敢入见；又料得英布召他不到，定然发怒，要来捕拿，不如及早逃走，于是立即整理行装，偷得使节，到了馆驿，诈称奉着王令，有紧要公事，前往长安，吩咐驿吏火速预备车马，立时起程。驿吏见他是淮南王近臣，手中又执着使节，自然信以为实，慌忙备齐车马，让他前往。贲赫上车，嘱御者加鞭速走，每到一站，换马便行，昼夜趲程，马不停蹄一直到了长安，逃得性命，方始将心放下。

贲赫既到长安，又想起英布知我乘驿到京，必然遣人上书，说我罪状，请求拿送回国，到了其时，我就有口也难分辩，必须及早打算。忽然记得日前英布曾饬诸将聚集兵队，预备谋反，此事秘密，惟有近臣方得知晓，如今趁他未来追捕，先行告发，不但自身得保，并可希望爵赏。贲赫算计已定，修成一书，亲自诣阙奏闻。书中说是淮南王英布谋反已有形迹，请趁他未发之时，先行诛之。高祖得书，便告知萧何，萧何说道：“英布受汉厚恩，不应有此反谋，恐系贲赫与他素有仇怨，故特妄言诬陷，应请将贲赫收系狱中，一面遣使前往淮南查明。”高祖依言办理，立遣使者去了。

当日英布见贲赫称病不肯应召，心中更怒，即命武士往捕，贲赫早已逃去，但将家属收拿下狱，又派人四出侦查，方知是乘驿赴京，急命轻骑追赶，已来不及。英布料定贲赫此去，必将国中秘密之事，告知朝廷，心中甚是悬悬。不过数日，果有

汉使到来，却又被他查出聚兵之赛。英布见阴谋已露，遂将贲赫全家处斩，即日发兵造反。

高祖闻报，下诏赦出贲赫，拜为将军，一面召集诸将问计。诸将皆请发兵击之，此时高祖病体尚未痊愈，懒于出征，又记起废立之事，至今未决，不如趁此机会，命太子盈前往，一试其才，再行决定。高祖想罢，便欲令太子盈率领诸将往击英布。此消息传到四皓耳中，连忙相聚密议道：“我等来此，本为保护太子，如今太子领兵，事在危急，岂容袖手旁观？”便想设法挽救，未知四人所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出下策英布败绩 歌大风高祖还乡

话说东园公、夏黄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四人，见高祖欲令太子领兵，明是要借事废他，乃相聚一处，秘密议定挽救之策，遂一同往见建成侯吕释之，说道：“太子领兵，纵使有功，位不加尊，若是无功，便当受祸。况部下诸将，皆系从前相随主上，平定天下，立有功勋，自命甚高。今使太子统领此辈，无异使孤羊带领群狼，谁肯服从命令，替他尽力？此去不能成功，可以预料。吾又闻韩非子有言：‘母爱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奉主上，赵王如意常常抱在面前，将来赵王如意，定然代为太子，又可想见。现在事已危急，足下何不速请吕后往见主上，如此如此，方可免祸。”吕释之闻言大悟，此时天色已晚，也等不得天明，便乘夜入宫，见了吕后，告知四人言语。吕后心服四人甚有见解，遂即依计而行。

到了次日，吕后往见高祖，待得无人在侧，便说道：“英布乃是天下猛将，善于用兵，非同小可。如今朝中诸将，皆是陛下旧日同辈之人，却命太子统领此辈，岂肯听命？太子纵有本领，无从施展。若使英布闻知，愈加放胆，长驱西来，更无畏忌，天下危矣。陛下虽然抱病，勉强载入卧车，统兵前进，诸将见陛下亲征，何人敢不尽力？陛下虽不免受些辛苦，但是因为妻子，也是无法，还望陛下强自支持。”吕后连哭带说，

泪流满面。高祖听了心想此言亦复有理，我本欲借此试验太子之才，若照此说，反致误了大事，因向吕后道：“我早知竖子本不中用，只得自行罢了。”遂发下命令，预备亲征。

汝阴侯、夏侯婴闻说高祖亲征，保荐其客薛公，善于计划，可备顾问。原来薛公曾为楚国令尹，此次夏侯婴闻得英布反信，疑其不实，因召薛公问之，薛公道：“此人当然造反。”夏侯婴道：“英布受主上之封，据有淮南之地，南面称王，富贵已极，何故造反？”薛公道：“英布与韩信、彭越三人，一同立功，一体受赏，今韩信被杀，彭越伏诛，英布自疑祸及其身，是以造反。”夏侯婴深服其言，因向高祖举荐。高祖立召薛公，问其意见，薛公道：“英布造反，不足为怪，设使英布能用上策，则山东非属汉有，若用中策，彼此胜败，尚未可知，惟用下策，陛下可以安枕而卧，不足挂虑。”高祖问道：“何谓上、中、下策？”薛公道：“南取吴楚，东并齐鲁，北定燕赵，坚壁固守，是为上策。如此则山东不属于汉矣。南取吴楚，西并韩魏，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险，是为中策。如此则胜败尚未可知。东取吴，西取下蔡，聚粮越地，身归长沙，是为下策。陛下安枕而卧，可保无事。”高祖又问道：“汝料英布当用何策？”薛公道：“必用下策。”高祖问道：“何以不用上中二策，反用下策？”薛公道：“英布本是骊山刑徒，得遇乱世，据国封王，此等人但顾一身，并无远虑，故知必出下策。”高祖称善，下诏封薛公为关内侯，食邑千户，择定吉日，自同诸将，统领大兵起行。

此时张良正在卧病，闻得高祖出征，勉强出来相送，因对高祖说道：“陛下出征，臣理应随行，无如病甚，不能如愿，今有一言上陈。楚人生性猛利，望陛下切不可与之争锋。”高祖允诺。张良又请命太子为将军，统领兵马，留守关中，高祖

依言。此时叔孙通已为太子太傅，高祖又命张良为太子少傅，说道：“子房虽然抱病，可静卧调养，遇事辅助太子。”张良受命自回，高祖催军进发。

当日英布决意起事，召集部下说道：“主上年纪已老，厌倦兵事，闻我起兵，自己未必肯来，定然派遣诸将迎敌，论起诸将之中，只有韩信、彭越二人，最为可虑，如今二人已死，其余皆不足畏，我军奋勇前进，可操胜算。”于是下令出兵东攻荆国，荆王刘贾闻信，亲自领兵来迎。战了一阵，刘贾兵败被杀，英布尽收荆地之兵，渡过淮水，攻入楚地。楚王刘交遣将领兵拒之，楚将分兵为三，欲使彼此互相救应。有人谏楚将道：“英布善战，为人所畏，况我兵自在本地争战，容易散败，今分为三军，彼若败吾一军，其余定皆散走，安能相救？”楚将不听，遂与英布接战，前军战败，尚有二军，闻信果皆散走，英布乘胜长驱西进，到得蕲县之西会鄣地方，适与高祖大军相遇，时十二年冬十月也。

高祖闻敌兵已近，下令安营。亲自登高望敌，遥见英布军队甚多，旌旗齐整，人马雄壮，十分精练，又看他行军布阵，一如项羽。高祖见了，知是劲敌，心中不悦，遂令诸将领兵出营，排成阵势。高祖自到阵前，遣人传语，唤英布出来相见，英布闻说，即引部众到来。高祖远远对着英布说道：“吾封汝为王，南面称孤，有何不足，何苦造反？”英布答道：“我亦不过欲为皇帝而已。”高祖听了，怒骂英布反复无常，挥兵进攻。英布部下接住厮杀，高祖因恐将士懈怠，亲在前敌督战，不料忽被敌箭射中，仍自忍痛，不肯退却，两下大战良久，英布大败而退。原来英布本料高祖自己不来，谁知事出意外，今日阵前相见，不免胆怯。汉军诸将见高祖扶病临阵，受伤不退，人人更加奋勇，酈商、夏侯婴等，奋勇陷阵，英布以此抵敌不

住，率领余众，一路退去。汉兵从后追赶。英布渡过淮水，且战且走，部下将士，沿途散逃。高祖见英布兵败势穷，遂遣将领兵追之。自己却想起故乡久别，自从彭城兵败之后，一向未曾回来，如今相去甚近，不如顺路一行，重览旧时风景，与父老故人畅叙一番，也是大丈夫快意之事。想罢遂命起驾前往沛县。

沛县官吏闻信，早已预备行宫等候。地方人民，听说高祖回乡，尽皆欢喜，家家户户，悬灯结彩，各各扶老携幼，出到境上迎接，望见高祖车驾到来，欢声雷动。高祖入得沛宫，按日置酒，遍召亲戚故旧，与同父老子弟，到来相见，一同饮酒叙旧。又选出沛中儿童一百二十人，教以歌曲，使之演唱。高祖饮到酒酣，心中十分畅快，亲自击筑作歌道：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高祖歌罢，便命儿童将此歌学习，同声高唱，自己又起舞一回，此时乐极不觉伤心，流下数行泪来，因对诸人说道：“游子常思故乡，吾虽建都关中，万岁之后，吾魂魄犹思恋沛县。且吾由沛公诛讨暴逆，遂得天下，今即以沛县为吾汤沐之邑，所有人民应出租税力役，永远豁免。”此诏既下，沛中人民闻知，自然更加欢喜。

高祖又将亲族故旧中相识妇女如武负、王媪等一并召到，赐以酒食，畅谈从前及别后情形，各皆尽醉极欢，方始散去。如此一连十余日，高祖欲去，众人再三挽留，高祖道：“吾一行人马众多，在此耽搁已久，若再留恋，父老子弟等如何供给得起。”众人见高祖执定要去，各自备办酒食，同到沛县西境

饯行，县中人民，为之一空。待得高祖车驾行到此处，众人争先献上酒食，高祖却不过众人厚意，下令将人马停住，搭起帐篷，又与众人痛饮三日。沛县父老乘着饮酒中间，叩头请道：“沛县人民，幸得永免租税力役，丰邑尚未得免，惟愿陛下哀怜。”高祖说道：“丰邑乃吾生长之地，心中极不能忘，不过吾恨其帮同雍齿叛我，为魏固守，今既承父老固请，可一并免其租税力役。”沛父老闻言，又为丰人叩谢，高祖遂别了众人起行。后人因就沛县筑台，名为歌风台。清袁枚有诗咏歌风台道：

高台击筑忆英雄，马上归来句亦工。
一代君民酣饮后，千年魂魄故乡中。
青天弓剑无留影，落日河山有大风。
百二十人飘散尽，满村牧笛是歌童。

高祖由沛县行到淮南，忽报长沙王吴臣已将英布杀死，前来报功。未知英布如何被杀，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识反相早知刘濞 怀忌心冤系萧何

话说英布自被高祖杀败，收聚余众，渡过淮水。部下将士，沿途散去，汉兵从后追来。英布逃到江南，随身仅有百余人，正在无路可走，心中十分危急，忽有长沙王吴臣遣人到来，邀请英布前往长沙，说是要与他一同投奔南粤。英布本是长沙王吴芮女婿，此时吴芮已死，其子吴臣嗣立为王。英布因吴臣是他妻舅，自然相信不疑，遂随使者一同起行。一日，到得鄱阳，夜宿村舍，使者乘其不备，竟把英布杀死，将头前往献功。

英布既死，淮南平定。高祖遂下诏立其子长为淮南王。又因荆王刘贾为英布所杀，并无后代，下诏将荆地改为吴国，立兄仲之子沛侯刘濞为吴王。刘濞既已受封，高祖重唤近前，将他相貌详细看了一遍，心中甚悔，不应封他，但因封王大典，已经举行，未便收回成命，乃对刘濞说道：“观汝形状，具有反相。”刘濞闻言，暗吃一惊，正欲分辩，高祖又用手抚摩其背，说道：“自此以后五十年，东南起有乱事，莫非就应在汝身上？但是天下同姓一家，汝须牢记我言，切勿造反。”刘濞听了，莫名其妙，却又不敢多说，只得叩头答道：“微臣万万不敢。”谁知到了景帝时代，七国之乱，就是刘濞倡首，果然应了高祖之言，此是后事。

十二月，高祖由淮南起行，路过鲁地，遣官具太牢祭祀孔

子。此时太尉周勃领兵追击陈豨于灵丘，陈豨兵败被杀。周勃尽定代地，回见高祖复命。并报告陈豨降将所说，燕王卢绾，曾使其臣范齐，往见陈豨，私与通谋造反。高祖心想卢绾与我自少至今，交好最密，安肯生此异心，定是群臣见我宠爱卢绾，心中妒忌，造此谣言，不如召他到来，证明并无其事，也可塞住谗间之口，想罢，便遣人往召卢绾，自己命驾还京。

高祖一路西行，入了关中，将到长安，忽有无数人民拦路上书，去了一起，又来一起，沿途不绝。高祖心中觉得诧异，命将所上之书，逐件阅过，大都是告相国萧何，说他倚借权势，欺侮百姓，用贱价强买民间田宅。人民受亏，心内不甘，故来告发。高祖命左右将各书上所列价目，统行计算，不下数千万，高祖听了暗自欢喜。

及至到了长安，群臣闻信，出来迎接，高祖见了萧何，带笑说道：“相国乃向人民取利，得了许多便宜田宅？”因回顾左右，命将人民所上之书，尽数交与相国，又对萧何道：“君可自向人民调处息事。”萧何见说，也觉满面惭愧，收了书件，自去逐户清理。读者试想萧何身为相国，一向谨慎守法，为何此刻竟变成一个贪利武断之土豪？就中有一个缘故。原来高祖此次亲征英布，临行虽命太子留守关中，仍自放心不下，只因久知萧何深得民心，恐他作乱。关中是个根本重地，若有摇动，天下去矣。说起萧何，虽是高祖故人，但人心难测，眼见连年以来，功臣谋反，已有数起，难保萧何不因此生心，于是时常遣使回到长安，探问萧何动静。

萧何见使者三番五次回京，并无要紧事故，只传高祖命令，问他近日所为何事，心中记得前此高祖在荥阳时，也曾如此。又记得韩信被杀之时，召平教他言语，此时萧何倒也乖觉，心知高祖疑己，便又依召平所说方法，一面加意安抚百姓，一面

尽将所有家财，报效军用。却又有萧何之客，见萧何但知守着旧法，毫不变动，遂对萧何说道：“君作此行径，灭族之祸不远矣。”萧何闻言大惊，急问其故，客道：“君今位为相国，功居第一，不可复加，高于此者，惟有南面称王而已。君居关中十余年，众心归附，主上所以时常遣使问君，因畏君深得人心，乘机尽据关中之地。而君反日夜劳苦，惟恐失了人和，岂非愈重主上之忌？今为君计，何不多买田宅，抑勒卖主，令其贱价出售，使人民生出怨谤，主上闻知，心中始安，君可免祸。”萧何闻言大悟，依计而行，后复有使者到来，见萧何终日求田问舍，外议哗然。回去报知高祖，高祖果然大悦。此次回京，一路又遇人民上书告发，高祖不惟不怒，反觉欢喜。其实萧何不过借此敷衍高祖，待得高祖回来，仍将所买田宅，归还原主，或照原价补给，一时谤议，也就息了。

萧何生性本来忠厚，虽然弄假一时，今见高祖回京，料想他心中更无疑忌。便仍旧复他本色，一心一意为国为民，实心办事。一日因见长安地方，自从建都以来，已有数年，人民迁居到此者，日多一日，人烟渐渐稠密，原有田地，不敷栽种，尚有多数贫民，无以谋生。又想起上林苑中，空地甚多，荒废可惜，不如任民耕作，官中又可收取稿草为禽兽之食，似此一举两得，于是也不更向他人商量，便向高祖奏请。高祖听了大怒道：“相国想是多受商人贿赂，所以茸他来请苑地。”遂命将萧何交与廷尉，上起刑具，下在狱中。萧何吓得目瞪口呆，不敢分辩。此时高祖箭疮未愈，身体不快，每多暴怒。群臣见萧何被囚，也不知因为何事，未敢保救。

高祖既囚萧何，怒气未息，一日适值闲坐无事，王卫尉在旁侍立，因乘间上前问道：“相国有何大罪，陛下立时将他系狱？”高祖道：“吾闻李斯为秦皇帝丞相，有善归主，有恶自

受，今相国多受人金钱，为民请吾苑地，自己博得名誉，吾故将他系狱。”王卫尉道：“萧相国因见此事有益于民，故特上请，此真是宰相应尽之职，陛下如何反疑相国受贿？且陛下前在荥阳，与项羽相拒数岁，近又亲征陈豨、英布，皆系相国留守，当此之时，相国若怀私意，只须一动足间，则自关以西，皆非陛下所有，相国不当此时谋得大利，今岂反贪商人之金？况秦皇帝即因不闻其过，至于亡国，李斯之事，何足为法？陛下对于相国，未免看得太浅。”高祖被王卫尉驳得无言，但他心中终是不悦，不得已遂遣使者持节赦出萧何。萧何此时年纪已老，平日本是拘谨之人，更兼被囚数日，幸得赦出，愈加戒慎，随着使者入见高祖。高祖本来赐他剑履上殿，如今他却脱履跣足，上前谢罪。高祖见萧何近前，便说道：“相国罢了。相国为民请吾苑地，吾不许，吾不过为桀纣之主，相国便成贤相，所以吾特囚系相国，欲使百姓知吾之过。”萧何听了高祖语意，明明是责备他沽名钓誉，自悔作事失于点检，经此一险，从此更加小心，高祖气平，却也如前看待。

几日之后，高祖所遣使者自燕国回京复命，说是燕王卢绾，自称患病，不能来京。高祖听说，心想卢绾与我交情，何等亲密，岂有不能相信之事？如今召他不来，莫非起了异心。又转念道，或者他真是抱病，也未可知，但无论如何，总要问个明白。遂命辟阳侯审食其、御史大夫赵尧往迎燕王来京，并查明有无与陈豨通谋之事，二人奉命前往。未知卢绾有无反谋，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张胜奉使误燕王 卢绾避征畏吕后

话说卢绾与高祖自幼交好，未曾一日相离，及高祖起兵，以卢绾为将军，常侍左右，虽在军中，无甚战功，高祖既灭臧荼，设计立之为燕王。在异姓诸侯王中，算是卢绾最得亲幸，亦惟有卢绾最忠于汉。当日陈豨占据代地，起兵叛汉，高祖亲至邯郸，指挥诸将，自西南进攻，卢绾闻信，亦遣兵攻其东北，陈豨四面受敌，兵败势穷，急遣王黄前往匈奴求救，事为卢绾所闻。此时匈奴已与汉结约和亲，卢绾恐冒顿单于又被陈豨煽动，来犯边境，因亦遣其臣张胜，前赴匈奴，告知陈豨兵败，不日就擒，单于切勿被其摇惑，妄动刀兵，以致两国失了和好。

张胜奉命到得匈奴，方欲进见单于，说明来意，忽有旧燕王臧荼之子臧衍，自从父死国亡，逃在胡地，日夜盼望机会，图报其仇。今见陈豨造反，正欲劝诱匈奴，与之连合。又闻卢绾遣了张胜到来，知他来意必是破坏此事，于是心生一计，亲自来见张胜说道：“汉帝心存疑忌，久欲吞灭各国，今因诸侯时时反叛，兵连不决，燕国方得久存。燕王见足下熟习匈奴情形，特加信任，足下但知为燕速灭陈豨，不知陈豨已灭，其次便轮到燕国，不但燕王不保，足下亦将被擒。为今之计，足下何不密告燕王，缓攻陈豨，一面结好匈奴，方能长保燕国，即使一旦有急，彼此亦可互相救助。”张胜闻言称善，竟将所奉

使命，全然违背，也不通知燕王，待其回报，便一由己意专断行事，入见冒顿，转劝他帮助陈豨，抵敌燕兵，冒顿依言，遣将领兵，来与燕将对敌。

燕将闻得匈奴兵到，连忙报知卢绾，卢绾闻信，甚是诧异。心想我命张胜往阻匈奴出兵，若使匈奴不听吾言，张胜早应回国复命，如今他竟安住胡地，也不遣人回报，不消说得，定是张胜连合匈奴造反，遂命捕拿张胜家属，下在狱中，遣使将此事奏闻高祖，请将张胜全家处斩。

谁知使者去得不久，张胜却由匈奴回来，闻说家属被拿，知是卢绾误会，连忙入见卢绾，屏退左右，备述原由。卢绾听了大悟，方知张胜乃是为己尽忠，又想他所画计策亦属不错，但是张胜家属已经被拿下狱，奏闻高祖，专待命下便要处决，此事如何是好。卢绾想得一计，私将张胜家属放出，却用别个犯人，顶名替代，待得使者回报，便将替代之人，绑出处斩，以掩众人耳目。却仍命张胜前往匈奴，暗地传递消息，又密饬燕将停止进攻，并遣范齐往见陈豨，告以此事，嘱其并力防御西南，务与汉兵长久相持，勿得轻易退却。陈豨见卢绾肯与连和，心中甚喜，遂一意抵敌汉兵，虽然连战连败，尚自死据代郡边地，经了年余，始被周勃破灭。

周勃既查出卢绾通使之事，来报高祖。高祖初未相信，遣使往召卢绾，卢绾早知消息，未免心虚，不敢前往，假称病甚。高祖因此生疑，又遣申食其、赵尧赴燕。二人奉命到了燕国，传高祖之诏，看视疾病，并来迎接入朝。卢绾勉强出见二人，二人见卢绾无甚病容，心下明白，便欲传集卢绾左右之人到来，验问有无与陈豨通使之事。卢绾见汉使如此举动，不是来迎接他，竟是来查办他，愈加恐惧，密对亲近之人说道：“从前异姓诸侯王，除闽越本是蛮夷，无庸计算外，在中国境内，共有

七国，到得现在，只存我与长沙二国，其余皆已破灭。往年冤杀韩信，族诛彭越，均出吕后之计，如今主上卧病，一切事权，尽属吕后。吕后妇人之见，专欲寻事诛戮异姓诸侯王与大功臣，我今若往长安，定然性命难保。”于是自称病重，深居宫中，不肯随同汉使起程。左右之人闻汉使传唤，亦皆逃走，或藏匿不出。

审食其与赵尧见传集左右不到，又连卢绾都不得见面，遂遣人在外秘密查探，适有卢绾左右逃走之人，将卢绾言语传达于外。恰被二人访闻，赵尧听了，尚未发作。独有审食其心中大怒。

原来审食其为人并无才干，素喜游荡，平日一味饮酒赌博，勾引妇女，只因人品生得尚属清秀，又兼性情柔顺，善于迎合，以此也自有人喜他。当日高祖身为沛公，因他是同里之人，平日相识，遂用为舍人，命其照应家事，审食其因此得与吕后日夕相见，便放出他谄媚手段，奉承得吕后十分欢喜。此时高祖军务忙碌，无暇问及家事，不久又领兵入关，一去年余，吕后尚在中年，不惯独居，又欺太公年老，子女尚幼，遂与审食其私通，明来暗去，情好甚密。及至高祖兵入彭城，遣人迎接家属，审食其侍奉太公、吕后，由沛起行。偏值高祖兵败，途中不得相遇，反被楚兵擒获，闭在营中。审食其在楚营中首尾三年，虽然身被拘囚，却喜常得与吕后相见，吕后因他患难相随，更加亲爱。后来楚汉议和，审食其随太公、吕后归汉，不过几时，项羽破灭，高祖封赏诸将，吕后乘机提起审食其，说他保护家属有功，高祖遂封之为辟阳侯。此后高祖连年巡幸洛阳，又兼东征西讨，吕后常在关中，不时得与审食其聚会，因此审食其一心一意归附吕后。如今闻卢绾言语，伤及吕后，自然忿怒异常，遂对赵尧说道：“照此看来，卢绾断不肯行，我等在

此无益，不如回去复命。”

二人遂回到长安，入见高祖，审食其便将卢绾举动及其言语，从头至尾，述了一遍。高祖闻言，心想我平日一片至诚，看待卢绾，谁知他竟违命不来，不禁大怒，正要遣人前往责备，忽得边吏报告，近有匈奴人前来投降，说是张胜现在匈奴，仍为燕王使者，不时通报消息。高祖听了说道：“卢绾果然造反。”遂命樊哙领兵攻燕，立其子建为燕王。

卢绾闻得汉兵到来，自揣并无反心，不过恐遭吕后毒手，不敢入朝，如今高祖竟然遣兵来攻，若与抵抗，明是反叛，此事断不可行。又想起平日与高祖情谊何等亲密，自悔不该听信小人播弄，以致如此，又料到自己若得与高祖相见，当面陈情谢过，高祖定加原谅，遂想得一计，即日随带家属宫人马兵数千，弃了燕国，直到长城之下，搭起帐幕居住。一面遣人暗入内地，打听消息，希望高祖病愈，再行回到长安求见。未知卢绾能否与高祖相见，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四皓进言安乐宫 周勃受诏代樊哙

话说高祖自从亲征英布，临阵受伤，一路箭疮发作，回到长安病势日重。戚夫人见高祖如此情形，深恐一旦驾崩，自己母子性命不保，便日夜催促高祖速易太子。高祖见她涕泣哀求，不免心中怜惜。又想起太子盈终是庸懦无能，前次命其出征英布，定是他心中惧怕，当面不好推辞，背地却去求他母亲设法挽回，所以吕后对我说出许多言语，末后竟累我带病临阵，以致身受重伤，至今痛楚异常，似此不肖儿子，如何承嗣帝位。说起如意，现年亦已十二岁，不为甚小，更兼天性聪明，又有萧、曹等老臣辅佐，将来嗣位，可保太平无事，前此欲易太子，奈因群臣谏阻，致作罢议，如今已隔数年，旧事重提，谅来无人再敢进谏，纵使有之，我若执意不听，料朝中更无如周昌那种力争之人，此事正好趁此实行。

高祖主意已定，便又与群臣说知，欲废太子，群臣仍前进谏，此时张良身为太子少傅，因见此事与彼职任有关，不免也出言阻止。高祖果然不听，张良遂托病不出视事，独有太子太傅叔孙通，闻知此事，大不以为然，上前谏道：“昔日晋献公溺爱骊姬，废太子申生，立少子奚齐，晋国因此乱了数十年。秦始皇不早立扶苏为太子，使赵高得用诈谋别立胡亥，以致灭亡，此为陛下所亲见之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闻，吕后又与

陛下同甘共苦，岂可背弃？陛下如必欲废嫡立少，臣请先行就死，以颈血洒地。”说到此处，叔孙通用手按住佩剑，意欲自杀。高祖见了，慌忙离座止住，说道：“不可如此，吾不过偶出戏言，何必顶真。”叔孙通道：“太子乃是天下根本，根本一摇，天下振动，陛下奈何竟以天下为戏？”高祖只得假意答应道：“吾听汝言，不易太子。”叔孙通闻言，方始退去。

高祖自思我满意此次定可实行废立，谁知却有叔孙通，比周昌争得更为激烈，因他词直气壮，一时无话可驳，只得含糊依允，且待缓缓想个方法，总要见诸实行。高祖想罢，遂又暂将此事放下。当日吕后闻信，愈加焦急，知得高祖此次再议废立，比前更为决心，虽又有人力争，终恐无济于事。又想起戚夫人三番五次，图谋夺嫡，用着狐媚手段，迷惑主上，真是可恨，我若一朝得志，必不轻易放过她母子二人，定要慢慢处治，以报此仇。吕后越思越气，又急又恨，日坐深宫，如同牢狱，不时暗召建成侯吕释之入宫，密议补救方法，二人议了多次，束手无策。忽然想起张良所教之计，未曾一用，现在四皓聘来已久，高祖尚未闻知，须寻个机会，使四皓随同入见，此计有无效力，固不可知，但事已危急，不妨一试。二人议定，便一心一意等候机会。

更有太子盈，自知失爱于父，惟恐稍有过失，致被高祖闻知，借口实行废立，以此兢兢业业，遇事倍加戒慎，高祖因见太子盈恂恂循谨，平日并无失德，也就挨延时日，不能决断施行。

一日，高祖病体稍愈，便在宫中置酒，特召太子盈到来侍宴。吕释之闻知暗喜道：“此次正可实行留侯之计。”遂通知四皓，随同太子盈入见。高祖见太子盈到来，背后随着四人，年纪大都在八十以外，须眉如雪，衣冠高大，形状甚是魁梧雄

伟，心中诧异，因问太子盈道：“此是何人？”四人见高祖动问，便不待太子盈开口，一齐进前，各言名姓，乃是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

高祖听了，大惊道：“吾求觅君等数年，君等竟皆逃避，不肯到来，如今何以自愿来从吾儿，试言其故？”四人同声答道：“陛下平日轻慢士人，动加怒骂，臣等恐遭侮辱，是以藏匿深山。却闻得太子为人仁孝，恭敬爱士，天下之人，莫不延颈，愿为太子效死，臣等慕义，特来相从。”高祖闻言，心想此四人名望甚重，为天下人士所共瞻仰，我屡次下诏征聘，四处寻求，无法招致，偏是太子竟有本领，将他请来，由此观之，太子已为人望所归，不可轻动，我何苦溺爱废立，大拂众心，自贻祸乱，因此决计不易太子。便对四人说道：“尚望君等始终保护太子。”四人领命，遂以次上前敬酒，高祖见此岩岩道貌，亦以优礼相待，不敢侮慢，四人礼毕，随着太子一同趋出。

高祖见四人趋出，以目相送，急召戚夫人近前，指着四人，令其观看，逐一告以名姓，说道：“我本欲易太子，无奈太子得此四人为之辅佐，譬如飞鸟，羽翼已经长成，任他高飞远去。如今太子之位，万难更动，将来吕后便真是汝的主人了。”戚夫人闻言，顿如冷水淋头，自知希望已绝，不禁掩面悲泣。高祖见了，甚是不乐，因设法劝慰道：“人生有如朝露，正宜及时行乐，何苦想到未来之事，自寻烦恼，汝今可为我起作楚舞，我当为汝唱一曲楚歌，且就眼前尽欢一醉。”戚夫人见说，方始收泪，勉强奉命起舞，左右宫人，一齐奏起音乐，高祖也就提起喉咙，唱出歌来，其歌道：

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翼已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当可奈何？虽有矰缴，尚安所施？

高祖歌罢，戚夫人听了歌词，语意明明是指废立不成，触动自己心事，不觉失声痛哭，泪如雨下。高祖心中愈加不乐，遂立起身来，吩咐罢酒，自去休息。从此高祖更不提废立之事，遂命赵王如意，前往赵国。吕后闻知张良之计有效，不胜欢喜，心中甚感张良。戚夫人见所谋不成，也就死心塌地。

过了一时，高祖病势更重，不能起床，时多躁怒，旁有待臣素与樊哙不睦，因见高祖容易发怒，便趁着无人之时近前捏说道：“樊哙与吕后结为死党，闻知陛下欲易太子，心中甚是愤愤不平，此次领兵征燕，临行曾对人道：‘宫车有日晏驾，他便引兵回国，尽杀戚夫人、赵王如意诸人。’似此大胆妄言，难保他日不见诸实事，望陛下早除此人，以绝后患。”高祖心中正虑戚夫人、赵王如意不得保全，又因樊哙是吕后妹夫，自然与吕后一党，听了此言，深信不疑，因此发怒欲杀樊哙。又想起樊哙现正领兵在外，若闻我欲杀他，或竟起兵造反，必须设计除之，遂唤陈平近前问计。陈平便就高祖耳边说了几句。高祖称善，即命陈平草成诏书，召周勃到床前受诏，说道：“樊哙见我有病，乃敢希望我死，今命陈平乘坐驿车，载了周勃，前往军中，代樊哙为将，到得军中，即斩樊哙之头，由陈平带回复命。”二人受诏，即时起行。及至吕后闻信，心中大惊，急欲解救，已来不及。未知樊哙性命能否保全，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高祖临终论相位 吕后秘丧逞阴谋

话说高祖病中听信谗言，心中大怒，命陈平、周勃受诏往杀樊噲。吕后闻知大惊，解救不及，又见高祖正在盛怒之下，不便进言。谁知高祖因怒气激动箭疮，病益沉重。吕后不免忧虑，下令遍访良医，有人保荐一位医士，说是极其高明，吕后即遣人迎请到来。医士奉召入宫，直到床前，见了高祖，诊视病情。高祖素来不信医药，此次自觉病重，痊愈无望，不欲医治，遂故意向医士问道：“此病可治否？”医士见问，只得说是可治。高祖听了，心想此乃安慰病人之语，安能瞒我，因骂道：“吾由布衣出身，手提三尺之剑，取得天下，岂非出于天命？吾命在天，虽有扁鹊何益？”遂不肯听其医治，命左右取金五十斤，赐与医士，令其归去。

到了十二年春三月，高祖病势日重一日，自知不起，早虑到吕后将来专权，不免紊乱朝制，乃遍召列侯大臣入宫，宰杀白马，同立盟誓道：“以后非属刘氏，不得为王；非属有功，不得封侯，若有违背此约者，天下共击之！”群臣奉命，誓毕退出。高祖又遣使奉诏往谕陈平，命其由燕回时，即往荥阳，帮同灌婴领兵驻守，防备各国乘着朝廷丧事，发生变故。吕后见高祖病已危笃，趁着无人在旁，进至床前，含悲问道：“陛下百岁之后，萧相国若死，何人可代其职？”高祖道：“可以

曹参代之。”吕后问道：“尚有何人？”高祖道：“王陵可任，但其人性质稍戇，陈平可以助之。惟是陈平智计有余，不能独任。周勃看似重厚朴实，然将来能安刘氏者，必是此人，可用之为太尉。”吕后再问此数人后更用何人，高祖道：“此后亦非汝所能知。”吕后方始无言，谨记数人姓名。后来依着高祖所言任用，果然诛灭吕氏，平定祸乱，高祖也算是有先见之明了。

夏四月甲辰，高祖驾崩于长乐宫中。说起高祖为人，自少不喜文学，懒读诗书，但他生性明白通达，好用谋略，善听人言，平日无论何人，皆与相见，虽是监门戍卒，初次见面，待之有如故旧。当日领兵入关，先顺民心，约法三章，到得天下既定，命萧何作律令，韩信造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虽然诸事草创，规模却甚阔大。统计生平，自从三十九岁起兵，四十二岁入关灭秦，身为汉王，与项羽战争五年，平定天下，四十六岁即皇帝位，至此八年，享年五十三岁。中间东征西讨，身在兵间之日为多，每战皆亲临前敌，共计身受兵刃所伤十二处，矢石所伤十二处，其伤口尤重前后透过者四处，此次竟因亲征英布，为流矢所中，医治不愈而死。清谢启昆有诗咏高祖道：

治生比仲孰为强，云气东南隐矚芒。
囊乏一钱惊吕父，手持三尺入咸阳。
斩蛇未必成真帝，烹狗终难恕假王。
孔费将军竟何在，空歌猛士大风扬。

吕后见高祖已死，心中忽动杀机，便欲一试狠辣手段，吩咐秘不发丧。此时仅有近侍数人在旁，吕后令其严守秘密，不

得漏泄。于是令人将辟阳侯审食其召入宫中，密与商议道：“现在主上驾崩，列侯诸将，布满朝廷，论起出身，本与主上同为平民，后因各人境遇不同，主上竟为皇帝，彼等北面称臣，意中常觉不愿，何况要他奉事少主，岂肯甘心？若非将彼等一概族诛，天下不得安宁。不知汝意以为如何？”审食其本是个无用之人，对于凡百事体，毫无主见，又兼平日自己品行不端，诸将看他不起，因此挟了嫌隙，遂也不管事体轻重，可行不可行，一口极力赞成。吕后见审食其与她同意，心中甚喜，便又问他如何下手行事。审食其见问，更属茫然，寻思半晌，竟是一筹莫展。吕后自己思来想去，一时也无善法，只因列侯诸将不下百余人，若要一律诱入宫中，将他杀死，殊非易事。比不得前次只杀韩信一人，不甚费力，况诸将多半手握兵权，倘使预先泄漏消息，或是临时走脱数人，便立刻酿成大乱，不可收拾，此计不但恶毒，而且危险。吕后虽是狠忍，到此亦不能不迟疑审慎，偏遇审食其是个蠢才，全无理睬。吕后又召其兄建成侯吕释之、侄郿侯吕台等，一同商议，诸人一连想了三日三夜，毕竟无甚方法。

大凡秘密之事，延了多日，断无不被人发觉之理，当日宫中正在商议未决，早已被人闻知。原来曲周侯酈商之子酈寄，素与诸吕结交，极其亲密。此次会议之事，诸吕在场，人多口众，言语间不免泄露风声，却被酈寄听得，心想他父亲也是诸将中之一人，莫要连累在内，遂急回家中，暗暗告知酈商，令其速行避匿，以免与诸人一同受祸。酈商闻得此信，不觉大惊，心中想道，幸喜为我所闻，若使同班中他人得知，必然在外宣扬，闹出事来，于是连忙入宫寻见审食其，邀到僻静之处，附耳说道：“我闻主上已崩四日，尚不发丧，吕后欲设计尽诛诸将，此计若行，天下危矣。现在陈平、灌婴领兵十万，东守荥

阳；樊哙、周勃领兵二十万，北定燕地，倘使闻知主上驾崩，诸将被诛，必然连兵西向，来攻关中，朝中大臣，见此情形，亦必离心，反与诸将连合，作为内应，灭亡就在眼前。吕后、太子，不但不能据此尊位，且连性命都不能保。足下为吕后亲信之人，务须速行阻止，剴切陈明，将此事作为罢议，早日发丧，方保无事。”审食其听说，目瞪口呆，遂依言告知吕后。吕后心中也觉所言甚是，况此事已被酈商知得，更属难行，只得作罢。于是一天风浪，因此平息。

吕后遂下令于丁未日发丧，此时高祖死已四日，方才殓殓，群臣闻信，都入宫中哭临，却喜未知吕后设计谋害之事。到了五月丙寅，葬于长陵，群臣上庙号为高皇帝。己巳，太子盈嗣位，是为汉惠帝，尊吕后为皇太后，下诏大赦天下。卢绾闻知高祖已死，料定自己回朝，吕后必不相容，便率同家族兵队，投奔匈奴而去。

却说陈平与周勃奉诏往斩樊哙，一路乘坐驿车，风驰前往。陈平于路寻思道，我此去甚是危险，樊哙乃是枭雄之将，现握兵权，若使不肯奉诏，造起反来，我二人到了军中，岂非白白送死？更有一层，纵使樊哙俯首听命，我便将他斩首回报，眼见主上病重，不日驾崩。吕后专了政权，樊哙是她妹夫，又有胞妹嫪毐在朝，要与其夫报仇，定然说我设计引诱主上，杀她丈夫，触了吕后之怒，我命亦就难保。若径将诏书搁起，放了樊哙，又恐怕主上尚在，说我违诏行事，真是斩他不可，放他亦不可。想来想去，正在左右为难，忽然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未知陈平想得何计，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智陈平巧全樊哙 戇周昌力保赵王

话说陈平奉诏往斩樊哙，于路寻思，左右为难，忽然想得一计，便要同周勃商议。但他心中所想为难情形，又不便对周勃说出，于是故意托词说道：“樊哙乃主上故人，平日所立战功甚多，又是吕后胞妹吕嬃之夫，甚得亲幸。今主上因一时忿怒，故欲斩之，难保将来不生后悔，转归咎我二人身上，说是当时明知樊哙无罪，不肯出头保奏，反又赞成算计杀他，我二人如何担得起此种干系。据愚见且慢将他斩首，只须活活拘送回京，任凭主上自己发落，不知君意以为如何？”周勃见说，心想主上只命我往代樊哙领兵，不曾命我斩杀樊哙，此事本是他一人责成，与我无干，我落得不管，遂答道：“一凭君意办理。”陈平听了，心知周勃不肯参与此事，只要他不来反对，我便可照此办去。但是还有一层，设使樊哙有心谋反，不肯束手受缚，如何是好。陈平却又想得一法，也不与周勃说明，只待临机行事。

此时樊哙统领大兵，已定了燕地十八县，驻扎蓟南。陈平与周勃行到蓟南，离军十里，陈平便停住不进，下令随从人等，就地筑成一坛，却遣人持节前往军中，命樊哙到来受诏。樊哙全不觉得，只道是高祖遣使前来慰劳，也不识使者自己不到军中，却在远地筑坛，召他受诏，是何意思，只得随带数骑，同

着来人到来接诏。陈平预先嘱咐从人，备下绳索等候，一见樊哙到了，自己登坛宣读诏书已毕，两旁人一拥而上，便将樊哙双手背绑起来。樊哙听了诏书，说是即就军中斩他，只道如今绑了就杀，自然又惊又怒，口中乱嚷起来。陈平急下坛对他说明自己意思，樊哙方始无言，左右早将槛车推上，陈平命将樊哙装入槛车，遣人押送，即日解往长安。

樊哙随来兵士，见主将被擒，尽皆吃惊，欲待上前救护，无奈自己人数无多，况碍着诏书，不敢胡乱动手。陈平便同周勃驰至军中，将诏书晓谕诸将士，令周勃接管兵事，自己仍乘坐驿车，回京复命。

行不到数日，早听路人传说，高祖驾崩。陈平吓了一跳，心想幸喜我早定主意，预料及此，若使我依着诏书，即将樊哙斩首，如今回去，也一定被吕后杀了。但是樊哙得保性命，虽然不至见怪，独有吕嫪见她丈夫被辱，心中仍是恨我，必向吕后面前，说我坏话，我须赶到长安，设法防她，于是一路趲程前进。又行数日，却遇使者持诏到来，见了陈平，宣读高祖诏书，命他前往荥阳，会同灌婴防守。陈平受诏，自思高祖已崩，荥阳现有灌婴在彼，无甚要事，如今我还是赶到长安要紧，借着奔丧为名，不往荥阳，一径回京。

到了长安，陈平直入宫中，向高祖灵前放声大哭，泪如雨下。哭毕，遂向吕后、太子奏道：“臣此次奉诏往斩樊哙，自己不敢擅杀，已将樊哙拿解来京，不日可到。”吕后闻说陈平未照诏书将樊哙杀死，心中甚悦。又见陈平远路赶回，满面风尘，更兼哭得伤心，觉其情状可怜，便安慰道：“君可出外暂行歇息。”陈平暗想，我若出外，不能常与吕后见面，吕嫪便得乘机进谗，激动吕后之怒，我必遭其陷害。于是想得一计，便向吕后请道：“现值大丧，臣愿留宫以备宿卫。”吕后道：

“宫中宿卫已有多人，君远道初回，不宜过于劳苦。”陈平再三固请，吕后却他不过，便命为郎中令，日在宫中，傅相惠帝。

果然吕嫪闻得陈平奉诏往斩樊哙，一面忧惧非常，一面痛恨陈平，以为都是他献此毒计。如今闻得樊哙未死，心中虽然稍慰，却并不感激他，只因见樊哙被囚，到底不免受辱，立意欲图报复，便向吕后哭诉，要他惩办陈平以出此气。吕后已听了陈平先入之言，又兼日与陈平见面，觉他并无不是之处，反劝其妹不要错怪好人。吕要无法，只得忍住。不过几日，樊哙解到。吕后下诏赦之，复其爵邑，又命樊哙向陈平道谢，陈平因此竟得免祸。

却说惠帝自从五岁时，高祖为汉王，立之为太子，到了九岁，高祖即皇帝位，立为皇太子，如今高祖驾崩，嗣立为帝，年已一十七岁。天性宽仁谨慎，但未免过于柔弱，国事多由吕后专断。吕后为人，性本妒忌，心又狠毒，自从被困楚军三年，幸因两下议和，始得放回，夫妻久别重聚。又见高祖后宫广纳妃嫔，得宠之人甚多，自己年长色衰，不得时常亲近，心中暗骂高祖薄情，全不念及糟糠之义。由是看着一般得宠妃嫔，有如眼中之钉，十分痛恨。偏又遇着戚夫人恃宠谋易太子，事虽不成，害得她日夕提心吊胆，忧愁惶急，以此最为切齿，如今得志，便欲将一肚皮怨愤，尽数发泄。待到高祖丧葬事毕，吕后遂下令将高祖宠幸妃嫔，按名囚入永巷。诸妃嫔中有已生皇子，封为国王者，也不得随子赴国，只有薄姬，平日无宠，少得进见，其子恒现为代王，吕后独许其赴代。薄姬竟得为了代王太后，只可惜诸妃嫔被囚永巷，作了罪人，衣食粗恶，不免饥寒，回想平日享惯珍馐美味，身上穿戴都是珠玉锦绣，如今时移势易，繁华过眼，毕竟成空，一个个瘦尽花容，蹙残眉黛，不免长吁短叹，此等愁苦情形，无庸细述。

就中戚夫人本是吕后第一冤对，此时岂肯轻轻放过，自是比起别人更加受苦。吕后下令将她髡钳起来，身穿赭衣，勒令长日舂米，并派人在旁监督，若有怠懈，便即加以鞭打。戚夫人自少娇养已惯，只知吹弹歌舞，如今要她做此苦工，如何禁得劳苦，心中自然怨恨。又想起自己儿子，现在赵地为王，尚是安乐，谁知她母亲在此受苦，母子相隔既远，自己又无心腹之人，传递消息，真是愁怀万种，度日如年。戚夫人遂编成一歌，一面舂米，一面唱歌道：

子为王，母为虏，终日舂薄暮，常与死为伍。相离三千里，当谁使告汝？

吕后所派监舂之人，听得戚夫人歌词中含怨恨，不敢隐瞒，便来告知吕后。吕后闻信大怒道：“贱人尚欲倚靠着她的儿子，我如今先把她儿子杀了，再来慢慢处治她。”于是遂遣使前往赵国，召赵王如意来京。及至使者回来，说是赵王有病，不能来京。吕后大怒，又遣使者往召，一连三次，均不见赵王到来，吕后愈怒。未知吕后能否害得赵王，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钟阴祸吕雉肆毒 被奇刑人彘生灾

话说赵王如意，自从到了赵国，不过几月，高祖驾崩。此时如意年仅一十二岁，国中政事，皆归赵相周昌办理。周昌因见赵王是高祖少子，平日最加宠爱，特行托他保护，所以一心一意，保护赵王。偏值吕后遣人来召。周昌心想吕后因为废立之事，与戚夫人母子成了冤对，如今戚夫人已被囚于永巷，吕后意犹未足，更想谋害赵王。我若坐视不救，岂非有负高祖委托，遂假说赵王有病，不能入京。后来使者三番两次，络绎来催，又见赵王并无甚病，周昌情知瞒他不过，欲待听王赴京，又实不能放心，遂对使者直说道：“当初高皇帝在日，曾将赵王嘱咐与臣，命臣尽心保护。今赵王年纪尚少，臣窃闻太后怨恨戚夫人，欲召赵王来京，将其母子并行杀害，臣实不敢听王应召。且赵王亦有疾病，不能奉诏。”使者只得依言回报。吕后见三次召他不来，又闻周昌许多言语，愈加愤怒。心想都是周昌从中作梗，我今先将周昌调开，看他更借何人作为护符。于是吕后却遣使者往召周昌，周昌闻命，只得随同使者赴京。

原来周昌也知道自己离了赵国，赵王一定不能保全，无奈身为臣，不能拒绝朝命，不比前次吕后来召赵王，可将高祖遗命与之抵抗。如今来召自己，却当依诏而行，虽明知此是吕后调虎离山之计，但自己本分理应如此，以后赵王能否保全，非

自己力量所能及，只得听之而已。周昌既到长安，入见吕后，此时吕后正在得势，竟忘却从前跪谢周昌情事，反怨他太觉多事，一见周昌便骂道：“汝岂不知我怨戚氏，如何不放赵王前来？”周昌气得说道：“臣但知尽臣之职，前此高皇帝欲易太子，臣曾守职力争，今高皇帝以赵王托臣，臣自应尽心保护，太后与戚氏是否有怨，臣实不敢妄行干预。”吕后听了，无言可答，遂留周昌在朝，不令归赵，另遣使者往召赵王。此时赵王身边，更无人敢替他作主，辞绝来使，如意自己年幼，惧怕吕后，不敢不来，使者遂奉了赵王，一同起程。

事为惠帝所闻，惠帝生性慈仁，从前虽被戚夫人阴谋夺嫡，几乎不保太子之位，到得事已过去，也就不再计较。自即位后，见吕后将高祖得宠妃嫔，幽囚永巷，复迫令戚夫人舂米，心中已是不悦，几次进谏吕后，吕后不听。及闻吕后往召赵王如意，更替赵王担忧。后来听说周昌不放赵王前来，心中为之一慰，今见周昌召到，又召赵王，料定赵王必来，来必遭害。因念起同父手足之情，岂可坐视不救？又想赵王平日无甚过恶，吕后不能明行杀他，惟有暗地用计谋害，眼见除却自己，更无别人可作赵王保护，事在危急，必须预先打算才好。

惠帝想定方法，急遣近侍打听赵王消息，何日可到灞上，即来报知。近侍奉命去了，不过数日，赵王如意到了灞上，近侍报知惠帝。惠帝即命排齐銮驾，自己亲到灞上，迎接赵王。兄弟相见，俱各悲喜，惠帝遂与赵王同车入宫，来见吕后。吕后见了赵王，怒从心起，却碍着惠帝，当面不便发作，暗想他既到来，如同俎上之肉，何妨慢慢想法害他。赵王如意闻知其母被囚永巷，心中虽然悲伤，却不敢求与相见，从此惠帝便与赵王同床卧起，同席饮食，吕后密遣多人侦探消息，欲乘惠帝不在，杀死赵王。惠帝因此时时刻刻，加意防护赵王，母子二

人彼此各知心事，当面并不明言，只在暗中算计。如此一连数月，惠帝与赵王顷刻不离，吕后竟无法下手。

到了惠帝元年冬十二月，一日惠帝早起，须出外射猎，本拟带同赵王前往，无奈赵王年幼，不能起早，又兼隆冬严寒天气，恋着重衾，正是好睡。惠帝因见赵王来了许久，安然无事，未免防备稍懈，此时又唤他不醒，心想我出去不久便回，不如由他熟睡，稍离片刻，谅无妨碍。谁知惠帝一去，即有侦探之人，飞报吕后得知。吕后大喜，急传诏命力士往害赵王。力士奉命入得惠帝宫中，见赵王尚未睡醒，遂就被裹用绳套在赵王如意项上，紧紧勒住，不消一刻，赵王一命呜呼。力士见赵王已死，连忙回报吕后。吕后心中尚未肯信，疑是力士骗她，便命近侍将赵王尸身取来验明，近侍奉命，到了惠帝宫中，却喜惠帝尚未回来，便将赵王尸身，用绿色长囊装贮，放在一个小衣车内，送到吕后宫中。吕后命人打开绿囊，亲自看明相貌，果是赵王如意，方才大喜，吩咐重赏力士。

及至惠帝猎罢回宫，不见赵王，已吃一惊，问起左右皆说是被吕后遣人谥死。惠帝大惊，但事已至此，无可奈何，只得痛哭一场。命将赵王尸身，照着王礼埋葬，溢为赵隐王。如意既死，又无后代，吕后遂将淮阳王友移为赵王。周昌闻赵王如意被害，心中异常愤懑，因思高祖托以赵王，自己不能保全，更有何面目立在朝廷，遂托病不肯朝见，终日住在家中，郁郁不乐，竟因此气闷而死，

惠帝因赵王由自己保护不周，以致横死，尤加痛惜，想起数月之久，同眠共食，枉费许多精神，究竟不能保全。又怜赵王死得无辜，虽起意由于吕后，但动手谋害之人，必须惩治，也算是替赵王如意报仇，于是留心访查，后来果然查得缢死赵王之力士，乃是东郭门外一个官奴，惠帝便命官吏捕获，立时

将他腰斩，吕后处在深宫，并不知得此事。

吕后既杀赵王如意，便命人将戚夫人两手、两足，尽数截断，一双眼睛，并行剜去，又用药将她两耳熏聋，并以哑药与服，安置在土窟之中，起一名字，号为“人彘”。戚夫人此时，目不能视，耳不能听，口不能言，又无手足，不能行走运动，竟似一个混沌，偏是她禁得此种奇酷刑法，仍然不死。吕后要她受着活罪，每日仍令人给她饮食，一连数月，戚夫人尚能生活。

一日吕后召到惠帝，令其往观一种奇异之物，名为“人彘”。惠帝一向亲理政务，何曾知得此事。况兼赵王如意已死，心想吕后怒气可平，更不料戚夫人遭此奇祸。当日奉命前往土窟观看，见了此种形状，心中甚是诧异，便向左右查问，方知乃是戚夫人。惠帝吃惊非常，不觉大哭回宫，从此得病。未知惠帝病状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沧桑侍女谈遗事 杯酒宫廷伏杀机

话说惠帝见了人彘，问知乃是戚夫人，一时出其不意，又惊又气，又是悲痛，不禁大哭回宫。心想天下竟有如此之事，戚夫人也是先帝妃嫔，如今竟遭此奇刑，弄得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不料母亲如此忍心，瞒着我用出惨酷手段，偏又命我亲自往看，事已如此，我也无法补救，但是叫我心上如何过得去。而且外人不知，只道是我意图报复，帮同母亲出此主意，再不然，也说我不能谏阻母亲，任她一味胡为，坐视不理，以致如此。我身为天子，竟使家庭之中，发生奇变，不能设法消弭，又何能临御天下，管理万民？史笔流传，后世说我是个何等君主，真是母亲害我，使我何颜更对臣民。惠帝越思越恼，终日如醉如痴，忘餐废寝，因此得了大病，卧床不起，连皇帝也不想做，因遣人对吕后道：“此事非是人类所为，太后为此举动，竟不先使吾知。从今以后，便请太后亲理万机，吾愿仍如昔日身为太子，不能再治天下。”吕后听了，不免怀惭。又悔不该令惠帝往看，以致惊得生病。但是有一件事正中其意，因为惠帝病了，请她亲政，她便独揽大权，从此任意妄为，竟将辟阳侯审食其留在宫中，一同饮食起居，坦然无忌。

过了一时，戚夫人也就死了。说起戚夫人一生为人，极欢乐极苦痛之事，皆曾受过。自从囚入永巷，旧日随身侍儿，吕

后尽皆遣散出宫。内中有一侍儿姓贾名佩兰，出宫之后，嫁与扶风人段儒为妻。常对人言，在宫时侍奉戚夫人，戚夫人为高祖所最宠爱，每有奇珍异宝，皆赐与之，以此服用之物，备极华侈。戚夫人曾用百炼之金制为指环，此金经过百炼，光彩焕发，戴在指上，竟能照见指骨，却被高祖看见，嫌其光彩太露，以为不祥，遂将指环分赐与侍儿鸣玉、耀光等人，每人四枚。

戚夫人只有一子赵王如意，倍加爱惜，令保母多人抚养，所居之室，名为养德宫，后又改名鱼藻宫。如意长到八九岁，戚夫人不放心他在外读书，便选择一个女师，名为赵媼，使教他识字。戚夫人每至高祖面前提起如意，要他代为设法，保得长命富贵，高祖想到无法，心中烦闷，便命戚夫人击筑，自己唱起大风之诗，如此情形，不止一次。

贾佩兰又说起在宫时，日常无事，聚集同伴，惟以管弦歌舞，互相娱乐，一遇良辰佳节，各人预先置备新奇服饰，临时穿着，随从戚夫人到处行乐。宫中四时乐事甚多，不能尽述，一年之中，皆有例行乐事。大概每值十月十五日，结伴同入灵女庙中，用牲醴祀神，大家吹笛击筑，唱上灵之曲，祭毕各人列队排立，彼此两手交挽，两臂相连，以足踏地，口中齐歌《赤凤凰来》之曲。至七月七日，同临百子池上，奏于阗之乐，待乐奏毕，各以五色线缕，彼此连系，名为相连爱。八月四日，出到雕房之外，北户竹下，各下围棋以卜时运，得胜者算是终年有福，若是棋输，定主终年疾病，须取丝线，朝着北辰星，祈求长命，方可免患。九月九日，各人身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说是可以令人长寿。此酒乃当菊花放时，连茎叶采下，和黍米酿之，到得来年九月九日始熟，然后饮之，故名为菊花酒。又逢正月上辰日，出到池边，盥漱洗濯，食蓬饵，以辟妖邪。三月上巳，就流水张乐。以上各种乐事，每年皆是如此。

如今戚夫人既死，一班同伴，都已出宫，各散一方，大抵嫁作民妻。佩兰言时，不胜感叹。清人谢启昆有诗咏戚夫人道：

鱼藻深宫保护难，上灵曲和大风寒。
金环照骨分鸣玉，翠袖招腰拥佩兰。
太子已随黄绮远，宫奴旋捧绿囊看。
安刘无计安椒闼，连爱空教彩缕团。

惠帝自见“人彘”之后，一病经年，方能起床。到了二年冬十月，齐王刘肥入朝觐见。却说刘肥乃高祖少年私通曹氏所生，算是庶出长子。高祖因他是长子，立为齐王，欲使多得土地，下令凡附近齐国地方，其人民能为齐国言语者，尽皆封与齐国，所以齐国甚大，共有七十三县。又命曹参为齐相，佐王治国。如今高祖既崩，惠帝新立，齐王遂与曹参议定，来京朝见。惠帝因他是大哥，十分优礼看待，便邀同入宫，谒见吕后。惠帝下令排起筵宴，请吕后坐了上座，自己要想尊敬大哥，尽些兄弟情分，因说道：“宫内当行家人之礼。”照着兄弟叙齿，便推齐王坐在自己之上，齐王也不推辞，一径坐下。吕后见了，心中大怒，却又不便发作，暗骂齐王，汝乃庶出，兼是人臣，我子已为皇帝，竟敢自恃年长，目无礼法，如此放肆，于是想得一计。待齐王饮得正酣，乘其不备，暗对左右低说数句，左右奉命，立时斟了两杯酒来，放在齐王面前，请他向吕后敬酒。

说起古人敬酒，乃是卑幼对于尊长，常行礼节，照例应端起酒杯，说出许多吉利之语，无非祝他福寿，祝毕便在尊长面前，将酒自行饮尽，此礼古人谓之上寿。当日吕后心中含怒，齐王全不觉得，忽见左右斟酒到来，要他敬酒。自想此是自己应尽之礼，更无可疑，遂立起身来，取了一杯酒在手。恰好惠

帝无意中因见左右斟了两杯，便欲与齐王一同敬酒，等得齐王起身，自己也就离座方欲伸手取杯，吕后一见大惊，连忙立起，将酒夺去，倾翻地上。惠帝初时，未免错愕，仔细一想，心中明白。齐王见此情形，大有可疑，因此祝寿已毕，不敢饮酒，假称大醉，谢了筵宴，即时归邸。回思席间形状，终不放心，便欲问个明白，乃密遣近侍持了金钱，贿赂吕后左右，探问其故。左右得了金钱，料想此事纵使齐王知得，他亦不敢在外张扬，便将实情说出。来人如言回报，齐王闻说，吓得目瞪口呆，浑身冷汗如雨。原来吕后命左右所斟之酒，乃是鸩酒。鸩本鸟名，此鸟一名运日鸟，又名同力鸟，产于岭南，形状似鸛，浑身紫黑，红嘴黑目，颈长七八寸，鸣声如击腰鼓，性好食蝮蛇及野葛，所巢之处，其下数十步，草木不生。人用其羽画酒，便成鸩酒，饮之立时身死。当日吕后特命左右预备此酒，意欲毒死齐王，谁知事不凑巧，却被惠帝横来干预，弄得吕后发急，露出马脚，齐王因得幸免，直到事后方才闻知，安得不惊。

齐王惊定，心想吕后既已动怒，存心害他，早晚终遭毒手，惠帝虽然友爱兄弟，亦恐无力保全，但看赵王如意便是一个榜样。赵王乃是惠帝幼弟，惠帝因知吕后有意加害，起居饮食，顷刻不离，守到数月，究竟尚不能免祸，况他年长居外，惠帝如何照顾得到？即使吕后饶他一死，也定然不肯放他回到齐国，自悔此次不该来朝，眼看不久死在长安，更不得南面称王，如何是好！齐王辗转寻思，心中忧虑，乃与近臣数人密议脱身之策，旁有内史进计道：“太后独有子女二人，一为今皇帝，一为鲁元公主。鲁元公主食邑仅有鲁地数城，而大王据有齐国七十余城，今大王若肯以一郡之地，献上太后，为鲁元公主食邑，太后必然大喜，大王可保无患。”齐王闻言，连连点头称善，即便依计而行。未知吕后能否息怒，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萧何推贤得替人 曹参为相饮醇酒

话说齐王刘肥听从内史之言，依计行事，便将城阳一郡之地奉献与鲁元公主为食邑，尚恐不能博得吕后欢心，又请尊鲁元公主为王太后。吕后见齐王十分讨好，果然回嗔作喜，立即允准，自己亲带惠帝及鲁元公主，来到齐王邸中，张乐宴饮。惠帝因吕后欲毒齐王，心想我欲尊敬大哥，反致害他，此数日正在愁苦，要想设法保护，今见彼此和好，心中始安。是日母子兄弟痛饮极欢而散，齐王因此遂得安然回国。齐王回国数月，适值汉相国萧何身死，齐相曹参遂被召为相国。

是年秋七月，相国萧何病重，惠帝闻知，车驾亲临视疾，因见萧何病已不治，便问道：“君百岁之后，何人可以代君之位？”萧何答道：“古语有云：‘知臣莫若主’，惟陛下自行选择。”惠帝因记起高祖临终之言，又问道：“曹参何如？”萧何闻言，正合本意，遂顿首道：“陛下已得其人，臣死可以不恨。”惠帝又安慰一番，然后回宫。不过数日，萧何身死。萧何身为汉相十余年，所买田宅，必择穷僻之处，居家不肯修治墙屋，人问其故，萧何道：“后世子孙若贤，当学吾之俭，不贤亦不至为势家所夺。”吕后、惠帝因念萧何是高祖第一功臣，命葬于长陵之东，赐谥为文终侯，使其子袭爵为酈侯，后来萧何子孙，每因绝嗣或犯罪，失去爵位，朝廷往往求得其后，

续封酈侯，直至王莽败时始绝，当日功臣无与为比。清人谢启昆有诗咏萧何道：

成阳图籍得周知，厄塞山河指掌窥。
转漕独肩关内任，买田能释汉王疑。
无双国土追亡者，第一功臣孰代之？
清静兴歌遵约束，治平允作后贤师。

萧何既死，惠帝即遣使往召曹参。却说曹参自从高祖六年到了齐相之任，此时天下初定，齐地广大，王又年少，曹参乃尽召长老诸儒，问以治国之道。儒生百余人，所言人人各异，曹参心中疑惑不决。闻胶西地方，有一位盖公，精于黄老之学，遂备下厚礼，遣人前往聘之。说起黄老之学，乃战国时人士所倡，托始于黄帝、老子，即后世道家所祖。盖公应聘到齐，曹参向之请问。盖公遂本他所学，说了一遍，大抵是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曹参深服其言，遂自将正室让与盖公居住，待以师礼，一依其言，治理政务。曹参在齐九年，专务清静，使人民得以休养生息，于是一时翕然称为贤相。

此次闻得萧何死信，曹参立饬舍人赶紧收拾行装，说是我将入京代萧何为相国。舍人闻言，心中不信，只得遵命办理。数日之后，果然使者到了，曹参奉命，便将经手事件，交代后任齐相接管，并嘱道：“今将齐国狱市两处，托付与君，慎勿轻扰。”后任听了，心中生疑，因问道：“治国之道岂无更大者？”曹参答道：“非也，只因监狱与街市两处地方，人类不齐，善恶杂处，若要遇事穷究，必致恶人无所容身，闹出事来，吾故以此为先务。”后任听了，方始无言。曹参拜别齐王，随同使者到京，入见吕后、惠帝，接了相国之印，到任视事。

曹参字敬伯，少时与萧何同为沛县吏，交情甚密，后二人皆从高祖，萧何为相，曹参为将，因事生有嫌隙，彼此不睦。如今萧何临死，惠帝问及曹参，萧何却极力赞成，曹参既代萧何为相国，凡事一照旧章办理，毫无变更。又选择各地官吏口才钝拙素性忠厚者，用为相国属官，其有性情苛刻好名喜事之人，一律罢免。属吏偶犯小过，曹参必为遮掩，以此府中无事。曹参长日清闲，便在相府痛饮醇酒。

当日满朝公卿以及属吏宾客人等，见曹参初履相任，料想定有一番新政，谁知除却更换几个官吏外，并无举动，只是终日沉醉，人人都觉诧异，遂有一班怀着意见、要想陈言献策之人，前往相府求见。曹参也不拒绝，每值客至，便命置酒共饮，席间所谈，却无一语涉及政治，及饮到半酣，来客正欲陈述意见，曹参早已觉得，便极力劝他饮酒，偶然说出一二句，曹参只当不闻，急用别话支开，但管相对痛饮，直至其人酒醉辞去，始终开口不得，无论官吏宾客到来，曹参都用此法看待。众人也不知他是何意思，但知道见他无益，以后也不再来，曹参反落得清静。

曹参既不理事，专好饮酒，于是府中属吏，也就偷闲学起样来。原来曹参所居相府，后面有一花园，园外便是属吏住屋，一班属吏三五成群，聚在屋内，开怀畅饮，酒醉之后，还要高呼唱曲，声达四邻，日日如此。曹参身边一个从吏，见此举动，真是闹得不堪，自己无法阻止，又碍着彼此都是同事，不便出头告发。暗想如何能使相国亲自闻知，加以惩戒，方能敛迹，寻思良久，忽得一计。一日趁着曹参无事，请其往游后园，曹参欣然应允。到得园中，正待赏玩风景，忽然一阵风来，猛听得一片喧哗，曹参停了脚步，听得是饮酒欢呼之声，又知得园外周围尽是吏舍，仔细再听，连各属吏语音都辨得清楚。从

吏见曹参亲自闻知，定然发怒。谁知曹参反听得高兴起来，吩咐左右安设坐席，取出酒肴，坐下痛饮。饮到酣醉，也就大声歌呼，与舍吏声音两相应和。当日园外一班属吏，闻得相国也在后园醉歌，知是与他凑趣，益加畅意。属吏见此情形出乎意料之外，不觉看得呆了，心想相国也与彼等一伙胡闹，真是无法可想，只好由他。

事为惠帝所闻。却说惠帝自病愈之后，心灰意懒，只因吕后任意妄为，自己无法匡救，便终日在宫，与妃嫔等饮酒作乐，算是有托而逃。但表面上虽然一切不管，暗地却也留心外事。今见曹参一味饮酒，无所事事，心想他为相国，如何也学我样，莫非他心中看我不起，所以不肯尽心辅助，待要问个明白，但当面又不便说出。恰好曹参长子曹窋，现为中大夫，日在惠帝左右，惠帝便对曹窋道：“汝归家时，可从容向汝父如此如此探问，看他如何答话。汝便依言回报，但切莫说是我教汝。”曹窋领命。

到得休沐之日，曹窋回家，见他父亲曹参，仍是饮酒，便在一旁侍立。等到无人之际，遂依着惠帝嘱咐言语，近前问道：“高皇帝驾崩未久，主上年纪尚少，大人身为相国，终日饮酒，无所建白，将何以治天下？”曹参听了大怒，不由分说，持起戒尺，将曹窋痛责二百下，责毕说道：“速即入宫侍奉主上，天下事非是汝所应言。”曹窋见父亲动怒，不敢明说是惠帝教他，只得入宫，来见惠帝。惠帝问起此事，曹窋就直说了。惠帝见曹窋因他受责，心中甚是不悦。

次日早朝，惠帝一见曹参，便责备道：“汝昨日何故责打曹窋？曹窋所言，乃是我教他说。”曹参听了，连忙免冠顿首谢罪，因说道：“陛下自量圣明英武，比高皇帝何如？”惠帝见问，惶恐道：“朕如何敢比先帝？”曹参又道：“陛下观臣

才能，比起萧何，何人为胜？”惠帝道：“君似不及萧何。”曹参道：“陛下之言是也。当日高皇帝与萧何，平定天下，法令明备，今陛下垂拱于上，臣等守职于下，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闻言，点头称善，从此便也由他酣醉。曹参为相，首尾三年，其时人民为之作歌道：

萧何为法，觐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一。

后人因此便将萧何、曹参并称为汉贤相。但论起古时宰相之职，总理庶政，进退百官，事务何等繁多，责任何等重大，纵使日夜勤慎办公，犹恐不免贻误。偏是曹参，竟似无事可做，盖由平日崇尚黄老之学，以为息事可以宁民。殊不知设官分职，原为教养万民，增进治理，若但求安静无事，已不能号为称职，况加以终日饮酒，沉湎无度，尤属非法。在当日人民知识浅薄，又兼大乱初平，各谋生计，但求官府不扰，便自歌功颂德，感戴不忘。故曹参为相，虽无政绩，亦可博得称誉。然而国事因此败坏于无形之中，致酿出后来祸患者，已属不免。即如其时，内有吕后，擅权专恣，肆为淫乱，曹参不能辅助惠帝，设法防止，遂致诸吕之变。外有匈奴，侵袭中国，曹参不能命将出师，威服强敌，使成永久之患，推原祸本，曹参实不能辞其咎，称为贤相，未免有愧。欲知当日内忧外患情形，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惠帝发怒囚辟阳 朱建定计见宏孺

说话吕后自从高祖驾崩，自己年已长大，却时常密召审食其入宫侍寝，但碍惠帝，恐其闻知，于是多遣近侍，作为耳目，每遇惠帝入见，近侍先期报信，急将审食其藏匿，以此惠帝都未撞着，也无人敢向惠帝说知此事。

后来惠帝因见人彘，气愤成病，吕后遂得畅意，竟命审食其常住宫中，一同饮食寝处，俨如夫妇。到得惠帝病愈，吕后与审食其同居已成习惯，便遇惠帝入见，也顾不得回避。又喜得惠帝无意国事，日与后宫淫乐，以此愈无忌惮。审食其更倚着得宠太后，结连诸吕，在外横肆，弄得朝野侧目，中外皆知。但只瞒着惠帝一人。谁知月深日久，渐被惠帝窥破形迹，不免生疑，因留意查访其事，一班近侍，皆畏吕后威严，无人敢说，惠帝不得实据，未便发作。恰好有一近臣，与审食其有隙，便乘着无人之际，一五一十，告知惠帝。惠帝听了大怒，心想母亲作事不端，有玷先帝，最可恨是审食其，竟敢大胆妄为，目无法纪，若不将他正法，何以整肃宫闱？于是便借着审食其别项劣迹，下诏锁拿下狱，示意廷尉，定要将他办成死罪。

吕后闻得审食其被捕，心中实在不舍，欲待自向惠帝说情，赦他出狱，又明知惠帝专为此事发怒，自己作了亏心之事，对着惠帝，已觉满面惭愧，此言更难出口，惟有希望朝中大臣出

头保救。无如曹参、周勃等，平日见审食其得幸吕后，品行不端，大都憎恶其人，此时闻他罪状发觉，将要斩首，各个心中暗喜。以为早日明正典刑，朝中去了一个幸臣，大家都觉快意，岂肯反去救他？惠帝又催促廷尉，早日定罪，眼见得审食其死在临头，谁知他命该未绝，竟有一人出来救他。

此人姓朱名建，系楚地人，前为淮南王英布丞相，因事罢免。后又为英布近臣，当日英布心想造反，曾向朱建问其意见，朱建劝其勿反，英布不听，遂起兵叛汉。高祖既诛英布，闻知朱建谏阻英布，因赐朱建号为平原君，将其家属迁居长安。朱建为人甚有口才，秉性廉直，不肯苟合，虽然居住京师，却从不与公卿贵人往来，独有陆贾与之亲密。偏是审食其闻得朱建之名，十分仰慕，知是陆贾好友，因托陆贾介绍，欲与结交，陆贾便向朱建陈述审食其之意。朱建久知审食其是个小人，乃托陆贾婉言拒绝，不肯与之相见，审食其只得罢了。

过了一时，却值朱建母死，家中甚贫，只得向亲友告帮，以为殓殓。陆贾闻信，赶到朱建家中吊唁。见他门庭冷落，丧事毫未备办，心想好友遭此大故，义应出力相助，但是自己一人力量不及，须向各处张罗。忽然想起审食其前曾托他介绍，由是心生一计，急忙往访审食其。相见之下，突然向他贺喜。审食其不觉错愕，因问道：“我有何喜可贺？”陆贾从容说道：“平原君母死。”审食其听了，更是莫名其妙，便道：“平原君母死，与我无干，何为贺我？”陆贾道：“前日君欲结交平原君，平原君因有老母在堂，须留此身侍奉，不敢受君之惠，恐将来遇有缓急，不能报答。如今其母新死，君若能备厚礼送之，平原君自然感激，定思力图报效。”审食其闻说，方才明白，便依陆贾之言，遣人持了百金，送与朱建，说是作为送丧衣被之费。此时朱建因母亲新死，无从备办丧事，正在又悲又

急，忽见审食其送来百金，实是得力，虽然平日心中鄙薄其人，但他此来馈送，名义甚正，不便推却，只得收受。果然有钱事便易办，不消片刻，便将后事一切具备。更有一班朝臣，附势趋炎，知得审食其是太后得宠之人，竟向平原君送上厚礼，要想借此讨好，便各备礼物前来贖赠。朱建竟收得许多礼物，一共估起价来，可值五百金，于是丧事办得甚是热闹。朱建因此感审食其厚意，方始与之结识。

此次审食其囚在狱中，自知事势危急，心中愁苦，欲向他人求救，想起满朝公卿，竟无一人与他关切，只有朱建曾受恩惠，闻我下狱，亦未一来看视，不知何故，遂密令人通知朱建，请其到狱一见。朱建对来人说道：“此案办得严急，我实不敢见君。”来人回报审食其，具述朱建言语。审食其闻朱建不肯来见，以为有心背己，不觉怒气填胸，大骂朱建忘恩负义，见我有难，坐视不救，连面也不肯一见，似此全无心肝之人，我枉费心神财力，与他交结，真是不值。审食其越思越气，眼见吕后既不能为力，朱建又复如此，自知希望已绝，只好坐待死期。

当日朱建闻得审食其下狱，心中感其旧恩，正在沉思搭救方法，适值审食其遣人请往狱中相见。朱建心想欲待救他，须在外面秘密行事，我今到狱与他相见，并无益处，且恐漏泄风声，被人知得，说我与他同党，反弄得不好设法，遂辞了使者，不肯往见，也不与他说出原由，独自一人寻思竟日，忽被他想得一个妙策。

在朱建意思，以为此案惟有寻个得力之人，前向主上说通，此外更无别法，惟是主上正在盛怒之下，吕后是他母亲，因与此案有关，尚不敢替他说情，至于朝中大臣，无论说是不肯保救，即使出来保救，主上不听，也是枉然。要想说得主上回心

转意之人，却从何处寻觅？但有一层，审食其得罪，原为私通吕后而起，主上对于吕后，无可奈何，便归罪于审食其一人。论起吕后生性强悍，权力又比主上更大，岂不能庇一审食其，只因自己颜面有关，赧于启齿，事过之后，心中自然怀恨，定要寻究告发此事之人，借事惩办，替审食其报仇。纵使何人告发，不能查出，亦必拿着主上短处，将他宠幸之人，杀死一二，以泄此愤。到得其时，主上也就无力保救，由此看来，欲救审食其，只在主上近臣中最为宠幸之人，得他一言，此狱立解。但他如何肯替审食其进言，说不得惟有用着利害劝他，自然马到功成。朱建打定主意，自去行事。

原来惠帝有一幸臣，名为闾孺，朱建平日原不与他相识，今因一心要救审食其也顾不得许多，便访得他住处，前往求见。闾孺久仰朱建大名，竟想不到他肯来拜访，连忙迎入相见，寒暄已毕，朱建请他屏退从人，行近前来，附耳低说数句。闾孺听了，不觉大惊。欲知朱建所言何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匈奴移书调吕后 惠帝始冠纳正宫

话说朱建屏人对闾孺道：“吾此来特有要事奉告，足下所以能得主上宠幸之故，天下莫不闻知。今辟阳侯因得幸太后，下狱治罪，据道路传说，皆云系足下进谗，欲使主上杀之。无论有无此事，但人言籍籍，甚是可畏。若使辟阳侯今日伏诛，太后含怒，明日亦必诛及足下。足下处此地位，何等危险！为今之计，足下何不哀求主上，主上必然听从足下之言，赦出辟阳侯。太后知辟阳侯系由足下保救，定当感激足下，足下得两宫宠爱，不但可保无事，而且愈加富贵矣。转祸为福，在此一举。”闾孺本是个无用之人，被朱建一吓，心中大恐，忙对朱建道谢。说是有劳指教，遂即依计而行，入宫见了惠帝，替审食其苦苦哀求，惠帝素为闾孺所惑，不忍过拂其意，竟下诏将审食其特赦出狱。

审食其忽然奉到赦诏，喜出意外，以为定是吕后之力，及回到家中，暗地查访，谁知竟是闾孺救他，心想闾孺与我无甚交情，如何肯出死力，甚是不解，但既蒙他保救，理应前往道谢，遂到闾孺家中，见过闾孺，问起原由，方知是朱建之计。审食其不觉大惊，暗道我几乎错怪好人，于是立即往谢朱建。朱建密嘱审食其切勿漏言于外，审食其领诺，由此愈加敬重朱建，待以上宾之礼。一时满朝公卿，闻得审食其平空遇赦，都

觉诧异。偏是曹参仍然日饮醇酒，对于此事，一由惠帝主意，全不过问。

谁知惠帝自兴此狱，竟把宫闱秘事，传扬于外，弄得天下皆知，连匈奴冒顿单于，都有所闻。冒顿自从高祖，遣娄敬与结和亲，约为兄弟，以宗室女为单于阏氏，并许逐年送以絮、缯、酒米、食物等，各有一定数目，冒顿得了许多受用，数年来虽未遣兵犯塞，中国边境，稍得安静，但冒顿因此便骄傲起来。及闻高祖已死，吕后、惠帝临朝，量着孤儿寡妇，无甚本领，愈加看轻中国，正拟寻隙生事，偏又闻得吕后淫乱，更觉有了把柄，遂作成一书，遣使赍至长安，呈上吕后。吕后得书，拆开一阅，书中写道：

孤僂之君，生于沮泽之中，长于平野牛马之域，数至边境，愿游中国。陛下独立，孤僂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娱，愿以所有，易其所无。

吕后见书中语意，句句是戏弄她，不觉大怒，立召大臣诸将到来会议。吕后将匈奴来书，遍给群臣看毕，因说道：“匈奴如此无礼，我欲斩其来使，发兵击之，不知诸君以为如何？”群臣未及开言，旁有舞阳侯樊哙，挺身奏道：“臣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群臣因吕后十分气恼，又见樊哙兴致勃勃，不便阻他，于是顺着吕后意思，一齐道是。

独有季布，此时官为中郎将，见樊哙但知口头说得爽快，全不思征伐匈奴，岂是易事？又遇着一班群臣，不顾利害，一味顺从，忍不住愤然出班，大声说道：“哙可斩也。”吕后及群臣，出其不意，听了此语，均觉愕然。吕后见是季布，便问其故。季布答道：“昔日高帝统领四十万众，北伐匈奴，樊哙

身为上将，随从出征，竟被匈奴围困平城七日，樊哙无力解围。当时天下为之作歌道：‘平城之下亦诚苦，七日不食，不能殽弩。’如今歌声未绝，兵士受伤始愈，樊哙又欲摇动天下，妄言用十万众可以横行，岂非面欺？据臣愚见，匈奴譬如禽兽，得他好言，不足为喜，恶言亦不足怒，未可轻议征伐。”季布立在殿廷，侃侃而谈，殿上侍臣，皆替季布危惧。吕后听季布说得有理，口中称善，遂将议击之事作罢，令大谒者张释，拟成回书，赠以车马。书中略道：

单于不忘敝邑，赐之以书。敝邑恐惧，退日自图。年老气衰，发齿坠落，行步失度。单于过听，不足以自污。敝邑无罪，宜在见赦。窃有御车二乘、马二驷，以奉常驾。

此书作就，连同车马交与匈奴来使带回。冒顿见书中语气极其卑逊，甚是得意。因念受了吕后车马，不免用物报答。到了惠帝三年春，冒顿又遣使前来献马，此时吕后怒气已平，复以宗室之女为公主，出嫁冒顿，与之修好。当日办理此种交涉，惠帝皆不预闻，只因惠帝被吕后种种任意胡为，气得心中冰冷，索性一切不问。说起吕后，素性强梁，从不肯受些委曲。如今遭着冒顿如此侮慢，竟能忍受过去，无非为自己有了不是，犯人批评，若与匈奴决裂，战端一开，胜负毫无把握，只得吞声忍气，但是当日中国国体，遭她玷辱，已是不少。

闲言少叙，却说吕后既将匈奴敷衍无事，又想将惠帝调开居住，以免妨她取乐。原来惠帝与吕后同住长乐宫，朝夕容易相见，自从赦了审食其，惠帝心中终放不下，遂日常留意防范吕后。吕后起初也尚敛迹，过了一时，实在忍耐不住，便又趁着惠帝不在，私召审食其入宫。审食其幸遇赦免，留得性命，

自然闭门自守，不敢再蹈覆辙。无奈吕后偏要纠缠，不得不略与周旋，终是提心吊胆，惟恐遇见惠帝，难保首领，便连吕后也须刻刻提防，不似从前那种十分畅意。吕后却想得一法，到了四年冬十月，惠帝年已二十一岁，吕后下诏册立皇后张氏，趁此时将未央宫收拾一新，举行大婚典礼，便把惠帝移到未央宫居住，于是母子各居一宫。吕后料想惠帝不过三五日来朝一次，而且车驾到来，有人通报，可以预先防备，自己便又得与审食其常在一处。

至惠帝所立皇后张氏，却并不是他人，乃即鲁元公主嫁与张敖所生之女。说起鲁元公主，原是惠帝胞姊，其女即惠帝甥女。吕后自己淫乱，偏也要惠帝乱伦，只说是欲结重亲，并不管辈数相越，名分有乖，竟将她配了惠帝。甥舅为婚，此与齐王刘肥推尊鲁元公主为王太后，同一悖理之事。惠帝终是柔弱，迫于母命，不得不从，竟与张氏成婚。

惠帝既纳皇后，又接连举行冠礼，遂下诏大赦天下，并令郡国各举孝悌力田人民，终身免其租税力役。惠帝正乐新婚，不免中了吕后之计。过了一时，惠帝静坐宫中，忽又想起此事，心下顿然省悟。但是既已住在此处，不便重行迁回，似此相离既远，往来费事，无从防范，如何是好？惠帝思来想去，却又想得一法。未知惠帝所想方法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扩规模长安筑城 纵酒色孝惠短祚

说话惠帝自移居未央宫，与吕后离隔，虽然不时可以往来，但终不如同在一宫之便。原来长乐、未央二宫，一在城东，一在城西，中间隔了数条市巷，不能打通一处，惟有建筑复道，跨空而过，将两宫联络一气，便可随时来往。惠帝想得此策，遂下诏有司，说是自己思慕太后，日日要往长乐宫朝见，但车驾在街道上往来，必须先行清道，禁止行人，于人民交通，甚属不便，可即建一复道，以省出入之烦。有司奉命，择定武库之南，正在兴工建筑。事为叔孙通所闻，因与他职掌有关，遂入见惠帝，来说此事。

叔孙通本为太子太傅，前曾力谏废立之事，甚为惠帝所敬重，及惠帝即位，因见园陵寝庙礼制，群臣中并无一人熟悉，因叔孙通迁为奉常，使定宗庙园陵各种制度礼节。此次叔孙通闻得建筑复道，便乘着奏事之际，请惠帝屏退左右，近前说道：“陛下何以自出主意，建此复道？高帝陵寝衣冠，每月出游高庙，皆由此道经过，如今复道横架其上，岂有子孙反在宗庙道路上往来行走之理？”惠帝闻言，不觉大惧，原来汉制天子之墓曰“陵”，就陵上起屋曰“园”，园中建有正寝便殿等，以像生时所居宫殿，并将生平所服衣冠与御用器物，收藏其中。如今高祖葬？长陵，陵在渭水之北，高庙却在长安城中，照例

每月由高祖陵寝取出衣冠，备齐法驾，来游高庙一次，偏是惠帝所筑复道，正跨高祖衣冠出游道路之上，故叔孙通以为不可。

惠帝既被叔孙通提醒，心中悔惧，便欲立命有司罢工。叔孙通又说道：“人主行事，不可有过，致使人民看轻。如今既已兴工，百姓皆知，若便废止，明示举事之过，不如就渭北地方，再建高庙一所，名为原庙，使高帝衣冠，每月到彼游行，不由此处经过，便可免此过失，而且多立宗庙，亦是大孝之本。”惠帝依言。于是下诏有司，建立原庙，武库复道，仍旧建筑。待得完工，惠帝便由复道直到长乐宫，往来甚便。吕后亦知惠帝用意，无法阻止，只得暗地留心防备，惠帝未曾遇见，也就罢了。

光阴迅速，又过一年。此时已是惠帝五年秋九月，长安都城，方始建筑成功。先是高祖定都长安，本已筑有都城，但是形制甚属狭小，至惠帝元年春正月，始命兴工改作，遣犯罪徒隶二万人，建筑数年，中间又两次发遣长安六百里内居民男女十四万数千人，帮同作工数十日，至是告竣。吕后因人民帮同筑城有功，下诏每家赐爵一级。说起长安都城，甚是高壮广大，城墙高三丈五尺，下阔一丈五尺，上阔九尺，雉堞高三版。城之一面，各有三门，共计十二门。其南面为南斗形，北面为北斗形，时人因呼之为斗城。城下有池环绕，池广三丈，全城周围六十五里，每门皆大道三条，谓之三涂。横直相连，三三如九，故又谓之九逵，正与十二城门相对。道路平正通达，并用铁椎筑得坚实，左右栽种树木两行，中间并列车轨十二，两旁为行人往来之径。又有三宫、九府、八街、九陌、九市，每四里为一市，市皆有楼，此外王侯邸第百余处，民居闾里一百六十，并皆屋宇整齐，门巷平直，真是皇都之地，首善之区，说不尽繁华富丽。东汉班固有《西都赋》，叙述长安之盛。其略

道：

建金城之万雉，呀周池而成渊。披三条之广路，立十二之通门。内则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闾城溢郭，旁流百廛。红尘四合，烟云相连。

又张衡《西京赋》道：

徒观其城郭之制，则旁开三门。叁涂夷庭，方轨十二街衢相经。廛里端直，甍宇齐平。北阙甲第，当道直启。程巧致功，期不阢陟，木衣绨锦，土被朱紫。武库禁兵，设在兰锜。匪石匪董，畴能宅此。尔乃廓开九市，通阊带闾。旅亭五重，俯察百隧。周制大胥，今也惟尉。环货方至，鸟集鳞萃。鬻者兼赢，求者不匮。

是年八月相国曹参病死，吕后谥为懿侯，命其子曹窋袭爵平阳侯。吕后记起高祖之言，欲用王陵、陈平二人为相，遂命废去相国，设左右二丞相。惠帝六年冬十月以王陵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又命周勃为太尉。此时留侯张良，舞阳侯樊哙，亦相继病亡。张良素来多病，自佐高祖平定天下，受封留侯，因见高祖性多猜忌，便想韬晦自全，尝自述生平道：“吾家世为韩相，当韩国被灭，吾不爱万金家产，为韩报仇，击秦始皇于博浪沙，事虽不成，天下震动。今仗三寸之舌，为帝王师，受封万户，位列通侯，身本布衣，至此显荣已极，于愿足矣。便当弃却世间之事，往从赤松子游耳。”于是张良学习导引，不食五谷。及高祖既崩，吕后心感张良献计保全惠帝，于是强劝张良复进饮食，因说道：“人生一世之间，譬如白驹过隙，

何必自己刻苦如此。”张良被劝，不得已照旧进食，至是身死。吕后甚是痛惜，溢为文成侯，使其长子张敖袭爵留侯，次子张辟疆，年才十四岁，吕后用为侍中。又命谥樊哙为武侯，以其子樊伉袭爵。清人谢启昆有诗咏张良道：

一椎博浪客东游，未遂归韩更相刘。结友商山能助汉，受书黄石但封留。三分诸葛殊成败，异代青田法运筹。为帝者师本忠孝，清风万古过去穀城幽。

当日天下无事，朝政清简，惠帝因为日事淫乐，身体斫丧，遂致患病，渐渐沉重。到了七年秋八月戊寅，驾崩于未央宫。惠帝自从十七岁即位，在位七年，年仅二十四岁。综计惠帝一生，前半世失爱于高祖，一向临深履薄，过得是兢兢业业的日子；后半世受制于吕后，终日醇酒妇人，过得是昏昏沉沉的日子。虽然身为皇帝，并不得丝毫展布，只因受尽吕后气恼以致生了厌世思想，反借酒色自戕其身，也算是可怜的皇帝了。

吕后只有惠帝一子，如今短命死了，母子情关天性，纵使平日忤逆不孝，到了死后，也不能不落点眼泪，何况惠帝为人，又甚孝顺。虽然一力保护赵王如意及发怒囚系申食其，此两件事与吕后意思相反，但他所行，却合正理，吕后亦不能因此怪他。何况惠帝一命实被吕后气死，吕后想以此层，应比别人为母亲的更加哭得伤心。岂料惠帝气绝发丧，吕后随众举哀，偏只有声无泪，左右侍臣，见此情形，都觉诧异。要说吕后生性狠毒，连儿子死了都不伤心，又未免太过。但是吕后为何如此，不特读者诸君，猜不着她心事，连当日许多在旁亲见之人，都无理会，却单被一个十五岁童子，一眼窥破。欲知童子何人，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立少帝太后亲政 罢王陵诸吕封王

话说当日惠帝驾崩，吕后每哭，有声无泪，众皆不解其故，独有张良之子张辟疆，现年十五，身为侍中，生性乖觉，猜破吕后意思，也不与别人说知，独自来见左丞相陈平说道：“太后独有主上一子，今主上驾崩，太后哭而不哀，君知其故否？”陈平听了，也觉诧异，一时揣测不来，因问道：“此是何故？”辟疆道：“主上未有长大之子，今幼君嗣位，太后惟恐君等为乱，所以无心哭泣。君等身居要地，无故见疑，势甚危险，何不速请太后用吕台、吕产为将军，统领南北军，并将诸吕授官，使之居中用事，如此则太后心安，君等可以免祸？”陈平见说，心想此言甚是不错。此时但顾保全自己，也不管将来如何，便依言奏闻吕后。吕后大喜，立即允准，嗣后吕后每哭惠帝，泪流满面，甚是伤心，左右但觉吕后前后情形有异，莫测其故。

原来汉时兵制，分为南北二军，南军驻扎城内，保卫宫中，属宫卫尉主管，至京城之兵，则为北军，属京中尉主管，皆统于太尉。如今吕后命其兄吕泽之子吕台、吕产，分统南北军，于是兵权都归吕氏之手，太尉周勃徒拥虚名，并无实权，吕后愈得横行无忌。

惠帝既崩，到了九月，葬于安陵，群臣上庙号为孝惠皇帝，

先是惠帝纳张敖之女为皇后，已有数年，并无所出。吕后心欲皇后生子，设尽种种方法，究竟不能得子。吕后又想出一计，密令张后假作怀孕，暗取惠帝后宫美人之子，当作张后自己亲生，立为太子。又恐其母现在，太子将来长大，必然认取所生之母，不认张后，先将其母杀死，以绝后患。待得惠帝丧葬完毕，吕后便命太子嗣位，是为少帝。此时少帝年仅数岁，不能亲理政务，吕后不过借他作个名目，自己便临朝称制，于是刘氏天下，几乎变成吕氏天下，所以史官竟将吕后纪年，不书少帝，也是此意。

吕后既已一人独揽大权，比起惠帝在日，更得自由，遂想将母家子侄提拔起来，同享富贵。一日吕后临朝，宣布己意，欲立诸吕为王，以探大臣之意，是否依从。先问右丞相王陵，王陵对道：“高皇帝曾杀白马，与众盟誓道：‘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今欲王吕氏，有背此约。”吕后听了心中不悦，又问左丞相陈平、太尉周勃，二人对道：“高帝定天下，封子弟为王，今太后称制，与高帝事同一律，欲王诸吕，无所不可。”吕后见说大喜。

此时王陵在旁，听得二人所言，心中大怒。及至罢朝，群臣一同退出，王陵遂责备陈平、周勃道：“当日群臣与高帝歃血为盟，君等岂不在内？如今高帝既崩，太后女主，欲王吕氏，君等便顺从其意，违背前约，将来有何面目见高帝于地下？”陈平见王陵怒气勃勃，也不与他分辨，但说道：“面折廷争，吾不如君，全社稷，安刘氏，君亦不如吾。”王陵闻说，遂不复言，彼此各自散去。

吕后回到宫中，心想王陵不肯顺从。必须夺其相权。到了元年冬十一月，遂下诏迁王陵为帝太傅。王陵知吕后欲夺其权，故意尊为太傅，因此心中愤怒，谢病不朝。吕后遂命陈平为右

丞相，审食其为左丞相。说起审食其，何曾知得政务，如今命为丞相，不过挂名，并不理事，终日坐监宫中，如同郎中令，不过公卿百官奏事，却都由他取决，也就权重一时。吕后又查得御史大夫赵尧，前曾献计高祖，荐周昌为赵相，使之保护赵王如意，因此心怨其人，便借事将赵尧办罪。忽又想起任敖，旧为狱吏，于己有恩，尚未报答，闻其现任上党郡守，于是下诏召为御史大夫。当日列侯群臣，顺从阿附吕氏者，皆得擢用，反对者悉行罢免。朝廷之上，大都吕后党羽布满，而在吕后左右尤为得势者，除审食其外，尚有二人。一为吕后胞妹吕嫪，专权用事，吕后封之为临光侯；一为阉人张释，字卿，甚得宠爱，吕后命之为大谒者。朝中大臣，对此三人，莫不畏惧。吕后既将王陵罢相，料得欲封诸吕，廷臣中更无人敢出头反对，但须以渐而行，不宜太骤。到了夏四月，吕后先封高祖旧臣郎中令冯无择等数人为列侯。次封吕释之子吕种为沛侯，吕后姊长孺子吕平为扶柳侯。又立惠帝后宫诸子，强为淮阳王，不疑为恒山王，弘为襄城侯，朝为軹侯，武为壶关侯。于是下诏追尊其父吕公为宣王，兄吕泽为悼武王。此时鲁元公主已死，太后立其子张偃为鲁王，追谥公主为鲁元太后。朝中大臣见此举动，皆知吕后欲封诸吕为王，又有许多用事之人，前来示意，迫胁陈平等，要他上请，陈平不得已，乃请割齐国之济南郡为吕国，立酈侯吕台为吕王，吕后依言，立时下诏行封，于是吕台居然为了国王。

当日吕后本意，原不过要抬举自己母家子侄，享受荣华富贵，并不想夺取刘氏天下，但要享富贵，须使之据国封王，于愿方足。无奈高祖生前，偏与群臣立下盟誓，不许异姓为王，如今违背盟誓，硬立吕台为王，虽一时权力在手，刘氏宗室，在表面上无可奈何，其心必然不服，将来自己死后，吕氏必遭

鱼肉，欲为长久之计，须使刘吕二氏，联络得情谊亲密，方保相安无事。又因吕台封王，系割取齐国土地，就是张偃得封鲁王，也是前日齐王刘肥所献一郡之地，吕后因此便想先与齐王联络。此时齐王刘肥已死，赐谥为悼惠王，使其长子刘襄嗣立为王。吕后二年五月，遂封刘肥次子刘章为朱虚侯，三子刘兴居为东牟侯，并命其入京宿卫，复将吕禄之女，嫁与刘章为妻。又命赵王刘友、梁王刘恢，皆娶诸吕之女为王后。吕后意欲刘吕二姓，互为婚姻，借以消灭恶感，也算费尽心心了。

时光迅速，吕后临朝称制，已有四年，少帝渐长到十余岁，方知道自己不是张后所生。又闻生母已被吕后杀死，心中自然怨恨。到底小儿心性，不知忍耐，遂发怒说道：“太后何得杀死我母，强我作了他人之子，如今我年尚幼，只得由她，待我长大，便要替我母亲报仇。”左右闻言，急来报与吕后。吕后听了，暗自吃惊，心想少帝小小年纪，便存此心，据说要与其母报仇。其母是我杀死，他固无如我何，将来必然迁怒到我母家，吕氏一族，难保不送在他手里，不如趁其年幼，即行废去，别立一人，以免养虎贻患。吕后主意既定，密遣心腹之人，将少帝幽闭永巷之内，连左右近侍都不得与之相见，却令人在外扬言少帝得病甚重。其实少帝并无疾病，只因语言不慎，致遭幽闭，独居一室，更无一人前来看顾，吕后于是下诏实行废立。欲知少帝将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吕后下诏废少帝 田生设计说张卿

话说吕后四年夏五月，下诏废去少帝，命群臣会议应立之人。其诏书道：

凡有天下治万民者，盖之如天，客之如地。上有欢心以使百姓，百姓欣然以事其上，欢欣交通而天下治。今皇帝疾久不已，乃失惑昏乱，不能继嗣，奉宗庙祭祀，不可属天下，其议代之。

群臣得诏，大都不知宫中实在情形，纵使知得少帝无辜被废，谁敢代为鸣冤？只得一齐说道：“皇太后为天下计，废昏立明，所以安宗庙社稷，用意至为深远，臣等敢不奉诏。”吕后见群臣尽皆服从，遂命断绝少帝饮食，少帝不久遂死。一面示意群臣，立恒山王刘弘为帝。刘弘本封襄城侯；后因恒山王刘不疑身死，吕后移为恒山王，至是立为皇帝，亦称少帝，仍由吕后专政。

吕王吕台立了一年身死，吕后谥为肃王，使其子吕嘉嗣立为王。吕嘉本是纨绔子弟出身加以平日父母溺爱纵容，自然骄恣暴戾。及至为王，愈加傲慢，自以为尊贵非常，连家中尊长，都不放在眼里，一味横行，无恶不作。吕后实在看不过去，到

了六年冬十月，遂下诏将吕嘉废为庶人，意欲别立诸吕中一人为王，又不欲自己出口，最好仍由群臣自来奏请，方显得不是一人私意。当日恰好有田生其人，出来成就此事。

田生本齐国人，家贫落魄，游到长安，旅居既久，资财用尽，不能回乡，因想得一法，要向富贵人家，打个抽丰。若论长安帝都地方，尽有许多王侯将相，贵族朱门，但苦无一人认得，便到处托人，替他引进。却好有一朋友，认得大将军营陵侯刘泽，允为介绍，前往相见。说起刘泽，乃是高祖从堂兄弟，前为郎中，因击陈豨有功，封营陵侯，官拜大将军，算是朝中一位皇族。刘泽既见田生，与之接谈。田生口才素好，议论风生，甚中刘泽之意。田生又因刘泽是高祖兄弟，可望封王，遂替他想出种种计策，图谋王位。刘泽不觉大悦，立时赠金二百斤。田生得金，便收拾行装，径回齐国。此时事隔二年，刘泽谋王，尚未得手，忽然想起田生，一去杳无信息，因遣人往齐国探问。来人奉命到齐，见了田生，传刘泽言语责备他：“足下回去许久，不曾一通音问，想是与我绝交；不记从前情谊了？”谁知田生自从得金回家，二年来经营产业，居然家道小康，正想报答刘泽恩惠，今闻使者之言，便托他回对刘泽谢罪，并说自己不久当来长安，力图报效。使者如言回报。田生便带同己子，起程来京。田生既到长安，自寻寓所住下，因要秘密营谋，恐被外间走漏风声，所以连刘泽都不与之相见。但是要想谋事，须与朝中亲贵交结，算起吕后左右用事之人，只有审食其、吕嬃、张释，此三人中比较起来，惟有张释是个宦官，容易结识，遂托人将其子荐与张释为门客。张释果然收留，过了数月，忽闻吕后废去吕嘉，尚未择立何人为吕王。田生揣知吕后之意，便想见了张释作成其事，为刘泽封王作个引线。主意既定，便择定日子，先遣其子往约张释，届时到他家中饮酒。

原来田生此次到京，随带许多钱财，比起前次穷困情形，大不相同，只因要与权贵往来，便租得一所高大房屋，置备家伙，使用奴婢，日常饮食服用，甚是阔绰，旁人不知，都道他是世家巨族。当日田生之子，奉命往请张释，说他父亲极意倾仰，薄具酒肴，要请贵人驾临赏光，万勿见却。张释见其意甚诚，也就应允。到了是日，田生早预备丰盛酒筵，将家中收拾洁净，一切铺陈装饰，十分华美。待得张释到了，田生亲整衣冠，出门迎接，延入堂中，左右排下酒席，田生便请张释坐了上座，自己相陪宴饮。张释初意以为一个门客，家中能有几多设备，不过到来敷衍一番，算是领他的厚意。谁知一到田生家中，见他门庭高大，帷帐器具，并皆华丽，左右伺候之人甚多，席间肴饌，件件精美，看此门面，竟与列侯不相上下，心中暗自惊异，因此不敢轻视。又见田生言语投机，彼此遂甚浹洽。

酒到半酣，田生屏退左右，密对张释道：“今太后外家吕氏，其父子兄弟，曾助高帝，取得天下，功劳甚大，又是国戚，太后春秋已长，父兄皆死，欲多立于侄为王，因恐大臣不服，故仅立吕王一人。如今吕嘉又以罪废，太后之意，欲立吕产为吕王，自己不便出口。足下得宠太后，素为大臣所敬，何不示意大臣使之上请？太后必喜，足下亦可得封侯之赏。”张释听了大以为然，于是谢别田生，依计而行。一日吕后临朝，因问大臣道：“吕嘉已废，应立何人为吕王？”大臣等遂请立吕产，吕后甚悦，乃下诏立吕产为吕王，后来吕后查是张释替他出力，赐以千金。张释受赏，心想若非田生教我，安能得此赏赐？遂分五百金以赠田生，田生力辞不受，张释以为田生廉洁慷慨，因此愈加敬重。

一日张释又来田生家中，田生请入密室，畅谈良久，因向张释低说道：“近闻吕后封王，朝中大臣，颇多不服，鄙见须

用调停手段。现有营陵侯刘泽，在诸刘中辈数最长，仅为大将军，心中未免失望，足下何不进言于太后，割十余县之地，立之为王。刘泽得王，自然感激太后，吕王地位，由此更加稳固。”张释闻言，立即依允，遂辞别田生，往见吕后。田生又查知刘泽之妻，乃是吕嫫之女，因暗地使人密向刘泽告知此事，使他转托吕嫫，帮同进言。吕后既听张释之言，又有吕嫫在旁怂恿，心中也想借此安顿刘氏，遂于七年二月下诏，将琅玕一郡，封刘泽为琅玕王。

刘泽既已受封，自然大感田生，邀其一同到国，田生又劝其速行，不可挨延。刘泽依言，便与田生收拾行装，即行起程。不过数日，吕后果然后悔，不欲遣刘泽就国，因他是诸刘之长，留在长安，可以挟制诸刘。又闻得刘泽已经动身，便命使者飞骑往追，并嘱其追至函谷关为止，如追不上，不必再追，免得动人观听。使者奉命至关，刘泽已于前一日出关，使者只得依言折回，刘泽竟与田生安然到国。

当日吕后将诸吕之女嫁与梁、赵诸王，原欲将婚姻调和彼此意见，谁知不是冤家不对头，因此反生出许多事故。说起赵王刘友，本是高祖庶子，高祖时立为淮阳王。及惠帝元年赵王如意被杀，吕后遂移刘友为赵王，迫令娶诸吕之女为王后。偏是二人性情不合，夫妻之间，并无恩爱。赵王本有爱姬数人，因此常在爱姬处作乐，少到吕氏宫中。吕氏心生妒忌，又倚着吕后之势，要想压制赵王，不使与诸姬亲近。赵王岂肯受她压制，便与吕氏反目。吕氏大怒，立即收拾行装，回到长安，来见吕后。

读者试想吕女到京，来见吕后，是何意思？若就常情而论，无非哭诉赵王宠妾欺妻，要求太后作主，勒令赵王向之服礼，以后不得如此，也就罢了。谁知吕女心肠狠毒，却与吕后相似，

以为如此尚不足意，须得吕后将她丈夫治死，方可泄其怨恨，于是竟将实情隐瞒不说，却另编出一种话来，陷害赵王。欲知吕女如何措辞，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两赵王女祸亡身 朱虚侯军法行酒

话说赵王刘友之后吕氏，因赵王偏爱姬妾，夫妻反目，心中异常怨恨，一直回到长安，入见吕后，意欲将言激怒吕后，将赵王从重处治，以快其意，遂捏说道：“赵王最恶吕氏，因要是吕氏之女，加以虐待。并大言道：‘吕氏岂得为王，等到太后百岁之后，吾必照着先帝盟誓，发兵击之。’妾闻此言，知是赵王有心弃妾，住在赵国，更无希望，且恐将来吕氏必受赵王之害，所以特地逃回报告此事。”吕后听了，以为其言是实，不觉大怒，顿起杀心，即遣使者往召赵王。当日赵王闻说吕氏含怒回京，料想不过往见吕后，诉说她受了许多委曲。世间夫妻反目，为妇女者往往回到母家，哭诉一切，此是常有之事，只得任她去了。及至使者来召，赵王知得定为此事，心想吕后身为尊长，要想调和儿媳感情，命我来京，将她接回，或是听信她一面之词，将我责备，但我也可当面辩白，谅来此去无甚不了之事，便随使者起行。七年春正月，赵王到了长安，吕后闻说赵王到来，不与相见，闭在邸中，遣兵围守，不给饮食，也不许赵国随来从臣，与他同在一处。从臣看不过意，备了饮食，私自送进，却被守兵查出，立即拿捕治罪，因此更无别人，敢进饮食。可怜赵王刘友独自一人，幽囚邸中，活活受饿，至此方知身被吕氏诬陷，冤愤填胸，无处告诉，遂作歌道：

诸吕用事兮刘氏微，迫胁王侯兮强授我妃。我妃既妒兮诬我以恶，谗女乱国兮上曾不寤。我无忠臣兮何故弃国，自决中野兮苍天与直。吁嗟不可悔兮宁早自贼，为王饿死兮谁者怜之！吕氏绝理兮托天报仇。

赵王悲歌愤懑，饥火中烧，欲逃无路，不久竟然饿死。吕后命以民礼葬于长安，下诏移梁王刘恢为赵王，更将吕王吕产移为梁王，又立惠帝后宫之子刘太为济川王。

说起梁王刘恢，生性本来懦弱，所娶王后，偏又是吕产之女，性质刚强，以致太阿倒持，受制于内。王后既得专权，所有左右从官，皆用诸吕族人，作她耳目，梁王一举一动，不得自由，心中郁郁不乐。如今奉命移封赵国，闻得赵王刘友饿死，都由其妻吕氏进谗所致，因此对着王后，愈加畏惧。王后亦知此事，更觉扬扬得意。刘恢本有爱姬一人，王后便暗中用药将她毒死，刘恢闻信，甚是伤悼。又明知她死得冤枉，却看着赵王刘友是个榜样，一毫不敢出声，只是心中悲愤，无人可告。于是作成歌诗四首，命乐工歌唱，不到几时，遂发愤自服毒药而死，时吕后七年夏六月也。吕后闻赵王自杀，问知原因，全不怜悯，反说是堂堂一国之王，只为了一个妇人，拼将身殉，并不想奉承宗庙，失了孝道，因此不立其嗣，遂遣使往告代王刘恒，意欲移之为赵王。代王对着使者辞谢，说是情愿仍守代郡边地，不敢移封大国，使者如言回报。于是太傅吕产、丞相陈平，知得吕后欲封吕禄，便请立吕禄为赵王，吕后自然允准，吕氏遂又添了一个国王。

到了是年九月，燕王刘建身死，王后虽未生子，其后宫美人，却有一子，照例应得嗣立为王。谁知吕后自因两个吕女断

送了两位赵王性命，不说吕家女儿不好，反道是刘氏诸王，有意与吕氏作对。知得刘吕联姻，无益于事，又料到刘氏宗支，见她此种举动，愈加不平，心想一不做，二不休，索性趁自己在时，多立吕氏几人为王，养成强大势力，也可与刘氏为敌。遂暗遣刺客，前往燕国，将燕王之子杀死。此时吕后也不待群臣来请，即下诏立吕台之子吕通为燕王。又封吕胜为赘其侯，吕更始为滕侯，吕忿为吕城侯，吕莹为祝兹侯，于是吕氏共有三王六侯。连大谒者张释，亦得封为建陵侯，汉时阉人封侯，算他第一。都亏迎合吕后之力，得了此种好处。但难为刘氏诸王侯，人人心中恐惧，各图自保，惟恐稍触吕后之怒。内中独有朱虚侯刘章，年方二十岁生得性情活泼，气概勇敢，因见刘氏失势，诸吕擅权，心中实在气愤不过，欲待出来反抗，明知卵石不敌，只得装作懵懂样子，一味与众随和。他虽也娶吕禄之女为妻，却与两个赵王不同，用出手段，买得吕女欢心。吕后与诸吕，见刘章夫妻恩爱，也甚欢喜。刘章却暗地算计，要想示个利害，使知刘氏未尝无人，诸吕或不敢十分放肆。主意既定，专待见机行事。

一日吕后在宫中排起筵宴，大会亲戚，诸吕尽皆在座。刘章本是吕后之孙，又是诸吕女婿，也得预宴。吕后因他辈行最小，便命为酒吏监酒。刘章因此心生一计，上前请道：“臣本将门之子，出身将种，请得以军法行酒。”吕后平日将他当作小孩，又听其语意甚是浑沦，以为无非凑趣作乐，便即应允。到得酒酣，刘章出席敬酒，又唱了一曲，舞了一回。大众看他，竟是个天真烂漫的孩子。刘章歌舞已毕，又向前说道：“请为太后唱一耕田之歌。”吕后听了笑道：“只有汝父知得耕田，汝一出世便为王子，岂知田事？”刘章答道：“臣能知之。”吕后道：“当试说来，看是对与不对。”刘章应声唱一田歌道：

深耕概种，立苗欲疏。非其种者，锄而去之。

吕后闻得歌词，知是刘章寓意，所谓非种，明明指着诸吕，暗想谁料一个小孩，竟有此种深心，因此也就默然无语。刘章却仍假作无心，只顾催着近侍巡环斟酒，不多几时，大家都已吃得半醉。诸吕中有一人，不胜酒力，恐怕醉后失仪，又见吕后等甚是高兴，不便当面告辞，打断众人兴头，于是趁着大众不觉，私自离席逃去，却被刘章一人看见。

原来刘章请以军法行酒，便已存下杀心，虽然唱歌起舞，弄出许多花头，两眼却望着席上各人，不住的轮转观看，要想寻他破绽，正如饿猫寻伺鼠子一般。如今看见有人逃席，又认明是诸吕中人，正是难得机会，立即离座向之追赶，其人见刘章从后赶来，何曾知得是要杀他，以为不过欲来挽留，不令逃去，正想对着刘章婉言辞却，谁知刘章赶到近前，不由分说，拔起剑来，立将其人杀死，割下首级，提到席前，向吕后说道：“有一人逃酒，臣谨依军法斩之。”吕后及席上众人，连同左右近侍，见此情形，尽皆大惊失色。但因已许刘章行使军法，不能责他擅杀之罪。再看刘章，他却如行所无事，面不改容。大众到此，兴致全无，吕后遂命罢酒，诸吕一个个垂头丧气，各自散归。

从此之后，诸吕见了刘章，各带三分畏惧，也有心中怀恨，要想设计害他，却因他言语行事，并无过失，也就无可奈何。此事传到外间，一班刘氏宗支，暗自欢喜，都赞刘章年少胆大，敢作敢为，此举可为刘氏吐气。就是朝中大臣如陈平等，心中亦敬服刘章，都倚他作刘氏保障。却说陈平自从代王陵为右丞相，虽有左丞相审食其，与他同事，却是从不过问，所以一切

政事，皆归陈平一人办理。但陈平事事皆须请示吕后而行，并无一毫权力，连种种违法举动，亦不能救正，凡事惟有顺从吕后意思，也算是善于保全禄位了，谁知尚有人向吕后面前，说他坏话。未知其人为谁，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曲逆智免吕嫪譖 陆生计联平勃欢

话说陈平自为右丞相，独理政务，一切依从吕后之意而行，吕后自是欢喜。偏遇吕嫪仍记前次谋执樊哙之仇，欲趁此时再图报复。说起吕嫪为人，心肠之狠，手段之辣，不亚乃姊。吕后与她志同道合，所以遇事便与商量，吕嫪因得干预朝政，在外招权纳贿，势力颇大。如今欲害陈平，便日夜寻他短处。无奈陈平甚有智计，遇事弥缝得毫无间隙，吕嫪竟属无从下手，不得已遂捏说道：“陈平身为丞相，不理政事，终日在家，只是痛饮醇酒，戏弄妇人，似此荒废职务，应行罢免治罪。”吕后平日多听吕嫪之言，独有此语，却不肯听。一则久知吕嫪与陈平有隙，所言自是出于私意；二则政事由己专决，惟恐陈平干涉，若使陈平醇酒妇人，不理政事，到是他好处，所以吕嫪说了数次，吕后皆置之不理。早有人将吕嫪言语报与陈平得知。原来陈平饮醇酒，戏妇人，亦是实有其事，只因知得吕后天性猜忌，惟恐其当面顺从、背地算计，所以托于酒色，免致见疑。今闻吕嫪进谗，不但不肯改变，索性将计就计，大张女乐，在家终日痛饮。果然吕后初闻吕嫪之言，尚未深信，后遣人出外打听，据回报说陈平当真如此，吕后也不明言，心中却暗自欢喜。

一日陈平因事入宫来见吕后，恰好吕嫪在旁。吕后记起此

事，便对陈平将吕嫪言语当面说出，因安慰陈平道：“俗语有言：‘儿女子之言不可听。’但看君对我作事何如？不须畏惧吕嫪之谮。”陈平闻言，顿首称谢。吕嫪被吕后当面抢白一番，不禁羞惭满面，从此再不敢说陈平坏话。

陈平虽然善用智术，保得自己禄位，但是眼看吕后紊乱朝政，诸吕日益横行，刘氏失势，不免怨恨。彼此势成水火，不能两立，祸机已伏，终有一朝发作，无论谁胜谁败，自己身为丞相，均不能辞其责。论起本心自然为顾刘氏，但是诸吕势力，布满朝廷，如何设法驱除，必须预先布置。陈平因为此事，横亘在心，外面虽然假作淫乐，心内却甚忧虑，每趁无事之时，屏退左右，独坐一室，俯首沉思。谁知平日号称多谋足智之陈平，遇着此种难题，想了多次，竟无善策。一日陈平仍在独居深念，忽有一人走进，在他对面坐下。陈平想到出神，全然不觉。其人见陈平如此情形，早已猜着心事，因开言问道：“何事思念如此之深？”陈平闻言，如梦方觉，举头一看，原来却是陆贾。

陆贾自从吕后临朝，欲封诸吕为王，自料力不能争，且因素有口辩，尤为吕后所忌，于是托病辞职，退居林下。因见好畤地方，田土肥美，宜于居家，遂携家属移居其地，并将家产分与儿子，令其分爨。原来陆贾生有五子，其妻早死，家中无别财产，只有前次奉使南粤时南粤王赵佗所赠囊中之装，皆是珠宝，价值千金。陆贾遂将珠宝变卖得金，分与五子，每子各得二百金，使之置买田产过日。陆贾自己并不留下养老资财，随身只有驷马安车一乘，歌舞侍者十人，宝剑一柄，价值百金。却与五子立下契丝道：“我若到了汝家，汝须供给吾人马酒食草料，极我所欲，以十日为限，我便另住他处。我若得病，死在某子家中，由某子备办丧葬，我所有车马侍者宝剑悉数与之。

大约一年之中，除往来长安并到其他亲戚朋友外，轮流到汝五家，每家不过两三次，日常见面，反觉得不新鲜，我亦不至久住，惹汝等讨厌。”其子奉命，各自谋生。陆贾处分家事既毕，从此一人逍遥自在，到处行乐。

读者须知我国家族有一种习惯，凡人生子，到得长大，不问他能否自立，便急急替他娶妇，要望早日抱孙，算是福气。为子者靠着父母过活，娇养惯了，不能谋生，只管坐吃现成，此在富户单丁，或不觉得。若使家道不丰，儿子又多，娶了几房媳妇，生了无数孙男孙女，人口既比从前增加，又都不能赚钱，但知花费，反累得老年人，终日奔波，为儿孙作尽马牛。世上人倒称羨他有子有孙，算是福气，此种福气，也就不易享受。何况不肖儿子，但顾妻儿，不顾父母，各在房中作乐，任他堂上两老，冷冷清清，也无人前来问安视膳。更有兄弟不和，夫妇反目，妯娌相争，为尊长者，费尽调停，呕尽闲气，此亦家庭中常有之事。陆贾早已见到，想出此法，既可免除苦累，又得实享家庭快乐，也可谓善于处置了。

陆贾一身虽然逍遥自在，却仍记挂着国事。眼见数年以来，吕氏势力日大一日，时事日非，祸胎已种，也不知一班大臣，如陈平、周勃等，作何打算，因想一探消息，遂一直来访陈平。到得门前下车，不待阍人通报，径行入内，却见陈平独坐一室，看他神气，料是有重要之事，因即向之动问。陈平被问，方知陆贾到来，见是熟人，却反问道：“先生试猜我心中所思何事？”陆贾道：“足下位为上相，食三万户侯，可谓富贵已极，更无他望。然而心中尚有忧虑者，不过是为诸吕及少主耳。”陈平答道：“先生所猜不错，但是事势至此，为之奈何？”陆贾道：“大凡天下安，注意在相；天下危，注意在将。将相和睦，则众心归附，如此天下虽有变故，事权不至分裂，为社稷计，

在君与绛侯二人掌握耳。君今何不与绛侯深相交结？”因附着陈平耳边，说了几句，陈平点头称善。

说起陈平与周勃本无交情。从前相随高祖在荥阳时，周勃曾向高祖诉说陈平受金，二人以此不和。后来一为丞相，一为太尉，同朝共事，渐渐忘了前隙，但彼此交情尚未十分浹洽，所以陆贾要他二人结欢，同心合力，方可济事。但因周勃是个武人，性质率直，若要他先来亲热陈平，必定负气不肯，所以陆贾又特来说陈平。陈平听了陆贾之言，便预备五百金厚礼，遣人送与周勃，又请他至家饮酒，大张筵席，歌舞毕陈。陈平使用出种种手段，联络周勃，引得他开怀痛饮，极欢而散。过了数日，周勃也就依礼报答，二人不久竟成莫逆，不时相聚，渐渐谈到国事，彼此同心共图进行之策。陈平因感陆贾替他设计，遂将奴婢百人，车马五十乘，钱五百万，赠与陆贾，以为饮食之费。陆贾得了此宗大财，便与汉廷公卿往来交结，甚是有名。

到了八年春三月上巳日，照俗例官府及人民皆到东流水上洗濯，以除不祥，名为祓祭。是日吕后亦排齐銮驾，亲往灞上，事毕而回。行过轺道，无意间忽见一物，形状如狗，颜色青黑，直向吕后腋下扑来，吕后大惊。未知是何怪物，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见鬼物吕后身死 得密报齐王起兵

话说吕后由灞上回宫，路过轺道，瞥见有物如苍狗，来据腋下，心中大惊，定睛一看，忽又不见。但觉得腋下疼痛，回到宫中，解衣一看，竟似被物击伤，心疑适才所见，不知是何鬼怪，便命太史卜得一卦，据云：系赵王如意作祟。吕后忧惧，从此卧病在床，医药祈祷，并无效验。延至秋七月，病势更重，吕后自知不起，乃命赵王吕禄为上将军，管领北军，梁王吕产管领南军。又召二人入宫面嘱道：“高帝曾与大臣立约，非刘氏而为王者，天下共击之。今吾封汝等为王，大臣心皆不平，我死之后，恐其为变，汝等须牢握兵权，防卫宫殿，不得轻离。我出葬地，汝等切勿亲自送丧，以免为人所制。”二人受命。七月辛巳，吕后驾崩于未央宫，遗诏以吕产为相国，左丞相申食其为少帝太傅，立吕禄之女为皇后。说起吕后与高祖同由微贱出身，亲历艰苦，眼见高祖扫荡群雄，平定天下，诛戮功臣，分王子弟，自己母家，并无一毫好处。虽然也有二人封侯，却都由军功得来。吕氏与刘氏比较起来，太觉得不公平，所以一旦临朝称制，便将诸吕抬举起来，只因过于偏袒诸吕，把高祖诸子任意残害；又违背高祖誓约，强立诸吕为王，以致众心不服，后人将她与唐时武则天并称为吕武。其实武则天改唐为周，立武氏七庙，显有篡夺之意，至于恣意淫乱存心狠毒，亦比吕

后为甚，不过同是女主专政，外戚擅权，因此连类并称耳。清人谢启昆有诗咏吕后道：

称制居然设九宾，编年犹是汉家春。酒筵竟许行军法，钟室亲能缚将臣。轂道犬伤高帝子，厕中髡痛戚夫人。绛侯纵守丹书约，诸吕难逃喋血频。

吕后既死，与高祖合葬于长陵。此时诸吕中只有燕王吕通回了燕国，梁王吕产，赵王吕禄，依着吕后嘱咐，不往送葬，各聚兵队，紧守城门及皇宫。吕产既为相国，吕禄又为上将军，一时政权兵权，皆归此二人掌握，虽有左丞相陈平，太尉周勃，不过是挂名将相，并无一毫权力。一班列侯诸将，更不待论。朱虚侯刘章见此情形，知得诸吕并无才能，于是心生一计，要想尽灭诸吕，拥立其兄齐王刘襄为帝。遂密遣心腹之人，私往齐国，告知齐王，假说是诸吕拥了重兵，密谋作乱，已妻吕氏，知得阴谋，暗行告知，事势危急，请齐王克日发兵西来，已与弟兴居并诸大臣当为内应。齐王刘襄得信，乃与其舅驸马、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三人秘密议定，刻日兴兵。

事为齐相召平所闻，心想齐王无故发兵，明是为乱，欲待谏阻，又恐齐王不听，自己兵权在握，岂能任其胡为？遂派遣军队，将王宫四面围守。名为保卫，实则防备齐王，使之不得举事。齐王受制，束手无法。中尉魏勃本与齐王同谋，今见事机中变，都由召平作梗，一时心急智生，便来见召平说道：“传闻王欲发兵，并未得朝廷虎符为验，岂非存心造反？今相君遣兵围王，先事预防，甚属善策。但须有可靠之人为将，方保无虞，勃虽不才，愿效微劳，为相君率领兵队。”召平不知魏勃是计，相信不疑，便将兵权交与魏勃，魏勃既握兵权，即下

令撤去王宫之围，来围相府。召平方知为魏勃所卖，追悔已迟，遂伏剑自杀。

说起魏勃本齐国人，当日曹参为相，魏勃年少家贫，要想谒见曹参，又苦无人引进。忽想得一计，每日起个绝早，到齐相舍人门外，替他扫地。舍人早起开门，见门前一片洁净，似是有人扫过。起初尚不觉得，后见日日如此，甚是可疑，以为世间断无如此闲情之人，来替别人扫地，谅系何种鬼怪，定要看个明白。等到天色黎明，舍人便伏在门侧等候，不过一刻，果然闻得门外扫地声响，遂由门隙中向外张望，却见一人弯着身，持帚扫地。舍人立即开门走出，问起姓名，知是魏勃。魏勃遂向舍人备述情由，托他介绍入见丞相，舍人应允，遂引魏勃见了曹参，曹参便将魏勃收在门下。一日曹参出门，令魏勃御车，魏勃趁便进言时事，曹参听了，大加赏识，荐于悼惠王，悼惠王用为内史。及悼惠王死，刘襄嗣立，魏勃宠幸用事，权过于相。召平明知魏勃是齐王得宠之人，即使不知他是同谋，岂可不加防备？此次漫然付以兵权，可谓自取其祸。魏勃闻召平已死，遂来通报齐王。齐王大喜，乃命驺钧为丞相，魏勃为将军，祝午为内史，下令召集国中兵队，预备进军。此时齐地已被吕后分割为四国，除齐国外，尚有琅玕、济南、城阳三郡，分属三国。济南系吕后封与惠帝后宫之子济川王刘太，城阳封与鲁王张偃。此二国皆吕氏党羽，惟琅玕王刘泽，本系高祖兄弟。如今齐王要将三郡趁势取回，但碍着刘泽是他从堂叔祖，不便兴兵攻之。遂遣祝午前往琅玕，面见刘泽，用言诱之道：“近闻吕氏阴谋为乱，齐王意欲起兵诛之，自以年少不知兵事，因想起大王当高帝时为将领兵，久经战阵，故愿将齐国委托大王。齐王本欲亲自来请，但因国中无主，不敢远离，使臣来请大王，务乞驾到临淄面商。齐王当并合二国之后，由大王率领

入关，平定内乱。”刘泽听了，相信不疑，即日起行。到了临淄，入见齐王。齐王便将刘泽留在齐国，又使祝午前往琅玕，尽起本地之兵到来，与齐兵合为一处，由魏勃带领西进。又分兵往取济南、城阳二郡。齐王一面遣使持书分往各国，告知起兵之意。其书道：

高帝平定天下，王诸子弟悼惠王于齐，悼惠王薨，惠帝使留侯张良立臣为齐王。惠帝崩，高后用事，春秋高，听诸吕，擅废帝更立。又杀三赵王，灭梁、燕以王诸吕，分齐国为四。忠臣进谏，上惑乱不听。今高后崩，皇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诸将。今诸吕又擅自尊官，聚兵严威，劫列侯忠臣，矫制以令天下，宗庙所以危。今寡人率兵入诛不当为王者。

楚王刘交得书，即命将领兵，会合齐兵前进。此消息传入长安，吕产与吕禄商议，遣大将军灌婴要领兵击之。灌婴奉命，带兵出关，行到荥阳。此时齐兵尚未到来，灌婴召诸将计议道：“诸吕统兵占据关中，意欲谋危刘氏，自行篡立。我今若破齐回报，岂非为虎添翼？此事断不可行，不如顿兵不进，遣人与齐联合，相机行事。”诸将闻言，尽皆赞成。灌婴遂下令将兵队驻扎荥阳，遣使往见齐王，与之联和且待吕氏变起，一同讨之。齐王许诺，遂回兵屯在齐国西界，静候机会。未知诸吕是否为变，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周勃矫诏入北军 刘章率兵诛吕产

话说吕产、吕禄自遣灌婴去后，心知朝中大臣宗室与己反对，欲待尽数捕拿诛戮，又畏惧绛侯周勃、朱虚侯刘章二人。只因周勃原系宿将，如今虽无兵权，他旧时部下心腹将士甚多，一旦发作起来，难保士卒不倒戈相向。至如刘章也是个敢作敢为之人，见此情形，岂不预先布置。又兼齐、楚现已起兵，虽命灌婴往讨，但恐灌婴亦未必可靠。今若从中发难，灌婴闻信，定与齐楚连兵来讨，反致彼等有所借口，不如且看灌婴此去情形如何。若果与齐国通谋，再行下手。于是会合诸吕等密议多日，各人意见不一，议论纷纭。吕产、吕禄，毫无主见，犹豫不决，当日一班朝臣，见此情形，无不人人自危，但又无力抵抗，惟有束手待毙而已。

内中陈平与周勃二人，因事势危急，乃密聚商议自救之策。周勃对陈平道：“如今惟有使我掌兵，可保无事。但是如何方能夺取兵权？”陈平沉思片刻，便附周勃耳边说了数句，周勃点首称善，立即依计而行。其时曲周侯酈商，年老在家养病，陈平与周勃假作商议要事，遣人往请酈商。酈商不知是计，依言而到。二人将酈商留在家中，又遣人唤到其子酈寄，嘱令往见吕禄，劝他如此如此。只因酈寄与诸吕交情最好，故陈平、周勃欲使之往说吕禄，将兵权让交周勃，又恐酈寄不肯往说，

或反与吕禄通谋算计，故先将其父酈商劫来，作为抵当。酈寄见其父被劫，无可奈何，只得依言前往。见了吕禄，因说道：“高帝与吕后，一同平定天下，刘氏所立九王吕氏所立三王皆经大臣议定，布告诸侯，诸侯并无异言。今太后新崩，帝年尚少，足下佩赵王之印，不速到国守藩，乃为上将统兵留京，所以大臣及诸侯，不免疑忌。足下何不让出将印，并请梁王归还相印，以兵权付太尉，与大臣立盟，各回本国。齐楚闻知，必然罢兵，内外皆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乃万世之利。”吕禄听了，甚以为然，乃使人将此计告知吕产。吕产又与诸吕会议，或以为可，或以为不可，众口不一，议了数次，毫无决断。酈寄见此计不行，父亲不得归家，心中焦急，便日日到吕禄处，意欲乘机促成其事，却又恐他见疑，不敢十分催促。吕禄素信酈寄，何曾知他心事？见其时常到来，便邀同出外游猎。一日猎罢，酈寄别去。吕禄顺路到其姑吕嬃家中，因与吕嬃夸说打猎之乐。吕嬃见其侄如此庸暗，全无见识，当此事势紧急，不但不可将兵权让人，连军中都不可擅离一步，他反时出游猎，真是不知死活，因此心中大怒，责骂吕禄道：“汝身为上将，乃竟弃却军队！眼看吕氏全族，断送汝手。”吕嬃越骂越气，命人将家中所有珠玉宝器，悉数取出，散置堂下，说道：“此等物件，今后都非我有，何苦替着他人看守，空费心力。”吕禄被其姑责备一番，垂头丧气而去，但他心中尚以为其姑年老未免过虑，哪里肯信。事被酈寄闻知，见吕嬃横生阻力，料想此计难成，急来告知陈平、周勃。

陈平、周勃得酈寄回报，密议：“吕禄已有意让出兵权，只因诸吕意见不同，以致延宕，须再设法促其速行。”正在筹议间，忽报平阳侯曹窋有要事求见。二人即命请入，此时曹窋已代任敖为御史大夫，本日适因政事入见相国吕产，与之计议。

忽遇郎中令贾寿奉使由齐国回来，一见吕产，便邀到一旁，将灌婴与齐楚通谋欲诛诸吕之事，备细告知，并催促吕产道：“王不早日回国，今虽欲行，亦不可得，惟有赶紧入宫保护少帝，严兵自守。”说罢连声催促吕产速行。原来贾寿乃吕氏党羽，知得势急，特来报信，背着曹窋与吕产说话，却被曹窋留心窃听，已知大略，遂赶到陈平处，说知此事。陈平与周勃见事已至此，若不速夺兵权，变生顷刻，二人议定一计，遣人密请襄平侯纪通与典客刘揭到来。纪通乃高祖女婿现掌符节，刘揭乃是宗室。二人见请，一齐陆续到来。陈平先命纪通持节，带同周勃，驰往北军，矫称少帝有诏，命太尉周勃掌管兵事。又遣刘揭随着酈寄往见吕禄，嘱咐如此如此。酈寄奉命同刘揭来见吕禄说道：“少帝有诏，命太尉掌管北军，意欲足下回国，足下当速归还将印，辞别起程，不然大祸立至。”吕禄被吓，全无主意，又心想酈寄与我交厚，必不见欺，于是解下将印，交与刘揭。刘揭得印，立即来寻周勃，此时周勃已与纪通同入北军。刘揭寻到北军，见了周勃，交割将印，于是北军遂归周勃掌管。

周勃入得军门，心想我虽手握兵权，但尚未知军心能否归附，此军已被吕禄统领多年，难保他不布置党羽，收买众心，为他出力，我纵为统将，众心不服，亦无如何。因想出一法，下令军中道：“汝等将士，为吕氏者右袒，为刘氏者左袒。”此令既下，但见片刻之间，全军尽皆左袒。只因吕禄虽然为将，并不知联络将佐，顾恤士卒，所以竟无一人为他。周勃见了，心中大喜，因遣人报知陈平。陈平又命刘章来助周勃，周勃使之监守军门。此时尚有南军，仍属吕产管领。南军本是卫宫之兵，分为两处，一在长乐宫，一在未央宫，分归两宫卫尉统带。周勃因南军未曾归附，不敢发作，先遣曹窋往说未央宫卫尉，

命其阻住吕产，勿使入宫。当日吕产被贾寿催促不过。方始决计入宫为乱。心中尚以为吕禄仍在北军，可保无事。谁知行至未央宫殿门口，却被卫尉阻住，不得入宫，只在殿门口徘徊往来。曹窋见他手下护卫之人甚多，未敢动手，急遣人报知周勃。周勃亦恐难以取胜，不敢明言讨之，遂对刘章道：“汝速入宫，保护少帝。”刘章请兵，周勃给与步卒千余人。刘章率兵，径入未央宫门，望见吕产正在廷中。时天色将晚，刘章挥兵进击，吕产见了先自逃走。随身将士。正待上前迎敌，忽然天起大风，尘土飞扬，迎面扑来，大众慌乱，各自四散，不敢抵当。刘章下令单拿吕产，余人可不究，兵士得令，就宫内分头寻觅，吕产见事急，逃入郎中府吏厕中藏匿，却被兵士寻获，擒出斩之。

当日宫中大乱，少帝在内闻信大惊，急命人将殿门紧闭，停了片刻，见外间喧扰已定，问知吕产已被刘章杀死，少帝无法，只得遣谒者持节慰劳刘章。刘章此时何曾认得少帝，便欲夺取谒者之节，谒者不肯。刘章亦不强他，但将谒者挟了上车，带领随来士卒，一直前往长乐宫。谒者被刘章劫持，无可奈何，只得听其摆弄。原来长乐宫卫尉吕更始，乃吕产族人。刘章恐其闻知吕产被杀，举兵作乱，与之交战，未免费力，意欲趁其未发觉以前，矫诏杀之，所以挟了谒者俱来，有节为信，方可行事。既到长乐宫前，刘章假称有诏，召卫尉吕更始到来听命。吕更始以为是真，行近前来，刘章即喝令左右将士，拿下斩首。一面矫诏安尉军心，竟无一人敢出反抗，刘章见诸事已毕，即驰回北军，告知周勃。未知以后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灭诸吕奉迎代邸 立文帝清除皇宫

话说吕后八年秋八月庚申，朱虚侯刘章，既斩吕产、吕更始，驰入北军，报与周勃。周勃闻信大喜，遂向刘章拜贺道：“我辈所患独有吕产，吕产已诛，天下定矣。”于是周勃遣派将士，分头捕拿诸吕家属，无论长幼男女，悉皆斩之。吕禄此时已卸兵柄，无异平民，自然易被擒杀，独有吕嫪为众所恨，竟将她活活打死。又命人往杀燕王吕通，废去鲁王张偃，至审食其本与吕氏亲密，照例亦难免罪，幸得陆贾与朱建二人，替他解免，故得保全，仍命为左丞相。

陈平与周勃见大局已定，遂遣刘章前往齐国，将诛灭诸吕之事，告知齐王，请其罢兵。又使人通知灌婴，命即回军，于是诸大臣相聚密议道：“吕后所立少帝与诸王，皆非真孝惠帝之子，吕后将他人之子，假充惠帝之子，使之嗣位，意在保全吕氏，今我辈尽诛诸吕，将来少帝及诸王年长后，必替吕氏报仇，我辈难逃灭族之祸，不如废去，别立他人。”正在商议之际，适值琅玕王刘泽，亦由齐国来京。原来刘泽自被齐王骗到国中，留住不放，自知中计，追悔不及，正苦无法脱身，今闻吕氏已灭，心生一计，遂对齐王说道：“齐悼惠王为高皇帝长子，推本而言，大王乃高皇帝嫡长孙，应立为天子，今诸大臣会议应立之人，正在狐疑未定，泽于宗室之中，叨属年长，诸

大臣自当待泽一言而决，今大王留泽在此，并无益处，不如遣泽入关，计议此事，可助大王成功。”齐王听说甚喜，遂即遣人保护刘泽起程。诸大臣闻说刘泽到来，果然与之商议，恰好有人提议欲立齐王刘襄，谁知刘泽自受齐王之欺，心中怀恨，此来不但不肯赞成，且有意破坏其事，以为报复，因说道：“齐王母舅驸马，为人凶恶暴戾，真如俗语所谓虎而冠者。此次吕氏以外家势力，几乱天下，若立齐王，是又出一吕氏矣。”陈平、周勃等闻言，皆道：“琅玕王所说甚是。”于是迎立齐王之议作罢。又有人议立淮南王刘长，众意以为刘长年纪尚少，其舅家亦非善良，也不赞成。末后选来选去，大众公推代王刘恒，都说道：“高帝诸子现存者，惟代王年纪最长，闻代王为人仁孝宽厚。太后家薄氏，又复谨慎纯良，迎立为帝，名义甚顺。”众人议定，守秘密，暗地遣人往代，迎接代王到来。此时朱虚侯刘章，已由齐回京，亦在会议之列，本意原欲迎立其兄齐王，但因众议不从，也就无法。

当日使者奉命到了代国，传达诸大臣之意，迎接代王入京。代王刘恒闻信，心中疑虑，遂与国中诸臣会议。郎中令张武等议道：“现在朝中大臣，皆是高帝旧将，熟习兵事，多行诈谋，其心难测，特畏高帝吕后之威，不敢妄为。今诸吕新灭，京师流血，名为迎立大王，实不可信，愿大王称疾勿往，徐观其变。”代王听说，尚未发言，旁有中尉宋昌进前说道：“群臣之议皆非，据臣愚见，大王此去，稳登宝位，并无危险。请言其证。昔日秦失其政，豪杰并起，人人皆自以为能得天下，然而天子之位，终归刘氏。天下之人，皆已绝望，此其一也。高帝封立子弟为王，其地如犬牙相错，所谓磐石之宗，天下皆服其强，此其二也。汉兴以来，除秦苛暴，法令简约，德惠时施，人心大安，难于摇动，此其三也。即就近事而言，以吕后之威，立

吕氏三人为王，擅权专制，然而太尉仅以一节入北军，大声一呼，士皆左袒，卒灭诸吕，此乃天授，非人力也。如今诸大臣即欲谋变，百姓不肯为用，其党又不能同心协力，内畏朱虚、东牟之亲，外畏吴、楚、淮南、琅玕、齐、代之强，必不敢动。况高帝子现存者，独有淮南王与大王二人，大王又属年长，加以贤圣仁孝，闻于天下，故诸大臣顺天下之心，意欲迎立大王。臣愿大王勿疑，便司起驾前往。”代王见众议不同，未知所从，遂入见薄太后，告知此事。薄太后亦无主见，待要前往，恐遭危险，欲待不去，又冠失了现成机会，遂命卜人占之。卜人奉命占成一卦，乃是大横之兆，其繇词逼：

大横庚庚，余为天王，夏启以光，

卜人见了繇词，遂向代王拜贺，说是大吉，代王见繇词中说天王，心中不解，因问卜人道：“寡人现已为王，何以又说是天王？”卜人答道：“词中所谓天王，乃是天子，并非指诸侯王。”代王方悟，入告太后，自己仍不敢造次前往，遂议定先遣太后之弟薄昭，偕同使者至京，察看情形，再定行止。薄昭奉命而去，不过几时，便偕使者回报，说是已见太尉周勃，周勃备述所以迎立之意，情形确实，并无可疑。代王心中甚喜，因笑对宋昌道：“果然不出君之所料。”于是决计起程，自与宋昌同车，随带近臣张武等六人，共乘坐驿车六辆，前往长安。行至高陵，离长安不远，代王终不放心，又命宋昌飞骑先往，观察动静，此时朝中各大臣，闻得代王将到，齐集渭桥等候，宋昌一马先到，望见众人，知是前来接驾，急忙回报代王。代王方始命驾前进，及至渭桥，群臣一齐拜谒称臣，代王也就下车答拜。拜毕俱各起立。太尉周勃为首，进前说道：“愿大王

屏退左右，有事奉陈。”代王未及回答，宋昌在旁闻说，即向周勃道：“太尉所盲是公，无妨当众言之。若所言是私，王者不受私言。”周勃见宋昌说得有理，便跪在地上，双手高捧天子符玺，献与代王，请其接受。代王不肯即受，因辞谢道：“俟至邸第再议。”于是代王辞了众人，坐上原车，直入京城，群臣随后相从。到了代邸，各皆下车入内，时乃闰九月己酉日也。君臣既到代邸，一同上书劝进。其书道：

丞相臣平、太尉臣勃、大将军臣武、御史大夫臣苍、宗正臣郢客、朱虚侯臣章、东牟侯臣兴居、典客臣揭再拜言大王足下，子弘等皆非孝惠皇帝子，不当奉宗庙。臣谨请阴安侯、顷王后与琅玕王、宗室、大臣、列侯、吏二千石议曰：大王高帝长子，宜为高帝嗣。愿大王即天子位。

代王得书，对群臣道：“奉承高帝宗庙，乃是重大之事，寡人不材，不称其位，愿请楚王计议应立之人，寡人实不敢当。”群臣闻言，皆俯伏固请。代王向西而立，固让三次，又向南而立，固让两次，然后即位，是为文帝。旁有东牟侯刘兴居上前奏道：“此次诛灭吕氏，臣并无功，请得前往清官。”文帝许诺，并命太仆汝阴侯夏侯婴同往。刘兴居遂与夏侯婴直入未央宫，走至少帝近前，对少帝道：“足下非刘氏，不当立。”遂指挥左右执戟之人，令其退去。诸人闻说，各弃兵器，一哄而散，内中尚有数人，不肯听命，宦者令张释又向其晓谕一番，亦皆散去。少帝见此情形，吓得不敢作声。夏侯婴早命人备齐车辆，将少帝载入车中，少帝此时方始问道：“汝欲载我到何处去？”夏侯婴答道：“出到外闲府舍居住。”于是遂将少帝安置少府署中，一面备齐天子法驾，前往代邸，迎接文帝。刘

兴居亦将惠帝之后张氏，移往北宫居住，然后把未央宫收拾洁净，前来回报。到了黄昏时候，文帝车驾起行入宫。谁知行至未央宫端门口，忽有宫官十人，手中持戟，拦住门口，说道：“天子在内，足下何故擅入？”欲知代王能否入宫，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惠帝子无辜被戮 窦后弟脱险受封

话说文帝车驾到未央宫，忽有十人在端门口持戟拦住，说道：“天子在内，足下何为擅入。”原来此十人乃是看守端门谒者，只因刘兴居清官时，未曾晓谕大众，彼等尚不知天子已经易人，所以向前拦阻。文帝被阻，不得入宫，乃遣人往告太尉周勃。周勃闻信赶来，向谒者说明原因，此十人始各弃戟走开，文帝方得入内。陈平、周勃见文帝已入宫中，遂于是夜分遣多人，将少帝义及常山王朝、淮阳王武、济川王太一律杀死。

读者须知惠帝后宫共有七子，除先立之少帝被废而死，又恒山王不疑、淮阳王强二人早死外，尚余此四人，如今同日见杀，真是死得冤枉。在陈平、周勃，既灭吕氏，自不能不废少帝。只因少帝是惠帝之子，吕后之孙，将来长大，必然追究此事，重翻旧案，坐诸人以擅杀之罪，所以要将少帝废去。但是少帝年幼，并无失德，无故不能废他，只得说他不是惠帝之子，既说少帝不是惠帝之子，遂连着朝、武、太诸人，都不认是惠帝之子，于是糊糊涂涂，将他们一概杀死，以为斩草除根之计。此便是陈平等的阴谋，只可怜惠帝竟因此绝后了。

文帝既入未央宫，即拜宋昌为卫将军，管领南北军，以张武为郎中令，巡行宫殿。当晚文帝出坐前殿，下诏大赦天下，到了元年冬十月，文帝谒见高庙，下诏追谥赵王友为幽王，立

其子遂为赵王，移琅玕王刘泽为燕王。凡吕后所夺齐楚二国之地，悉数还之。遣车骑将军薄昭往代，迎接太后薄氏至京，尊为皇太后，入居长乐宫。原来文帝奉事太后，极尽孝道，当在代国之时，薄太后有疾，一病三年，文帝躬自侍奉，衣不解带，目不交睫，饮食汤药，皆必亲尝而后进，直至病愈始已，以此仁孝着闻。如今立为天子，薄氏竟得为皇太后，也算应了许负之言。

文帝元年春正月，群臣请立太子，文帝谦让再三，群臣力请立子启为太子，文帝许之。三月，群臣又请立皇后，薄太后下诏，立太子母窦氏为皇后。说起窦氏，乃观津人，父母早卒，家有一兄一弟。兄字长君，弟名广国字少君。窦后少时，以良家子女，被选入宫为宫人。惠帝时，吕后挑选宫人分赐诸王，每国五人，窦后名亦在内，自以为家在清河，与赵国最近，愿往赵国，遂托主管宦官，请其将己名载入赵国五人之列，宦官许诺。谁知事后忘记，竟将窦后名字，误载代国名下，奏明吕后，已得允准，窦后方知其事，不觉涕泣埋怨宦官，不愿前往代国。宦官因名册业经奏准，不能更改，只得自己认错，极力劝慰窦后。窦后无法，只得随众出宫，到得代国。文帝时为代王，见了所赐五人，只有窦后恰中其意，因得进幸，生下一女名嫖，又生二子，长名启，次名武。文帝本有王后，王后生有四子，文帝未即帝位，王后已死。及文帝即位，王后所生四子，忽然接连病死。当日群臣请立太子，惟有窦后子启，年纪最长，故得立为太子。母以子贵，所以窦后得立为皇后。又封长女嫖为馆陶公主，次子武亦得封王。读者试想窦后当日若得如愿，到了赵国，不过做赵王友的姬妾，有何好处？幸亏宦官忘记嘱托，将她派到代国，如今竟得立为皇后。可见凡事非人所能预料，所谓塞翁失马，安知非福？窦后恰正与此语相应。

窦后既得立为皇后，外家自然也得好处，于是其兄长君，便将家移到长安居住。窦后问起少弟少君，何以不见？长君说是四五岁时，被人诱拐，至今不知去向。窦后甚是悬念，遣人四处访寻，并无消息。过了一时，少君忽自行诣阙上书认亲。原来少君被人拐卖为奴，后又转卖十余家，流落到宜阳地方。此时年已长成，主人命其入山烧炭，与同百余人一处工作。夜间同就岸下，搭起茅篷住宿。忽有一夜，山岸崩塌，百余人梦中惊醒，逃走不及，都被压死，独有少君一人得脱。自以为大难不死，必有后福，遂到卜肆问卦，卜人代他卜得一卦，不觉大惊，说是数日之内，便得发迹，将来定当封侯。少君暗自欢喜，果然不过数日，少君随其主人到了长安，闻得天子新立皇后姓窦乃观津人。少君被拐时，年纪虽小，却记得自己本姓及县名，心想此位新立皇后，与我同姓同县，莫非就是我姊？想到此处，心中不禁大喜，却又不敢冒昧，恐防错认，其罪不小，因在外打听一番，料得有八九分的实，方敢上书自陈。窦后得书，便与文帝言明，文帝命召少君入见。少君此时身为人奴，自然是憔悴可怜，更兼姊弟一别十余年，如今各已长成，连声音容貌都不认识，如何辨得真假。文帝便问道：“汝尚记得少时家事否，可说出一二件，看是对与不对。”少君道：“曾记在家时，与姊出外采桑，有一次从桑树坠下。”窦后想起实有此事，但尚未能相信，再问少君，更记得别事否。少君又说道：“记得姊被选入宫起程西上之日，曾与我话别于旅舍之中，亲自取汤为我洗头，洗毕又取饭与我食之，然后上路。”窦后见说得情真事确，知是其弟无疑，遂与少君相抱痛哭一场，左右近侍，皆为流涕。文帝因厚赐之，命与其兄长君，同在长安居住。

事为绛侯周勃、颍阴侯灌婴等所闻，相聚议道：“我辈遭

诸吕之难，幸得不死，将来性命，或且系此二人身上。此二人出身寒微，不可不为之先择师傅，恐其又学诸吕，我辈死无葬身之地矣。”于是奏明文帝，选取老成端正之人，陪伴二人，与之同居。果然窦长君、少君得了师友之力，并皆谨慎谦让，不敢倚借富贵，欺凌他人，因此外间甚有贤名。到得文帝既死，景帝即位，尊窦后为皇太后，封少君为章武侯，其时长君早已身死，景帝又封其子窦彭祖为南皮侯，此是后事。

文帝见诸事大定，遂下诏赏诛诸吕之功，加封太尉周勃邑万户，赐金五千斤。丞相陈平、将军灌婴，邑各三千户，金二千斤。朱虚侯刘章、襄平侯纪通，邑各二千户，金千斤。封典客刘揭为阳信侯，赐金千斤。又赏代国从来诸臣功，封宋昌为壮武侯，张武等皆官九卿。读者试想此次诛灭诸吕，要算是朱虚侯刘章功劳最大。当日周勃虽入北军，不敢动手，若非刘章杀了吕产，诸吕未易一时平定。如今论功行赏，反被周勃得了首功，刘章受赏甚薄。其弟刘兴居，清官也算有功，并未蒙赏，此是何故？只因文帝知得刘章兄弟欲诛诸吕，如此出力，其意不过是欲立其兄齐王刘襄为帝，若非周勃、刘泽等不肯赞成，文帝安得即位？所以刘泽既得移封燕国，周勃等又皆叨重赏，独刘章兄弟大受屈抑，可见文帝虽贤，亦不免怀着私意。

文帝虽已行赏，心中对于周勃，尚觉得功多赏薄，过意不去。便欲命其为相，因见左丞相审食其，平日既无功劳，又无才干，且是吕氏之党，不治其罪，已算宽大，如何更任他居此高位？于是意欲将审食其罢免，以周勃为左丞相。谁知右丞相陈平，早已料得文帝之意，遂即谢病不朝。未知陈平是何用意，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陈平巧言胜周勃 陆贾奉书见赵佗

话说文帝见周勃功多，欲将审食其免职，以周勃为左丞相，尚未发表。右丞相陈平，知文帝宠爱周勃，心想不如连右丞相一并让他，于是谢病不朝。文帝见陈平无故告病，心中生疑，亲问其故，陈平对道：“当日高帝在时，周勃功不如臣，此次诛灭诸吕，臣功亦不及勃，臣愿以相位让之。”文帝准奏，乃下诏以太尉周勃为右丞相，位居第一，以陈平为左丞相，位居第二，灌婴为太尉，审食其免官回家。文帝又喜陈平能让，加封三千户，赐金千斤。

周勃既为右丞相，心满意足，遇着朝会之时，意气扬扬，极其自得。文帝待之却甚恭敬，每见其走出，常以目送之。旁有中郎袁盎，见此情形，心中不以为然，忍不住进前问道：“陛下以为绛侯是何如人？”文帝道：“绛侯乃是社稷臣也。”袁盎道：“不然。绛侯乃是功臣，非社稷臣。所称为社稷臣者，为其能与君共存亡也。当吕后时，诸吕用事擅权，刘氏不绝如线，绛侯身为太尉，职主兵权，不能救正，及吕后已崩，诸大臣相聚谋诛诸吕，绛侯适逢其会，得以成功。今观其人，似有自骄之色，陛下反待以谦让，不免有失君臣之礼，臣窃为陛下不取也。”文帝听了，默然自失，从此临朝对着周勃，便不似从前那种和气。周勃也觉得文帝容貌，日益尊严，心中渐加畏

惧，不敢如前畅意，心中疑是有人进谗，以致恩遇顿薄。后来果然探得乃是袁盎所说，周勃怨恨道：“袁丝小子，我与其兄素来交好，谁知他竟在帝前毁谤起我来，也太觉不情了。”原来袁盎字丝，乃楚地人，前为吕禄舍人。文帝即位，以其兄袁哙之力，得为中郎。袁哙本与周勃为友，故周勃怨之。袁盎闻知周勃怨己，亦不以为意。

文帝天性仁爱，自从即位之后，留心政务，勤求治道。一日因见法令中有收孥相坐之律，此律本是秦法，汉时沿用未除。其法一人有罪，坐及家族，文帝以为不公，下诏废之。又命有司赈恤鳏寡孤独穷困之人，凡民年八十以上，每月赐以米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九十以上，又加赐帛二匹，絮三斤，定为常例。时有来献千里马者，文帝道：“朕出行之际，千乘万骑，鸾旗在前，属车在后，平常无事，日行五十里，出师日行三十里，皆有一定程限，朕乘坐此千里马，一人先行至何处去？是此马在我并无用处。”遂命左右将马还之，并给其来往路费，因下诏道：“朕不受献，此后四方不得来献。”当日各地官吏奉到此等诏书，布告于外，一众人民闻知，尽皆欢喜感激，以为何幸得逢圣王，连那年老抱病之人，亦扶杖出门听诏，并望自己寿命延长，得见太平盛世。读者须知自周末以至汉初，中间经历许久年代，并无一个君相，肯实心为民办事者，如今文帝即位，首先赈贫恤老，除去苛法，所以人心感动，四方归仰。

文帝临朝稍久，国家政事，逐渐熟悉。一日因向右丞相周勃问道：“天下一年之内，定罪案件，共有几多？”周勃平日并未留心狱讼，一时被问，答应不出，只得谢道不知。文帝见周勃不能答对，未免难乎为情，心想或且此事容易忘记，别件大事，定能知得，遂又问道：“一年内钱谷出入之数，各有几多？”周勃见问，更是茫然，只得又答道不知，心中甚是惶愧，

汗流满身。文帝见周勃如此情形，只得命他退立一旁，又召左丞相陈平近前，仍将前二事问之，陈平也是不知，他却比周勃答应得巧，只说道：“此事各有主管之人。”文帝闻言暗想道：原来他也不知，岂有宰相连刑罚财政全然不晓之理？因又问道：“主管之人，到底是谁。”陈平道：“陛下若欲知犯罪多少，可问廷尉；钱谷出入多少，可问治粟内史。”文帝见答，心中不悦，遂说道：“既然各有主管之人，不知君所管何事。”陈平见文帝穷究到底，因免冠顿首道：“陛下不知臣不肖，使得待罪宰相。宰相之职，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其职。”文帝听了，连声称善。周勃在旁，见陈平应对如流，能博文帝欢喜，想到自己先前情形，不觉大惭。到得退朝走出，周勃私向陈平责备道：“君平素何不教我，以致主上问我，无话可答？”陈平笑道：“君居其位，岂有不知自己之职？譬如主上若问长安盗贼数目，又能勉强对答否？”周勃被陈平说得无话可答，自此方知道自己才能，远逊陈平，到了秋八月，周勃称病告退，文帝遂专任陈平一人为相。

当日文帝即位之后，遣使通告诸侯王及各蛮夷，独有南粤王赵佗，尚未臣服。原来吕后时有司请禁南粤市买铁器，防其为乱，吕后许之。赵佗闻此消息，因怒道：“昔日高皇帝立我为南粤王，许与我通市货物，今吕后听信谗臣之言，以为我是蛮夷，心存异视，禁绝货物，此必是长沙王之计，欲倚借中国势力，吞灭南粤，并其土地。须知我南粤岂肯轻受他人欺凌？索性与之绝交，免得屈居人下。”于是自号为南粤武帝，起兵攻击长沙，残破数县，虏掠人畜货物而去。长沙王遣人赴京告急，吕后闻信大怒，即命隆虑侯周灶，领兵击之。却值五六月天气，暑湿正盛，士卒不服南边水土，酿成大疫，死者无数。

赵佗又遣兵防守边界，汉兵不能越岭侵入一步。过了年余，吕后身死，周灶也就班师回京。赵佗见汉兵无如之何，愈加得意，迫使闽、越、西瓯皆来归附，所占土地，东西万余里，赵佗于是僭用天子仪仗，俨然成一独立之国。

文帝既查明南粤起衅原由，知是曲在中国，遂想纯用德化，使之归服。因修成一书，命陈平举荐使者，持往南粤。陈平道：“当日高帝时系陆贾奉使前往，今其人现在长安，家居无事，可以为使。”文帝依言，即拜陆贾为太中大夫。陆贾奉命赍书起程，直赴南粤。赵佗接受文帝之书。其辞道：

皇帝谨问南粤王，甚苦心劳意。朕高皇帝侧室之子，弃外奉北藩于代，道里辽远，壅蔽朴愚，未尝致书。高皇帝弃群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临事，不幸有疾，日进不衰，以故悖暴乎治。诸吕为变故乱法，不能独制，乃取他姓子为孝惠皇帝嗣。赖宗庙之灵，功臣之力，诛之已毕。朕以王侯吏不释之故，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闻王遗将军隆虑侯书，求亲昆弟，请罢长沙两将军，朕以王书罢将军博阳侯，亲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问，修治先人塚。前日闻王发兵于边，为寇灾不止，当其时长沙苦之，南郡尤甚。虽王之国，庸独利乎？必多杀士卒，伤良将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独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为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问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长沙土也。”朕不能擅变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为大，得王之财，不足以为富”。服岭以南，王自治之。虽然王之号为帝，两帝并立，无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争也。争而不让，仁者不为也。愿与王分弃前恶，终今以来，通使如故。故使贾驰谕，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为寇灾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遗王，愿王听乐娱忧，存问邻国。

未知赵佗得书之后，其意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赵佗报书去帝号 贾谊被谗谪长沙

话说赵佗见文帝来书，仁至义尽，语气蔼然，不觉心中折服。又因陆贾是他故人，久别重逢，自然欢喜，遂下令除去帝号，留陆贾住了数日，修成回书，并献许多方物。陆贾辞别赵佗，回至长安，入见文帝复命，呈上书信物件。文帝将书拆开，见其上写道：

蛮夷大长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书皇帝陛下。老夫故粤吏也，高皇帝幸赐臣佗玺，以为南粤王，使为外臣，时纳贡职。孝惠皇帝即位，义不忍绝，所以赐老夫者甚厚。高后自临用事，近细士，信谗臣，别异蛮夷，出令曰：毋予蛮夷外粤金铁田器，马牛羊即予，子牡毋予牝。老夫处僻，马牛羊龄已长，自以祭祀不修有死罪，使内史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辈，上书谢过，皆不反。又风闻老夫父母坟墓已坏削，兄弟宗族已诛论，吏相与议曰：“今内不得振于汉，外无以自高异。”故更号为帝，自帝其国，非敢有害于天下也。高皇后闻之大怒，削去南粤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窃疑长沙王谗臣，故敢发兵以伐其边。且南方卑湿，蛮夷中，西有西瓯，其众半赢，南面称王；东有闽越，其众数千人，亦称王；西北有长沙，其半蛮夷，亦称王；老夫故敢妄窃帝号，聊以自娱。老夫身定百邑之地，东西南北

数千万里，带甲百万有余，然北面而臣事汉何也？不敢背先人之故。老夫处粤四十九年，于今抱孙焉，然夙兴夜寐，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视靡曼之色，耳不听钟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汉也。今陛下幸哀怜，复故号通使汉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号不敢为帝矣。谨北面因使者献白璧一双，翠鸟千，犀角十，紫贝五百，桂蠹一器，生翠四十只，孔雀两只，昧死再拜以闻皇帝陛下。

文帝得书，见赵佗称奉约，心中大悦，从此南方无事。光阴荏苒，过了一年，是为文帝二年冬十月，丞相陈平身死，文帝赐谥为献侯，使其子陈买袭封曲逆侯。后传至陈平曾孙陈何，坐罪诛死，国除。当陈平在日，尝自言我多阴谋，乃道家所禁，将来子孙，必不能长保爵位，因吾平日行事，多种阴祸之故。果然自陈何废后，尚有陈平曾孙陈掌，乃武帝卫皇后之姊夫，贵幸一时，意求续封曲逆，竟不能得。读者须知陈平一生，专恃智计诈谋，得以保全禄位，他事且置不问，单论阴谋杀死少帝诸王，致使惠帝绝嗣，便是一宗大罪，能将爵位传到曾孙，尚算是便宜了他。清人谢启昆有诗咏陈平道：

翛然户牖一闲身，食核何劳逐妇人。壮士受金非损洁，丈夫冠玉岂长贫。平生出计多行闲，终日忧谗但饮醇。太尉同心诛吕氏，阴谋终亦不如臣。

陈平既死，文帝又用周勃为相。说起周勃，自少家贫，本以织蚕箔为生。又能吹箫，每遇人家丧事，多往充当吹鼓。颇有膂力，能张强弩。高祖起义，遂得相从为将，屡立战功。生平不好文学，轻视儒生，每遇召集诸生论事，周勃甚是傲慢，

自己东向高坐，不与叙礼，也不等诸生开口，便催促道：“汝速与我说来。”其粗鲁如此。文帝初即位时，以为他有大功，所以十分敬重，后来听了袁盎之言，又兼问他言语，对答不出，便知他非宰相之才，所以听其辞职，独任陈平。如今陈平已死，旧日勋望老臣，惟他一人居首，所以仍旧用他为相。

周勃为相，尚未一月，偏又逢着日蚀。原来古人遇着日蚀，便以为是朝政缺失，其责在于君相，此亦神道教教之意。文帝因见日蚀，心中恐惧，下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人，于是上书言事之人甚多。有贾山者，乃颍川人，现为颍阴侯灌婴骑士，上书极言治乱，名为至言，文帝纳之。原来文帝每日车驾出入，遇着上书之人，必止住御辇，收受其书，书中所言不可用，不过置之不理，亦不加以责备，如果可用，必极口称善，斟酌施行，意在使人尽言。谁知周勃身为丞相，却并无一言建白，以此文帝更觉看他不起。

文帝方在一心勤求治理，闻得河南郡守吴公，政治和平，为天下第一，遂下诏征为廷尉。吴公到京，一见文帝，便保荐一人，姓贾名谊，说他年少好学，能通诸家之书。文帝立即召见，拜为博士。说起贾谊，乃洛阳人，少时以文学见称，一郡之人，呼为才子。吴公闻知其名，命其来见，收留门下，甚加赏识。此次入朝，首行保荐。贾谊拜博士时，年纪仅有二十余岁，在同官之中，算是后辈，每值诏书下来，命诸博士议事，诸博士大半年老之人，对于应议之事，往往文理荒疏，辞不达意。贾谊见众人如此情形，因向各人问明大意，自己便代大众执笔，做成许多文字，每人一篇，逐一交与本人阅看，却都合着各人意思，因此同官皆称其才。事为文帝所闻，心中甚悦，贾谊因上书劝文帝积蓄米谷以备荒乱。文帝心感其言，遂下诏开籍田，自己亲耕以劝百姓。又请文帝下诏命列侯各归其国，

只因当日列侯皆居长安，各人所食封邑，相离甚远，每年应得租税，均由人民运至长安献纳，连累小民，多出运费，甚屑不便，所以贾谊首先建议，文帝依言行之。

当日文帝甚是看重贾谊，一年之中，竟由博士升至太中大夫。贾谊见文帝是个有为之主，自己感激知遇，也想尽他学问，辅佐太平。因见汉兴已有二十余年，天下无事，正应趁着此时，改正朔，易服色，更定官制，兴起礼乐。于是将应兴应革之事，起个草稿，奏上文帝。文帝见此乃一朝大典，要由自己创定，恐怕才力不及，以此心怀谦让，未即照行。但因此知贾谊是个王佐之才，可以大用，便饬下群臣，议将贾谊任为公卿。此诏一下，大触周勃之忌，遂约同灌婴、张敖、冯敬等一班耆旧老臣，群向文帝谮毁贾谊道：“洛阳少年，初学新进，便欲擅权，纷乱诸事。”文帝迫于诸大臣反对，不得已命贾谊出为长沙王太傅。贾谊快快不乐，只得辞朝而去。

周勃见贾谊已去，心中大喜，自以为可以安静无事。谁知文帝心中，对他极不满意。先是朱虚侯刘章，首诛诸吕，其功最大，当时周勃等曾私许刘章，将赵地封之为王，又许其弟刘兴居为梁王。及文帝即位，因刘章兄弟本意欲立齐王，故没其功，反重赏了周勃。周勃得赏，也全不替刘章表白，后来文帝闻知周勃私许刘章兄弟为王之事，心中不悦。此次恰值有司请立皇子为王，文帝想起刘章兄弟，终是有功，未免大受委屈。又赵王友次子刘辟强，预诛诸吕，亦属有功，遂下诏立刘辟强为河间王，朱虚侯刘章为城阳王，东牟侯刘兴居为济北王。然后立皇子武为代王，参为太原王，揖为梁王。刘章与刘兴居，一向失职，心中郁郁，如今虽得为王，却又是向齐国割出二郡来，二人自然心怨周勃，便连文帝也因此事愈觉不喜周勃，意欲将他免相。但是无故罢职，在周勃面上甚不好看，必须借个

题目方好，文帝因此迟迟未决。

到了三年冬十一月，文帝忽然想得一法，遂下诏说是前遣列侯各归其国，事已多日，闻有已经辞行尚未就道者，丞相乃吾所敬重，可为朕率领列侯归国。于是轻轻一诏，竟将周勃免职，用灌婴代为丞相。忽报匈奴大举入寇，文帝急命丞相灌婴领兵往击。未知此去胜负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得游扬季布显名 惹嫌疑绛侯被逮

话说汉文帝三年夏五月匈奴右贤王入寇上郡，文帝得报，即日车驾亲幸甘泉宫，命丞相灌婴领马兵八万，前往击之。又遣使持书责备冒顿违约失信。文帝复由甘泉进至高奴，顺路到了太原，接见旧日代国群臣，厚加赏赐，并赏人民牛酒，免其租税。文帝在太原驻驾十余日，闻匈奴已去，正拟回銮，忽有急报，说是济北王刘兴居起兵造反。

原来济北王刘兴居，与其兄城阳王刘章，自以诛灭诸吕，立有大功，虽得封王，仅据一郡之地，未免失望。刘章到国未久，便已身死，兴居见其兄因此气愤而死，愈加怨恨，此次闻得匈奴来犯，文帝亲往高奴，心中以为御驾亲征，关中必定空虚，遂即举兵西行，意欲袭取荥阳。文帝得信，急命棘蒲侯柴武为大将军，领兵十万，克日往讨。一面遣使催促灌婴回兵。此时灌婴已将右贤王驱逐出塞，闻命立即拔寨退回。文帝又命祁侯繆贺，领兵固守荥阳，自己起驾回京。灌婴随后也到，当日柴武奉命引兵东征刘兴居，两军相遇，战了数阵，兴居兵败自杀，济北国除。

当兴居初举兵之日，忽有大风从东而来，直将其旌旗吹入天际，良久始下坠。遣人觅之，乃在城西井中，及大军将行，战马皆悲鸣不进。左右李廓等进谏，兴居不听，及兴居败，李

廓亦自杀。文帝怜兴居自取灭亡，遂尽封齐悼惠王诸子罢军等七人为列侯。

文帝平定济北，过了一年，匈奴冒顿单于遣使奉书到来，说是此次起衅原因，乃由中国边吏侵侮右贤王，右贤王心怀不甘，也不告诉单于，听从谗人之计，自行发兵入塞。单于闻知此事，以右贤王违约擅动，罚其领兵往征月氏，如今已灭月氏，并降服楼兰、乌孙等二十六国，北方大定，单于自愿罢兵休息，尽除前隙，复修旧好。但未知汉帝之意如何，故特遣使请问，并献上马、骆驼等物。文帝得书，便与公卿会议和、战二事，孰得孰失。群臣同声奏道：“匈奴新灭月氏，兵势正盛，未可轻敌；且边衅一开，劳师费财，人民受害，纵使战胜，得了胡地，尽是沙漠旷野，不能居住，不如与之和亲。”文帝见众议相同，遂许匈奴讲和，作成回书，并赠以锦绣，遣使前往结约，从此边境又稍得宁静。

是年冬十二月，丞相灌婴身死。文帝赐谥为懿侯；以御史大夫张苍为丞相，尚遗御史大夫一缺，文帝正在择人补授，有人举荐季布可用，文帝亦闻其名，遂遣使者往召季布入京。

季布此时已由中郎将出为河东郡守。河东本故梁地，乃是有名大郡，其地人士，闻得季布到来，久知他是楚国大侠，莫不畏服。季布到郡数年，地方却。也安静无事。先是季布同里有一辩士，复姓曹丘，人皆称之为曹丘生。曹丘生与季布初不相识，流寓长安，恃着口才，结交权贵，夤缘得事宦者赵谈，借此在外招权纳贿，连窦后之兄窦长君，都与交好。季布平日深恶其人，曾作书劝窦长君，勿与往来，窦长君不听。忽一日，曹丘生来访窦长君，告别回里，又言顺路将往河东，请为作书介绍，往见季布。窦长君心想季布正劝我勿与汝结交，如何反去惹他，因辞道：“季将军不喜足下，足下勿往为妙。”曹丘

生道：“我与季将军并无仇怨，何故他不喜我？”窦长君便将季布来信，与之阅看。曹丘生看毕笑道：“他不喜我，我偏要见他，但求足下一书，为我先容，我自有方法，包管他与我相得。”窦长君先本不肯，后经曹丘生再三要求，却他不过，只得写成一书，书中大抵叙述曹丘生好处，并代达他仰慕之意。曹丘生袖了书，辞别窦长君，到得河东，歇下旅舍，先遣人持书向郡署投递，自己随后前往求见。季布得书，拆开一看，不觉大怒。心想他竟敢来捋虎须，待他来时，须要从重挫辱他一番，方知我不是好惹的。少顷，阍人入内通报，说是曹丘生来了。季布传言唤进，自己盛气待之，曹丘生从容入内，望见季布端坐不动，满面怒容，他却神色洋洋，丝毫不惧，一直走到季布面前，长揖说道：“楚人有相传俗语道：‘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足下在梁楚之地，所以能取得此种名誉者，皆仆之力，况仆与足下同为楚人，仆称扬足下之名，遍于天下，岂不美哉，足下又何必将仆拒绝？”季布闻言，果然回嗔作喜，急从座上立起，与之叙礼，待为上宾，留在郡署，住了数月。曹丘生辞去，季布又备厚礼送之。原来季布名誉传闻远近，皆由曹丘生替他到处称说，所以后人称为人榆扬引进者，曰为作曹丘，即本于此。

文帝此次遣使往召季布，本意欲命之为御史大夫，谁知使者已去，却又有人对文帝道：“季布为人刚勇，平日酗酒使气，难于亲近。”文帝听了中悔，遂将御史大夫补授别人。及至季布奉命到来，留在京师一月，并无职使，文帝召见一次，仍命回任。季布早将情形打听明白，心中不免快快，遂对文帝说道：“臣无功窃宠，待罪河东，忽蒙陛下见召，此必有人在陛下前过誉臣者。及臣至京，不闻后命，却令回任，此又必有人毁谤臣者。陛下因一人之称誉而召臣，又因一人之毁谤而弃臣，臣

恐天下有识者闻之，有以窥见陛下之浅深也。”文帝被季布道破隐情，无言可答，良久方说道：“河东乃吾股肱之郡，故特召君询问情形，并无别故。”季布明知文帝托词遮掩，只得辞别回任。

季布回任未久，河东地方，忽然兴一大狱。原来周勃所封绛邑，正属河东管辖，周勃自从免相归国，身享富贵，原无不足，但回想昔日手诛诸吕，迎立代王，威震天下，如今失势家居，难保无人暗算，况文帝无故将他免相，明是心存疑忌。记得前次人言不为无因，以此愈加戒惧，惟恐学了韩信、彭越，束手受诛，偏又想不出免祸方法，提心吊胆，怀着鬼胎。

人生祸福，本无一定，惟人所召。周勃果能谨慎家居，原可无事，谁知他年老智昏，更兼畏惧到了极处，行事愈觉颠倒，每遇着河东郡守尉出巡各县，到了绛邑，自然来见周勃。周勃闻报守尉到来，便以为是来拿他，要想辞绝不见，势属不能，待要出见，又恐果然被拿，一时急得糊涂，竟亏他想出一个方法，自己全身披挂，又命家中人各执兵器，随着左右保护，后出见守尉，好得郡守正是季布，见了此种情形，以为是要显他大将威风，却料不出他心事，不过付之一笑。

读者试想守尉如果奉诏前来拿他，纵使披甲持兵，有何益处，若是反抗朝廷，更是罪上加罪。周勃想出此法，不但于事无益，因此反惹出祸来。只因他此等作为，传到外间，就有希功邀赏之人，借此作个凭据，奔到长安上书告发，说是绛侯周勃谋反。文帝得书，不知事实真假，便饬下河东郡守尉，将周勃捕拿来京，交与廷尉，讯明有无谋反情事。季布奉到诏书，只得偕同郡尉，带领兵卒，到了绛邑，一声令下，将周勃居屋团团围住，季布入内宣读诏书，周勃此时魂不附体，虽然身穿盔甲，手持兵器，只是吓得如木人一般，白白被他捆起，上了

囚车，解到长安。未知周勃此去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九回

薄太后力救绛侯 张释宅受知文帝

话说周勃被拿到京，囚系请室，算是生平从未受过的苦，自念本无谋反情事，凭空遭此污蔑，不知将来讯问之时，如何措辞，方可剖明自己冤枉，正在寻思未得其法，偏又遭着一班如狼似虎的狱吏，前来侮辱。

读者试想我国专制时代，监狱黑暗，固不待言，纵使汉文时代，算是朝政清明，刑罚平允，此种陋习，终难改革。大抵为狱吏者，多系无赖出身，又在狱中习见惨酷情形，毫不动念，平日对着囚犯，作威作福，是其惯技，但见有人入狱，便是买卖上门，不问他本来有无犯罪，也不问他平日身分贵贱，家道贫富，先要使他尝尝自己的利害，待他受苦不过，自然送钱来用，所以犯人一见狱吏，如鼠遇猫，任他鞭打詈骂，不敢出声。如今周勃虽属有名将相，今既到了此间，便也强汉不离市，只得由他。狱吏见周勃是个老实人，便不时用冷言冷语，明讥暗讽，虽然不敢十分凌虐，此种闷气，已经难受。

周勃遭狱吏虐待，心中虽然气愤，但此时意气凋丧，譬如猛兽闭在柙中，反要俯首帖耳，仰人鼻息，也只得耐心忍受。因想起此辈无非借端需索，遂吩咐家中取出千金，买嘱一班狱吏，真是钱可通神。狱吏得此重贿，立时换了一副面目，承应得十分周到。周勃便请教他，将来口供如何说法，狱吏手中恰

好执着一个木简，便在简背写了数字，持与周勃观看。周勃定睛一看，乃是“以公主为证”五字。原来周勃长子名胜之，选配公主，公主即是文帝之女，所以狱吏教他引公主为证，以明自己并无反谋。周勃得狱吏指教，到了讯问之日，便照着此语写成口供，刑官讯知周勃实无反谋，遂将口供并审讯情形奏明文帝。

当日朝中公卿见周勃下狱，皆知他是冤枉，却无人敢向文帝明言，只有袁盎在文帝前，一力保其无罪。文帝迟疑未决，又有太后之弟薄昭，因周勃前将加封食邑尽数赠之，心中甚感，今见其被诬，不忍坐视，便将此情告知薄太后。薄太后也以为周勃断不会造反，却怒文帝轻信谗言，枉屈功臣。恰好一日文帝入宫朝见太后，太后见了文帝，记起周勃之事，不觉发怒，信手将头上所戴软巾，向着文帝掷去，口中说道：“绛侯手握国玺，身掌北军，不当其时造反，如今居一小县，倒想谋反，岂有此理？”文帝生性孝顺，见太后盛怒，出其不意，吃了一惊。又已看见廷尉奏报周勃谋反并无凭据，因向太后谢罪，说道：“刑官已验问明白，正待放出。”遂立即遣使持节到狱，赦出周勃，复其爵邑。周勃既得出狱，仍回绛邑每对人说道：“吾尝统领百万之军，至今日始知狱吏之贵。”又闻袁盎在文帝前，极力救他，便又与袁盎深相交结。周勃经此大狱，借以自明心迹，从此反得心安意泰，享受晚年清福。

袁盎此时已升为中郎将，常侍文帝左右，遇事敢言。一日随同文帝出游霸陵，霸陵乃文帝自营生圻，在长安城东七十里。文帝素重节俭，因山为陵，不另起坟，山上偏栽柏树。此山北临灞水，就水立名，故曰霸陵。其西山势斜迤而下，成一长坂，势颇陡峻。文帝车驾到得山上，赏玩片刻，吩咐回车，意欲从西驰下峻坂，袁盎见了，一骑飞到车前，揽住辔头，谏道：“

不可。”文帝笑道：“将军莫非胆怯。”袁盎道：“臣闻俗语有云：‘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骑衡。’何况人君，岂可乘危徼幸？今陛下亲御六马，驰下峻山，万一马惊车覆，有伤圣体，陛下纵使自轻，其奈高庙太后何？”文帝闻言乃止。

又一日，文帝与窦皇后、慎夫人同到上林游玩，早有上林郎署长布下坐席，文帝与窦后入席坐定，慎夫人随后走进，便想与窦后同坐。袁盎在旁看见，却引慎夫人退到一旁席上，使之就坐。慎夫人素得文帝宠爱，平日在宫，与窦后同席坐惯，如今遇着袁盎，偏要按着嫡庶，分出尊卑礼节。在慎夫人心想皇上、皇后一向都不与我计较，平空却被一个小臣出来干涉，明是当众将我折辱，因此气得变了颜色，立定身子，怒目视着袁盎，不肯坐下。文帝也觉得袁盎多事，将他宠爱之人，平空得罪，一时亦自生嗅，立起身来，带子诸人一径回宫。袁盎知文帝心中愤怒，当时不便剖明，随驾到了宫内，方始进前说道：“臣闻尊卑有序，然后上下和睦。今陛下既立皇后，则慎夫人便是姬妾。妾与皇后岂可并坐？陛下心爱慎夫人，不妨厚加赏赐，若以此为见好，适是害她。陛下独不见昔日戚夫人恃宠骄恣，得罪吕后，后来竟酿成人彘之祸，能不寒心？”文帝被袁盎说得回嗔作喜，即召慎夫人到来，将袁盎之言转述一遍，慎夫人也就明白，立时气平，反觉得袁盎是一片好意，遂命取金五十斤，赐与袁盎。慎夫人自从听了袁盎言语，也知守着礼节，不敢恃宠骄傲，后来因得保全无事。

袁盎久事文帝，不但直言敢谏，且能认拔贤才，他曾保荐一人，后来竟成为一代名臣。此人姓张名释之，字秀，乃堵阳人。家中富有资财，与兄仲同居。其兄劝其人仕，于是出资捐纳，得为骑郎。释之生性，不善逢迎，所以名誉不显，在官十

年，不得升迁。骑郎官卑职小，月俸无多，居住长安地方，用费又大，人不敷出，还要家中寄钱来用。释之自念本意出仕，为图功名，如今两无成就，反累吾兄耗费许多财产，觉得宦游毫无趣味，便想告病回家。独有袁盎素来赏识张释之是个贤者，今闻他要告病，想朝中去了此人，未免可惜，便奏请文帝，将释之迁补谒者。释之既得迁官，入见文帝，适值文帝朝罢无事，释之便欲上前陈述意见，文帝见释之正要开口，因先说道：“不必陈述三代以上之事，发为高论，但求平易切实，使现在即可施行。”释之听说，乃就秦汉两朝行事，互相比较，说明秦所以亡，汉所以兴之故，文帝称善，即拜释之为谒者仆射，释之无意中又升了官，从此遂无去志。

一日文帝车驾出游上林苑。张释之随行，此上林苑本秦旧苑，方三百里，苑中离宫别馆七十所，栽种花果，豢养鸟兽，又有鱼台、犬台、兽圈等，每值秋冬，天子常来射猎鸟兽，供奉宗庙。文帝此来，一路闲游，偶登虎圈，对着上林尉，问起各种鸟兽簿册数目。谁知上林尉平日并未留心，逐件问时，皆不能对。文帝问了十余件，上林尉瞪着两眼，左边一瞧，右边一看，口中总是答应不出，旁有虎圈啬夫，见上林尉不能对，便忍不住出头替他对答。文帝见啬夫口齿清利，欲试其才，乃将各种鸟兽簿详细翻阅，逐项细问，啬夫口才甚捷，有问必答，如响应声，毫无疑滞。文帝甚喜，便对左右夸奖啬夫道：“凡为官吏，职掌所在，正该如此，上林尉实是无用。”遂命释之即拜啬夫为上林令。

说起上林令比上林尉官职更高，啬夫三言两语，竟得超升高位，也算他的造化。谁知释之闻言，迟疑良久，却近前问道：“陛下以为绛侯周勃是何等人？”文帝答道：“是个忠厚长者？”释之又问：“东阳侯张相如是何等人？”文帝道：“也

是长者”。释之因说道：“绌侯、东阳侯，既皆称为长者，然此二人若与之论事，似乎言语不能出口，岂学此啬夫，仗着利口，喋喋不休。且秦始皇即因任用刀笔之吏，但务口辩，毫无实际，以致亡国，今陛下见啬夫善于应对，便即超升其官，臣恐此风一开，上行下效，空言无实，甚为可虑。”文帝称善，于是收回成命。读者须知文帝超擢啬夫，固然太过。然啬夫应对如流，可见其平日留心职守，非徒事口给者可比。释之所言，亦未切当，但其意因恐文帝以言取人，此端一开，使谗佞之辈，得乘机进用，故借啬夫痛切言之，乃是杜渐防微之意。

文帝游毕登车，召释之驂乘，嘱咐御者缓缓而行。文帝一路上向释之问起秦时敝政，释之据实陈奏。文帝回宫，立拜释之为公车令。汉时公车令，掌守宫中公车司马门，凡四方上书言事及贡献皆归管领，乃是卫尉属官。释之既为公车令，终日守卫宫门。一日忽值皇太子启与梁王揖同车入朝，倚着自己是个皇子，到了司马门前，并不下车，一直入内，却被释之看见，连忙追下，将车拦住，阻止太子、梁王不得入宫。原来汉时法令，凡出入殿门公车司马门者，皆应下车，违者罚金四两。释之当日但知执法，也不顾他是何人，遂上书劾奏太子、梁王，不下公门，不敬。偏是此事竟被薄太后知得，连文帝都觉难以为情，只得向着太后免冠叩头谢过，说是教诲儿子不严，致他如此放肆，太后见文帝已替儿子赔了小心，遂遣使持诏赦太子、梁王之罪，二人方得入宫。太子、梁王受了此番折辱，虽然心怨释之，但因他当官执法，却也无如之何。当日文帝见释之敢作敢为，不避亲贵，心中甚奇其人，遂拜释之为中大夫，不过一时，又升为中即将。

张释之既为中郎将，例应随驾出入。一日，文帝带同慎夫人，又到霸陵游玩，文帝登高四望，忽想起慎夫人乃是邯郸人，

因用手指着新丰道上，对慎夫人道：“此乃前往邯郸之路也。

”慎夫人见说，不免触动思家之念，默然不乐。文帝见慎夫人容色，知她动了乡心，要想替她解闷，遂命慎夫人鼓瑟，自己依着音调，唱起歌来。文帝触暴生情，自念人生百年，光阴易尽，死后便长埋此间。又念起天子陵寝，到了乱世，往往遭人发掘，却连骸骨都不能保，想到此处，也觉惨然，良久因对左右侍臣叹道：“我死之后，若用此山之石为椁，再以纒絮杂漆涂之，当极坚牢不可动矣。”左右尽皆道是。释之见说，上前对道：“假使墓中藏有珍宝，足动人心，纵使将南山铸成一片，犹恐有隙可乘。若其中并无可欲，便无石椁，又何足虑？”文帝见释之说得透澈，不觉称善。到了文帝三年，适值廷尉缺出，文帝遂命释之为廷尉。欲知释之治绩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张廷尉用法持平 淮南王蓄谋造反

话说文帝拜张释之为廷尉，论起廷尉，位列九卿，执掌国法，审判词讼，乃是重要职守。释之到官未久，一日忽奉文帝诏书，发下一人，释之问明原由，乃因是日文帝出行，路过中渭桥，忽见一人从桥下走出，惊了御马，故文帝命将其人拿获，发交廷尉治罪。释之遂亲提其人讯问，据其人供称，长安人，适由中渭桥行走，闻得传呼警蹕，知是御驾将到，一时无处避匿，只得藏身桥下，等候许久，不用声息，以为御驾已经过去，遂由桥下走出，不料撞着车驾，急忙退走，却遭捕获。释之审得实情，即按律拟定判词，说是此人犯蹕，罪当罚金，便将案情奏报上来。文帝见了判词，怒道：“此人亲惊吾马，幸是吾马驯良，不然惊跳起来，岂不将吾跌伤，廷尉何以从轻发落？”释之对道：“法律乃天子与天下公共之物，今法律所定，犯蹕之罪，不过罚金，若任意加重，何以取信于民？且当其时，陛下立即将他处斩，也就罢了，今既发交廷尉，廷尉用法，要在持平，稍有不公，天下随之轻重，人民将无所措手足，愿陛下察之。”文帝听了，心中顿悟，遂说道：“廷尉所判甚是。”释之方始无言退出。又过一时，忽有人潜入高祖庙中，偷得神座前一个玉环，却被守庙之人发觉，追捕得贼，奏闻文帝。文帝发怒，命交廷尉严办。释之讯出盗环是实，依律当斩，录

了口供判词，奏上文帝。文帝见奏大怒，责释之道：“此人盗先帝庙物，不法已极，吾所以将案交与廷尉讯办者，意欲将其人族诛，今但照法律判罪，与吾恭承宗庙之意大有违背。”释之见文帝盛怒，因免冠顿首奏道：“依法罪止如此，且罪有更重于此者，今盗宗庙中物，便加以族诛，设有万一，愚民无知，擅取长陵一杯之土，陛下将何以加重其法？”文帝见释之说得有理，怒气稍干，心中尚恐办得太轻，对不住先帝，遂袖了释之奏案，入宫与薄太后商议，薄太后也以释之所判为是，文帝方才批准照办。

读者须知一国法律，无论上下，皆宜遵守。纵在专制时代，君主握有大权，可自由制定法律，但法律已定之后，未改之前，亦不宜任意轻重。无如执法官吏，畏惧君主之威，往往顺从其意，成为习惯。独有张释之却能执法不阿，所以一时见重，称为名臣。

光阴迅速，到了文帝六年，忽有急报，道是淮南王刘长谋反。说起刘长，本是高祖少子，其母姓赵，乃赵王张敖美人。高祖八年由东垣回到赵国，张敖献上赵美人，高祖纳之，谁知一宿便已得孕。事为张敖所闻，不敢将她放在后宫，遂另筑一宫，令其居住。到得次年，贯高谋刺事发，高祖命将张敖家属一概拿下，囚在河内狱中，赵美人怀孕在身，亦被连累下狱。因对官吏陈明情由，官吏据情奏闻高祖，高祖方怒贯高，未暇理及此事。赵美人之弟赵兼，与辟阳侯审食其认识，因托审食其代恳吕后，向高祖言明。吕后生性妒忌，不肯替她进说。审食其见吕后辞绝，也不强求。后来赵美人在狱中生下刘长，心恨高祖无情，便寻自尽。看守官吏见赵美人已死，遂将刘长送上高祖，奏知其事，高祖心中也就追悔，命将刘长交与吕后抚养，下令安葬赵美人于原籍真定县。高祖既灭英布，因封刘长

为淮南王。刘长自少失母，依着吕后过日，颇得吕后欢心，所以吕后临朝之时，刘长竟得安坐淮南，保全无事。但他却晓得自己母亲冤死狱中，心中不敢怨恨吕后，单怨审食其，不肯替她尽力，意欲将他杀死以报母仇。又碍着吕后尚在，不敢下手。及诸吕已灭，文帝即位，刘长自以为是天子异母弟，比较各国国王，算是最亲。日渐骄恣，遇事专擅，不奉朝廷法令。文帝碍着兄弟情分，格外优容，不加深究。到了文帝三年，刘长来京朝见，只因久在淮南为王，独自称尊，骄傲惯了，一时改变不来。如今入朝，要他卑躬屈节，尽那为臣子的礼数，却是难事，所以一切举动，仍是横行无忌。文帝见幼弟到来，心中甚是欢喜，一日亲邀刘长同辇而坐，入上林苑中射猎，刘长得文帝优待，也忘却君臣名分，常称文帝为大兄。文帝却一味宽容，不与计较。刘长愈觉得得意，心中暗想，不趁此时为母报仇，满了多年的心愿，更待何时，便想定报仇方法，带了从人，自去行事。

原来刘长生成一副绝大膂力，双手能举巨鼎，如今要报母仇，也不烦他人助力。一日早起，自己袖了一把大铁锤，随带从人，乘车直到辟阳侯审食其家来。阍人见是淮南王驾到，连忙入内通报。审食其闻说刘长来访，何曾知是前来杀他，遂急整衣冠，出来相见。刘长见了审食其，怒从心起，一言不发，便向袖中取出铁锤，赶前数步，对着审食其用力猛击，审食其不曾提备，早已被击倒地，一命呜呼。刘长喝令从人，割下首级，随带上车，风驰而去。当日审食其家人，见审食其平空被杀，出其不意，大众慌乱。只因凶手乃是当今皇帝兄弟，谁敢出来捕拿，又见他手持大锤，勇猛非常，只得任其走去，事后遣人申报朝廷，听候政府办理。

刘长既杀审食其，心想与其等候尸亲告发，不如自行出首，

料文帝仁慈，必不至将他办罪，于是带了审食其首级，回身上车，嘱咐御者前往未央宫。到得阙下，刘长下车，肉袒俯伏说道：“当日贯高谋逆事发，臣母不应坐罪，审食其得宠吕后，其势能使吕后代向高帝陈情，偏又不肯尽力，致令臣母枉死，此其罪一也。赵王如意母子无罪，吕后杀之，审食其坐视不顾，其罪二也。吕后封诸吕为王，欲危刘氏，审食其并不进谏，其罪三也。臣谨为天下诛贼臣审食其，并报母仇，伏阙请罪，愿受斧钺之诛。”文帝闻报大惊，及听刘长自首之言，却替他原谅，是为母报仇，遂下诏赦免刘长，不治其罪。

审食其死后，门客四散，不免有人在外，将惠帝当日欲杀审食其，赖朱建设计救出之事，四处传说，竟被文帝得知，遂遣吏往捕朱建。吏人奉命，到了朱建家中。朱建闻信，便欲自杀，其子与吏人等同声劝道，案情轻重，尚未可知，何必枉送一命。朱建不听，对其子道：“我死祸绝，免得及汝身上。”遂拔剑自刎而死。吏人见朱建已死，回报文帝，文帝叹惜道：“我不过唤他问明其事，并无杀他之意。”乃召朱建之子拜为中大夫，可惜朱建是个烈性男子，只因误交审食其，被他带累，不得其死。可见人生在世，交友不可不慎。

闲言少叙，却说刘长得赦，心中扬扬得意，回到淮南，放纵更甚，僭用天子仪仗，出入皆称警蹕，自作法令，逐去朝廷所置丞相及二千石以上之官，另行委任。又私自封人为关内侯，擅赦罪人，妄杀无辜，藏匿亡命，每上书朝廷，言语傲慢。文帝见其种种不法，每事优容，旁有袁盎谏道：“诸侯太骄，必生祸患，愿陛下稍加惩戒，削其土地，以儆将来。”文帝不听，谁知刘长愈加横行，后来弄得实在不堪，文帝尚不忍亲加责备，因见国舅薄昭，尊重用事，命其私自作书，致与刘长，数其罪恶，劝令改过。刘长得书，心中不悦，自知犯法多端，惟恐朝

廷究治，于是蓄谋造反。却又有棘蒲侯柴武之子柴奇，与之暗通消息，作为内应，定期起事。谁知机事不密，竟被朝廷查觉。未知刘长谋反情形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一回

淮南王发愤饿死 贾太傅痛哭陈言

话说淮南王刘长，阴蓄反谋，于文帝六年冬十月，密遣大夫但等七十人，人到关中，与棘蒲侯柴武之子柴奇商议，约定期日。用大车四十辆，装载兵马在谷口地方起事。柴奇又遣士伍开章等，往见刘长，请其遣使分往闽越及匈奴，乞兵来助。开章既见刘长，刘长时与秘密计议，赐以居屋，为之娶妻，并给以二千石俸禄。开章与刘长议定，遣人回报柴奇，却被官吏发觉，遂遣长安尉前往淮南捕拿开章。刘长见事机泄露，急与中尉简忌密谋杀死开章以绝口。开章既死，刘长命用衣衾棺槨，葬之于肥陵。却对长安尉说道：“开章不知去向。”又故意令人在别处筑土为坟，立碑其上，写道“开章死，埋此下。”有司查得情形，奏明文帝，遣使往召刘长，刘长无法，只得随同使者到京。

刘长既至长安，文帝命丞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与宗正廷尉等，会同审理此案。张苍等审得刘长谋反是实，又发觉其他种种不法之事，按律复奏，刘长罪应弃市。文帝见奏，心中不忍，下诏会同列侯及二千石官吏再议。群臣公议复奏，仍请按律办罪。文帝终觉不忍，下诏废去淮南王，赦其死罪。群臣请将刘长解往蜀郡邛郫地方安置，遣其姬妾有子者与之同居，由地方官为之起盖住屋，按月供给柴米、盐豉、菜蔬等。文帝

批令每日加给刘长肉五斤，酒二斗，并选其得宠美人、才人等十人，相随同往。于是将刘长装入槛车，按县由驿递送赴蜀，所有共同谋反之人，尽皆诛死。

袁盎见文帝如此处置刘长，因上前谏道：“陛下平素容纵淮南王，不为设置方严傅相，故至于此。淮南王骄傲已惯，且其性质本来刚强，今骤然加以屈辱，臣恐路上若有不虞。万一身死，陛下反蒙杀弟之名，如何是好？”文帝答道：“我不过暂时使他受苦，冀他自知悔过，不久便令回国。”遂不听袁盎之言。谁知刘长一旦做了犯人，身坐槛车，心中何等愧恨。自从长安上路，便对侍者说道：“谁说我是勇者，我岂能勇？我因子日骄惯，不闻己过，至有今日。人生一世，安能如此郁郁？”于是发愤不食，一路侍者进上饮食，一毫不用，偏值所过州县，官吏但知按驿传送，因见槛车贴有封条，竟无人敢揭开一看，直至雍县地方，县令方始发封验视，却见刘长早已饿死。县令大惊，飞报文帝。文帝正在用膳，闻报撒下饮食，放声大哭，自悔处置不善，致弟于死，因此哭得尤为伤心。恰好袁盎入宫，问知此事，上前叩首请罪，说道：“此皆臣当日不能强谏之罪。”文帝见了袁盎愧恨道：“吾因不用君言，以致如此，今已追悔莫及，如何是好。”说罢又放声大哭。

袁盎见文帝十分悲哀，因劝慰道：“事已至此，哭亦无益，愿陛下善保玉体，勉自宽解。且陛下平日有三件事，高出众人，此种小过，不能损坏名誉。”文帝见说，停住哭问道：“我有何事，高出众人？”袁盎道：“陛下居代，侍奉太后，孝过曾参，一也；当日大臣诛灭诸吕，遣使奉迎，陛下慨然，乘驿而至，勇过贲育，二也；及群臣奉书劝进，陛下西向让三，南向让再，让又过于许由，三也。况陛下此次不过欲使淮南王受苦改过，皆由有司保护不谨，以致病死，陛下无意杀之，问心本

自无愧，幸勿过于悲伤。”文帝被袁盎劝解一番，方始罢哭。又问袁盎道：“如今计将安出？”袁盎道：“惟有将丞相御史斩首以谢天下，方可免人议论，且淮南王生有四子，惟陛下留意。”文帝心想此事原怪不得丞相御史，只是沿途地方官全不在意，实属可恨。遂下诏丞相御史，查明所过州县，官吏不肯发封验视，与同侍臣不进饮食者，一律弃市，因此牵连死者多人。列位试想专制君主往往卸过臣下，连文帝都不能免，真是可叹！文帝又命用列侯礼葬刘长于雍县，过了年余，乃封刘长四子安、勃、赐、良，皆为列侯。当日民间为淮南王作歌，词道：

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

文帝闻歌叹道：“昔周公诛管蔡，称为圣人，因其不以私害公也。今人民为此歌词，岂非谓我贪得淮南土地？”此时刘良已死，文帝遂将淮南分为三国，尽立刘长三子为王。刘安为淮南王，刘勃为衡山王，刘赐为庐江王，追谥刘长为淮南厉王。先是贾谊闻文帝封刘长四子为侯，上疏谏道：“淮南王悖逆无道，天下皆知，陛下赦其死罪，迁往蜀道，中途遇疾而死，天下皆以为死得其当。今尊崇罪人之子，转足起人讥议。将来其子年长，不忘父仇，陛下又封以地，岂非为虎添翼？”文帝不听，及至武帝时，刘安及刘赐，皆以谋反发觉，自杀国除，果如贾谊之言。

却说贾谊自从奉命出为长沙王太傅，心知为众所忌，郁郁不乐，一路南行，到了湘水。想起昔日楚国贤臣屈原，被谗见逐，曾作离骚以明己志，后竟自投汨罗而死。贾谊自念怀才不遇，却与屈原相同，因作赋一篇以吊屈原，借以发挥自己心中

感慨不平之意。及至长沙，入见长沙王吴产，吴产乃是吴芮玄孙，年纪尚幼。贾谊身为太傅，一住三年。他本河南人，自到南方，见土地卑湿，大半是蛮夷居住，未经开化，自己伤悼，如何到了此种去处，常虑寿命不长。一日忽有鹏鸟，飞入贾谊屋中，集于坐旁，良久始去。原来楚人风俗，以此鸟为不祥之物，若飞入人家，主人将死。贾谊见此鹏鸟，来得古怪，心想莫非自己将死，于是又为鹏赋以自宽解。后年余文帝思念贾谊，遣使召之来京，贾谊到京，入宫求见。此时文帝身坐宣室，礼官致祭鬼神，奉上胙肉，适值贾谊到来，文帝因问以鬼神之事，贾谊具道所以然之故。文帝见贾谊讲说鬼神道理，甚是精微，听得津津忘倦，不觉将身移近席前，直到夜半方罢。文帝因叹道：“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见解过之，今日方知不及。”因拜贾谊为梁王太傅。梁王刘揖，乃文帝少子，性好读书，甚得文帝宠爱，所以特命贾谊为傅。文帝又时时问以朝政得失，贾谊因上书痛言时事，洋洋万余言，后人因名为《治安策》。文帝得书深纳其言，到了十一年夏六月，梁王揖入京朝见，偶不谨慎，忽从马上坠下身死。贾谊自伤身为太傅辅导无状，以致王遭横死，常多悲泣，过了年余，亦遂身死，年仅三十三。后人因惜贾谊以王佐之才，遇着汉文有道之主，尚不能尽展所长，以致抑郁而死，唐刘长卿过长沙贾谊宅作诗吊之道：

三年谪宦此栖迟，万古惟留楚客悲。
秋草独寻人去后，寒林空见日斜时。
汉文有道恩犹薄，湘水无情吊岂知。
寂寂江山摇落处，怜君何事到天涯。

先是贾谊为周勃等所忌，不得在朝。及周勃被告谋反，逮

捕到京，验明无罪，复其爵邑。贾谊因上言大臣有罪，不宜加辱，文帝纳之。至十年冬，文帝出幸甘泉，尝遣使者回到长安，时车骑将军薄昭，自恃太后之弟，因与使者有怨，将其杀死。文帝闻报，要想惩治薄昭，恐伤太后之心；欲待宽免，又于国法有损。于是忆及贾谊之言，使朝中公卿，同往薄昭家中饮酒，意欲令其自尽，薄昭不肯。文帝又命群臣各穿素服，前往哭之，薄昭不得已，遂服药自杀。

贾谊又劝文帝尚节俭，崇礼义，省刑罚，教太子等。文帝多见施行，惟有请将各国土地，分割为无数小国，尽封其王子弟，文帝未及办理。至景帝时，遂有七国之祸。贾谊又见当日匈奴强横，时犯边境，因上陈三表五饵之术，自请为属国之官，务使匈奴降服。文帝见是书生之谈，不听其言，一意要与匈奴和亲，谁知匈奴仍来犯来，频年不息。未知匈奴为患情形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中行进计教匈奴 伏女传经授晁错

话说匈奴自从文帝四年，西灭月氏，降定楼兰、乌孙诸国，兵威大振，国势愈强，文帝无法制服，只得与之重议和好，谁知不久匈奴又复背约。

先是文帝六年，匈奴冒顿单于身死，其子稽粥嗣立，号为老上单于。文帝因见匈奴易了新君，自应再修和亲，遂将宗室之女翁主，嫁于稽粥为阏氏。又遣宦官中行说，保护翁主，随同前往匈奴。文帝因中行说是燕地人，熟习边情，故特遣之。中行说闻命，心想住在中国，岂不是好，平空要我奉此苦差，到那荒寒地方，好似犯罪充军一样，且又不知何年月日，方得回国，以此心中不愿，推辞数次。文帝不允其请，中行说无法，只得收拾起身，但他因此起了怨毒之心，临行对人说道：“我本不愿入胡，朝廷偏要强迫，我不到彼处便罢，若到彼处，定要设法报仇，从此中国不要想过太平日子。”中行说既去，有人将此语传说于外。当时都以为他不过是个宦官，能有多大本领，酿成边患，因亦不以为意。谁知中行说一到匈奴，便极力奉承老上单于，果然得他宠爱，言听计从，因此又弄得两国兵连祸结，不得平静。

原来匈奴自与中国和亲，每年得了中国供给绸帛、棉絮、酒米等物，比起他所食的乳酪，所衣的毡裘，自然精美得多，

遂使匈奴嗜好，逐渐变换。又兼连娶宗室之女，作了阼氏，宫廷中习惯，更容易改同汉人一样。到了老上单于，自少便习用汉物。中行说心恐单于将与汉人同化，于匈奴大不利益，此时竟忘了自己本是汉人，反一心一意为着匈奴，惟恐匈奴将被汉廷制伏，因对老上单于说道：“匈奴全国人众，计算起来，不能抵得中国一郡，所以能称强一方者，皆因平日衣食，与汉人不同，不必仰给于汉。如今单于改变旧俗，嗜好汉物，汉廷只须将全国物件，划出十分之二，供给匈奴，匈奴便当举国归降于汉，此乃危亡之道，愿单于急宜变计。”老上单于闻言大悟，从此便也不重汉物。

此外匈奴中尚有许多侯王贵官，也与单于一样，喜用中国物品，中行说不能一个个去劝他，却想得一法，每当大众聚会之时，中行说便将绸帛所制衣裤，穿在身上，向着草莽荆棘之中，往来奔驰。读者试想绸帛那种轻软，如何禁得木皮棘刺。不消片刻，中行说跑了回来，众人看他浑身衣服，东破西裂，一条条绸片，一丝丝棉絮，随风飞扬，却似花蝴蝶一般，大家都觉好笑。中行说也不言语，连忙将身上衣服脱下，穿起皮裘毡裳，仍前驰骤一番，回来并不损坏。中行说遂对众说道：“诸君知得此理否？君等日常生活，与汉人不同，汉物虽好，到了此地，并无用处，有何宝贵？”众人听了，一同称善。中行说又不用中国饮食，改从匈奴习惯，人问其故，中行说答道：“汉人食物，甚不便利，且亦不如兽肉乳酪风味之美。”于是匈奴大众，见中行说本是汉人，反从胡俗，便也将汉物看做平常，不见稀罕。

中行说又见匈奴生性愚蠢，不知书记计算，平日所有人口牲畜，不过约计大数，生死出入，漫无稽考。遂又教导单于左右之人，学习书写及计数方法，将人口牲畜，分别门类，设立

簿籍，出入登记，详细计算，以备查考。匈奴得了此种学问，无形中竟增许多智识。中国既与匈奴和亲，约为兄弟，每年均遣使者赍持书信及照约应送各种物件，前往匈奴，匈奴亦常有回书并答赠之物。向例汉帝来书，皆用长一尺一寸之木简，上写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中间叙述言语并所赠物品。中行说因教单于做成复书，用长一尺二寸之木简，所有印章及封套，皆较长大，书中措词，异常倨傲，开首写道：“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敬问汉皇帝无恙。”以后也写所答言语及报赠之物。单于见中行说教他与中国争胜，心中甚喜，以为中行说尽忠于己，故皆依言办理。

从来中国所遣使者，到了匈奴地方，见其生活简陋，风俗野蛮，不免心生鄙薄，往往夸张中国文明，讥笑匈奴愚蠢，匈奴中也无人能与之辩论。自从有了中行说，便替匈奴与汉使争辩，汉使偶言匈奴风俗如何野蛮，中行说也说中国习惯种种不好，彼此舌战几交次，汉使竟不能将他难倒。后来中行说觉得厌烦，每遇汉使到来，要想与他辩论，中行说便用言阻住道：“汉使毋得多言，汝但照管自己送来物件，留心检点，品质是否精良，分量是否满足，倘若有粗恶短少等弊，我断不肯轻易放过，且待秋成时候，派遣铁骑践踏汝的田禾，届时勿怪我背约失信。”汉使将言回报文帝。文帝始悔当日不该遣派中行说前往，自贻后患。

中行说又教单于多派侦探，潜入边地，打听虚实，若有机会可乘，便即遣兵前来掳掠。自文帝十一年冬十一月，匈奴始背和约，来侵狄道。掳去人畜颇多，只因初次获了胜利，从此频年寇盗，边境不宁。文帝虽然屡次遣兵防剿，无奈沿边千余里，处处皆可入寇，实属防不胜防。匈奴但侦得某处边备稍疏，便来掳掠，及至汉兵到时，胡骑早已出塞。文帝因为此事，竟

弄得无法可想。

此时贾谊已死，却有太子家令晁错，上书言及兵事，文帝甚是嘉纳，赐以玺书褒奖。晁错又上书请募民迁居塞下，并令民纳粟入边，许其拜爵免罪，以资塞下兵食，文帝皆依言施行。

说起晁错，乃颍川人，少时学习刑名，为人生性峭直深刻，由文学出身，官为太常掌故。适值文帝即位，搜求各种经书，只有《尚书》一经，自经秦始皇焚烧之后，灭亡不传，无人知晓。闻有济南人伏生，名胜，秦时官为博士，专习尚书，要想召他入京，无奈伏生已有九十余岁，不能出门。文帝因饬太常遣人前往受业，太常遂命晁错就伏生家中，请其传授。晁错奉命到了济南，往见伏生，偏是伏生老迈龙钟，不但行动需人，连说话都不清楚，似此情景，安能传经？却好伏生有一女，名义娥，少听其父讲学，明习经义，且能通晓其父言语，伏生命其女传言以教晁错。

原来伏生所传《尚书》，亦是不全，只因当日秦始皇禁人藏书，伏生遂将尚书藏入壁中，后来楚汉纷争，天下大乱，伏生避乱外出。及天下已定，书禁大开，伏生回到自己家中，开壁寻书，早已坏烂数十篇，仅余二十九篇，如今便将此二十九篇传与晁错。伏生口讲其义，由其女逐句转授与晁错，偏是济南人与颍川人，言语多有不同，晁错听受一遍，中间不能理会之处，却有十之二三，只得就着己意解说。晁错听伏生讲完，回京复命，便上书文帝，称引书说。文帝命为太子舍人，累迁至太子家令。晁错口才甚好，因此得宠于太子启，太子家中之人，将他起个绰号，号为智囊。此时因见匈奴时为边患，故特上书献计，文帝依言施行。一日，文帝坐在宫中，外间呈进一书。文帝接阅，原来是淳于意之女缇萦，为父上书。未知书中说何言语，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三回

缙萦上书脱父罪 文帝下诏除肉刑

话说当日齐国有一名医，复姓淳于，名意，家在临淄，自少好医，遍求方术。闻淄川人公孙光善医，多传古方，淳于意即往求见，拜之为师，久之尽得其传。淳于意又向其师请益，公孙光道：“吾方已尽，此皆吾少年所受妙方，今吾身已老，无所用之，故尽以授汝，并无秘惜，汝切勿轻传于外。”淳于意谢道：“意得事先生，尽传妙方，不胜万幸，立誓不敢妄传与人。”一日，公孙光与淳于意闲谈，淳于意因论古方，极赞其精，公孙光喜道：“汝将来必为国手，惜吾所学有限，不能使汝再有进步。吾有好友，住在临淄，善于处方，其方甚奇，并世罕见，非吾所及。吾中年时曾请其人传授，其人不肯，说吾不是应传之人。其人现亦年老，家中富足，待过一时，吾当与汝同往访之，彼若知汝精专医学，当肯传授。”淳于意闻言，心中甚喜，便欲立时往见其人，但碍着公孙光未曾说出姓名住址，又不便急于请问，只得暂时忍耐。

过了数日，忽有一人，姓阳名殷，来谒公孙光，说是前来献马，托公孙光引见齐王。淳于意因得与阳殷相见，二人甚是相得，结为朋友。公孙光因嘱阳殷道：“淳于意好方术，汝当善加待遇。”又对淳于意道：“此人即吾好友之子，其父名庆，汝今可同其往见吾友。”于是公孙光作书为淳于意介绍于阳

庆，淳于意满心欢喜，拜别公孙光，偕同阳殷到了临淄，入见阳庆，呈上公孙光书信。阳庆将书阅毕，允将淳于意收留门下，从此淳于意一心一意，随着阳庆学习。其时正是吕后八年，阳庆年已七十余岁，家中富有财产，子孙众多，自己医术虽精，平日却不肯轻易为人治病，所以外间并无人知他是个名医，也无人前来受业。如今年纪已老，原想觅人传授学问，无奈未得恰当之人，连自己儿孙，都不是学医材料，所以也不传授。及至淳于意来到门下，阳庆留心察看，见他奉事先生，甚属尽职，而且专心求学，勤勤恳恳，知是可以付托。一日屏去从人，独唤淳于意到了面前，密说道：“汝平日所学方书，都不是道，汝可一概弃去，吾有古昔遗传黄帝扁鹊脉书，用五色诊病，能知人死生，并有论药之书，皆甚精微。我家颇足自给，别无所求，今因爱汝，故愿将我所藏禁方秘书，悉数教汝，汝当秘密学习，勿使我子孙得知。”淳于意闻说，喜出非常，急离席拜谢道：“先生幸肯赐教，诚非弟子始望所及，敢不奉命。”于是阳庆取出许多书籍，交与淳于意，令其熟读，不时替他讲解，淳于意昼夜研究，尽心领受。到了一年，已得大概，阳庆便令其试行治病，颇有效验。淳于意自以为学问未精，仍旧勤学，一直学了三年，医道精熟，此时年仅三十九岁。遂辞别阳庆，在外行道，为人治病，决其生死，每多神效。于是名闻一时，远近求医者接踵而至，淳于意便借着医术过活。

读者须知大凡具绝技之人，多不肯受人拘束。淳于意性本落拓不羁，懒事生产，不乐仕宦，也曾任过太仓长，不久便弃官而去。最喜云游四方，足迹所至，闻名求医之人，不计其数，弄得淳于意应接不暇，有时心中甚不耐烦，便不肯替人治病，任他千金之聘，只是辞绝不去。但是病家当病人征候危急之际，好容易寻得一位有名医生，盼他前来救治，如盼重生父母一般，

谁知日复一日，望得眼穿，终是请他不到。也有病重的挨延不过，便自死了，其家属不免抱怨。都因淳于意名誉太盛，求者过多，不能悉应。所以平日得他治愈，感激之人固多，而因他辞绝不治，以致结恨之怨家，亦复不少。

到了文帝十二年，遂有怨家寻了淳于意罪过，出来告发。淳于意被捕到官，讯明应受肉刑，遂由吏役押解前往长安。淳于意无子，仅有五女，此时闻得父亲押解起程，都来相送。一个个牵衣而泣，淳于意正在心烦意乱，见了女儿此种情形，不觉发怒，骂道：“生女不生男，急时无用处。”说罢遂随了吏役上路而去。诸女被骂，各自惭愧回家，独有少女名为缇萦，心想父亲之言，伤感不已。因念自己也是个人，虽然身为女子，岂遂无法救得父亲，于是想得一策，连忙收拾行装，于路赶上父亲，一同前进。到了长安，淳于意下入狱中，缇萦遂诣阙上书道：

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后欲改过自新，其遭无由也。妾愿没入为官婢，以赎父刑罪，使得自新。

文帝览罢缇萦所上之书，意大感动，即命赦了淳于意，一面下诏除去肉刑。原来汉时肉刑，本有三种，一黥；二劓；三斩左右趾。今文帝因感缇萦之孝，一律废去，凡犯此罪者，另换别种刑罚。诸位试想缇萦一个小小女子，只因孝心纯笃，至诚感人，不特保全父亲，且能将自古相传残酷之刑，一旦除去，免得后来犯罪者亏损身体，真是无量功德。东汉班固作诗赞道：

三王德弥薄，惟后用肉刑。太仓令有罪，就递长安城。自

恨身无子，困急独茕茕。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上书诣阙下，思古歌鸡鸣。忧心摧折裂，晨风扬激声。圣汉孝文帝，惻然感至情。百男何愤愤，不如一缙萦。

淳于意既得免罪出狱，父女相见，悲喜交集，遂同缙萦回到临淄。此事喧传一时，世人皆称缙萦为孝女。淳于意既回临淄，年纪已老，也就家居不出。后来文帝知其善医，遣使召到长安，问其所学并历来治病效验情形，淳于意逐条具述。兹就其中尤为奇验者二事，摘列于下：

济北王召淳于意遍诊后宫各侍女，有侍女名竖者，现状无病，淳于意诊其脉毕，因对旁人说道：“竖病伤脾，不可劳动，依法应于春日呕血而死。”济北王闻知，立召此女近前，见其举动如常，颜色不变，心中不信。至次年春，此女捧剑随王入厕，事毕，王由厕出，见此女未来，遣人唤之，已倒于厕上，呕血而死。

齐王黄姬之兄黄长卿，宴客于家，淳于意在座，诸客坐定，尚未上食。淳于意举目观看，见座中一人，姓宋名建，乃齐王后弟，淳于意注视良久，因对宋建道：“足下有病，四五日前曾患腰脊痛，不能俯仰，小便不通，若不急治，病将入肾，此名肾痺，乃由执持重物而得。”宋建闻言，不觉惊异道：“君言良是，吾本有腰脊痛之病，前四五日，适值阴雨，黄氏诸婿，来到吾家坐谈，见吾家仓下有方石一块，众人争往搬弄，吾亦欲学其所为，无奈用尽力量，不能将他举起，只得罢手。谁知一到晚间，腰脊大痛，小便不通，至今未愈。”说罢因请淳于意诊治，淳于意为开一方，服药十余日而愈。

淳于意治病效验甚多，不能尽述，后人因其曾为太仓长，故称之为仓公。司马迁修史记，以扁鹊仓公同传，号为一代名医。闲言少叙，文帝既除肉刑，过了一年，又报匈奴大举入寇。欲知情形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

冯唐论救云中守 文帝受欺新垣平

话说文帝十四年冬，匈奴老上单于，听信中行说之言，自率马兵十四万人，攻入朝那、萧关，杀死北地都尉，掳掠人民物畜甚多。一路长驱，进至彭阳，遣奇兵入中宫，放火烧之，哨马直到雍县甘泉等处。边吏飞书告急，警报一日数十次。文帝闻报大惊，急命昌侯卢卿为上郡将军，宁侯魏速为北地将军，隆虑侯周宪为陇西将军，各率人马，前往该地防守。此三路兵，星夜出发。文帝又命中尉周舍为卫将军，郎中令张武为车骑将军，率领马步军队十万人，车千乘，驻扎渭北。文帝想起匈奴如此猖獗，心中愤怒，决计御驾亲征，自到校场校阅人马，申明军令，赏劳士卒，择日起行。群臣相率进谏，文帝一概不听。事为薄太后所闻，深恐文帝临敌冒险，极力阻止。文帝无法，只得罢议，乃命东阳侯张敖为大将军，带同建侯董赫、内史栾布等，领兵往击匈奴。匈奴盘踞边地，已有月余，及闻汉兵到来，方始徐徐退出塞外。张敖等将匈奴驱逐出塞，便即回兵，两下并未交战，也未曾追获匈奴一人一马，反被匈奴掳掠许多人畜，满载而去，因此匈奴愈加骄横，连年入边，劫杀甚众，文帝甚以为虑。

一日，文帝偶然乘辇行过郎署，有郎中署长姓冯名唐，出来迎接。文帝定睛一看，见是一个庞眉皓首的老人，因问道：

“父老何仍为郎，家居何处？”冯唐对道：“臣祖本赵人，臣父移居代地。”文帝见说他是赵人，忽然忆起旧事，慨然道：“吾在代国时，有尚食监高祛，常为我言赵将李齐之贤，及其战于钜鹿之事，吾每饭未尝不念及其人，父老知之否？”冯唐对道：“李齐为将，尚不及廉颇、李牧。”文帝问道：“廉颇、李牧为将何如？”冯唐道：“臣祖父曾为赵将，与李牧结交最密，臣父旧为代相，又与李齐为友，故知其详。”遂将廉颇、李牧战功，具述一遍。文帝既闻廉颇、李牧善于为将，心中甚是仰慕。又想起匈奴久为边患，国家思用良将，正苦未得其人，不禁抚髀叹息道：“吾独不得廉颇、李牧为将，若得此人，岂忧匈奴？”冯唐闻言，忍不住说道：“陛下虽有廉颇、李牧，亦不能用。”文帝被冯唐直言顶撞，心中不悦，即命起驾回宫。

文帝回宫之后，忽想起冯唐说我不能用廉颇、李牧，必有原因，我当时未及问他，如今何不唤他到来，问个明白。于是遣人召到冯唐，先责备道：“君当着众人将我侮辱，竟不能等到无人时节，背地言之？”冯唐被责谢罪道：“臣实鄙人，不知忌讳。”文帝因接问道：“君何以言吾不能用廉颇、李牧？试述其由。”冯唐道：“臣闻古之人君，命将出师，跪而推毂曰：‘阃以内寡人制之，阃以外将军制之’。此非虚语。臣祖父常言李牧为赵将，居边地，其市租皆听收用，赏罚由己，不待报闻。委任既专，故李牧得以成功。今臣窃闻魏尚为云中郡守，所收市租，尽给士卒，自出私钱，每五日杀牛一次，遍飧将校，以此匈奴闻风远避，不敢轻犯云中之地。日前匈奴初次来侵，魏尚率领将士击之，大获胜利，斩杀其多。后因报功，所斩敌首缺少六级，陛下将其下狱，削去官爵，罚使做工。由此言之，陛下用法过明，赏太轻，罚太重，故曰虽得廉颇、李牧亦不能用。”文帝见冯唐言语切直，心中感动，不觉大悦，

即日令冯唐持节赦出魏尚，仍命为云中郡守。又拜冯唐为车骑都尉。果然魏尚到了云中，匈奴畏威，不敢来犯，郡中连年无事。冯唐后致仕归家。至武帝即位，被举贤良，时年已九十余，不能为官，武帝仍用其子冯遂为郎，此是后事。

文帝既感冯唐之言，复用魏尚，又慎选边郡守将，于是边患得以稍息。忽有鲁人公孙臣，上书言秦得水德，汉承其后，当为土德。土德之应，当有黄龙出现，请改正朔，易服色，色宜尚黄。文帝得书，以问丞相张苍，张苍本精律历，其意以为汉乃水德，故以十月为岁首，公孙臣所言不合。文帝见说，遂罢公孙臣不用。谁知到了文帝十五年，果有黄龙出现于成纪地方，文帝记起公孙臣之言，召为博士，命与诸生议改正朔易服色。又下诏礼官议郊祀，于是有司请文帝亲祀上帝于郊。夏四月，文帝驾到雍郊，亲祀五帝，只因文帝迷信鬼神，遂由此引出一人来。

此人复姓新垣名平，系赵国人，生性巧诈，学习方士之术，自言善于望气。今见文帝尊重祭祀，便想借此图得富贵，于是求见文帝面陈道：“臣望长安东北，近有神气，成为五彩，如人冠冕。臣曾闻人言，东北方乃是神明之舍，如今天降祥瑞，应就其地立庙奉祀上帝，以答瑞应。”文帝依言，即饬有司就渭阳建立五帝之庙。读者欲知五帝果是何神，说起来历，甚属可笑，都由人君自出己意造作而成。当日秦宜公始作密畤，祀青帝；灵公作上畤，祀黄帝；又作下畤，祀炎帝；献公作畦畤，祀白帝，此四畤在祭祀上最为尊贵。及至高祖还定三秦，问起秦时所祀上帝，究是何帝，有人对道：“秦祀上帝，有白帝、青帝、黄帝、赤帝四畤。”高祖觉得可疑，又问道：“吾闻天有五帝，如何秦时但祀四帝？”众人闻言，皆不能对。高祖自己想了良久，突然说道：“吾已知之，此乃待我一人方能具备。

”遂命有司立黑帝祠，命为北畤。但是高祖虽立五畤，岁时但命有司致祭，自己并不亲往。如今文帝要想郊祀上帝，也不查考明白，便把五畤当作郊坛，亲往致祭，所以新垣平趁此时节捏请文帝就渭阳别立五庙。此五庙同一屋宇，中分五殿，每帝一殿，前面殿门，各如其帝颜色。五庙既成，到了十六年夏四月，文帝亲往渭阳祭祀，依照秦归仪节，祭时举起燿火，火光烛天，照耀远近。文帝认是瑞应，心中甚悦，祭毕回宫，遂拜新垣平为上大夫，前后赏赐，不下千金。

文帝既宠信新垣平，以为祭祀可以求福，于是又命博士会议巡狩封禅等种种典礼，预备举行。一日文帝车驾出行，路过长门恍惚见有五人，立于道北。文帝心想自己出门，例须清道警蹕，道旁安得尚有行人，定睛一看，忽又不见，以为定是神灵出现，但五人一起，衣服颜色，又不相同，莫非便是五帝？于是命就所见之处，建五帝坛，用五副太牢祭之。新垣平见文帝迷信已深，知其容易受欺，于是愈加胆大，竟然买嘱一人，令其手持玉杯，到阙下上书献进。新垣平却先入宫来见文帝，约计其人将到，因对文帝道：“臣顷望见阙下，有宝玉气到来。”语声初歇，果见近侍捧着玉杯来奏文帝，文帝见玉杯上刻有四字道，‘人主延寿’，不觉大喜。见得新垣平望气奇验，此杯定是个宝物，遂命将杯受了，重赏来人及新垣平。新垣平受赏出宫，复向其人分得许多赐物。过了一时，新垣平又言：“臣测得某日日当再中。”到了其日，日果再中。日再中，原是七国时故事，燕太子为质于秦，秦王对之发誓道：“日若再中，方放汝归。”此乃妄诞之语，大约当日测量不准，故现为再中。文帝偏深信其言，遂下诏将十七年改为元年，赐天下大酺数日。当日新垣平宠冠朝臣，凡有所言，文帝无不依从，他偏不肯安静，又向文帝说道：“禹鼎坠入泗水，现在河堤已决。黄河与

泅水相通，臣望东北汾阴地方，有金宝之气，想是陛下圣明，宝鼎又将出世，但其兆虽见，不迎不能自至。”文帝闻说，深信不疑，遂遣人立庙于汾阴，面临黄河，意欲祭祀河神，使人入水寻觅禹鼎。正在兴工建筑庙宇，尚未告竣，忽有人出来告发新垣平种种欺诈之事。未知所言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五回

应梦境宠邀明主 肃朝仪气折幸臣

话说文帝后元年冬十月，有人上书告发新垣平种种行为，皆是欺诈，并无实事。文帝见书大怒，即将新垣平发交廷尉审讯。廷尉按着所告情节，逐项究出实情，罪应族诛，奏明文帝批准施行。文帝始知为新垣平所欺，不胜悔恨，由此扫兴，便将祭祀巡狩、改正朔、易服色等事，一律搁置。说起以上各事，前此贾谊也曾献策，文帝当时心存谦让未肯施行，到了此际，忽然高兴起来，无如贾谊已死，偏遇着一个新垣平，受他播弄。总之文帝平日最信鬼神，前此身坐宣室，曾问贾谊以鬼神之事，但他信用贾谊却不及新垣平，以致弄出无数笑话。不但新垣平而已，更有一个庸劣无能之人，却得文帝始终宠遇，问其得宠原因，却也由迷信而来，说起更觉可笑。

原来文帝有一夜睡在宫中，忽做一个梦。梦见自己要想上天，极力挣扎，总不得上，正在为难之际，旁边来了一人，头戴黄帽，立在文帝后面，用力一推，竟将文帝推上了天。文帝满心欢喜，回头向下一看，要想看他是何等样人，却只看见其人背面，觉得他衣服上穿了一孔，正要开言动问，蓦然惊醒。文帝定一定神，回思梦境，历历如在目前，心念此人助我上天，必定是个贤臣。昔日殷高宗梦见良相，画影图形，求得传说，用以为相，果然得力，在历史上传为佳话。如今我所梦的，自

然也是此等人物，万万不可错过。可惜梦中不曾看见其人面目，未免是个缺憾，幸喜就他衣帽上，得有二种凭据，尚可由此推寻。因又想起平日所坐御船，船中水手，皆戴黄帽，时人称为黄头郎，梦中之人，莫非就是御船水手？文帝想到此处，甚觉高兴，此时天色已明，文帝连忙由床上坐起，左右服侍，披上衣服，用了点心，立刻命驾前往渐台。

说起渐台，乃在未央宫西沧池之上，此池水皆苍色，故名沧池。池中置了许多御船，预备车驾不时游玩。文帝一早到了渐台坐定，吩咐将御船黄头郎，尽数唤来，听候点验。众人被召，不知文帝是何意思，都带三分畏惧，连忙整肃衣服，鱼贯而进。文帝命俱在一旁立定，然后遂人唤至面前验看。但是每验一人，文帝并不问他姓名，也不看他面目，只令其人背面立定，向他背后衣服上详细看了一过，便命退去。左右近侍见文帝如此举动，摸不着头脑，人人心中都觉诧异，也有一二人向前动问，文帝却不肯说破。一连验了多人，中间果有一人，背后衣服穿了一孔，文帝便命将其人留下。其人闻命，吃了一大惊，不知自己犯了何种大罪，背后印上何种证据，却被文帝查出，此去定要吃亏，还不知能否保得住性命，偏又无处逃走，只得立在一旁，呆如木鸡。待得各船黄头郎，一一验完，文帝见只有此人与梦中所见符合，心想定是不错。于是独唤其人近前，其人吓得战战兢兢，俯伏地上，不敢仰视。文帝便问其人姓名及籍贯出身，其人按定心神对道：“臣姓邓名通，乃蜀郡南安县人，以熟于行船，被选为黄头郎。”文帝见说姓邓，暗想邓与登音相近，梦中助我登天，必是此人，不觉大悦。因用好言抚慰，拔为近侍。邓通不料文帝平空赏识起他来，霎时变忧为喜，谢了恩便随车驾回宫，从此邓通遂常在文帝左右。

文帝初意邓通必是一个能臣，后来渐渐知他并无材干，但

一心记着前梦，以为他既能助我登天，于我必然有益。又见邓通为人柔顺，虽然得宠，并不交结朝贵，干与政事，也不曾在文帝前保荐一人。每值假日，例许回家休息，邓通偏不愿出外，仍在宫中随侍左右，文帝以此日加宠爱，遇着闲暇，便带同邓通到其家中，游玩宴饮，前后赏赐，不下十余万。又屡次升其官职，不到几时，一个水手，居然做了太中大夫。

到了文帝后二年秋八月，丞相张苍，因老病免官，此时高祖旧臣，大都死亡，虽有一二人尚在，却非丞相之才。文帝满心要想择个贤相，看来看去，只有皇后之弟窦广国，素著贤名，最为中意，但碍着他是外戚，拜为丞相，又恐天下人说是出于私意，因此想了许久，决计不用。此外惟有关内侯申屠嘉，乃梁地人，曾随高祖征讨项籍、黥布，立有战功。其人虽是行伍出身，然秉性廉直，不受请托，是个公正之人，而且现为御史大夫，丞相缺出，正该推升，于是文帝遂命申屠嘉为丞相。

申屠嘉既为丞相，因见邓通并无功劳，坐享高官厚禄，心中已是不悦。一日入朝奏事，恰遇邓通侍立文帝身旁，斜着身子，形状甚是怠慢。申屠嘉看了不禁大怒，暂时忍气，将事奏完，方对文帝说道：“陛下宠爱群臣，尽可使之富贵，惟有朝廷之礼，不可不肃。”文帝见说，知是指着邓通，惟恐他说出名字，急将言阻住道：“君可勿言，吾已知得其人，自当私行教戒。”申屠嘉见文帝顾惜邓通，愈加愤懑。待到朝罢，申屠嘉回至相府，立即遣人持檄往召邓通，并传语道：“邓通如果不来，我要将他斩首。”邓通见召，心知不妙，又闻来人传说，不来要斩，更加恐惧，急忙入宫来见文帝，告知其事。文帝虽然心爱邓通，却因申屠嘉所言甚正，料想此次唤他前去，不过是责备一番，我若袒护，不令应召，未免失了丞相面子，因对邓通道：“汝尽管放心前往，我即刻使人召汝。”邓通本意欲

求文帝替他辞绝来使，免此一行，今见文帝也命他去，只得硬着头皮，随同来人，前赴相府。

邓通到了相府，来人入内通报。申屠嘉即命人见。邓通捏着一把汗，一路走进，望见申屠嘉满面杀气，便如小鬼遇着阎王一般，连忙脱下冠帻，除去鞋袜，光着头，赤着两足，跪在地上，对着申屠嘉叩头谢罪。申屠嘉端坐不动，厉声责备道：“朝廷礼节，乃是高皇帝制定，汝一个小臣，胆敢在殿上戏弄，可晓得犯了大不敬之罪，应该处斩？”说罢对着旁边属官道：“可即将他缚出斩首。”邓通闻言，吓得浑身发抖，魂魄飞到九霄云外，俯伏地上，叩头如捣蒜，连声哀求饶恕。申屠嘉置之不理，喝令左右动手，左右答应一声，有如雷鸣。邓通此时盼望文帝遣人前来解救，偏是久不到来，急得无法，只有拼命叩头，叩得地上作响，连头皮都破了，血流满地。左右之人，见他如此，都觉好笑，却又替他可怜，所以未曾动手。申屠嘉仍是愤怒不止，不肯饶放，正在危急，忽报文帝遣使持节到来。申屠嘉闻报，撇下邓通，整了衣冠，出来接诏。

文帝自遣邓通去后，过了片刻，心想此时邓通当被申屠嘉处治得痛快，遂唤近臣持节前往相府，召取邓通到来。使者到府，见了申屠嘉，传文帝命令对申屠嘉说道：“此人乃吾之弄臣，君可恕之。”申屠嘉奉诏，又将邓通严加戒饬一番，方始放他起去。邓通得了性命，如从鬼门关上还魂，抱着头窜出相府，随同使者入得宫中，一见文帝，俨同婴儿遇着慈母，忍不住两泪直流，觉得满怀委屈，一时却说不出话来，口中但道：“丞相几乎杀臣。”文帝见邓通满面是血，额上突起无数垒块，面目都肿，骤看似乎不像个人，心中也觉怜惜，便用好言抚慰，又命太医用药调治。邓通感激文帝厚恩，心知此次是自己的不是，也不敢埋怨申屠嘉，以后愈加谨慎，不敢失礼，文帝仍前

宠爱，又将他升为上大夫。

文帝既爱邓通，便想保全他终身富贵，但不知他生相如何，于是唤一著名善相之人，来与邓通看相。其人将邓通相貌详细看了一遍，回奏文帝道：“此人照着相法，将来应当贫饿而死。”文帝听了，怫然不悦道：“能使人富者，在我而已，邓通为我所爱，何至于贫？”于是命将蜀郡严道铜山，赐与邓通，许其自行铸钱。先是秦时通用之钱，每文皆重半两，高祖嫌其过重，另铸荚钱，每文仅重一铢半。钱既过轻，以致物价胜贵。到得文帝五年，遂命更造四铢钱，除去盗铸法，许人民任意铸钱。贾谊、贾山皆曾上书谏阻，文帝不听。其时吴王刘濞，已就故章铜山，私自铸钱，富并天子。如今文帝又赐邓通铜山，邓通也就大开鼓铸，于是吴邓之钱，布满天下，其富可想。文帝以为邓通坐拥大财，一世吃着不尽，万不至于贫饿了。谁知邓通反因铜山为累，终至贫饿，竟出文帝意料之外。真如俗语所说，人算不如天算，也是邓通福气微薄，享受过分，以致如此。欲知邓通何以贫饿，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六回

失铜山邓通饿死 赐几杖吴王不朝

话说文帝将蜀郡严道铜山，赐与邓通，以为他可免于贫饿。邓通受了如此恩遇，异常感激，更一心一意，服侍文帝。一日文帝身上忽然生了一痛，掀热肿痛，坐卧不宁。邓通因文帝患病，格外殷勤，昼夜侍奉，顷刻不离。到得痛已成熟，破口流脓，文帝愈觉痛口热如火烧，疼痛难忍，辗转床褥，呻吟不绝。邓通见文帝甚是苦楚，要想极力讨好，也顾不得脓血污秽，便用口对着痛口，缓缓吮吸。原来痛毒得人口吮，便能退热生凉，减去痛楚，而且吸出败脓，易于收口。文帝因病痛正在苦恼，忽被邓通吮得爽快，便任令时常吮之。又见邓通做此污秽之事，心甘情愿，毫无厌恶，以为真是忠臣。却念起身为天子，觉得惟有邓通一人爱我，此外岂遂别无爱我之人？想到此处，不免闷闷不乐，因向邓通问道：“天下之人，谁最爱我？”邓通见问，不知文帝是何意思，因随口答道：“以臣愚见，爱陛下者，似无过于太子。”文帝闻言，点头无语。

一日，恰好太子入内问病，文帝忽想起邓通言语，因要试看太子到底如何，便命其近前吮痛。太子见那痛口脓血淋漓，甚是臭秽，面上现出难色，但因父命难违，不得已勉强吮了数口，便就罢了。文帝见此情形，也不言语，以为毕竟还是邓通爱我，从此更觉与他十分亲热。谁知太子退出宫来，闻得近侍

传说，始知邓通替文帝吮痂。暗想邓通是个小臣，尚然如此，我为人子，反不及他，相形见绌，未免心生惭愧，暗恨邓通设法献媚，离间他父子之亲。邓通何曾知得，后来文帝驾崩，太子即位，是为景帝。景帝记起旧怨，便将邓通免官。邓通彼时虽然失官，财产富足，尚可在家享福。偏是有人出来告发，说他私出边外铸钱。景帝发交官吏审问，无甚实据。官吏因他是富人，正可借此鱼肉。又知得景帝怨他，便迎合上意，吹毛求疵，做成罪名，将他所有家产，全数没收入官，尚不足意，更坐他负欠官款数万。邓通出得狱来，家破人散，衣食毫无。事为文帝女馆陶长公主所闻，因念邓通是文帝最爱之人，见其情景可怜，便时常赐以钱物。却被官吏闻知，遣人暗地侦伺，每遇邓通得了赏赐，便派吏役跟随其后，说他尚欠官款，不得私蓄钱物，尽数将其没收。邓通白白向他望了一眼，丝毫不得享受，连一条簪子都不能带在身上。馆陶长公主闻知，也就无法，只得私下给与衣食，却命他托词向人借得，以免官吏又来追取。当日邓通所铸之钱，到处皆是，岂料末路，竟无一文得归自己使用，长日向人寄食，有一餐，无一餐，饥寒交迫，不久便死于人家，居然应了相士之言。当日文帝幸臣除邓通外，尚有北宫伯子及赵谈二人，并是宦者，但其宠爱，皆不及邓通。北宫伯子是个老实人，到也罢了。赵谈乃由占星望气得幸，文帝常使之骖乘，其人虽不及新垣平那种奸巧，却喜在文帝前搬弄是非。因见中郎将袁盎直言敢谏，心中不喜其人，便时向文帝说他过失，却被袁盎闻知，恐遭陷害，甚是忧虑。袁盎兄子袁种，官为常侍骑，知得袁盎心事，因献计道：“君可当着大廷广众，将他耻辱，使主上知他与君有仇，纵有毁谤，定不见信。”袁盎依言，等候机会行事。

一日文帝将往长乐宫朝见太后，仍命赵谈骖乘。车驾出得

宫门，袁盎走到车前，俯伏奏道：“臣闻天子所同车而坐之人，必是天下豪杰，如今汉廷虽然缺乏人材，陛下奈何独与刀锯之余一车共载。”文帝听了大笑，即命赵谈下车。当时众目都向赵谈注意，赵谈羞得无地容身，含着涕泣走下车来。以后赵谈每谮袁盎，文帝以为挟嫌，遂不肯相信。

但袁盎因为遇事直谏，致为文帝所畏忌，竟被调为陇西都尉，后又迁为吴王丞相。袁盎临行，到其兄子袁种家中辞别，袁种因对袁盎道：“君此行甚是危险，吴王享国日久，性益骄纵，多为不轨，君到官后，倘欲秉公纠治，必触吴王之怒。若不上书告君，亦必使人杀君。愚意此去一切置之不问。南方地势卑淫，君若能终日饮酒，不管诸事，但时劝吴王勿谋造反，如此或可侥幸免祸。”袁盎闻言称善，到了吴国，便依袁种之言而行，竟得吴王优待。过了一时，袁盎托故告归长安，吴王厚赠以财物。袁盎两依袁种之言，皆得免祸。

说起吴王刘濞，算是文帝堂兄。自从高祖十一年受封，据有四郡之地，到国未久，高祖驾崩。惠帝吕后时，因为天下新定，许诸侯王各治其国，刘濞查得本国鄣郡地方产铜，便招集各国亡命之人，开采铜山，私自铸钱，又煮海水为盐。此两项每年进款甚多，因之人民并不纳税，国用反觉充足。刘濞独据一方，坐享安乐，自然骄傲异常。

及至文帝即位之后，刘濞例应来朝，自以为是文帝之兄，犯不着自己亲来，便遣其太子刘贤入京朝见。文帝以礼看待，因是自己侄儿，便命皇太子陪他饮宴游玩。一日皇太子留吴太子在宫赌博，吴太子随来师傅，也在一旁陪伴，正在兴高采烈之际，忽然起了争论。吴太子平素在国骄养已惯，何曾知得朝廷礼数，到了此地，仍是一味任性，不知退让。更兼随来师傅，都是楚人，生性倔强，不识大体，便帮着吴太子与皇太子力争。

皇太子自也不肯相让，彼此争执良久，言语之间，不免侵犯，引得皇太子大怒，用手提起博局，向吴太子当面掷去。吴太子并未提防，一时走避不及，竟被博局打中要害，立时身死。事为文帝所闻，自然责备太子一番，飭人将吴太子依礼棺殓，送回吴国。刘濞闻信，又悲又恨，眼看其子死于非命，无从报仇，及见朝廷送丧到来，因含怒说道：“天下都是一家，死在长安，便葬在长安罢了，何必特地送来。”于是又赌气遣人将丧移回长安埋葬。从此刘濞怀恨，失了藩臣之礼，自己称病不朝，连儿子都不遣其来京。

文帝料到刘濞因为其子之故，假称有病，便遣人到吴验问。来人回报，吴王并无病容，文帝听了也就动怒，每遇吴国使者到京，文帝便责问吴王何以不朝，将使者囚系狱中治罪。刘濞见使者连遭究治，心中恐惧，于是蓄意谋反，召聚豪杰，收买民心，欲乘机起事。后来又有吴使到京，文帝仍前责问，吴使者对道：“吴王本来无病，其始诈称有病，原想瞒过朝廷，谁知却被发觉，使者数人，并遭囚系。吴王见朝廷责问愈急，愈加忧惧，惟恐陛下诛之，以此甚是无聊。臣闻古语有云：‘察见渊鱼者不祥。’伏愿陛下尽赦其罪，与之更始。吴王自当改过自新，克尽臣节。”文帝见使者所言有理，遂下诏将前所系使者，尽行释放。一面遣人赍了几杖，赐与吴王，说是王年已老，可免来朝。刘濞得文帝宽恕不究，心中始安，便将造反之心，逐渐冷淡。袁盎正当其时做了吴相，所以幸保无事。当日齐王刘襄早死，谥为哀王，其子刘则嗣立，十四年又死，谥为文王。刘则无子，照例其国应除，文帝因怜齐悼惠王绝了嫡嗣，又记起贾谊之言，遂将齐地分为六国，尽立悼惠王之子六人为王，即齐王将闾、济北王志、淄川王贤、胶东王雄渠、胶西王昂、济南王辟光是也。此时中国无事，百姓乐业，惟有匈

奴为患，文帝不欲起兵征讨，只得遣使前往，与之重行议和。未知匈奴能否允从，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七回

议和亲匈奴背约 识将才细柳劳军

话说文帝因匈奴连年犯边，甚以为患，遂遣使者前往议和。匈奴老上单于亦遣使来答谢。到了后二年，文帝又遣使持书，与之申明和约。其书写道：

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使当户且渠雕渠难、郎中韩辽，遗朕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令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使万民耕织射猎衣食，父子毋离，臣主相安，俱无暴虐。今闻渫恶民贪降其趋，背义绝约，忘万民之命，离两主之欢，然其事已在前矣。书云：二国已和亲，两主欢悦，寝兵休卒养马，世世昌乐，翕然更始。朕甚嘉之，圣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长，各保其首领，而终其天年。朕与单于，俱由此道，顺天恤民，世世相传，施之无穷，天下莫不咸嘉。汉与匈奴邻敌之国，匈奴处北地寒，杀气早降，故诏吏遗单于糒、金帛、绵絮之物，岁有数。今天下大安，万民熙熙，独朕与单于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细故，谋臣计失，皆不足以离昆弟之欢。朕闻天下不颇覆，地不偏裁。朕与单于，皆捐细故，俱蹈大道，坠坏前恶，以图长久，使两国之民，若一家子，元元万民，下及鱼鳖，上及飞鸟，跌行、喙息、蠕动之类，莫不就安利，避危殆。

故来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释逃虏民，单于毋言章尼等。朕闻古之帝王，约分明而不食言，单于留志，天下大安，和亲之后，汉过不先，单于其察之。

老上单于得书许诺，使者回报。文帝大喜，以为从此边境可以无事，遂将和亲之事，下诏布告天下。其诏书道：

朕既不明，不能远德，使方外之国，或不宁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圻之内，勤劳不处，二者之咎，皆自于朕之德薄而不能达远也。间者累年，匈奴并暴边境，多杀吏民，边臣兵吏，又不能谕其内志，以重吾不德。夫久结难连兵，中外之国，将何以自宁？今朕夙兴夜寐，勤劳天下，忧苦万民，为之惻怛不安，未尝一日忘于心。故遣使者冠盖相望，结轶于道，以谕朕志于单于。今单于反古之道，计社稷之安，便万民之利，新与朕俱弃细过，偕之大道，结兄弟之义，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和亲以定，始于今年。

文帝后四年，匈奴老上单于身死，其子军臣单于嗣立。文帝闻信，又将宗室女翁主嫁之，与结和亲。军臣单于立了年余，中行说又教其背约，趁着中国无备，入塞掳掠，必获大利。单于依允。到了文帝后六年冬十月，匈奴发出马队六万人，以三万人入郡，三万人入云中，大肆杀掠，侵至代郡句注，边吏举起烽火告急，一路连绵不绝，火光直达甘泉宫。文帝闻报，又惊又怒，急聚群臣商议。以北地、飞狐、句注三处地方，最为紧要，因命中大夫令勉、前楚相苏意、将军张武三人，各率军队，驰往防守，并飭沿边官吏，一律戒严，防备匈奴来犯。文帝又恐匈奴乘虚来袭长安，复遣三将，分驻近处，保卫都城。

此三位将军，一为河内郡守周亚夫，领兵屯于细柳；一为宗正刘礼，领兵屯于灞上；一为松兹侯徐悼，领兵屯于棘门，三将奉命各率军队前去。

文帝念兵队防守，甚是劳苦。一日亲自命驾，前赴三路军营，慰劳将士，顺便察看军中情形。车驾由宫起行，将到灞上，早有前驱官吏，先往通报。及至营前，但见静悄悄的，仅有数个兵士守门。前驱官吏，仗着天子势头便驰车一直进营，兵士见了，也不上前拦阻任其入内。将军刘礼闻信，立即大开营门，率同诸将出营俯伏接驾。文帝传言免礼，御驾一直驰入营中，各将士随后跟入。文帝对各将士宣言慰劳一番，依次到棘门。将军徐悼，也照着灞上一样接待，不消细说。

文帝慰劳灞上、棘门两处军队已毕，末后方赴细柳。前驱官吏，照例先往，将到军营，远远一望，却与起先两处情形，大不相同。但见旌旗齐整，队伍分明，将士一个个顶盔贯甲，各执兵器，张起弓弩，排列营前，如临大敌，气象真是严肃威武，不觉暗暗称奇。车到营门，要想照前驰入通报，却被军士拦阻，不得入内。前驱官吏方始说道：“天子车驾立刻将到，我是前驱，先来报信。”军中都尉见说答道：“将军有令，说是军中但遵将军之令，不遵天子之诏。”前驱官吏闻言，心想越发奇了，他连天子之诏，都不肯奉，我更有何法可想，只好待天子自己到来，看他如何举动。于是暂将车马勒住，等候文帝车驾到来。

文帝车驾将到营门，望见营前将士，有如云屯蚁聚，却不见一人出来迎接，已觉可疑，及至到了营前，前驱官吏迎前说明其故，文帝不信，仍命车驾前进，也被将士阻住。文帝无法，只得先遣使者持节，宣诏将军，说是吾欲入营劳军。军吏见说，方肯带同使者，入内通报。周亚夫闻诏，并不出迎，但传令开

门请入，守门将士奉令，开了营门，又对御车之人嘱咐道：“将军有约，军中不得驰驱。”文帝见说，只得按辔徐行，进了营中。

文帝入得营门，始见将军周亚夫，全身披挂，手持兵器，立在一旁，望着文帝但躬身作了一揖，口中说道：“甲冑在身，例不拜跪，请以军礼相见。”文帝闻言，不觉动容，俯身轼车，肃然致敬，使人传语称谢，并说道：“皇帝敬劳将军。”于是照例行了尉劳之礼，命驾出营，亚夫也不遣人相送。

文帝车驾出了营门，随来群臣，一晌看得呆了，到此心神方定，回想适才情形，尽皆惊异。文帝长叹一声，对着左右说道：“此方是真将军，若论先前灞上、棘门之兵，皆如儿戏，其主将不难乘虚擒来，至如亚夫，岂可侵犯？”说罢又复称善再三。至今陕西咸阳县西南，有细柳仓，相传即亚夫屯兵之处。过了月余，匈奴已被汉兵驱逐出塞，边境无事。文帝遂将三路军队撤回，下诏拜周亚夫为中尉。原来周亚夫即绛侯周勃之子，周勃于文帝十一年身死，谥为武侯，长子周胜之承袭爵邑。周胜之本娶文帝之女，却与公主不能相得，又犯了杀人之罪，袭爵不久，便将国开除。文帝念起周勃功劳，不忍令其绝封，下诏群臣推举周勃诸子中最贤之人。其时周亚夫已为河内郡守，群臣皆推举亚夫，文帝因封之为条侯，以续周勃之后。此次领兵防胡，竟被文帝赏识，记在心中，念念不忘。可见文帝爱才心切，也是亚夫适遇其时，故得成就功业。未知以后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八回

孝文遗诏定服制 景帝嗣位任宠臣

话说文帝到了后七年夏日，忽然抱病，渐渐沉重，医药无效，自知不起，唤太子启到得榻前，嘱咐后事已毕，又说道：“将来天下如有变故，周亚夫真是将才，可使掌兵。”太子启涕泣受命。六月己亥，文帝驾崩于未央宫，发下遗诏，颁布天下。其诏书道：

朕闻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奚可甚哀？当今之时，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无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临，以罹寒暑之数，哀人之父子，伤长幼之志，损其饮食，绝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谓天下何？朕获保宗庙，以眇眇之身，托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余年矣。赖天之灵，社稷之福，方内安宁，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过行，以羞先帝之道德。维年之久长，惧于不终，今乃幸以天年，得复供养于高庙，朕之不明与嘉之，其奚哀悲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毋禁娶妇、嫁女、祠祀、饮酒、食肉者，自当给丧事服临者，皆无践，经带毋过三寸，毋布车及兵器，毋发民男女哭临宫殿。宫殿中当临者，皆以旦夕各十五举声，礼毕罢。非旦夕临时，禁毋得擅哭。以下，服大红十五日，小

红十四日，纆七日，释服。他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类从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归夫人以下至少使。

文帝自八岁立为代王，二十五岁即皇帝位，在位二十三年，享年四十七岁。及崩，葬于霸陵，群臣上庙号为孝文皇帝。太子启嗣位，是为景帝。丞相申屠嘉等，议以为功莫大于高皇帝，德莫盛于孝文皇帝，请将高皇庙为太祖之庙，文帝庙为太宗之庙，令郡国诸侯皆立太宗之庙，世世享祭，景帝依议。

综计文帝一生，以恭俭为治。即位以来，所有宫室苑囿，车骑服御，并无增加，有不利于民者，即行革除。尝欲就骊山之上，筑一露台，唤到工匠，计算工料用费，约需百金。文帝叹道：“百金乃是中人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德薄，不堪享受，何必更筑此台。”遂命罢议。文帝自身常服弋绋，足履革舄，以韦带剑，莞蒲为席，集上书之囊以为殿帷。所爱慎夫人衣不曳地，宫中帷帐，皆甚朴素，并无文绣之饰。每遇水旱，即减损服御之物，除山泽之禁，又命官吏发仓廩以济贫民。即位之初，首除收孥相坐之律，定赈穷养老之令，其后复除诽谤妖言法及肉刑以省刑罚；亲自耕桑，除去田租，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以劝农业。屡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人，亲自策之。贾谊、贾山、袁盎、冯唐等陈说切直，并加纳用。所以当日海内安宁，家给人足，每岁断狱，犯罪之人，不过数百，几致刑措不用，有成康之风，后世帝王少有及之者。

及文帝临崩，记起张释之言语，遗命殉葬皆用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谁知景帝未遵守遗命，暗地仍将许多宝物殉葬，不过其事秘密，无人知得。到了西汉之末，赤眉为乱，西入长安。汉帝诸陵，皆被发掘，搜取金玉宝器，尸骸尽遭抛弃，

独有霸陵与附近之宣帝杜陵，众贼以为其中毫无所有，不往发掘，竟得保全。直到晋愍帝时，霸、杜二陵，方被盗发，掘出金玉采帛甚多。愍帝闻知，下敕收取其余以归内府，因问索琳道：“汉陵中物，何以如此之多？”索琳对道：“汉天子即位一年，便治山陵，每年划取天下贡赋三分之一，以充其中。武帝享国日长，及崩茂陵不复容物，赤眉所取陵中之物，不能减半。霸、杜二陵，不过比较稍俭而已。”可见文帝并非真正薄葬，但因当时将文帝遗命传说于外，人民信以为真，故可免赤眉发掘耳。清谢启昆有诗咏文帝道：

大横占得兆庚庚，三让风高尚朴诚。
产惜中人宫室俭，马无千里属车轻。
玉杯阙下奸难售，金鼎汾阴祀未成。
二十余年致刑措，休将孝景比升平。

后人因读文帝遗诏，所言服制，有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日，纤七日释服之语，遂谓文帝始制短丧，仅有三十六日，期满即行除服，比起从前三年丧制算是以日易月。不知文帝遗诏，本系布告天下，盖因当日臣民对于天子，丧服颇重，文帝因恐重服伤生，特定此令。使天下吏民，三日释服，又使应在殿中哭临者，既葬之后，三十六日释服。是文帝所定服制，乃臣民对于君主之服制，非人子对于父母之服制，后世君主服其父母之丧，借口文帝遗制，以日易月，而对于臣民，反勒令持服多日，并禁止其嫁娶宴会，其意无非欲显君主德泽之深，人民哀慕之切。史臣书之《国史》，不曰如丧考妣，便曰遏密八音，累得人民婚嫁不能，宴会不可，真是可笑。文帝遗诏只定三日之服，一切不禁，可谓体贴民意，屏绝虚文，称为三代以后之

贤君，诚无愧色。

当日景帝既嗣帝位，张释之仍为廷尉，记起从前景帝为太子乘车入司马门被其劾奏之事，心中大恐，欲待称病辞职，终虑景帝怀恨，寻事杀他；待要面见谢罪，又不知如何措辞，急得辗转无策，便往王生处求计。

王生乃是一个老处士，善为黄老之学，隐居不仕，名重一时，素与张释之交好。文帝闻其贤，尝召到朝廷，问以治道。一日，正在朝会之际，三公九卿，盈廷序立，王生故意对着张释之说道：“吾袜带解散，烦张廷尉替我结袜。”百官闻言尽皆错愕，却见张释之恭恭敬敬，行至王生面前，跪在地上，替他结好，然后仍回原处，面不改色。众人愈觉诧异。及朝会散后，有人责备王生道：“君何为当着大庭广众，将张廷尉如此折辱？”王生见说答道：“吾自念年老贫贱，对于张廷尉毫无裨益，张廷尉为方今名臣，吾故聊使当廷结袜，正欲以表见其贤，并非将他折辱。”众人闻得此语，尽皆赞美王生，敬重释之。

如今释之遭此困难，故往王生处求计。王生想了片刻，便教释之面见景帝，直提前事，向之谢罪，可保无事。释之依言，入见景帝，照着王生所教之言，说了一遍。景帝见释之既已引过，也就不加罪责，但心中终觉不喜其人。过了年余，便将释之调为淮南相，别用所爱张敖为廷尉，又用晁错为左内史。从此晁错得宠用事，言听计从，建议削弱诸侯，以致演成七国之乱。欲知当日起乱情形，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九回

议削地晁错发难 擅称兵刘濞首谋

话说晁错在文帝时，久为太子家令，深得景帝信任。文帝曾亲策贤良，一时对策者百余人，惟晁错得取高等，文帝擢为中大夫。晁错又屡上书请削弱诸侯，更定法令，文帝虽奇其材，不尽听从，独景帝深以为然。及即位，用为左内史。晁错自知为景帝所信任，便欲趁此时实行其计划，每独自入见景帝，面陈时事，凡有所言，景帝无不听从，于是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嘉，见景帝偏信晁错，任意纷更，心中甚是反对，屡次力争，景帝不听。申屠嘉自念身为丞相，权力反不如一个内史，以此愈加愤懑。

此时袁盎已卸吴相之任，告病回到长安，原来袁盎素来不喜晁错，晁错所到之处，袁盎遇着，立即避去。袁盎若是先在，晁错闻知，亦便走开，二人也不知有何冤仇，彼此向未同堂共语。申屠嘉既不喜晁错，便将袁盎引为上客，一心寻觅晁错罪过，要想将他除去。恰好晁错所居内史之府，乃就太上皇庙余地起盖，庙外本有短垣环绕，向东开门，出入均须绕道而行，势甚不便。晁错恃着自己得宠天子，并不奏闻，竟将短垣凿成一门，向南出入。事为申屠嘉所闻，连忙修成表章，欲借此事奏请治罪。谁知机事不密，却被旁人得知，赶即报与晁错。晁错闻信大恐，乘夜入宫来见景帝，自将此事奏明。到了次日早

朝，丞相申屠嘉出班奏称，内史晁错擅凿太上皇庙墙为门，应请发交廷尉讯明正法。景帝已得晁错奏闻，因说道：“晁错所穿，非真庙墙，乃是庙外短垣，且系我使为之，晁错无罪。”申屠嘉见说，无言而退，回到相府，怒气勃勃，对着长史说道：“吾悔不先将员错斩首，然后奏闻，以致为儿辈所卖。”申屠嘉竟因此气愤成病，不久呕血数升而死。景帝遂以御史大夫陶青为丞相，内史晁错为御史大夫。

晁错一旦气死丞相，超升高位，愈觉意气扬扬，便日夜寻伺诸侯王过失，对于吴楚等国，尤加注意。一日晁错入见景帝说道：“昔日高帝初定天下，因兄弟甚少，诸子年幼，于是大封同姓，孽子悼惠王王齐七十二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城，兄子濞王吴五十余城，此三国已据天下之半。今吴王濞因挟前此太子之隙，诈病不朝，依法当诛。文帝不忍，赐以几杖，恩德甚厚。吴王理应改过自新，乃愈加骄恣，公然即山铸钱，煮海为盐，招诱天下亡命，阴谋作乱。今削其地必反，即不削其地亦必反，削之则反急而祸小，不削则反迟而祸大，望陛下察之。”景帝听了晁错之言，意中固甚赞成，但因事关重大，遂命公卿列侯宗室会议其事。群臣奉诏，知得此议实行，定起变故，又因晁错正在得宠，势倾朝廷，不敢出来反对，恐致得罪，以此皆默然无言，独有窦婴极力争辨以为不可。景帝因有人持了异议，便将此事暂行作罢。

窦婴字王孙，乃窦太后从兄之子，素喜结交宾客，文帝时曾为吴相，以病免官。景帝即位，用为詹事此次力持异议，遂与晁错有隙。到了景帝三年冬，梁王刘武来朝。刘武乃景帝母弟，窦太后少子，初封淮阳王，后移梁王，最得宠于太后。连年入朝，每次来时，太后必留住京师数月，方许回国。景帝体贴太后之意，对着幼弟，格外优待，比众不同。此次梁王来朝，

随带太子刘买到京。刘买此时年纪尚小，未及成人，太后见了爱子，已是欢喜，又见孙儿同来，愈觉得意，便唤刘买近前，详细看他相貌，又用手抚弄一回，心中十分怜爱，巴不得他立即娶妻生子，自己得见重孙，何等快乐！因向景帝说知此意，景帝便对梁王道：“儿可举行冠礼。”梁王辞道：“礼年二十而冠，今儿年幼，未可举行。”景帝口中尚说儿可冠也，梁王不敢答应。过了数日，景帝又对梁王道：“儿可娶妇”。梁王辞道：“礼云：‘三十曰壮有室。’儿尚童蒙，未知为人父之道，不可强为娶妇。”又过数日，刘买随父入宫请安，行到宫门，却将足上所穿之履，不知遗落何处，景帝见了，方才说道：“儿真年幼。”乃回复太后，将冠婚之礼暂缓举行。景帝又问梁王共有几个王子，梁王答道：“现有五男。”景帝即下诏一概拜为列侯，各赐衣裳器服，梁王叩头谢恩。太后见景帝如此亲爱梁王，自然更加高兴。

一日，景帝与梁王同在宫，陪侍太后宴饮，酒到半酣，景帝此时未置太子，欲悦太后之意，乃从容对梁王道：“千秋万岁之后，愿将帝位传之于王。”梁王心知景帝此语，非出于真意，外面虽然谦言辞谢，内中亦自暗喜。太后听了景帝之言，正合本心，不觉大悦。不料窦婴在旁闻说，手持杯酒进上景帝道：“天下者，乃高帝之天下，汉朝之法，父子相传，陛下何得传位梁王？陛下失言，请饮此酒。”窦太后正在高兴，忽见其侄直言谏阻，大拂其意，由此憎恶窦婴。窦婴素性伉爽，也将自己官职看得微薄，遂告病回家，太后发怒，除去窦婴门籍，不准入宫朝见。

晁错见窦婴得罪太后免官，朝中更无他人敢与反抗，于是重提前议。先寻得赵王刘遂过失，奏闻景帝，削其常山郡。又发觉胶西王刘卬卖爵作弊，削其六县。恰好楚王刘戊来朝，晁

错复查得楚王去年居薄太后之丧，私近妇女，奏请景帝诛之。景帝诏赦其罪，削去东海一郡。晁错见连削数国之地，诸侯王并无动静，自以为办事顺手，遂与群臣定议，欲削吴地。

早有吴王刘濞所派在京坐探之人，闻此消息，飞报刘濞得知。刘濞前因文帝赐以几杖，不究前事，暂将反谋搁起。自见楚赵胶西，地皆被削，早料到吴国也将波及，如今得此报告，正在愤怒；又值楚王刘戊密遣使者到来，约同起兵，刘濞反谋遂决。意欲联合各国，同时举事，但由自己一人为首，尚恐不济。素闻胶西王刘邴，勇敢好兵，久为各国所畏，得他出来倡议，便易成事。刘濞乃暗遣中大夫应高，前往胶西，面见刘邴，说道：“近者主上任用邪臣，听信谗贼，变更津令，侵削诸侯，诛罚日重。古语有云：‘舐糠及米’，吴与胶西，皆知名之国，一旦被察，不得安枕。吴王身有疾病，不能朝请，二十余年，常恐见疑，无以自白。窃闻大王以卖爵小事，致被削地，论理罚不至此，今竟如此，恐尚不止削地而已。”刘邴道：“似此为之奈何？”应高道：“吴王自以与大王同此忧患，愿乘时顺理，拼弃微躯，以除天下之患，未知大王以为然否？”刘邴瞿然惊道：“寡人何敢如是？主上虽用法严急，为人臣者，惟有死耳，安敢背叛？”应高道：“御史大夫晁错荧惑天子，侵夺诸侯，蔽塞忠贤，朝廷疾怨，诸侯皆有背叛之意。事变已极，顷者彗星竟天，蝗虫满地，此乃万世一时之机会也。大王诚能许诺，吴王即率楚王，略定丞谷关，守荥阳敖仓之粟，扫治行宫以待大王。大王幸临，则大事可定，然后两主中分天下，岂不甚好？”刘邴听说称善，应高见刘邴已允，将言回报刘濞。刘濞尚恐刘邴翻悔，于是自己又装作使者，亲往胶西，与刘邴面行定约。胶西群臣，闻知此事，进谏刘邴道：“诸侯之地，不能当汉十分之二。大王谋为叛逆，致遗太后之忧，甚属非计。

如今承事一帝，尚觉不易，假使事成，两主分争，为患益大。”刘邛不听，遂遣使往约齐、赵、淄川、胶东、济南、济北等国。当日各国多遭削罚，人人震恐，怨恨晁错，今得胶西来使约会，遂皆许诺。

吴王刘濞既得各国允从，日夜训练兵卒，部署将士，筹备器械粮饷，克期举事。此时朝廷已议定削夺吴国会稽、豫章二郡之地，迨至削书到时，刘濞已先起兵，尽杀朝廷所置官吏，下令国中道：“寡人年六十二岁，身自为将，少子年十四岁，亦为士卒之先。凡国中男子，年纪上同寡人，下同少子者，皆当从军征进。”于是调集全国士众，得兵二十余万。又遣使分往闽、东越乞兵。原约各国，闻得刘濞起兵消息，亦皆响应。未知成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回

吴王遣使告诸侯 七国连兵讨晁错

话说景帝三年正月甲子，吴王刘濞称兵于广陵，原约各国，如胶西、胶东、淄川、济南、楚、赵闻信，亦同时起事。

说起楚王刘戊，乃元王刘交之孙，先是刘交少好读书，曾与鲁人穆生、白生、申公，一同学诗于荀卿门人浮丘伯。及秦始皇下令焚书，刘交与穆生等，拜别浮丘伯，各自归家。后来刘交立为楚王，遂用穆生、白生、申公为中大夫，优礼相待。刘交因穆生等素不饮酒，每遇宴饮，必为穆生等特设醴酒。及刘交身死，传子夷王郢客、至孙刘戊嗣位，皆与从前无异。一日，刘戊置酒会客，忽然忘却设醴，到得罢酒，穆生退出说道：“吾今可以去矣，醴酒不设，王之意已怠，若不去，将为楚人所辱。”遂即称病，高卧不起。申公与白生闻说穆生卧病，特来看视，问知其故，因强劝道：“汝何不念先王之德，今王一旦小小失礼，何足介意？”穆生道：“《易经》有言：‘君子见机而作，不俟终日。’先王优加礼貌于吾三人者，本因重道之故，今竟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难与久居，吾岂但为区区之礼乎？”于是谢病而去。

申公、白生见挽留穆生不住，只得听之。二人心中，皆以为穆生太觉拘执，自己遂仍留事刘戊不去，谁知刘戊享国日久，渐肆淫暴，如今因罪被削东海一郡，暗自愤怒，因遣使到吴与

之通同谋反。申公、白生闻信进谏，刘戊不但不听，反恶二人多言，处以胥靡之刑。其刑乃用锁链将二人连系一处，身服赭衣，罚使立在市上舂米，二人至是始服穆生之先见，自己追悔，却已迟了。

又有元王之子休侯刘富，乃刘戊叔父，闻知此事，亦使人来谏训刘戊，刘戊大怒说道：“叔父若不与吾同心，吾将来起兵，便当先取叔父。”来人回报刘富，刘富大惧，遂与其母，奔往长安逃避。

刘戊既闻吴王刘濞起事，便欲发兵。旁有丞相张尚，太傅赵夷吾，上前苦谏，刘戊不听，竟将二人杀害，克期出兵，与吴联合。此时赵王刘遂亦杀其丞相建德、内史王悍，领兵驻在赵国西界，欲待吴楚兵到，与之会同前进；一面遣使前往匈奴，请其派兵相助。余如胶西、胶东、淄川、济南等，亦一律响应，独有齐王刘将闾忽然翻悔，不肯与之联合。又济北王刘志，因城坏未修，却被其国郎中令将王劫住，发兵坚守，以此不得如愿。

当日天下诸侯王，共有二十二国，即吴、楚、燕、赵、齐、城阳、济北、淄川、济南、胶西、胶东、淮南、衡山、庐江、梁、代、河间、临江、淮阳、汝南、广川、长沙是也。此次起兵仅有吴、楚、赵、淄川、济南、胶西、胶东七国，齐与济北，背约中变，城阳国小，不与其谋，此外梁、代二王，皆文帝之子，河间、临江、淮阳、汝南、广川、长沙六王，皆景帝之子，当然不肯附和，尚有淮南、衡山、庐江三王，皆淮南厉王刘长之子。刘长前被文帝徙往蜀地，途中饿死，刘濞料其三子，定想报复父仇。又长沙王吴芮传至玄孙吴产身死，无子国除，景帝将长沙封其子刘发，吴芮有二庶子，皆为列侯，不得嗣立为王。刘濞亦欲诱之同反，于是发遣使者，分往各国致书。其书

写道：

吴王刘濞，敬问胶西王、胶东王、淄川王、济南王、赵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故长沙王子幸教，以汉有贼臣错，无功天下，侵夺诸侯之地，使吏劾系讥治，以侵辱之为故，不以诸侯人君礼遇刘氏骨肉，绝先帝功臣，进任奸人，诳乱天下，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逸，不能省察。欲举兵诛之，谨闻教。敝国虽狭，地方三千里，人民虽少，精兵可具五十万。寡人素事南越三十余年，其王诸君，皆不辞分其兵以随寡人，又可得三十万。寡人虽不肖，愿以身从诸王。南越直长沙者，因王子定。长沙以北，西走蜀汉中告越，楚王、淮南三王与寡人西面，齐诸王与赵王定河间、河内，或入临晋关，或与寡人会雒阳。燕王、赵王故与胡王有约，燕王北定代、云中，转胡众入萧关，走长安，匡正天下，以安高庙，愿王勉之。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余年，怨入骨髓，欲壹有所出久矣。寡人未得诸王之意，未敢听。今诸王苟能存亡继绝，振弱伐暴，以安刘氏社稷，所愿也。吴国虽贫，寡人节衣食用，积金钱，修兵革，聚粮食，夜以继日，三十余年矣。凡皆为此，愿诸王勉之，能斩捕大将者，赐金五千斤，封万户；列将，三千斤，封五千户；裨将，二千斤，封二千户；二千石，千斤，封千户，皆为列侯。其以军若城邑降者，卒万人，邑万户。如得大将，人户五千；如得列将，人户三千；如得裨将，人户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他封赐皆倍常法，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愿诸王明以令士大夫，不敢欺也。寡人金钱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于吴，诸王日夜用之不能尽，有当赐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遗之，敬以闻。

吴使者奉书到了淮南，淮南王刘安将书阅过，念起父仇，便召其相商议，意欲发兵助吴。其相见刘安意决，自知力争无益，因想出一计，假意说道：“大王必欲与吴响应，臣愿为将。”刘安见说甚喜，遂将兵事交付其相。其相既掌兵权，反将淮南边境，派兵固守。刘安受欺，束手无策。吴使者又到衡山、庐江二处。衡山王刘勃，一心为汉，辞绝来使。庐江王刘赐，得书之后，虽不发兵，却常与南越通使，意在坐观成败。于是刘濞所致三国之书，皆无效力，吴芮庶子，更不待言。

刘濞遣使发书之后，自率大兵，西渡淮水。大将田禄伯献计道：“大兵屯聚西行，不出奇计，难以成功。臣愿得五万人，别沿江淮而上，收淮南长沙，西入武关与大王相会，此亦一奇也。”刘濞欲从其计，太子驹谏道：“王以反叛为名，兵权不可假手他人，恐他人得兵，亦将叛王，为之奈何？且分兵而去，前途利害，不可预测，徒自受损。”刘濞见说乃止。又有少将桓将军，对刘濞道：“吴多步兵，步兵利于险阻，汉多车骑，车骑利于平地。愿大王所过城邑，不必留攻，一直疾驱，西据雒阳武库，食敖仓之粟，据山河之险，以令诸侯，虽不入关，天下已定。今大王若一路徐行，略定城邑，待得汉军车骑，驰至梁楚之郊，大事去矣。”刘濞将言遍问诸老将，诸老将皆道：“此人年少，可使临阵破敌，安知大计？”刘濞遂又不用桓将军之言。引兵渡过淮水，恰遇楚王刘戊率众到来，两军会合一处，直向梁地而进。此时胶西、胶东、淄川、济南四国，因齐王背约，合兵围攻临淄齐王，刘将闾发兵坚守。早有人将七国反书，传到长安，景帝闻信大惊，急聚朝臣商议。未知景帝如何处置，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一回 亚夫窦婴同拜将 袁盎晁错两相仇

话说景帝三年春正月，吴、楚、胶西、胶东、淄川、济南、赵七国，举兵造反，警报传至长安。景帝闻信大惊，急聚朝臣，会议出兵征讨。晁错上前奏道：“吴、楚等存心造反已久，今又连合七国，其势甚大，此次出兵征讨，非数十百万之人，不易荡平。兵数既多，若但委任群臣，恐不可信，以臣愚见，不如御驾亲征，臣愿留守长安之地。至敌兵新起，其势甚锐，不可轻敌，徐、僮一带之地，不妨弃以与吴，我兵坚守荥阳，以逸待劳，可获全胜。”景帝见说，暗想当此事急，要我自己亲临前敌，冒着危险，他反自图安稳，留守关中，明是怀有私意，因此心中不悦。又念群臣之中，岂无一二可靠之人，使之领兵，何必要我亲往？沉思良久，忽记起文帝临终曾说周亚夫可使为将，遂不用晁错之言，下诏将中尉周亚夫升为太尉，统辖三十六将军，克日出兵，往征吴楚。周亚夫受命而去。

景帝又念及齐、赵二处，亦须遣兵前往，惟是统将甚难其人。朝中诸将，除周亚夫外，未可信任，只好就宗室及外戚中选择。但选来选去，仅有窦婴一人，最为适宜。此时窦婴久已免官家居，景帝遂即遣使往召，窦婴闻命，随了使者入宫。景帝一见窦婴，温言抚慰，具述自己意思，欲命为将。窦婴生性褊狭，心想太后主上，一向将我冷落，如今事急，方来求我，

我岂轻易由人播弄，于是赌气辞道：“臣材力薄弱，不能胜此大任，乞陛下另选贤才。”景帝道：“吾思之已久，除君之外，更无他人，望勿推辞。”窦婴仍执定不肯答应。适值窦太后也在座上，知得窦婴意思，心中追悔，不该将侄得罪，除其门籍，致使怀恨，不愿效力，欲待向他谢时，口中又说不出，因此对着窦婴，不免露出愧色。景帝见此情形，也知窦婴有意与太后为难，此时由他发作，也就足意，因说道：“国事正在危急，王孙岂可固让？”窦婴见景帝言词激切，方始依允，太后也觉欢喜。景帝乃拜窦婴为大将军，赐金千斤。窦婴保荐栾布等人，景帝皆拜为将军，因命曲周侯郿寄，领兵击赵，栾布领兵救齐，使窦婴进屯荥阳，监督两路军马。

窦婴既受将印，带了所赐千金，回到家中，便命将金陈在廊庑之下，自己坐在堂上，办理军务，预备出征。每遇军中将士因事来见，窦婴便命其自己酌量目下要用若干，尽管自向廊下，取去应用，直待金尽方止，并无一金入家，以此将士感激，尽皆踊跃用命。窦婴见诸事完备，择定吉日，将要起行。当晚忽报袁盎前来求见，窦婴传言请入。原来袁盎自从卸了吴相之任，家居无事。却值晁错为御史大夫，素来与之有隙，探知袁盎曾受吴王财物，遂遣属吏究治其事，欲将袁盎办罪。景帝念袁盎久事文帝，算是旧臣，下诏赦为庶人，袁盎因此得免。及至七国反报传来，晁错又想借此重行报复，乃对属吏道：“袁盎多受吴王金钱，专为蒙蔽，言其不反，如今果反，谅袁盎必知其谋，应即奏闻主上，将其拿究。”属吏答道：“事若未发，先行究治，便可绝其根株，今吴已起兵，纵使追究，于事无益。且袁盎身为大臣，不宜有谋。”晁错本意挟嫌欲害袁盎，今闻属吏此说，恐被猜破心事，因此迟疑不决。却有旁人闻知此语，急来报与袁盎。袁盎已是惊弓之鸟，闻言大恐，心想晁错不知

何故，与我死作冤对，前此遭其构陷，几乎性命不保，如今又要无风起浪，愈思愈觉可恨。眼见得我与他势不两立，他既存心害我，说不得我也要设计害他，不如趁他未曾下手，先发制人。一时心急智生，想得一计，要入朝面见景帝，但苦无人介绍。忽然想到窦婴，前与晁错争议，种下嫌隙，如今新拜大将军，为景帝所倚重，自己又与之素来交好，正可托他引进。袁盎想定主意，见天色已晚，却事不宜迟，便乘夜来访窦婴。

袁盎见了窦婴，并不提起晁错，但说自己前为吴相，深知吴王谋反之故，事关机密，愿入朝面奏，请先向主上陈明。窦婴应允。次日入朝，奏闻景帝，景帝命召袁盎入见。袁盎奉召到时，却值景帝正与晁错商议调拨兵饷之事，二人素不见面，骤然相遇，不觉俱吃一惊，因在御前，不便回避。但仇人相对，未免难以为情，彼此暗自咬牙切齿。景帝何曾知他二人有隙，又兼军务正忙，无暇留意，一见袁盎即问道：“君尝为吴相，亦知吴将田禄伯为人否？今吴楚造反，以君意料，将来事势成败如何？”袁盎应声对道：“陛下不必忧虑，吴楚指日可破。”景帝见说又问道：“吴王即山铸钱，煮海为盐，招诱天下豪杰，白头举事，若非计出万全，岂肯妄动，今君何以知其无能为也？”袁盎道：“吴固有铜盐之利，然安得豪杰为彼招诱，若使果得豪杰，亦将辅以道义，不复谋反。吴所招诱，大抵无赖子弟，亡命奸人，所以煽惑为乱。”景帝未及开言，晁错立在旁边，听袁盎对着景帝说了许多言语，心中生厌，但望景帝立时命他退去，遂故意用言打断道：“袁盎所料甚是。”谁知景帝因见晁错也赞成袁盎之语。便又向下问道：“如今计将安出？”袁盎暗想主上问到本题，正好实行其计，偏碍着晁错在旁，不便说出，因请景帝屏退左右。景帝便命左右近侍，一概避开，独有晁错一人侍立不去。袁盎见晁错仍在，心中发急，

便对景帝道：“臣所言之事，人臣皆不得知。”景帝见说，遂命晁错暂避。晁错闻命，不得已走到殿之东厢，心想我是主上最亲近之人，如今连我都要回避，到底不知他说甚言语，但觉自己仇人，反得主上亲近，心中甚是恨恨。

袁盎四顾无人，方对景帝低声说：“吴楚造反，彼此有书往来，皆言高皇帝封王子弟，各有一定分地。今贼臣晁错，擅行谪罚诸侯，削夺其地，所以起兵，意在共诛晁错，各复故地。为今之计，独有立斩晁错，发使尽赦吴、楚七国之罪，并还其地，则兵可不血刃而罢。”景帝听了，暗想我因七国有心谋逆，故不得已而用兵，若使七国本意不过如此，我又何妨依从，落得省事，于是默然良久，又问袁盎道：“此计究竟如何，如果行之有效，我何爱一人以谢天下？”袁盎被问，自念斩了晁错，七国未必便肯罢兵，不过我自为复仇起见，故献此策，若要我包他有效，如何便敢承任，因对道：“以臣愚见，想得此策，尚望陛下熟思而行。”景帝点首无语，遂嘱袁盎回家，秘密收拾行装，预备奉使起程，但暂时勿令外人知悉。袁盎受命退出，自去行事。

晁错直待袁盎退出，复到御前，计议军务，心想袁盎适才与主上密语多时，究竟所说何事，无从知晓，又不便向景帝动问。景帝此时已存心要杀晁错，自然也不告知。原来景帝天性猜忍，又怕动兵，自从闻了七国反信，见他来势颇大，未免担着惊恐。偏值晁错献计，要他御驾亲征，自愿居守，景帝已是不悦。如今听了袁盎之言，以为归罪晁错，便可息了兵戈，明知晁错无罪，一时要想将他塞责，也顾不得许多，因此景帝遂含含糊糊，竟将晁错杀死。欲知晁错如何被杀，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二回

晁错朝衣斩东市 亚夫坚壁老吴师

话说景帝自听袁盎之言，想了十余日，方始决计。但欲杀晁错，先须定个罪名。论起晁错，本来无罪，此次不过要借他向七国解说，免动刀兵，但若照七国所宣布罪状，将他杀死，又恐事后七国仍然不肯罢兵，岂不惹人耻笑？况削夺各国土地，虽由晁错发议，原是自己决断施行，不能全怪晁错。景帝却记起晁错前曾献议亲征，便就此事，栽他一个罪名，又不便说是自己意思，暗地遣人通知丞相中尉等，使其出头劾奏。

于是丞相青、中尉嘉、廷尉欧联名劾奏晁错：“吴王反逆无道，天下所当共诛。今御史大夫晁错，议以为兵数众多，群臣不可信，陛下宜自临前敌，使错居守。又徐僮之旁，吴所未得之地，可以与吴。错不称陛下德信，意欲离间群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与吴，无臣子礼，大逆无道，错当腰斩，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臣请论如法。”景帝得奏，立即批准。

景帝既已秘密定了晁错罪名，待要明白宣布，将他正法，又自念实对晁错不住，若使晁错闻知，定然心中不服，也要将景帝隐情宣露于外，惟有使他死得不明不白，方免许多周折。遂唤中尉近前，密嘱如此如此，不可有误。中尉奉命，乘车持节，直到御史府中，传景帝命令，说是有紧要事件，令晁错即与中尉同车入朝。

此时晁错正因办理军务，日夜忙碌，何曾知有此事？今闻中尉来召，遂连忙穿了朝服，出外登车。中尉见晁错上车，却暗地嘱咐御者，扬鞭径向东市而去。晁错见不是入朝之路，心中生疑，正待动问，早已行到东市，车忽停住，中尉喝令左右，将晁错拿下，不由分说，便就东市行刑。晁错死时，身上尚穿朝服，中尉既杀晁错，回见景帝复命，景帝方将晁错罪状宣布于外，又命将晁错家族，一律收捕斩首。

先是晁错更定法令，议削各国之地，消息传到各国，一时议论哗然，尽皆怨恨晁错。晁错之父，本在原籍颍川居住，闻信大惊，急忙赶到长安，一见晁错，便说道：“主上新即位，汝为政用事，专喜侵削诸侯，疏人骨肉，以致众口嚣嚣，归怨于汝，汝又何苦如此？”晁错见说答道：“此乃当然之事，不如此则天子不尊，宗庙不安。”其父长叹道：“刘氏固安，晁氏危矣！吾今别汝去矣。”遂回到颍川，自服毒药而死，临死时对人说道：“吾不忍见祸及身后，不如早寻一死，反觉干净。”

晁错之父死了十余日，七国便反，如今晁错竟遭族诛，果应了其父之言。论起晁错为人，也算是尽忠王室，不避劳怨。只因一念苛刻，遂至无辜枉死，祸及家族。清谢启昆有诗咏员错道：

刻深学本出申商，家令才多号智囊。
兵事上言操国要，农田立法实边疆。
诸侯削地谋诚善，东市行刑义可伤。
刘氏虽安晁氏灭，城阳中尉识忠良。

景帝既杀晁错，遂一依袁盎之计而行，拜袁盎为太常；又以吴王刘濞弟刘广之子德侯刘通为宗正，一同奉使，前往吴国，

告知已杀晁错，尽复各国被削之地，谕令即日罢兵。

说起太常，职掌宗庙，宗正管理属籍，景帝特授二人以此官职，命为使者，其意以为此行用奉宗庙之意思，联亲族之情谊，一心希望吴王刘濞，能俯首听命，罢兵息事。袁盎明知刘濞不肯顺从，此去甚是危险，但景帝既听其言，杀死晁错，替他报仇，暗自快意，况又是自己所献之策，势难推辞，遂与刘通起程同往。

当日周亚夫奉命东征，檄调各地兵队，克期聚集荥阳，听候调遣，自己率同诸将，乘坐驿车六辆出发，行至灞上。忽有一人拦住车前说道：“将军此去东征吴楚战胜则宗庙安，不胜则天下危，事关重要，未知能否听臣一言？”亚夫见说，连忙下车，与其人为礼，动问姓名。其人说是姓赵，名涉，亚夫因问其说，赵涉道：“吴王富有钱财，暗地蓄养许多死士，为日已久。今闻将军出兵，必先遣甲士埋伏于殽阨险阻之处，预备半途截杀，将军不可不防。且兵事尤贵秘密神速，将军何不从此绕道右行，由蓝田出武关，而抵雒阳，不过稍迟一二日，于是直入武库，鸣鼓聚兵，诸侯闻之，出其不意，以为将军乃从天而下也。”亚夫依言而行。

既至雒阳，遣派兵队，前往殽阨一带搜查，果然搜出吴国伏兵，尽数擒来报功。亚夫心想幸喜听从赵涉之计，不然几遭暗算，于是奏闻景帝，请以赵涉为护军。

亚夫素闻雒阳有个大侠，名为剧孟，此次一到雒阳，便访问剧孟消息，及至左中寻得剧孟来见，亚夫一见剧孟，心中大喜道：“七国谋反，吾乘坐驿车，一路怀有戒心，诚不自料竟能安抵此处，又以为敌人已得剧孟，今剧孟安然不动，吾据荥阳，荥阳以东，安稳无患。可笑吴楚欲举大事，而不求剧孟，吾知其无能为矣。”

原来剧孟生平行事，与鲁国朱家大相类似，手下党羽甚多，布满河南一带。为人性好赌博，常与少年相聚游戏，其母死时，自远方前来送丧之车，不下千辆。如今吴、楚起兵，若先使人与剧孟联络一气，只须他一动足，河南一带，立时响应。所以亚夫身为大将，得了一个剧孟，便似得一敌国，也可想见当时游侠势力之大。

亚夫既得剧孟，料得此间可保无事，于是起行前往荥阳。此时各路兵队，都已到齐，亚夫统领大兵，进至淮阳。忽报梁王刘武，遣使前来告急。原来吴、楚合兵侵入梁地，梁王遣兵拒之，战于棘壁，梁兵大败，死者数万人。吴兵乘胜而前，梁王续发兵队迎战，又被击败。梁王大恐，坚守睢阳，日夜盼望朝廷发兵前来救援，今闻周亚夫为将，故特遣使催促进兵。

亚夫得信，因问其父门客邓尉道：“计将安出？”邓尉道：“敌兵新来，其锋甚锐，不可与争。惟是楚人轻躁，不能持久，为将军计，不如移兵进驻昌邑，深沟高垒，坚守不动，一任吴、楚与梁相持。吴兵见梁无援，必尽锐攻之。将军却遣轻骑，扼淮泗之口，断其粮道，待吴兵粮食不继，然后以全力制之，破吴必矣。”亚夫称善，遂引兵驻扎昌邑，梁王连遣使者求救，亚夫均辞绝不允，梁王由此大怨亚夫，不得已又遣使前往长安，诉知景帝。景帝下诏命亚夫救梁，亚夫不肯奉诏，暗地却遣弓高侯韩颓当，率领轻骑，从间道抄到吴、楚兵队后面，断其粮运。

梁王见亚夫终不肯救，心中无法，只得拼命固守，又选得韩安国、张羽二人为将。韩安国字长孺，梁人。张羽即此次死事楚相张敖之弟。安国性持重，张羽勇敢善战，以此方能阻住吴兵，不使前进。

吴王刘濞与楚王刘戊，连胜梁兵数阵，甚是高兴。忽报亚

夫兵到淮阳，正拟分兵迎敌，又闻亚夫移驻昌邑，按兵不动，不肯救梁。刘濞大喜，以为亚夫胆怯，不加防备，率众并力攻梁，遇梁将韩安国、张羽，领兵拒敌，战了数阵，彼此互有杀伤。一日刘濞与刘戊坐在中军，忽报朝廷特遣太常袁盎、宗正刘通前来。刘濞因刘通是他胞侄，便命其先行入见。欲知刘通入见情形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三回 论晁错邓公鸣冤 救袁盎从史报德

话说吴王刘濞闻说朝廷特遣袁盎、刘通二人到来，不知是何意思，因刘通是他胞侄，命其先行入见。刘通进到中军，见了刘濞，具言朝廷俯从七国之意，业将晁错正法，并归还各国所削之地，两下各自罢兵，请即出营拜受诏命。刘濞见说笑道：“我今已为东帝，更向何人下拜？”刘濞既不肯听从朝命，心想刘通是我侄儿，容易打发。只有袁盎，虽曾为吴相，本是旧臣，然其人素有口才，出语犀利，我若见他，不免多费唇舌，反恐辩他不过，不如不见为妙。又因袁盎前为陇西都尉，爱惜士卒，部下皆愿替他效死，值此战争之际，若得此人归降，必然有裨军事，于是下令将袁盎留在军中，遣人传达己意，欲命为将。袁盎不听。刘濞又遣人百端劫制，袁盎此时惟有安排一死，毫不为动。刘濞见袁盎誓死不从，心中大怒，遂命一都尉，领兵五百人，围守袁盎，意欲将他杀死。

景帝自遣袁盎、刘通去后，满望吴王依言罢兵，早日议和，谁知一去许久，并无消息，正在盼望。一日，忽报谒者仆射邓公求见，并上书言兵事。邓公乃成固人，此次从周亚太击吴楚为将军，适因事由军中回京。景帝命其入见，邓公具报军情已毕。景帝因问道：“君此次从军中来，谅闻得晁错已死，吴楚能否罢兵？”邓公见问答道：“吴王蓄谋叛逆，已数十年，此

次适遇削地，遂发怒举兵造反，只因师出无名，故借口欲诛晁错，其实意不在错。不意陛下竟将晁错杀死，臣恐天下之士，从此钳口不改复言。”景帝见说，急问其故。邓公道：“晁错因虑诸侯强大不可制，故请削其地以尊京师，此乃万世之利。谁知计谋始行，竟遭大戮，内杜忠臣之口，外为诸侯报仇，臣窃为陛下不取。”景帝闻言大悟，此时悔已无及，不觉长叹一声，说道：“君言甚善，吾亦自恨不应如此。”乃拜邓公为城阳中尉。又过一时，宗正刘通回来复命，说吴王不肯奉诏，袁盎被囚军中，自己得脱归报。景帝益服邓公明于见事。又闻袁盎被囚，虽属祸由自取，但因其不肯降吴，景帝亦怜其忠，此时无法救回，只得听之而已。

袁盎被五百人围守军中，欲待乘机逃走，无奈防范甚严，兵士昼夜轮流梭巡，如何得脱。正在危急之际，忽来一个救星。先是袁盎为吴相时，有一从史与袁盎侍儿私通，却被袁盎察知，并不发作，仍同旧日一样待遇。偏是有人往告从史道：“相公已知汝与侍儿私通，若不速逃，且将治汝之罪。”从史大恐，连忙依言逃走。袁盎闻信，不及呼唤御者，自己亲自驱车追之，竟将从史追回，用言抚慰一悉，并出侍儿赐之，仍命其照常办事。从史因此感激袁盎，念念不忘。此次吴王派遣都尉，围守袁盎，恰好从史即在都尉部下，充当司马，便想趁此时救出袁盎，报答恩德。无奈军中耳目众多，一时未能下手，欲待近前与袁盎说明，使他安心等候机会，又恐被人察觉，漏泄风声，反为不美，只得装作不识，暗地自行算计。

其时正值正月，天气寒冷，司马心想，惟有用酒灌醉守卒，方可救出袁盎，偏又手边钱财无多。不得已尽将随身衣物变卖，凑得一笔钱文，向外间买了两石醇酒。司马屈指一算，同伴共有五百人，若要个个将他灌醉，再加五六倍之酒，尚恐不敷，

如今只得两石，若使五百人分饮，每人仅得四合，安能使醉？要想再行买凑，囊中更无余钱，弄得不尴不尬，如何是好。忽又想起五百人，系散在四面八方，团团围守，女口今只须灌醉数十人，寻个出路，便可逃走，此酒已足醉数十人，无须再买。司马想定主意，将酒藏好。待到一日，天上降下大雪，一班兵士，蜷伏帐棚之内，冻得个体僵，面无人色。司马自己住在西南角上，到了黄昏时候，便取出两石酒来，将瓮打开，唤集同伙数十人，一齐饮酒。一班伙伴，正在饥寒交迫之际，加以口中又渴，忽闻酒香扑鼻，喉中已是作痒。一闻司马请他同饮，各个欢喜异常，各把大碗前来斟取，彼此东一碗，西一碗，不消片刻，竟将两石醇酒，饮得点滴毫无，一众都吃得烂醉。又见天色已晚，此时也顾不得看守责任，各人展开被褥，倒头便睡。

司马见各人都已睡熟，悄悄走近袁盎身旁，将他唤起，密语道：“君可趁此逃走，吴王已定明日斩君，迟恐无及。”袁盎见了司马，却不认识，只因相隔数年，早已忘怀，一时无从记忆。以为我与他素昧生平，忽来唤我逃走，莫非是计，因此心中不信，便问道：“君是何人，何为如此？”司马见问，具道情由。袁盎何曾想到此人，闻言反吃一惊，定睛细看，果然不错，暗想难得他不忘旧情，临难相救，但我还须替他打算，岂可但顾自己？遂向司马辞谢道：“感君厚意，惟是君有老亲，我何苦累君？”司马道：“君尽管放心前去，臣亦逃走，已将吾亲藏匿，不致遇害，可勿虑。”因催促袁盎道：“事不宜迟，即此请行。”袁盎见是雪夜，道路难行，便着上双屐，随同司马，走到西南角上，只见一班兵士，纵横卧满地上，酒气扑鼻，鼾声如雷，竟无一人醒觉。司马与袁盎心中暗喜，但要逃走，须从大众身上越过，若偶不留意，误触其身，致将其人惊醒，

岂不误事？二人到了此时，并无别法，只得提心吊胆，冒着危险，一步步轻轻跨去，到得营帐近旁，司马拔出刀来，将营帐割开一条大缝，钻了出去，袁盎随后跟出。二人到得营外，司马指着一条去路，对袁盎道：“由此前往，可达梁营，恕臣不能相送。”于是二人道声珍重，各自分手而去。

袁盎见司马已去，便依着所指之路而行，此时手中尚持汉节，因恐被人撞见，便将节旄解下包好，放在怀中，足上蹬着木屐，趁雪光一路行去，却喜并未遇见吴兵。袁盎一夜不曾歇足，行了七十里，天色微明，回望吴营，相离已远，袁盎始觉放心。但是冒寒疾走，觉得全身麻木，腹中饥饿，人已十分困乏，两足又肿大如锤，沉重难举，更莫想移他一步。此时若有追兵到来，也只得束手受缚。袁盎立了片刻，忽见前面来了一队马兵，袁盎心中吃惊，详细观看，却认得是梁国军队，不觉喜出望外，待得马兵行近，袁盎向他述明原因。梁兵见是汉使由敌军逃回，便备了一匹马，与之骑坐，遣人送回梁营。袁盎在梁营安歇数日，身体平复，便回到长安，来见景帝。景帝见袁盎竟得逃回，也就欢喜，用言慰劳一番，命其仍供旧职。

当日吴营中自袁盎逃后，直至次早，方才发觉，报与吴王刘濞得知。刘濞大怒，即将醉卒办罪，一面遣兵追赶，已被袁盎走脱。刘濞见逃了袁盎，又连日与梁兵交战，未能获利，心中闷闷不乐。一日忽有探卒报说，周亚夫遣兵截住淮泗路口，断绝我军后路，将运来粮草，全数劫去，刘濞闻报大惊。未知刘濞作何打算，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四回

闯吴营灌夫报仇 走丹徒刘濞被杀

话说吴王刘濞闻说周亚夫遣兵断其粮道，心中大惊。自念梁地攻击不下，久驻此间，一旦粮竭，后无退路，如何是好。欲待举兵西进，又因梁地各城防守甚密，不敢深入敌境，寻思无策，惟有率众往迎周亚夫之兵，与之决一死战。刘濞计定，遂传令即日移营北去。一路行至下邑，却与周亚夫兵相遇。原来亚夫早料吴楚攻梁不下，一定起兵北来，故特进驻下邑，今闻吴楚兵到，亚夫知其远来气盛，军中粮少，利在速战，遂命将士坚壁固守，不得轻动。吴王刘濞，三番五次，遣兵前来索战，亚夫只是按兵不出，两军相拒十余日，未曾交战一次。刘濞与刘戊商议，要想退兵，又恐亚夫随后追袭，不得已遂遣兵来攻亚夫营寨。亚夫严加防守，吴楚之兵攻打几次，始终不能取胜。

一夜亚夫军中，忽传说敌人前来劫营，一时将士惊扰，以为吴兵已入营内，黑暗之中，无从辨认，彼此自相攻击，喧扰之声，直达中军帐下。亚夫知是讹言，力持镇定，坚卧不起，传出命令，飭各营将士，各归行伍，无得慌乱，少顷也就安静无事。亚夫由此夜间防备愈严，不过数日，吴楚兵队，果然前来劫寨。只因吴王刘濞见日间不能取胜，便想出此计，冒险而行。当晚，刘濞先遣一军，虚张声势，由东南方进攻亚夫营寨，

自与楚王刘戊，各率大队精兵，攻其西北。亚夫早有准备，闻得东南方面，杀声震地，暗想黑夜劫营，必须悄悄进兵，乘人不备，方能取胜，岂有擂鼓呐喊，反使人知之理？此必吴王诡计，要想诱我尽力防备东南，他却由西北乘虚而入。想罢，遂传下命令，将大队人马，调到西北防守，及至刘濞、刘戊率兵到时，已是守备完固，攻打不入，只得退回，计点兵队，反折了许多人马。刘濞与刘戊收兵回营，心中懊丧不迭。

又过数日，周亚夫料得敌军粮食将尽，士卒大半倦怠，遂下令出兵攻之。刘濞、刘戊率众迎敌，两下交战良久，汉军校尉灌孟，奋勇陷阵，匹马当先，汉兵大队随之涌进，吴楚军队抵敌不住，大败而退，灌孟竟死于阵。

灌孟本姓张氏，乃颍阴人，先为颍阴侯灌婴舍人，甚得宠幸，荐于高祖，官至二千石。张孟感激灌婴知遇之恩，遂冒姓灌氏。此次灌婴之子颍阴侯灌何，奉命为将军，随同周亚夫出征，邀灌孟与之同往。灌孟年老家居，不乐从军，却被灌何极力恳请，灌孟却之不过，只得允从，并带其子灌夫，到了军中，灌何遂命灌孟为校尉。灌孟居在军中，日常郁郁不乐，及至临阵，拼命向前，竟死敌手。汉军取得尸首回营，灌夫闻信，抱着父尸，大哭不止，旁人见了，俱觉伤感，一同上前解劝，备了衣衾棺槨，将灌孟殓殓。颍阴侯灌何，自悔不该邀同灌孟前来，今见灌孟已死，便劝灌夫送其父丧回京。原来汉法，父子二人，同在军中，若有一人死亡，其生存者，例许送丧回去。灌夫心痛父死，日夜涕泣，闻得灌何相劝，哪里肯听，忿然说道：“愿取吴王或吴将首级，以报父仇，方始甘心。”于是身披盔甲，手持画戟，带了家奴十余人，又向军中邀请平日交好壮士数十人，骑上战马，同往吴军，决一死战。灌何阻止不住，及出得营门，灌夫检点人数，除自己家奴外，随来壮士，仅有

两人，其余不知何往。灌夫知道众人畏惧吴军，不敢相从，只得由他。此时灌夫一心记着父仇，勇气百倍，策马前进，到了吴营之前，十余人发一声喊，奋力杀进。灌夫怒马当先，杀入敌营，东冲西撞，如入无人之境。吴军将士，被他杀伤数十人，一直冲至坐旗之下，却遇吴军大队阻住，不得前进，彼此尘战良久，终因众寡不敌，十余骑死亡将尽。灌夫战到力竭，只得拨马而回。吴军将士，人人畏其勇敢，不敢追赶。灌夫回到营中，随身只余一骑，自己身受重伤十余次，血满战袍。众人争来看视，尽皆叹服，遂将灌夫扶入后营养病，并请军医诊治。灌夫受伤过重，已是奄奄一息，却好军中备有治创良药，价值万金，用以敷治，方得不死。过了数日，灌夫伤势稍愈，行动如常，又向将军灌何请道：“吾前次杀入吴营，熟知敌军曲折，今愿再往，定要取得吴将之首，报复父仇。”灌何服其胆大，并感其孝心切挚，将言抚慰，劝其勿往。灌夫执定不肯，灌何心恐灌夫此去有失，急来告知太尉周亚夫。亚夫闻言，也为动容，即遣人将灌夫召到，极力劝阻，灌夫无法，只得依允。此事传说出去，一时众口争加赞叹，灌夫由此名闻天下。

当日吴王刘濞战败之后，复遭灌夫率领十余骑，前来踏营，出其不意，仓皇迎敌，死了数十人，竟被灌夫走脱，全军为之丧气。加以粮食不敷，连日以来，将士竟有因饥而死者，亦有私自逃亡者。刘濞自知立脚不住，于是瞒着众人，也不通知楚王刘戊，独自率领心腹壮士数千人，乘夜悄悄出营，撇下大军，一路东行，渡过淮水，直向丹徒而去。到得天明，吴营将士，闻知吴王已逃，军中无主，众心大乱，各自四散，分头前向亚夫及梁营投降。亚夫将投降兵士安插清楚，即进兵来攻楚军。楚王刘戊，迎战大败，无路逃走，拔剑自杀。部下见王已死，一时投戈弃甲，相率归降。亚夫大获全胜。

刘濞逃至丹徒，投依东瓯兵队。说起东瓯，其先君长名摇，曾与闽越王无诸，同领越人佐汉伐楚，惠帝时封摇为东海王，建都东瓯，世人遂称之为东瓯王。及刘濞起兵，遣使分往闽粤东瓯，请其发兵相助。闽粤王辞绝不允，独东瓯王发兵万余人来援，驻扎丹徒，故刘濞兵败，特来投奔。一面使人收集逃亡兵卒，意图恢复。此时亚夫乘胜略定吴楚之地，闻知刘濞现在东瓯军中，亚夫暗想夷人素性贪利，遂悬出赏格道：“有人能斩刘濞头来献者，赏以千金。”又遣使往见东瓯主将，诱以重利。东瓯主将见刘濞势已穷蹙，自悔此次不该发兵，深恐朝廷讨其助逆之罪，又贪得重赏，于是允了汉使，设计往请吴王刘濞出来劳军。刘濞不知是计，慨然前来。东瓯主将，出其不意，遣人将刘濞杀死，割下首级，驰驿送到长安献功。景帝念东瓯杀死吴王，不究其罪，仍加赏赐。吴王太子驹，见其父被杀，逃奔闽越而去。

先是吴王刘濞起兵之际，所有随从宾客，皆得任用。独有周丘，乃下邳人，亡命来投吴王，平日嗜酒，不修行检，吴王心轻其人，不加委任。周丘见自己并无职事，乃人见吴王说道：“臣以无能，不能效力军中，今亦不敢别有所求，但愿得一汉节，必有以报。”吴王见说，遂命将节与之。周丘既得汉节，乘夜带了从人，驰入下邳城中。其时下邳已闻吴国谋反，发兵登城守备，因见周丘手持汉节，以为乃是汉使，放其入城。周丘到了馆舍，遣人往请县令到来相见，预嘱从人，先为准备，待得县令入门，周丘即喝令从人拿下斩首。于是唤到自己兄弟，与同当地富豪告诉道：“吴王举事，不日兵到，若与拒敌，必遭屠灭，不如趁其未至，先往投降，可保家室。若有才能，且可取得封侯之贵。”众人闻说，皆从其计。周丘遂据了下邳，召集本地子弟，得兵三万人，遣人回报吴王，自己领兵北定城

邑，一路收集士卒，及至城阳，有兵十余万。城阳中尉闻报领兵迎战，却被杀得大败，周丘正欲乘胜长驱，忽闻吴王败走，自料无人可共成功，于是心灰意懒，引兵回到下邳。背上忽发一痛，不久身死。吴地遂皆平定。此时蒯婴所监齐、赵之兵，亦先后获胜。欲知齐、赵情形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五回

遭危急六王自杀 讨叛逆七国荡平

话说当日七国造反，吴、楚合兵侵伐梁地，胶西、胶东、淄川二王，因恨齐王背约，领兵合围齐都临淄，济南王亦遣兵相助，拼力攻打。齐王刘将闾闻信，发兵登城固守，一面急遣路中大夫，前往长安告急。路中大夫奉使，星夜趋行，到了长安，入见景帝，具奏其事。景帝允即发兵，仍命其回报齐王，嘱令坚守。路中大夫受命，立即起程回国。

齐王既遣路中大夫去辰，四国兵已到了，将临淄都城，围了数重，架起云梯，四面攻打。说起临淄，本是战国时齐之旧都，城高濠深，急切未易打破。无奈齐王将闾，素来未亲军事，眼见四国兵马，势如潮涌，杀声震天，自然日夜担着惊恐。又盼望路中大夫去了许久，尚无回信，不知汉兵与吴、楚对敌胜负如何，能否分兵前来救援，但恐汉廷无暇发兵，或是救兵来迟，一旦防守力竭，竟被打破，便连身家性命都不能保。因与大臣商议，密遣使者出城，与各国议和，情愿结盟通好，以救目前之急。

齐王与各国议和，尚未定约，恰好路中大夫已由长安回到临淄。将至城下，远远望见刀枪剑戟，密密层层，围得水泄不通。路中大夫心想如何方能回报齐王，此时国事危急，说不得只有拼着老命，冒险前进，计算已定，将马加上一鞭，风驰而

去。看看近城，早被敌人望见，便将路中大夫捉至营中，报知三国主将。主将命带人见。路中大夫面无惧色，人到中军帐下，三国主将问道：“汝是何人？到此何干？”路中大夫直答道：“吾乃齐国路中大夫，奉齐王之命，赴京求救，特来回报齐王。”三国主将问道：“汝将如何回报？”路中大夫便将景帝嘱咐言语照述一遍，三国主将听了，说道：“汝可反说汉兵已为吴楚所败，齐国今应速降，不然城破，必遭屠戮。”路中大夫见说，满口应允，三国主将尚恐是假，又与路中大夫结下盟誓，不得违背。于是遣人将路中大夫引至城下，通知城上之人，传请齐王相见。路中大夫望见齐王，立在城上，遂大声说道：“汉已发兵百万，使太尉周亚夫击破吴楚，即日引兵救齐，齐须坚守勿降。”三国主将见路中大夫背约，心中大怒，立即将他斩首。路中大夫为国捐躯，真是难得。

齐王将阍得了路中大夫回报，回到宫中，召集近臣商议，近臣闻说汉兵击破吴楚，不日将至，料想各国抵敌不过，遂劝齐王勿与议和，齐王依言，仍前固守。果然不久汉平阳侯曹襄、将军栾布，率领救兵到来，一阵杀败各国兵队，解了临淄之围。胶西、胶东、淄川三王，各率败残兵卒，逃回本国。胶西王刘邛回国之后，自念计穷力竭，罪无可逃，深悔误听吴王刘濞之言，弄得家破国亡，还要累及老母，心中实是难过。于是脱下鞋袜，赤着双足，席稿饮水，对着太后谢罪。太后见其子作此叛逆之事，犯下大罪，悲痛怨恨，一时交集，眼看死在目前，无法可想，旁有太子德进计道：“现在汉兵调回，臣观其力已疲，可以袭取，事势至此，一不做，二不休，请收聚余兵，奋力击之，若仍不胜，再逃入海，尚未为晚。”刘邛闻言连连摇头道：“吾士卒皆已受伤，不可复用。”遂不听太子德之言，安坐待死。

此时汉将弓高侯韩颓当，已破吴、楚，奉周亚夫之命，领兵来到胶西，先遣人投书于刘邛，书中说道：“奉诏诛讨不义，来降者赦免其罪，不降者灭之。王今如何打算，望即告知，吾将待以行事。”刘邛得书，遂亲到汉军营前，肉袒叩头说道：“臣邛奉法不谨，惊骇百姓，乃劳将军远道来至穷国，念特自行请罪。”韩颓当闻说刘邛到了，率领将士，手执金鼓，出到营前相见，因向刘邛说道：“王甚劳苦兵事，愿闻王所以发兵之故。”刘邛见问，叩头膝行而前，答道：“今者晁错用事，变更高皇帝法令，侵夺诸侯之地，邛等以为不义。恐其败乱天下，所以连合七国，发兵诛错。今闻错已伏诛，邛等谨即罢兵回国。”韩颓当见说责道：“王若以晁错为不善，何不上书奏闻，且未有诏书虎符，辄自发兵，攻击守义之国，由此观之，意实不但欲诛晁错而已，说罢便从怀中取出景帝诏书，读与刘邛听道：

制诏将军，盖闻为善者天报以福，为非者天报以殃。高皇帝亲垂功德，建立诸侯，悼惠王绝无后，孝文皇帝哀怜加惠。王幽王子遂、悼惠王子邛等，令奉其先王宗庙，为汉藩国，德配天地，明并日月。而吴王濞背德反义，诱受天下亡命罪人，乱天下币，称疾不朝，二十余年。有司数请濞罪，孝文皇帝宽之，欲其改行为善。今乃与楚王戊、赵王遂、胶西王邛、济南王辟光、淄川王贤、胶东王雄渠，约从谋反，为逆无道，起兵以危宗庙，贼杀大臣及深使者，迫劫万民，伐杀无罪；烧残民家，掘其丘垄，甚为虐暴。而邛等又重逆无道，烧宗庙，卤御物，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殿，将军其劝士大夫击反虏，击反虏者，深入多杀为功，斩首捕虏，比三百石以上皆杀，无有所置，敢有议诏及不如诏者，皆腰斩。

韩颓当读诏已毕，对刘邛说道：“王当自行打算。”刘邛自知无望，因答道：“如邛等死有余罪。”遂拔剑自杀。汉兵又分讨胶东、淄川、济南三国。胶东王刘雄渠，淄川王刘贤，济南王刘避光，亦皆自尽。时景帝三年春三月也。

诸将既定四国，闻得齐王将闾，曾与四国通谋，议欲移兵伐之，齐王闻信大惧，竟服毒药自杀，诸将见齐王已死，乃止。济北王刘志，本与七国有约，后为郎中令所劫，不得发兵，今闻各国相继破灭，心中忧虑，惟恐朝廷追究同谋之罪，自念不如早寻一死，尚望保全妻子。旁有齐人公孙获对刘志道：“臣请为王往说梁王，说如不行，死尚未晚。”刘志依言，遂遣公孙获前往。公孙获一见梁王进说道：“济北之地，东接强齐，南邻吴越，北迫燕赵，四分五裂之国，权谋不足以自守，兵力不足以御敌，虽与吴通情，并非本意。假使济北据实不肯从吴，吴必先平齐及济北，连合燕赵，如此则山东诸国，联为一气。今吴楚合兵西与天子争衡，独济北守节不从，吴王因此失助独进，以至破败不可救药，汉兵得胜，未必非济北之力。大王试思以区区之济北，欲与诸侯争强，不啻驱犬羊以御虎狼。济北王奉职惟谨，可谓忠义，然犹不免见疑于上，臣恐藩臣寒心，殊非社稷之利。方今能建言于朝廷者，独有大王。大王若肯为济北剖明其枉，则上有全亡国之功，下有安百姓之名，德沦骨髓，恩加无穷，惟大王留意。”梁王闻言大悦，即遣使上言于朝，济北王遂得免罪。

此外惟有赵王刘遂，当与七国定时，率兵驻在西境，等候吴楚到来，一同进兵。后闻汉遣曲周侯郿寄领兵来攻，刘遂急引兵回到邯郸都城固守。郿寄围住邯郸，攻打七月不能破。刘遂本与匈奴有约，至是匈奴闻吴楚兵败，亦不肯发兵入边。

刘遂死据孤城，外无救援，又值栾布救齐回来，与酈寄合兵攻打，设计引水以灌邯郸，邯郸城坏，刘遂自杀，于是七国尽皆平定。周亚夫与窦婴，率领诸将，奏凯回京。未知以后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六回 废皇后阴谋争宠 易太子忠谏见疏

话说条侯周亚夫，大将军窦婴，平定吴楚七国，班师回京，入见景帝，景帝大加慰劳，仍以亚夫为太尉，封窦婴为魏其侯，随征将士，俱加升赏。周亚夫甚得景帝敬重，窦婴又是太后之侄，素性任侠，喜宾客，一时游士多归之。二人新立大功，朝野仰望，每遇朝廷会议大事，皆推条侯、魏其侯居首，公卿莫敢与之抗礼。过了数年景帝又以亚夫为丞相，窦婴为太子太傅，二人当此时代，最为得意。景帝闻齐王将闾服毒身死，以为齐王因被各国胁迫，不得已与之通谋，死非其罪，遂赐谥将闾为孝王。使其太子寿嗣为齐王，又议续封吴、楚之后，窦太后闻知此事，对景帝道：“吴王年老，为宗室表率，理应奉法守职，今乃首率七国，扰乱天下，奈何复立其后？”景帝依言，于是仅立楚元王子刘礼为楚王，将吴地分为鲁、江都二国，移淮阳王刘余为鲁王，汝南王刘非为江都王，又移广川王彭祖为赵王。景帝因衡山王刘勃，力拒吴楚，恪守臣节，心中甚悦，恰值衡山王来朝，景帝温言慰谕，说是衡山僻在南方，地势卑远，遂下诏移济北王刘志为淄川王，移刘勃为济北王，以褒其忠。又庐江王刘赐，与南越私自通使往来，遂移刘赐为衡山王，并封皇子端为胶西王，胜为中山王。此时七国新平，各国诸侯王，畏惧朝廷之威，尽皆谨慎奉职，景帝便趁此时重定各国官职，

将各国丞相，改名曰相，裁去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等官，减省大夫谒者等员数，以示不得与朝廷比并，从此各国势力渐弱。景帝又念楚相张敖，太傅谢夷吾，赵相建德，内史王悍，尽忠被杀，皆封其子为列侯。

光阴迅速，已是景帝四年夏四月，景帝始下诏立皇子荣为皇太子。彻为胶东王。太子荣乃栗姬所生，胶东王为王夫人所出，皆系景帝庶子。原来景帝对于皇后薄氏，毫无恩爱，不过迫于祖母薄太后之命，立之为后，一向未曾生子，景帝故迟迟未立太子。如今薄太后已崩，薄后愈加失势，景帝遂将庶长子荣立为皇太子，时人因其母姓栗，故又称为栗太子。栗太子立了两年，景帝竟将薄后废去。薄后既废，景帝自应别立皇后，依理而言，栗姬当然有望。谁知事情中变，不但栗姬不得立为皇后，连太子荣都不得保其位，也算是出于意料之外了。

事因景帝胞姊长公主名嫫，嫁与堂邑侯陈竿为妻，生有一女，小字阿娇。公主意欲将女配与太子荣为妃，遂托人示意其母栗姬，却被王夫人得知此事。王夫人生性智巧，善知人意，因见栗姬近多嫉妒，景帝宠幸稍衰，便设计欲夺栗姬之宠，使其子胶东王彻得代为太子。今闻长公主之女，欲与太子荣结婚，不觉暗自吃惊。心想长公主本是太后爱女，又与主上姊弟十分亲密，若使此番姻事成就，栗姬得长公主的助力，自然占了上风，如何是好？王夫人沉思良久，忽然想得一策，遂遣人对栗姬说道：“长公主前曾引进许多美人，并蒙主上宠爱，可见长公主在主上前极有势力，汝何不暗地与长公主交结，便向主上进言，便依旧得宠专房，岂不是好？”栗姬妒心最重，自见景帝后宫添了许多新宠，对于自己，恩爱渐不如前，心中不免怨恨。又闻说一班人都由长公主引进，遂迁怒刘长公主身上，怪她多事，如今王夫人反用言激她，要她去奉承长公主，栗姬听

了，愈触其怒，自然不肯依从。正当此时，长公主遣人前来说亲，栗姬愤怒未息，竟中了王夫人之计，一口将她谢绝。

当日长公主倚着自己势力，欲将女与太子结婚，自以为一说便成，及至来人回报，竟被栗姬拒绝，弄得一场扫兴，不觉老羞成怒，暗骂道：“我女欲为妃后，原不稀罕她的儿子，她如此不识抬举，想是无福消受我女。主上儿子甚多，我不妨另选一人为女婿，设计夺了储位，管教她儿子坐不稳东宫，叫她试试我的利害。长公主主意既定，从此便与栗姬有隙，王夫人却趁此时机，来与长公主百般要好，不消几时，竟买得长公主欢心，二人十分亲热。

说起王夫人本槐里人，母臧儿，乃故燕王臧荼孙女，嫁与王仲为妻，生下一子两女，子名王信，长女名妹儿，即王夫人，次女名儿姁。后王仲身死，臧儿挟了儿女，再嫁长陵田氏，又生二子，田(由分)、田胜。王夫人年已长成，嫁与金王孙为妻，生下一女。一日归宁母家，适值相士姚翁到来，臧儿知其善能看相，所言多验，因请其遍相家人。姚翁一见王夫人叹道：“此乃天下贵人，当生天子。”又相次女，亦说是贵。臧儿听说，心想我女嫁与金王孙，一个平民，如何能生天子，追悔从前不该错嫁，如今惟有赶紧离婚，将她送入宫中，趁着青春美貌，不怕不得宠爱。主意既定，遂与王夫人商议，王夫人也就应允，臧儿便将长女留在家中，托人向金氏要求离婚。金氏见说，大怒不允，彼此议了数次，金氏执定不从，臧儿见女已接回，纵使婿家不肯，亦无妨事，于是置之不理，过了一时，适遇朝廷选取良家子女纳入太子后宫，臧儿闻信大喜，急将长次二女，一同报名，送入宫中，迨至金氏闻悉此事，已不及出头阻止，又不敢向官府控告，只得作罢。

王夫人入到宫中，恰值景帝身为太子，见她姊妹貌美，甚

加宠幸，王夫人得幸，一连生下三女。一日景帝梦见一个赤髯，从云中冉冉而下，直入崇芳阁中，及至梦觉，景帝便到崇芳阁内坐下，忽见有雾成为赤龙之形，蒙蔽窗户，问起宫内妃嫔，皆言望见阁上有丹霞灿烂而起，未几霞灭，见一赤龙，盘旋栋间。景帝因召姚翁问之，姚翁道，此乃吉祥之兆，将来此阁必生命世之人，攘除夷狄，获得祥瑞，为汉家盛主，然而也是大妖。”景帝闻言，遂使王夫人移居崇芳阁，改名为猗兰殿，欲使应此吉兆。过了十余日，景帝又梦有神女捧日与王夫人，夫人吞之，谁知王夫人也梦见日入怀中醒时告知景帝，景帝道，此乃贵兆，从此王夫人怀孕在身，及至临盆，产下一男。景帝先期梦见高祖对他说道：“王美人生子，可名为彘。”及生遂取名曰彘，后乃改名为彻。刘彻自少聪明多智，与宫人及诸兄弟游戏，能揣测各人之意，与之相应，因此无论大小，并能得其欢心，当着尊长面前，应对恭敬，俨如成人，自太后下至近侍，皆称其迥异常儿。年方三岁，景帝抱于膝上，试问道：“儿乐为天子否？”刘彻对道：“由天不由儿。儿但愿日居宫中，在陛下前戏弄，亦不敢荒惰以失子道。”景帝闻言，不觉愕然，由此大加敬异，至年四岁，遂封为胶东王。

长公主既与王夫人交好，又见胶东王姿禀不凡，便欲将女许之。自向王夫人商议，王夫人满口应允。长公主又与景帝言及，景帝因胶东王年幼，未即应允，长公主只得暂缓。过了一时，长公主带同女儿入宫，来到王夫人处，见了胶东王，即将他抱在膝上抚弄，戏问道：“儿愿娶妇否。”因指左右宫女，逐一问他，是否中意。胶东王皆说不要，长公主乃指其女问道：“阿娇好否？”胶东王虽属小儿，却甚作怪，一见问到阿娇，便含笑答道：“甚好，若得阿娇作妇，当作金屋贮之。”长公主闻言大悦，于是苦缠景帝，要召胶东王为婿。景帝只得许诺，

婚事由此遂定。

及薄后被废，长公主惟恐栗姬得立为后，遂暗地寻其过失，日在景帝之前，谮说栗姬种种悍妒，又说栗姬崇信邪道，尝与诸夫人相会，却令侍者暗向各人背后诅咒，希望诸人失宠，自己独得亲幸。景帝本意欲立栗姬为后，却被长公主说得心动。一日景帝意欲探看栗姬到底如何，因对她说道：“吾百岁之后，诸姬所生之子，汝当善为待遇。”栗姬正在怨恨诸人得宠，闻了此言，心中愈怒，不肯答应，又在背后暗骂景帝为老狗，却被景帝听得，由此记恨在心，尚未发作。长公主又向景帝夸说胶东王如何好处。景帝自己也觉此子可爱，又记起历来梦兆，心想此子将来定非凡品，但因太子荣并无过失，一时未便废立。王夫人知得景帝心事，却想出一计，暗地使人催促大臣，请立栗姬为皇后。诸女臣心想栗姬乃是太子之母，立为皇后，事属无疑，自然赞成。到了景帝七年春正月，遂由大行奏称，子以母贵，母以子贵，今女子母号宜为皇后。景帝见奏，触起旧恨，不觉大怒道：“此事岂汝所当言者？立命将大行交与廷尉办罪，一面下诏废太子荣为临江王。”旁有丞相周亚夫，太子太傅窦婴，见栗太子无故被废，极言谏阻。景帝不听，窦婴负气，告病辞职，归到蓝田山下隐居去了。亚夫也因此事触忤景帝，渐被疏远，不如从前那种亲厚。栗姬闻其子被废，心中愈加愤恨，景帝此后又绝迹不到她的宫中。栗姬不得见景帝一面，自知恩爱已绝，无可挽回，不久忧郁而死。王夫人与长公主，见其计已成，心中各自暗喜，料得胶东王彻安稳做了太子。谁知中间却又生出曲折，几被他人坐享现成，此人却又不是景帝之子。欲知此人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七回

窦太后溺爱少子 胶东王正位青宫

话说景帝七年春正月，下诏废太子荣为临江王。其时梁王刘武，适在京师，见此情形，心中大喜。说起刘武，借着太后宠爱，故得移封梁国，据有四十余城，多是膏腴之地，刘武在国已历二十余年，平日无事，只是纵情娱乐，国都地名睢阳，刘武尚嫌城郭太小，下令另行建筑，加大至七十里，又辟东苑，方三百余里。睢阳城东，本有平台，乃是离宫，梁王不时到彼游玩，因其距离稍远，往来不便，于是建筑复道，跨空而过，由宫中直达平台，计长三十余里。又作曜华宫，筑兔园，园中有山名百灵山，山上有肤寸石、落猿岩、栖龙岫等胜景，又有雁池，池中有鹤洲凫渚，此外宫观相连，不下数十里，奇花异草，珍禽怪兽，无不具备。加以太后想念爱子，不时遣人颁到赏赐，不可胜数，府库存积金钱，不下数百千万，珠玉珍宝，比较天子内府尤多。梁王于是广招四方宾客，礼待游士，遂有齐人羊胜、公孙诡、邹阳，吴人枚乘、严忌，蜀人司马相如等，皆闻风来至。公孙诡尤得宠幸，初见之日，梁王即赐以千金，官至中尉，号为公孙将军。邹阳、枚乘先事吴王刘濞，因见刘濞谋反，二人上书谏阻，刘濞不听，遂皆游梁，与严忌、司马相如，并以文学著名，常陪梁王游宴，作为辞赋，所以梁园宾客，一时称盛。

梁王享此富贵，也算穷奢极欲，偏他心中尚不满足，更要谋得储位，以便将来嗣立为帝，方才称心满意。他起此念头，并非无因，一则得了太后之助，二则景帝前此未立太子，也曾当面许他，以此引动高兴，又有羊胜、公孙诡百端迎合，替他种种算计，梁王大喜，愈加优待二人。枚乘、严忌，知得此事不妥，心中虽不赞成，却也不敢谏阻，只有邹阳，为人颇有智略，生性慷慨，不肯苟合，见梁王听信二人之计，遂力争以为不可。羊胜、公孙诡素来嫌忌邹阳，因向梁王进谗，引得梁王大怒，竟将邹阳下在狱中，意欲杀之。邹阳含冤莫白，乃由狱中上书自明，梁王得书感悟，立命赦出，仍待之为上宾。

适值七国造反，梁王用韩安国、张羽为将，拒敌吴楚之兵，及周亚夫破灭吴楚，梁兵前后擒杀敌人，几与汉兵相等，景帝念梁王立有大功，乃赐以天子旌旗。梁王自恃其功，又受此种特别赏赐，心中愈加骄傲，于是出入排起銮驾，千乘万骑，传呼警蹕，所有礼节，竟与天子无异。事为景帝闻知，心中甚是不悦，恐伤太后之意，不便责备。太后也知景帝意思，只得假作发怒，每遇梁国使者到来，不许进见，并将梁王作事种种不法之处，严加诘责，景帝便趁此时立了太子荣。太后见景帝违背前言，自立太子，心中虽然不悦，但固梁王也有不是之处，故亦不便开口，梁王闻说景帝已立太子，甚是懊丧，又见太后也来责备，愈加忧惧，便遣韩安国为使入京，代为剖明。

韩安国奉命，到了长安，却想得一法。先往见长公主，哭诉道：“梁王为子尽孝，为臣尽忠，何以太后并不加察？前日七国并反，关东摇动，梁王心念太后皇帝在京，惟恐梁地有失，致被侵入，亲自跪送臣等，使领兵力拒吴楚。吴楚破灭，皆梁国之力也。今太后因琐细礼节，责备梁王，梁王平日见惯父兄皆为皇帝，故出入皆称警蹕，所有车旗，又皆皇帝所赐，梁王

不过欲以此夸示诸侯，使天下皆知己为太后皇帝所爱耳。现在梁使一到，便道诘责，梁王心中恐惧，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为，何以梁王如此忠孝，太后不加体恤？所有此中情节，非公主不能代达，故臣特来奉慰。”长公主依言转达太后，太后本意原欲梁王自己设辞解说，今闻安国之言，心中大喜，便向景帝说知。景帝也就释然，反免冠对太后谢过道：“自己兄弟，不能教导，致累太后忧虑。”遂命尽召梁使入见，厚加赏赐。太后见韩安国善于言语，能替梁王解说，大加赏识，安国竟得了太后与长公主赏赐，共值千余金，从此景帝与梁王，消除意见，日加亲密，皆由韩安国之力，韩安国也由此显名。

到了景帝七年冬十月，梁王思念太后，始复入朝。景帝闻信，先期遣使用御车驷马，前往函谷关迎接。梁王既到长安，入见太后景帝，遂留在宫中住下。景帝与梁王，入则共辇，出则同车，又下令梁国随来侍中谒者等官，并许其任意出入殿门，与天子宦官无异。梁王在宫住了两月，恰值景帝发怒，废栗太子为临江王，梁王便想趁此时机，遂他多年心愿。太后意中亦欲梁王得嗣帝位，母子二人，计议已定，专待见机行事。

一日景帝与梁王同在宫中，陪侍太后饮宴。太后乘着酒兴，便对景帝说道：“吾闻殷道亲亲，周道尊尊，其义一也，后日当以梁王为托。”景帝闻言，心中不甚理会，还当是太后说她自己死后，要将梁王托付与帝，遂将身跪起，谨应道是。太后以为景帝已经听得明白，慨然应允，不觉大悦。梁王在旁闻说，也就暗自欢喜，及至罢酒之后，景帝记着适才太后言语，心中狐疑，即召到袁盎及精通经学大臣多人，向之备述太后言语，问是何意。袁盎等齐声对道：“太后之意，欲立梁王为皇太子。”景帝又问道：“此语如何解说？”诸人对道：“殷道亲其所亲，故太子死则立其弟。周道敬其本始，故太子死则立嫡孙。

”景帝听了，方始明白，因问袁盎等道：“君等对此，意见如何？”袁盎等对道：“不可。昔日宋宣公死，不立其子殇公，而立其弟穆公，穆公死时归位殇公，穆公之子庄公，与殇公争国，杀死殇公，宋国祸乱不绝，所以春秋说宋之祸皆宣公所为。如今汉家向用周制，周制不得立弟，臣等请面见太后，说明此事。”景帝许诺，袁盎等遂入宫中，见了太后，请问道：“闻太后之意，欲使皇帝传位梁王，将来梁王身后，不知更立何人？”太后被问答道：“吾当复立皇帝之子。”袁盎等遂引春秋宋宣公之事为证，说是宋宣公援立不正，致生祸乱，不可再蹈覆辙。太后见众意反对，心中虽然不悦，又寻不出言语来驳他，只得命将所议作罢。梁王因事不成，顿觉神气萧索，暗中痛恨建议诸人，又不敢再求太后替他设法，遂无情无绪，辞别回国，景帝乃下诏立王夫人为皇后，胶东王彻为皇太子。长公主与王夫人所谋得就，自然十分得意，姚翁之言至此也就应验。先是临江王刘荣早死，无子国除，至是景帝既废太子荣，遂封之为临江王。刘荣到国，过了一年，景帝下诏改元，是为中元年。此时刘荣因建筑王宫，并无空地，遂就文帝庙外余地起盖，忽有人上书告发，说临江王侵占太宗庙地。景帝中二年，下诏召之入京。刘荣奉命起行，照例在江陵北门，举行祖祭。何谓祖祭？只因古代相传，有共工氏之子，名修，性好远游，后人以为行神，每遇出行，必先祭之，因将所祭酒肴，相聚宴饮，故名祖祭。刘荣祖祭既毕，上得车中，车轴无故忽然断折，全车毁坏。刘荣虽未受伤，却已吃一虚惊，只得换车前进。当日江陵百姓，闻王出行，都来道旁，围住观看，中有父老多人，见此情形，以为乃是不祥之兆，不觉暗自流涕，私相窃议道：“吾王此去，必然不返。”

刘荣到了长安，景帝将他发交中尉府，讯问侵占庙地之事。

不说起侵占庙外余地，原不算是何等大罪，前次景帝宠爱晁错，凿那庙外短垣为门，尚然替他遮掩，何况刘荣曾为太子，如今虽然失势，终是景帝之子，岂有说不明白之事？无奈刘荣时运不齐，偏偏遇着中尉却是郅都，乃系著名的凶神恶煞，以致一命送在他手。欲知刘荣如何身死，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八回

朝有苍鹰人侧目 暮来群燕鸟鸣冤

话说郅都乃杨县人，初事文帝为郎，至景帝时累迁中郎将。郅都为人勇猛，尚气节，居官公廉，不受他人赠送请托，尝自言道：“吾已背亲出仕，身为官吏，自应奉职死节，更不能顾及妻子矣。”于是立朝专务直言敢谏，稠人广众之中，对着公卿大臣，面斥其过，不少退让，以此朝中群臣，皆畏其人。

一日，景帝随带贾姬，前往上林游玩，贾姬辞了景帝，登厕而去。景帝在外等候贾姬尚来到来，正在盼望，忽见远远来了一个野彘，走入厕所。原来上林之中，本养有许多动物，大抵凶猛野兽，都加圈禁，其次也用栏槛关闭，偏值守者失于防范，竟被野彘窜了出来。说起野彘，虽然不甚凶猛，亦能伤人，景帝见野彘走入厕所，知得贾姬尚在厕中，未曾出来，不免吃惊，心恐野彘伤了贾姬，急拟命人往救，恰好郅都侍立一旁。景帝意欲使之前往，却又不便出口，只得以目示意。郅都明知景帝意思，假做不曾理会，立住不动，景帝情急，自己立起身来，取了兵器在手，便欲亲自往救贾姬。郅都连忙上前俯伏奏道：“陛下亡了一姬，又有一姬进来，天下岂少此辈？陛下以万乘之躯，冒此危险，纵然自轻，其如宗庙太后何？”景帝见郅都说得有理，方始归座。少顷却见野彘由厕出来，径往别处，贾姬随后亦到，并未被伤。事为太后所闻，深喜郅都能知大体，

特命赐金百斤，景帝也心感郅都之言，又另加赐百斤，由此郅都得了景帝宠眷。

当日济南地方，有一大姓(日闲)氏，全族共有三百余家，恃着人众势强，武断乡曲，抗拒官府，种种横行不法，一方之人，莫敢与较，连历任官府，都无如之何。有司将此事具奏上来，景帝甚怒，心想须择一个严猛郡守，能惩治，遍观朝中诸臣，只有郅都或可胜任，遂下诏拜郅都为济南郡守，郅都受命赴任，下车之后，先访得(日闲)氏一族首恶数人，立命擒拿办罪，诛其三族，其余皆吓得股战，从此不敢妄为。郅都在郡年余，威行四境，道不拾遗，连邻近十数郡郡守，皆畏惧之如长官。后景帝既废太子荣，又将栗姬家族，交与中尉治罪。其时卫綰为中尉，景帝因嫌卫綰为人过于长厚，不忍尽力捕治，于是免去卫綰之职，召拜郅都为中尉，使之办理此案。郅都奉命便将栗氏亲属，尽数捕拿治罪，太子荣之舅栗卿等，皆牵连被杀。说起中尉，职掌巡察京师，防备盗贼，郅都既为中尉，愈觉傲睨，气凌一时。丞相条侯周亚夫，极其尊贵，郅都相见，不过一揖，其余官吏，自然更不在他眼里。当日人民风气纯朴，畏罪自重，郅都用法，偏喜严酷，一味雷厉风行，不问贵戚豪门，少有违犯，便行重办，以此列侯宗室，见了郅都，尽毕侧目，大众将他起个绰号，叫他苍鹰。

至是郅都奉命审问临江王刘荣侵占庙地之事，郅都便将刘荣严词责问，刘荣年小胆怯，今见郅都那种威严，以为自己犯下大罪，非常忧惧，又被软禁在中尉府中，不得入见景帝，当面谢过，心中焦急，便想写成一书，上奏景帝，甲向府吏借取刀笔一用。郅都闻知，禁止吏人，不得借与，刘荣见连笔都不肯借，愈加羞愤。却好魏其侯窦婴见了，心中不平，便遣人持了刀笔，乘着无人之际，交与刘荣。刘荣既得刀笔，作成一书，

向景帝陈明此事，当晚便在中尉府内，自缢而死。

次日郅都闻知刘荣身死，只得奏明景帝，并将遗书呈上。景帝见书，虽然追悔，却并不怪郅都，但命将刘荣以礼殡葬，谥为闵王，因其无子，便将临江国除为郡。刘荣死后，葬于蓝田。忽有燕子数万，衔土置其墓上，百姓闻知，尽皆叹息怜悯，说他死得冤枉。事为窦太后所闻，哭了一场，念起长孙平日并无大过，如今竟不明不白，死在中尉府内，明被郅都威迫所致，于是发怒，大骂郅都大胆，竟敢迫死王子，若不将他斩首，不足以平我恨。景帝心爱郅都，见太后发怒，恐他性命不保，急将郅都免职归家，以平太后之气。一面又赏识郅都材干，心想将他废弃，未免可惜，遂瞒着太后，遣使就郅都家中，拜之为雁门太守，命其便道赴任，不必来京觐见，并许以便宜从事，郅都受命而去。

当日景帝虽与匈奴和亲，匈奴却仍不时入边小小掳掠，边境尚难安静。雁门地方，本为胡骑出没之地，自从郅都做了郡守，匈奴素闻其名，畏其威严，竟将沿边兵马，一律退回，不敢再来侵犯。匈奴又曾刻一木偶以像郅都，将他放在一处，作为箭棚，遣骑兵对之放箭，谁知胡人久被郅都声威所慑，如今对着偶像，便如见了活人一般，不敢正视，只得胡乱射去，轮流射了多人，并无一箭中他身上，匈奴见此情形，愈加恐惧，不说自己胆怯，反说郅都是个天神下世，连他的偶像，都有神灵，所以射他不中，于是相约勿去惹他，直到郅都身死，雁门边境一带，全不见有胡骑踪迹。

景帝将郅都任为雁门郡守，料想可以保全无患，谁知窦太后好察外事，过了一时，竟被查知郅都仍得任用，不觉大怒，使人搜寻郅都过失，坐以重罪，定要杀他。景帝便向太后哀求道：“郅都乃是忠臣，乞免其一死，释放归家。”窦太后因前

次被景帝用计袒护，使他得了便宜，如今更不肯轻易放过，因说道：“临江王独非忠臣，何为枉死其手？”景帝见太后执定不肯，也就无法，只得依着太后意思，竟将郅都斩首，一时怨恨之人，莫不称快。说起郅都居官也算公正，只因他心肠太狠，手段太辣，遇事苛刻，不存厚道，后来司马迁修史，将他列入酷吏传中。

且说当日临江王刘荣身死未久，梁王刘武忽又兴出一桩大狱。原来梁王自从谋嗣帝位，不得成功，回到梁国，心中快快不乐，深恨袁盎等十余人，破坏其事，待要就此作罢，心中又属不甘，遂又与羊胜、公孙诡议得一法，上书景帝，说是乞赐容车之地，由梁国直至长乐宫，自使梁国人民，筑成甬道，以便不时朝见太后。景帝得书，复命袁盎诸人议其可否允许。袁盎等复奏道：“此事违背先帝制度，万不可行。”景帝依议，辞绝梁王，梁王闻说又是袁盎诸人从中作梗，心中十分痛恨，无处发泄，乃召到羊胜、公孙诡密议刺杀袁盎，由此遂闹出大祸来。未知袁盎如何被杀，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九回

遭刺客议臣横死 辨凶器磨工明冤

话说梁王召到羊胜、公孙诡告知景帝不许所请，因说道：“寡人谋事，三番两次，不得成就，皆由贼臣袁盎等从中作梗，离间我母子兄弟之亲，每一念及，令人切齿，寡人意欲设法除此贼臣，稍泄胸中之气，不知君等有何妙计？”羊胜、公孙诡齐声答道：“大王欲除此贼，并非难事，只须破费重金，购买刺客，乘其不备，将他刺死，不过一夫之力。此等无头命案，神不知，鬼不觉，纵使皋陶复生，也难究出下手及主使之人，大王若有意报仇，此法最妙。”梁王听了称善，又说道：“既然如此，就烦君等替寡人行事，但千万须要秘密，勿得露出破绽。”二人奉命出外，暗地搜寻刺客数十人，许以重赏，命其分头前往长安，觅便行刺袁盎及当日与议诸人。刺客依言，分作数起，前往长安而去。

袁盎自从七国破后，景帝命为楚相，后来因病免官，家居安陵。安陵当地富豪，因袁盎是个贵人，如今告老回乡，争来结纳。袁盎虽然做过大官，却不排起架子，对着乡里之人，无论贵贱贫富，皆用平等看待，一味与众随和，平日间居无事，便随着一班少年，斗鸡走狗为乐，毫无官场习气，以此乡评甚好。关中的一带，皆慕其名。一日袁盎正在家中，忽报剧孟前来相访。说起剧孟，此次因事由洛阳来到长安，闻袁盎之名，特

来拜谒。袁盎也知剧孟是个有名大侠，急命请入，厚礼相待，当地有一富人，见袁盎与剧孟是相得，心中不觉疑惑，因问袁盎道：“剧孟乃是赌博之徒，将军何故与之交好？”袁盎答道：“剧孟虽是赌徒，然其母死时，远近送丧之车，至千余辆，可见其人亦有过人之处，况缓急人所不免，一旦遇有急难，叩门求救，慨然不辞，为天下所仰望者，独有季心与剧孟耳。今足下出门，必使数人骑马相从，左右拥护，此种行径，不过徒饰外观，若遇缓急，何足倚赖？”袁盎说到性起，便将富人骂了一顿，以后不与往来。此语传播于外，人人闻之，愈加敬重袁盎。说起季心，乃季布之弟，也是一个大侠，气盖关中，待人却甚恭敬，曾因事杀人，逃到吴国。适袁盎为吴相，季心藏匿其家，以兄礼事袁盎，后为中尉属下司马，其时中尉正是郅都，见着季心，也不敢不加礼貌，少年子弟，往往冒称季心门下，其为人钦仰如此，故袁盎以之与剧孟并称。

袁盎虽然家居，甚得景帝宠信，每遇朝廷有事，常召袁盎到来会议，或不时遣使就其家中问之，往往依议而行。梁王两次计谋，皆为袁盎等十数人直言破坏，以此怨入骨髓，特遣刺客多人，勾作数起，前往行刺。第一次奉命往刺袁盎之人，行至关中，沿途向人问起袁盎，无不板口道他好处，刺客听了，心中暗想道，原来袁盎是个好人，我岂可下此毒手？不如索性卖个人情与他，打算既定，遂一直来见袁盎，说道：“吾受梁王千金，前来刺君，闻君是好人，心中不忍，但后来刺客，尚有十余人，未必皆与我同意，故特面告，君须早为防备。”说罢扬长而去。袁盎闻言，吃了一惊，从此心中忽忽不乐。家内偏又生出许多怪异，袁盎忧愁无计，不知如何是好。闻当地有卜者梧生，能知未来之事，遂前往梧生家中问卜以占吉凶。也是袁盎命该横死，当日由梧生处问卜回来，路经安陵郭门外，

适遇梁国后来刺客，在此守候，望见袁盎行近，尚恐错误，迎前问道：“来者是否袁将军？”袁盎举目观看来人并不相识，此时心中顿忘前事，遂直答道：“我即袁将军，君来见访，莫非有误？”其人闻言接口道：“是。”话犹未完，一剑迎面刺来，袁盎不及提防，早被刺中要害，立时倒地而死。其人见袁盎已死，恐被路人遇见，匆促之间，不及将剑收回，拔足飞奔而去。袁盎死时，其剑尚着身上。清人谢启昆有诗咏袁盎道：

公言曾下使臣车，日饮无何计岂疏？
司马解酬从史德，斗鸡恒共博徒居。
能令斩错纾群急，孰使诛袁有客狙。
不忍刺君君已死，培生占问竟何如？

袁盎既死，不过数日，与袁盎一同建议之十八人，亦皆遇刺，行刺之人，均被脱逃未获。有司见地方上出此重大案件，连忙奏闻景帝。景帝闻奏，又惊又怒，暗想此事从中必有人主使，虽不知其人是谁，揣度原因，必系由于报怨。但与袁盎等十数人有怨者，除却梁王之外，更无他人。又况行刺多人，尤非具有绝大势力如梁王者，不能办到，由此看来，刺客定是来自梁国，然未经寻出证据，不能平空究治。景帝便命有司，将此案详细研究，务期水落石出。有司奉命退下，立即遣派多人，四出查访。一连多日，并无丝毫影响。有司见此案寻不出一点头绪，又被景帝几次催促，急得坐立不安，寝食皆废。忽念道，行凶证据，只有袁盎身上被刺之剑，是个证物，如今既无别法，且就此剑上检查一番，或可由此发现踪迹。想罢，遂命将剑取至，详细把玩，见此剑既无文字表记，形式又与普通人所用无异，并无特别不同之处，不觉失望，于是将剑放在案头，看了

又想，想了又看，竟被他看出破绽，便唤到一个从吏，附耳嘱咐，如此如此。从吏奉命持剑而去。

当日从吏持剑，出到长安市上，遍寻磨洗刀剑工匠，将剑与之观看，令其认明此剑是否曾经其手磨洗。一连问了十余人，皆言非是，末后遇见一匠，将剑细看，认得是他经手磨洗。从吏因问道：“此剑系由何人交汝磨？”洗工匠想了片刻，答道：“十余日前，有梁国郎官某人，手持此剑，令我磨洗。”从吏闻言，连忙据实回报，有司查得梁国郎官，尚在长安居住，遂不动声色，差人前往，将其捕获，严行讯鞫。梁国郎官无法抵赖，只得直供，说是梁王宠臣羊胜、公孙诡，遣其带领刺客，来干此事。有司见案情明白，送录了供词，回奏景帝。景帝闻奏，心想果然不出我之所料，似此胆大妄为，竟敢杀害大臣，真是目无法纪，于是大怒，立遣使者前往梁国，查办此事。

读者欲知有司如何想出此法，竟得破案。说起也就平淡无奇。其初有司本想就剑上考查那行刺之人，到底是谁，或且留下何种证据，可以辨认，谁知搜寻许久，并无所得，只得将剑放下，末后想来想去，除却此剑，更无下手方法，不如且将行刺之人，放下一边，单就此剑身上，详加研究，看是如何。遂又将剑反复看了几遍，只见剑柄颇觉陈旧，剑锋却白如霜雪，并无一点锈涩，由此沉思，忽然大悟，不禁拍案叫绝。原来他见剑上留有尘垢，便断定此剑久已经人佩带，必非出于新铸。既知此剑是个旧物，又为人所常用，那剑锋上总不免有一二锈涩之处。如今竟通体雪白光亮，俨如新打出来的，必是刺客当杀人之前，重行磨洗。若说刺客自己磨洗，他未必学习此种技艺，断不能修治得如此光亮，不消说得，定经工匠之手。但此等工匠，每日经手磨洗之物甚多，此剑又是通常式样，事后未必认得，即使认得，也未必记得是何人交来，岂不又枉费心机？

然而此层可不必虑，只因同是一物，在通常人眼中观之，似乎形式相似，难于区别，若经专门工匠之手，便觉得一物有一物不同之处。况磨洗旧剑，要到十分光亮，便费许久工夫，不比零星物件，一时片刻，便可交还，定要将物主姓名住址记下，以免错乱，所以只须寻得经手工匠，此案便有眉目。此种工匠，除却长安之外，僻地罕有，故命从吏出查，果然被他查得。此事看似浅显，常人每易忽略，有司也是从无意中偶然得来。现在世界上各种稀奇古怪之侦探案，大都如此，不过人情愈加变幻，情节较为繁杂而已。谁知我国二千余年之前，已用此种方法，发现大狱，不过无人将他情节编作小说，以致一向埋没，未免可惜。欲知此案究竟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回

景帝遣使兴大狱 梁王悔过出罪人

话说景帝遣派使者前往梁国查办行刺之案，使者临行，景帝嘱咐务将羊胜、公孙诡二人拿获澈究，奏明严办，使者奉命而去。却说梁王当日接到探报，说是袁盎等十余人，一律被刺身死，行刺之人，亦皆脱逃。梁王心中暗喜，密召羊胜、公孙诡到来，告知此事，奖其办理迅速，并将许多珍物赏赐二人。二人受赏，各自欢喜退出。梁王高兴异常，料得朝廷对此案件，虽然不免疑心到我，但是并天一毫证据，谅也无从查办，此举既可出我一口恶气，又可使一班朝臣，心怀恐惧，将袁盎等作个榜样，以后不敢与我作对，我便可稳坐龙廷了。

谁知不过数日，梁王又得探报，说是案情败露，天子遣使查拿羊胜、公孙诡二人，使者不日将到。梁王闻信，惊得手足失措，急召羊胜、公孙诡责备道：“吾曾切嘱做事须要秘密，何以留下破绽，致被查出，今闹出祸来，如何是好？”梁王说罢，连连顿足，叹气不绝。二人见了探报，知是指名拿他，呆了半晌，又被梁王埋怨，惊惧愧悔，一时交集。想起自己性命要紧，欲待逃走，外面拿捕甚急，无地容身，说不得惟有哀求梁王保护，于是二人一同跪在地上，对着梁王叩头，要他设法搭救。梁王心想此二人若被汉使拿去，供出实情，连我都要办罪，为今之计，惟有将他藏在宫中，使汉使无从捕拿，料他不

敢到我宫中搜寻，梁王想定主意，遂将二人安置宫中密室，嘱咐近侍人等，毋得漏泄。

及汉使到梁，传景帝之命，要此二人，梁王假作不知去向，使者无法，只得奏闻景帝。景帝见二人是梁王宠臣，如今忽然不见，难保非梁王将他藏匿，或纵使逃走，由此看来，梁王对于此案，显有嫌疑，因此心中愈怒。又接二连三续派使者多人到梁，督同梁相轅丘豹，就全国中大行搜索，只除王宫未曾入内。只因此事，弄得人民家家户户，鸡犬不宁，使者及当地官吏，忙乱了月余日，二人却安坐宫中，何处寻其踪影。

当日景帝本意深恨梁王，定要将此案彻底穷究，谁知却被窦太后闻知，料得此事梁王必定预谋，眼见景帝雷厉风行，又不便将言阻止。心想案情若讯得明白，照着法律办理，梁王性命难保，自己垂暮之年，岂忍令爱子陷入死地？纵使现有我在，结局可免一死，也须受苦遭辱，虽然是他自取，但自心终觉难过。窦太后因此日夜忧虑，三餐饮食懒进，终日长吁短叹，眼中不时流泪。景帝见母亲如此，知是为着梁王之事，自己也觉愁闷，欲待含糊了事，实在气他不过，若是认真办理，又恐累太后愁急致病，究不知此事应如何办理，便召集亲信大臣，与之商议。有人献策，请选择通知经术明白大体之人，前往办理此案，方免错误。景帝依言，遂选出田叔、吕季主二人，命其前往。

说起田叔，前为赵王张敖郎中，因贯高事发，张敖被逮，田叔与孟舒等十余人，自己髡钳为奴，随张敖赴京，后张敖得释，荐于高祖，高祖召见，拜孟舒为云中郡守，田叔为汉中郡守。田叔在郡十余年，因事免官家居，至是景帝特命与吕季主二人为使，办理梁事。二人奉命到梁，梁王已听韩安国之言，勒令羊胜、公孙诡自杀。

韩安国此时官为梁国内史，先是安国自为梁使，受知太后，得了许多赏赐，归国之后，忽因事犯罪，下在狱中，却遇狱吏田甲，将他当作平常犯人，百般凌辱，安国受辱不过，一日对田甲道：“俗语有言‘死灰尚能复燃’，汝何便将我轻量？”田甲冷笑道：“死灰若能复燃，我当浇之以尿。”安国闻言，虽然不免动怒，但此时无可奈何，只得忍住。不过几时，梁国内史缺出，梁王宠爱公孙诡，意欲请朝廷命为内史。窦太后却记起韩安国，便对景帝说知，遣使持诏到梁，拜安国为内史。安国一旦由犯人出为二千石，田甲得信大惊，惟恐安国报怨，连忙逃走。安国遣人传谕田甲家属道：“田甲不出就职，我便诛灭汝族。”田甲闻知，只得出来，向着安国肉袒谢罪。安国一见田甲笑道：“汝今可以用尿矣。”田甲俯伏，连连叩头，口称万死，安国又笑道：“汝辈岂足计较？”遂命起去，后仍照常看待，人皆服韩安国度量之大。

及刺客案起，朝廷先后遣来使者，将及十人，坐在国中，勒令官吏擒拿羊胜、公孙诡，日夕催迫，已经通国搜尽，惟未曾搜到王宫，外间不免有人拟议，说是二人现在避匿宫中。韩安国闻得此言，暗想汉使迫到无法，必然来搜王宫，届时若被搜获，梁王何以为地，于是想得一法，入宫来见梁王。

韩安国一见梁王，便涕泣说道：“臣闻主辱臣死，今大王左右并无良臣，以致国中纷乱至此。羊胜、公孙诡久拿不获，臣请辞官就死。”梁王见说安慰道：“何至如是？”安国泪流满面，说道：“大王自念对于皇帝，比起皇帝对于临江王，何人为亲？”梁王道：“吾自不及临江王之亲。”安国道：“皇帝与临江王，至亲父子，临江王本是太子，不过因其母一言之失，废为临江王，后竟坐侵占庙地，自杀于中尉府，此是何故？盖因治天下者，终不能以私害公也。今大王列在诸侯，听信邪

臣之说，犯禁违法，天子因体太后之意，不忍加罪，太后日夜涕泣，希望大王改过，大王偏不悔悟。假如太后宫车晏驾，大王更有何人可以倚赖？”梁王听安国语语刺入心坎，不待说完，眼中已流下数行泪来，因与安国商议，迫令羊胜、公孙诡自杀，恰好田叔、吕季主到来，梁王送将二人尸首交出。

梁王到此，也就深悔误听二人之言，犯下大罪，惟恐景帝发怒，自己不免，急命韩安国赴京，面见长公主，托其代向太后谢罪，并恳太后极力保全。安国奉命而去，梁王又念邹阳前曾谏阻，当时不用其言，反听羊胜、公孙诡谗谮，几乎将他杀死，如今方悟他是忠臣，自赏对他不住，遂遣人召之入宫。邹阳应召而入，梁王见了邹阳，深自谢过，命左右取出千金，交与邹阳，托其寻求方法，解救此难，邹阳应允，袖了千金，回到家中。想起自己平日相识之人，惟有齐人王先生，年已八十余岁，素多奇计，不如前往求之。于是克日起程，直赴齐国。

邹阳到了齐国，寻见王先生，告知此事，求为设法。王先生听了摇头道：“此事甚难措手，大凡人君怀着私怨，必欲施诛，其势不易挽回，纵使太后之尊、骨肉之亲，犹难阻止，何况臣下？”邹阳闻说，不觉失望，只得起身告辞。王先生问道：“足下此去，将往何处？”邹阳答道：“吾闻邻鲁之人，笃守经学，齐楚之人，口辩多智，韩魏之人，间多奇节，吾将遍历各地，勤加访问。”王先生道：“足下此行，归途仍请过我一谈，然后西上。”邹阳许诺，遂辞别王先生，到处寻求谋士，问以计策。谁知奔走月余日，竟无一人能替设法。邹阳垂头丧气，回到齐国，又来寻见王先生，告知所谋不就，并说道：“吾今即将西行，不知先生有何妙计，能否见教？”王先生被问方始说道：“吾前日本有愚计，因恐掩了别人长处，而且自觉浅陋，所以不敢说出。今足下既别无奇策，聊以奉告。足下此

行，务须往见一人，除却此人，更无人可以为力。”邹阳急问：“何人？”王先生不慌不忙，说出其人名字。欲知此人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一回

梁孝王伏阙请罪 周亚夫失宠免官

话说王先生对邹阳道：“汝此去可往见王长君。王长君者，即王皇后之兄王信是也。”邹阳听说，心中顿悟，欣然领诺，遂谢了王先生，即日起程。只因奔走各地，费了许多时日，惟恐误却梁王之事，决计不回梁国，一直取道前往长安。邹阳昼夜趲行，既到长安即托人介绍入见王长君，王长君便将邹阳留在门下。

邹阳在王长君门下，住了数日。一日，乘着王长君无事之际，近前说道：“臣并非为着长君无人使用，故来随侍，生性愚戆，窃不自量，有一要事特来奉告，未知长君愿闻之否？”长君答道：“先生若肯赐教，不胜幸甚。”邹阳因请屏退左右，近前说道：“窃闻长君女弟，得宠后宫，天下无两，惟是长君平日行事，多不循理，今袁盎之案，若穷究到底，梁王不免伏诛，如此则太后哀痛少子，积怒在心，无所发泄，对于主上贵臣，必然切齿，臣恐长君，危如累卵。”长君闻言，心中惊慌，急问道：“似此为之奈何？”邹阳道：“长君若能力替梁王切实向主上陈说，对梁事，不加穷究，便可结好太后，太后感德长君，永久不忘，长君女弟又得两宫之宠，不但长享富贵，且有存亡继绝之功，德布天下，名传后世，在此一举，不可错过。惟愿长君熟思而行。”长君听了，立即许诺。遂乘间对景帝力

言，景帝本来甚怒梁王，因见太后忧泣不食，心肠不免稍软，又得王长君极力解劝，怒气消去一半。此时韩安国亦已托长公主传达窦太后，太后自然更加关切，但景帝因此案既经遣使查办，须俟田叔、吕季主二人回京，看他如何复命，方能定夺。

田叔、吕季主一到梁国，不久梁王便将羊胜、公孙诡二人尸首交出，在梁王之意，要他二人自杀灭口，免得攀到自己身上。然事不瞒真，羊胜、公孙诡虽然死了，尚有行刺凶手，与同案中关系之人，竟被田叔、吕季主捉到数个，将案情彻底讯究，就中梁王如何起意，羊胜、公孙诡如何主谋，如何遣派刺客行事，证供确凿，无可讳饰。田叔、吕季主见案已查明白，便带了案卷，起程回京。此时梁王性命，操在二人之手，若竟据实复奏，纵使太后出力救护，景帝有意宽恕，无奈国法如此，万不能因私害公，梁王即免一死，也须吃个大亏。却亏田叔早已定下主意，一路行至霸昌厰，吩咐从吏，取出案卷，用火焚烧，不消片刻，化为灰烬。二人空手回到长安，来见景帝复命。

景帝一见二人，急问道：“案情办得如何？梁王是否预谋？”田叔答道：“梁王实有此事，按律应该死罪。”景帝问道：“如今案卷何在？”田叔从容对道：“愿主上勿问此事。”

景帝问道：“何故？”田叔道：“此案认真办理，梁王若不伏诛，则是国法不行，但梁王如果伏法，连累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乃陛下之忧。”将自己办理此案意见，述了一遍，景帝大悦，急命二人入见太后，说道：“此案梁王并不知情，乃是幸臣羊胜、公孙诡等所为，今已将他诛死，案情了结，梁王安然无事。”太后正在忧愁成病，卧床不起，左右传达二人言语，太后闻之，又惊又喜，立时起坐，只因连日气苦，饮食少进，此时心花大放，方觉腹中饥饿，左右进上御膳，太后饱餐一顿，身体立即平复，毫无病状。景帝见了，心中大喜，十

分看重田叔，拜为鲁相。

梁王自从遭此大狱，侥幸免罪，也就收心敛迹，不敢别有所希望。过了一时，探得景帝怒气渐息，遂上书自请入朝，景帝许之。梁王起程来京，于路寻思，此次入见皇帝太后，记起前事，定加责备，须要设法解免，但不知如何方好，便与随来近臣商议。旁有大夫茅兰附着梁王之耳，低说如此如此，梁王点头称善。一路行经多日，早望见函谷关，梁王吩咐将车马停在关前，自己换了行装，依计行事。

景帝闻说梁王将到，照例遣使至关迎接，使者奉命到了函谷关，问知梁王车骑，驻扎关外，遂急出关来迎。谁知两下相遇，使者问起梁王，梁国从官诧异道：“王命我等在此等候，自己先行入关，何以未曾遇见？”使者闻言大惊，回到关门，遍问守关吏人，皆云不见。于是彼此遣人四出寻觅，扰攘一日，竟不知梁王去向，使者无法，只得回报景帝。景帝也觉可疑，料得此事，不能隐瞒，便来告知太后。太后正在一心盼望梁王到来，忽闻此言，吃了一吓，仔细一想，梁王好好来朝，尚有许多人马相从，何至彼此相失，此定是皇帝怀恨，将他害死，却用假言前来骗我。想到此处，一阵心酸，不觉涕泣说道：“皇帝杀了吾子。”景帝极口分辩，太后何曾肯信，景帝见此情形，心中忧惧，只得又遣多人，分头查访，正在纷扰之际，忽报梁王已到关下。

原来梁王听从茅兰之计，就关外换坐一辆布车，随带两骑，悄悄离了众人，一直入关，庆吏何曾知是梁王。梁王一到长安，径来投奔长公主，便藏在长公主园中，后闻景帝太后寻他不着，十分发急，自料此时出见，可保无事，于是身伏斧钺，来到阙下谢罪。内侍传报入内，景帝太后闻信，尽皆大喜，如得异宝，立命召入，相见之下，彼此抱持悲泣，母子兄弟，遂皆和好如

初。景帝下令将梁国从官悉数召入关中。梁王用此巧计，虽得免责，然景帝毕竟怀恨在心，碍着太后不便发作，外面看待也就冷淡许多，不比从前同车共辇，那种亲热。梁王心畏景帝，不敢在京久住，便即告辞回国。

过了一年，是为景帝中三年，丞相周亚夫因事免官。先是栗太子被废，亚夫在帝前力争，言辞切直，大拂景帝之意，由此恩遇遂衰。又值梁王刘武入朝，记着旧怨，便常向太后诉说亚夫短处，太后将言告知景帝，景帝闻得，愈加不悦。及至梁王刺杀袁盎，兴了大狱，王皇后之兄王信，依邹阳之计，在景帝前力替梁王解说，后来梁王竟得保全，太后心感王信，一日忽对景帝说道：“皇后之兄王信，应即封之为侯。”景帝听了，正合其意，但口中却谦辞道：“当日南皮与章武，先帝在时，并未行封，至臣即位，方得受爵，依理而言，王信未得封侯。”太后道：“人生行事，各因其时，何必拘守成法？吾每念及吾兄襄长君，生存之日，竟无爵位，到得死后，其子彭祖，反得坐享侯封，吾甚以为恨事，帝可速封王信。”景帝见说，因答道：“应请与丞相计议行事。”

景帝既奉太后之命，心中高兴，便出坐朝，召到丞相周亚夫，告以此事，问其意见如何，亚夫奏道：“先前高皇帝立下誓约，说是非刘氏不得封王，非有功不得封侯，若有背约，天下共击之。今王信虽是皇后之兄，并未立功，若封为侯，未免有背誓约。”景帝被亚夫说得扫兴，默然无语，只得回明太后，将此事作罢。但心中以为亚夫借着高皇帝来压制他，暗自蓄怒，至是适值匈奴王徐庐等六人降汉，景帝意欲各封为侯，以劝后来投降之人，周亚夫谏道：“此辈背叛其主，来降陛下，陛下封之为侯，将何以责人臣之不能守节者？”景帝见亚夫事事与之反对，心中久积不平，此时再忍不住，遂拂然变色道：“丞

相所议不可用。”竟尽封徐庐等为列侯。亚夫见景帝发怒，不听其言，因此告病辞职，景帝也不挽留，即下诏以桃侯刘舍代为丞相。刘舍乃刘襄之子，刘襄本姓项氏，系项羽族人，随高祖征战有功，与项伯同日受封，赐姓刘氏。刘襄死后，刘舍承袭侯爵，颇得景帝宠幸，至是遂代周亚夫为相。欲知以后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二回

周亚夫下狱饿死 梁孝王失意病终

话说周亚夫自罢相之后，不免失意，但仍在长安居住，以列侯岁时入宫朝见，景帝念亚夫立有大功，虽然因事触忤，但已将他免相，既往不咎，故仍照常礼待，不时召入谈话。

一日，景帝无事，坐在宫中，恰值太子彻来见。原来汉制太子每五日朝见一次，即坐东厢，省视御膳。景帝一见太子，忽然触起心事，因念太子年纪尚幼，自己若有不测，须先选择大臣，辅佐幼主，遂记起周亚夫，是先帝临崩嘱咐之人，其人材干，自是可用，但嫌他性气过于倔强，如今家居无聊，谅已自知改变，不如趁太子在此，将他召来，当面试他一试，看是如何。景帝想定，即遣人往召亚夫，一面嘱咐数语，左右奉命去预备，不消片刻，亚夫应召到来，见了景帝。景帝即命赐食，左右进上肴馔，却是一块大肉，虽已蒸得烂熟，未曾切碎。亚夫向席上一看，自己面前，并未置箸，心想此肉如何吃法，终不成将他一口吞下。亚夫一向郁郁不平，今见此种情形，知是景帝有意作弄，不觉面现怒色，回顾尚席命其取箸，景帝留心观察亚夫，觉得他神情有异，心想此人全无耐性，稍不如意，也值得如此动气，乃觑着亚夫笑道：“莫非君意有所不满？”亚夫见说，只得免冠谢罪。景帝命之立起，亚夫赌气，竟自一径趋出。

此时太子彻在旁，两眼注视亚夫，未曾稍歇，及亚夫走出，景帝便问太子道：“汝何故频频看他？”太子对道：“此人面目可畏，必能作贼。”景帝听说，不觉好笑，因目送亚夫出外，口中说道：“因此小事，便自快快，不可为少主之臣。”从此景帝遂有欲除亚夫之意。

过了一时，亚夫之子，因见亚夫年老，便替他预先备办后事，却私向尚方官吏，买得葬时所用甲盾五百具。尚方器物，本禁民间购买使用，其子以为此是葬器，无关紧要，竟自出主意，将他买来，亚夫都不得知，偏被亚夫家中所雇工人看见，若使彼此不结冤仇，也就无人管此闲事，谁知亚夫之子，倚着侯门势力，自己举动有错，并不留心检点，反要虐待工人，昼夜命其作工，不许休息，至各人应得工钱，又故意种种留难，不肯发给，弄得一班佣工，人人心中怀恨，欲图报复，便将此事作为把柄，上书告发，说他私买犯禁之物，案情连到亚夫身上。景帝闻知，便将亚夫发交有司讯问。

有司奉命，传到亚夫，问起此事，亚夫自想与我并无关系，因此不肯对答，有司无法，只得据实奏闻景帝。景帝见亚夫始终倔强，心中大怒，便骂道：“吾亦不用他对答。”遂命将此案，直送廷尉。廷尉知得景帝甚摄亚夫，于是迎合意旨，再问亚夫道：“君侯何故欲反？”亚夫答道：“臣所买者，用是葬器，何谓之反？”廷尉道：“君侯纵不欲反地上，便是欲反地下耳？”遂不由分说，将亚夫下入狱中，日夜迫胁供招甚急。亚夫平日生性何等高傲，如今遭此无妄之灾，岂甘受人凌辱？自入狱中，安排一死，不肯进食，一连饿了五日，怒气上冲，顿然呕血而死。景帝闻亚夫已死，即下诏封王信为盖侯。

先是文帝时，亚夫官为河内郡守，许负曾看其相，向之说道：“君此后三岁封侯，封侯八岁，身为将相，手握国权，贵

重一时，人臣无两。但是再过九年，便当饿死？”亚夫听了笑道：“吾兄已代吾父为侯，将来兄死，其子当袭爵位，安得轮到其身？即如汝言，我既封侯贵极人臣，又何必至于饿死？请问饿死有何证据？汝可指示与我”。许负见说，乃用手指其口道：“直纹入口，照相法合当饿死。”亚夫心中不信，过了三年，亚夫之兄绌侯周胜之，有罪削爵，文帝果封亚夫为条侯，后来历官将相，皆如许负之言，此次被人告发，吏役来捕亚夫，亚夫便欲自杀，其夫人闻知，极力劝阻道：“此等小事，何至便死？”亚夫因此不得自尽，竟在狱中饿死，方知许负之言不谬。许负本河内老妇，即前看薄太后之相者，高祖因其相术甚精，封之为鸣雌亭侯，妇人封侯，也算古今少有。

当日梁王刘武，闻说周亚夫下狱身死，觉得平日怨恨，一朝发泄，心中十分畅快。待到景帝中六年冬十月，遂又入京朝见，窦太后见了梁王，自然欢喜，景帝不过表面周旋而已，梁王此时，早将谋嗣帝位之心，消归乌有，心中但望得与太后常常亲近，便已足意。

原来梁王生性颇孝，住在国中，每每思念太后，偶闻太后抱病，口不能食，夜不安寝，常欲留居长安，侍奉太后，以此太后愈加怜爱，至是梁王遂上书景帝，请在长安居住一时，景帝不许。原来汉时定例，诸侯王来朝天子，皆有一定礼节，初来入见，谓之小见，到了正旦朝贺，谓之法见，后三日，天子为王置酒，赐以金钱财物，又过二日，复入小见，便即辞去，大约前后入见四次，留在长安，不过二十日。只有梁王得宠太后，前此来朝，往往留到半年，如行归国。自从刺杀袁盎，失了景帝欢心，以后来朝，便按着定例办理，不肯将他留京。梁王弄得无法，此次只得自行陈请，谁知景帝竟丝毫不肯容情，连太后都不便挽留，梁王自觉没趣，只得束装归国。

梁王回国之后，日常忽忽不乐。一日北到梁山打猎解闷，有人献上一牛，形状奇怪，四足生在背上，梁王见了，心中甚是嫌恶，遂命罢猎回宫。到了夏四月抱病，发热六日，遂即身死。

梁王既死，早有有司具报入京，窦太后闻信，卧床大哭，因想起梁王来朝曾请留京，偏是皇帝不准，硬要逼他回国，以致郁闷而死，于是一面哭一面说道：“皇帝果杀吾子。”景帝见太后十分伤心，日夜啼哭饮食不进，已是焦急，又闻太后言语归咎自己身上，更加忧惧，想尽种种方法，百般劝慰，竟不能解释分毫。景帝心中惶急，便来与长公主商议，长公主知得太后意思，遂教景帝速封梁王诸子，景帝依言，即下诏赐谥梁王刘武为孝王，分梁地为五国。尽立孝王五子为王，女五人亦皆赐与食邑。太后闻知，心中稍慰，方才进了饮食。

梁孝王当未死之时，所拥资财，不计其数，平日享用奢华，挥霍无度，到得死后，府库尚余黄金四十余万斤，此外钱财，约计起来，也有此数。梁孝王坐享富贵，不知自在受用，反弄出许多风波，到得后来，竟至失意而死，可见富贵真不易享受。

景帝自梁王回国后，见长安中宗室贵人，每多犯法，因念及郅都前为中尉，一班贵族豪门，人人恐惧，不敢放肆，京师甚觉安静，可惜因事触怒太后，竟被诛死。如今要想寻个替人，甚是难得，景帝寻思良久，忽然想起一人，平日行径，颇与郅都相似，谅来可以称职，遂下诏命为中尉。欲知此人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三回

景帝论相抑窦婴 太后崇老怒轅固

话说景帝中六年，下诏拜宁成为中尉。说起宁成，乃南阳穰人，初事景帝为郎，生平一味任气，性又苛暴，其始为小吏时，专好欺凌长官，不肯服从其命，及至自为人上，却又待下严急，毫不宽容。平日办理职务，纯是狡猾奸诈，好逞威风。偏他官运亨通，居然一路升迁，竟做了济南都尉，恰遇郅都正为济南太守，若论官职，太守治民，都尉掌兵，官皆二千石，地位本属平等，无如郅都威名久著，前数任都尉到官，都是步行造府，托府吏入内通报，然后进见，俨如胥吏来见长官一样，其为同僚所畏，至于如此。此番遇着宁成，却不把郅都放在眼里，不但肯卑躬曲节，反做出高傲样子，竟要驾乎其上。读者须知郅都原不是好惹的，今被宁成撩起虎须，岂不大触其怒？谁知郅都久闻宁成之名，以为是他同志，转加退让，不与计较，二人遂结了交情，相得甚欢。至是景帝因念郅都，记起宁成，即召之为中尉。宁成既为中尉，办事一仿郅都，专尚严酷，惟是持身廉洁，尚远不及郅都。然而一班贵戚，见了他也就头痛。

景帝既拜宁成为中尉，过了一年，是为后元年，又下诏将丞相刘舍免官，用卫綰为丞相，直不疑为御史大夫。卫綰乃代国大陵人，初以戏车为郎，得事文帝，积资格升至中郎将。为

人除却谨慎之外，并无他长。景帝时为太子，曾招集文帝左右侍臣宴饮，众人闻命皆往，独卫绾因恐文帝说他怀有二心，取媚太子，托病不往。文帝临崩嘱咐景帝道：“卫绾秉性长厚，汝可善加待遇。”及景帝即位年余，并不理会卫绾，卫绾愈加谨慎。一日，景帝驾往上林，忽召卫绾骖乘，车驾游罢还宫。景帝向卫绾问道：“君知所以得骖乘之故否？”卫绾对道：“不知。”景帝道：“吾为太子时，曾招君饮，君不肯来，以此将君记在心上。君当日不来，究因何故？”卫绾谢道：“死罪，其时实是患病。”景帝与卫绾谈论颇觉亲密，因命左右取剑赐之。

卫绾为中郎将，每遇郎官有过，常为遮掩。平日对于同官，遇事并无争论，有功常让与他人，景帝见了，心想卫绾清廉忠实，一心事主，甚是可嘉，不久便拜为河间王太傅。及七国造反，卫绾奉命带领河间之兵，从击吴楚有功，拜为中尉，封建陵侯。景帝既废栗太子，迁怒到其外家，诏下中尉究治，却因卫绾为人长厚，恐其不能尽力，遂赐卫绾告假回家，用郅都代为中尉。未几景帝立胶东王为太子，召拜卫绾为太子太傅，升擢御史大夫，至是遂代刘舍为丞相。卫绾为相，每入朝奏对，大抵皆例行之事，自从为郎以至丞相，无咎无誉，只有景帝记着文帝遗言，以为卫绾秉性敦厚，胜过周亚夫，可以辅佐少主，大加尊宠，赏赐甚多。

直不疑乃南阳人，其始亦事文帝为郎，郎官职掌宿卫，官署也在宫中。人数既多，不免数人同住一舍。一日有同舍郎告假归家，无意中误将他人金钱携带而去，及至其人发觉，失了金钱，却疑是直不疑取去，便来迫问不疑。不疑竟不分辩，反向其人谢过，说是实有其事，自己立即措办金钱，照数偿还。过了许久，告归郎官，假满入宫，仍将原金带回，交给失主。

于是失主方知并非不疑取去，深自惭愧，众人闻知此事，皆称不疑为长者，后不疑渐升为中大夫。一日正值朝会之时，有人当众毁谤不疑道：“不疑相貌甚是美观，无如偏喜盗嫂。”不疑听了，也不发怒，但说道：“我并无兄。”原来不疑专学老子，务为韬晦，不喜立名，所居官职，一切照旧，惟恐人称其治绩。景帝即位，升为卫尉，后因击吴楚有功，封为塞侯，及卫绾拜相，不疑遂由卫尉代为御史大夫。

先是刘舍罢相之后，窦太后心欲其侄窦婴为相，向景帝说了数次，景帝答道：“太后之意，似以为臣爱惜相位，不肯付与魏其侯。只因魏其侯为人，平日沾沾自喜，举动轻率，不能持重，实难任用为相。”太后听了，方始无语。窦太后索性最喜黄帝老子之学，因此连景帝并外家诸窦，皆不得不读老子，尊崇其术。太后平日留心朝政，一时公卿大臣，务取清静无为，如卫绾、直不疑等，至于有名儒生，不过用为博士，聊备顾问而已。

一日景帝偶召博士，问及汤、武之事，博士中有齐人轅固与黄生在景帝前忽起争论，各执一说。黄生说道：“汤、武不算受命，乃是放弑。”轅固驳道：“此说非也，当日桀、纣荒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顺人心而诛桀、纣，不得已而立为天子，非受命而何？”黄生又说道：“桀、纣虽然无道，乃是君上，汤、武虽然圣贤，终是臣下，君有过失，臣不匡救，反因其过而诛之，篡夺其位，非弑而何？”轅固又驳道：“若如汝言，是高皇帝代秦而为天子，亦有不是之处？”景帝见二人争辩许久，心中已觉厌烦，又闻说到高祖身上，恐其不识忌讳，言语冒犯，生出事来，因将言解说道：“食肉之人，不食马肝，不算是不知味。论学之人，不言汤、武受命，亦不为愚。”说罢，便命二人退去，当日学者闻得景帝言语，以后

对于此事，遂皆不敢再发议论。

窦太后既好黄老，常读其书。心中便要人人称赞黄老，方才足意。长日闲坐宫中，忽想起一班博士，崇拜孔子，讲习经书，论起孔子，本是老子弟子，不知此辈儒生，对着老子之书，其意以为何如？何妨召来一问？于是立即命人往召博士，偏是博士人数虽多，别人不召，单单召到轅固一人。轅固入见太后，太后取出老子之书问道：“此书何如？”轅固答道：“此家人之言耳。”太后平日将老子之书，奉为金科玉律，异常尊重，如今却被轅固说是无足重轻，几于一毫不值，心中顿然大怒，骂道：“安得司空城旦之书乎？”原来太后因轅固说老子平常，她也说儒书苛刻，比于刑法。

太后深怒轅固，要想置他死地，却又不能办他罪名，便命轅固前往上林兽圈之内，击死野彘。景帝在旁，知得轅固直言无罪，因见太后盛怒，不敢上前保救，密令左右取了一柄利刃，暗地交与轅固。轅固一个书生，如何敌得野彘，自料此去必死，如今得了利刃，便也胆壮，左右将他放下兽圈，轅固见了野彘，仗着利刃，尽力刺去，恰好正中其心，野彘应手倒毙。太后见了，默然无语，不便再行加罪，轅固遂得保无事。景帝因轅固为人廉直，拜为清河王太傅。

当日儒生虽不得大用，然齐鲁一带，经学昌明，皆由私家自相讲授，各有师承，传为家法，此外又有蜀郡，地虽偏僻而文学大兴，亚于齐鲁，溯其原因，皆由一位循吏提倡之力。欲知循吏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四回

文翁化蜀立官学 景帝崩御葬阳陵

话说此位循吏，姓文名党，字仲翁，后人皆称之为文翁，乃庐江舒人。自少好学，家贫，尝与人入山采木，行至深林之中，文翁忽对同伴道：“吾欲远出求学，未知能否成就，今试投吾斧于高树之上。如果所志得遂，斧当挂住不坠。”说毕，遂将手中之斧，尽力向上一掷，果然挂在树上。文翁甚喜，于是径往长安，从师求学。后由郡县吏出身，累经荐举，遂被任为蜀郡太守。

文翁到任之后，对于地方利弊，甚是注意，所有地方上应兴应革之事，无不斟酌缓急，实力举行。因见繁县地方，一片良田，却恨缺少水利，文翁察看地势，纠集人工，开凿河道一条，引湔江以注之，共灌溉繁县田地千七百顷，由此收成大旺，人民皆感其德。

文翁生性仁慈爱人，尤喜讲求教化，因见蜀地从前本系蛮夷居住，开辟未久，秦时始将犯罪之人移居此地，居民习惯，犹未脱野蛮风气，而且学校未设，人民并不识字读书。文翁以为小民农食虽足，若不教以学问，地方安能进化？但是人民愚蒙无知，纵使苦口劝导，未必便肯听从，惟有用奖励方法以引诱之。文翁想定主意，遂就本郡及属县中，选择小吏之聪敏有材者，得张叔、司马相如等十余人。文翁亲自勉励一番，送

往长安，令其从博士受读经传或学律令。

张叔等十余人，既由文翁送京留学，所有来往川资，以及束脩膳费，自然都由郡守津贴，预算起来，也是一笔大款，此款又不能动用官帑作正开销，文翁惟有自将郡署用度，力加节省，按照预算数目，筹出此项钱财，已是十分费力。更有一样难处，当日交通不便，行人稀少，既无轮船铁路，一直运送，又无邮政银行，可以汇兑，况蜀道号称难行，距离长安又有二千余里，此款如何寄法？只有本郡每年照例派遣吏人，赍持钱米簿籍，前往长安报告一次，名为上计，托其带去，最为便利。然欲其携着现款，行此远路，也是为难，一则太觉累赘，二则恐遭抢劫。文翁却又想得一法，尽将现钱购买货物，如书刀布匹等。书刀乃供写字之用，蜀郡所铸，号为金马书刀，最是著称，时人所重，其刀形似佩刀，刀柄有环，铸一马形于刀环上，外镶以金，故名金马书刀。又本地所织布匹，甚是细密，一匹价值数金。此二物算是蜀郡有名土产，文翁便付与上计之吏，随带入京，比起现钱，自然轻便许多，吏人到京之后，照着文翁嘱咐，将刀布等物，分送博士，作为学费，博士见了书刀，正合其用，便是蜀布，也可裁衣，自然满心欢喜。

过了数年，张叔、司马相如等，学成回到蜀郡，文翁用为郡吏，任以高职，次第举荐，遂在成都市中设立官学，命司马相如为教授，招集属县子弟，入学读书，免其徭役。到得毕业，考验学问，最高等之学生，即补为郡县吏，其次命为孝弟力田。蜀郡本来荒僻，人民得为官吏者，甚属寥寥，平日看见官吏，觉得十分尊贵，心中虽然羡慕，但不知如何方可得官，如今见此情形，方知作官须由求学，遂有许多人民，愿送子弟入学。文翁又想设法招徕，更选择学生，命在自己左右，学习办事，每遇出巡各属县，也带同学，行优美学生，与之同往，使其出

入内室，传达命令，当地人民见了，尽皆啧啧称羨。盖当地人民，看重官吏，不必亲身做官，但使得与官吏亲近，已算十分荣耀，所以见此情形，争遣子弟入学。无奈学额有限，不能容得多人，遂有一班富人，心中盼望子弟入学得官，不惜花费金钱，求为学生，文翁便趁此时机，推广学校，不过数年，一郡之中，文化大进。后来蜀人前往长安求学者，日多一日，竟与齐鲁一同称盛，连巴郡等处，皆闻风兴起，争立学校，地方风气，为多一变。

文翁后来竟终于任。蜀人思慕功德，为之设立祠堂，春秋祭享不绝，至今四川成都地方，尚有文翁讲台遗址。唐人卢照邻有咏文翁讲台诗曰：

锦里淹中馆，岷山稷下亭。
空梁无燕雀，古壁有丹青。
槐落犹疑市，苔深不辨铭。
良哉二千石，江汉表遗灵。

当日鲁国亦有名宦一人，亦卒于官，即田叔是也。田叔自被任为鲁相，事鲁王刘余。刘余乃景帝之子，生性最喜建筑宫室苑囿。到国之后，连年大兴土木，所居之宫，与孔子旧宅邻近，刘余欲将孔子旧宅拆毁，以广自己宫殿，遂命工匠动手，工匠拆至屋壁，搜出书籍数十篇，皆是古字，形如蝌蚪，鲁王自来督工，偶然闲步上了孔子庙堂，忽闻金石丝竹之音，一时并作，鲁王心中大惧，知是孔子显此灵异，急命停工，已拆之处，修葺完好，与同壁中所得书籍，一概归还孔氏。此壁中书，乃孔子八世孙子襄，当始皇焚书时所藏，其书为礼记、尚书、论语、孝经等，后经孔安国写以隶书，并传于世。

鲁王又喜狗马禽鸟，遣人到处搜求，布满苑囿，皆用米谷喂养，单是孔雀、鸚鵡、鸡鸭、鹅雁等，每年所费俸谷，竟至二千石之多。似此浪费无度，自然入不敷出，不免向民间勒取财物，弄得人民怨声载道。及至田叔初次到任，便有人民百余，前来诉说此事。田叔佯作不理，命左右将告状人驱逐出外，鲁王闻知，自觉惭愧，取出私财，遣人交与田叔，嘱其代为偿还，田叔辞道：“王自使人还之，不然，是王为恶而相为善，不可。”鲁王依言，自行全数偿还，以后遂不敢妄取人物。鲁王又常出到苑中打猎，田叔并不谏阻，但是每遇王出猎，必亲自随到苑中，鲁王怜田叔年老辛苦，便命其回去歇息，田叔却出到苑外，露坐待王。有人入报鲁王，鲁王又遣人请田叔回府安歇，一连催促数次，田叔始终不肯回府，因说道：“吾王现在苑中暴露，我何敢独自安居？”鲁王无法，后来也就不大出游，过了数年，田叔病卒，鲁人感其恩惠，大众凑集百金，送与田叔家属，作为祭礼。田叔少子田仁，见了说道：“我岂肯因为百金致损先人之名？”遂力辞不受，人皆叹息而去。光阴迅速，此时已是景帝后三年，皇太子彻年已十六岁，照例加冠，娶长公主之女为太子妃，景帝因想试以政务。一日，廷尉奏上犯人防年一案，事因防年继母陈氏，杀了防年之父，防年为父报仇，亦将陈氏杀死，有司依律处断，以子杀母，罪应大逆。景帝见了，觉得可疑，遂问太子。太子对道：“俗云继母如母。可见继母原不能全与母比。不过因父所爱，故谓之母耳。今继母无状，手杀其父，则是下手之日，母恩已绝，防年不宜处以大逆。”景帝闻言点首，遂依太子之议，闻者称善。

是年景帝得病，正月甲子，驾崩于未央宫，景帝年三十二即位，在位十六年，寿仅四十八。二月葬于阳陵，群臣上庙号为孝景皇帝，太子彻嗣立，是为武帝。后人言汉治世，必曰文

景。其实景帝为人，远不及于文帝，不过安静节俭，与民休息尚不失为守成之主而已。欲知以后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五回

武帝即位封外家 仲舒对策尊儒术

话说景帝既崩，武帝即位，尊窦太后为太皇太后，王皇后为皇太后，立妃陈氏为皇后，此陈后即馆陶长公主之女阿娇是也。武帝又尊外祖母臧儿为平原君，封太后同母之弟田蚡为武安侯，田胜为周阳侯，封同母之姊金俗为修成君。

此修成君即王太后前嫁金王孙所生之女，王太后既嫁金氏，复被其母臧儿夺回，送入宫中，得幸景帝，立为皇后。其家深讳此事，不敢泄漏，外间亦吞传说。及武帝即位，金王孙已死，其女早嫁为民妻，武帝全然不知此事。王太后虽心念此女，自己不便明言，即金氏亦不敢自认是太后之女，却被侍臣韩嫣得知，遂向武帝备述始末，并言金氏家在长陵。武帝听了惊喜道：“既有此事，何不早言？”乃先遣近侍前往长陵，探明金氏有无在家，速来回报。

次早近侍回来复命，说金氏现在家中，武帝心中高兴，吩咐备齐车驾，自往迎接。武帝乘坐御车，一班从官卫士，扈驾起行，千乘万骑簇拥着出了横门直向长陵而去。说起长陵即高祖葬地，离长安城三十五里，汉时天子所葬之处，皆立县邑，迁移人民居住以奉山陵，所以其地也甚热闹。武帝车驾行到长陵，人民闻信，以为天子出来致祭陵寝，谁知车驾却由通衢转入小市，大众见了，不知何故，人人心中惊恐，所过之处，一

律闭户关门，肃静无声。武帝车驾到了小市西边，将入金氏所居之巷，巷门早被人民关闭。先驱官吏呼唤不开，便用强力将门打破，车驾入得巷中，直至金氏门前停住。武帝因恐金氏不知来由，惊得逃走，自己枉来一遭，先命武士将其居屋前后围住，及至到了门前，自己不便入内，遂使近侍传呼金氏出见。

当日金氏坐在家中，忽见来了无数武士，将前后门团团围住，一家惊慌失措，不知犯何大罪，以致其府派兵来拿。也有疑是强盗前来抢劫，吓得人人发抖，一时各自躲避。近侍入门来，见静悄悄的，似乎并无一人，于是到处搜寻，直入内房，留心观看，似乎床下有人藏匿，遂上前一手将她拖出，却是一个妇人，问知即是金氏。此时金氏面无人色，身体软做一团，蹲在地上。近侍见了，甚是好笑，也无暇与她明言，一边一个，将她挟住，一直走出门外，到了武帝车前，告知情形，方将金氏放下，令其拜谒。武帝一见金氏，便下车立住，说道：“大姊何故躲避如此之密？”遂命载入副车，一同回去。金氏听说，又惊又喜，上了副车，定一定神，回想适才情形，恍如做梦一般。家中人等见此情形，方知天子特来迎接其姊，料定金氏此去定有好处，人人心中转忧为喜，自不消说。

武帝接得金氏，下令回车，径向长乐宫而来，于路又遣人先将金氏姓名，列入长乐宫门籍。武帝到得长乐宫，带同金氏入内。金氏一路留心观看，那皇宫富丽，真是梦想不到，不消片刻，进了内廷。武帝命金氏站立一旁，自己先上前朝见太后。太后一见武帝，便说道：“帝甚疲倦，顷由何处到来？”原来武帝往返行了七十里路，坐在车中大半日，此时回宫，不免露出倦容。见太后动问，即答道：“今日特往长陵，接得大姊到来。”遂回顾金氏道：“可上前谒见太后。”太后与金氏隔别二十余年，虽是亲生女儿，却不认得，闻言方始记起，遂向金

氏问道：“汝即俗女耶？”金氏答应道：“是。”太后念起前事，不禁流泪，金氏亦伏地悲泣，母女二人，各叙别后情形。武帝命左右置酒，亲自捧觞向太后上寿，又下诏以钱千万，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顷，甲第一区，赐与金氏，并给汤沐邑，号为修成君。太后心中欢喜，却替金氏谢道：“有累皇帝破费。”于是太后命召三女，平阳公主，南宫公主，隆虑公主，俱来宫中，与姊相见，各叙亲情。太后因见修成君并非刘氏，又兼其夫早死，只生一子一女，心中倍加怜惜，便想提拔她子女。后来其子长成，因母封号，称为修成子仲，倚着太后之势，在外骄恣横行，一时官吏人民，畏其势力，甚以为苦，此是后话。

武帝即位，照例下诏改元，于是始立年号，称为建元。原来从前帝王，并五年号，至武帝始创此制，后世遂一律沿用，考其原因，乃由改元而来。大凡人君嗣位，本只改元一次，惟文帝改元两次，故称为前元、后元；景帝改元三次，故有前元、中元、后元之别。武帝仿照文景，大约每数年即改元一次，其始不过称为一元、二元、三元等名目，后因有司奏言，改元宜依天瑞，不宜用一二三数字。武帝依议，改一元为建元，二元为元光，三元为元朔，四元为元狩，五元为元鼎。年号之设，实起于元鼎三年，后来史家依此追称，所以武帝即位之初，便有年号。

武帝自少喜读诗书，性好文学，自从即位，便下诏丞相、御史、列侯、郡守、诸侯相等，各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其时广川国举董仲舒，淄川国举公孙弘，会稽郡举严助等，人数众多，齐集阙下。丞相卫绾知武帝意重儒术，遂奏称各地所举贤良，或有习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学者，未免淆乱国政，请皆罢归，武帝准奏。于是被举之人，尽属儒生。建元元年冬十月，武帝亲自发策，问以帝王为治之道，儒生对策者

百余人，武帝逐一披览，觉董仲舒所对之策，与众不同，因复加策问两次。仲舒备陈国家治乱之由，天人感应之理，请武帝尊崇孔子，罢黜百家，设立学校，洋洋数千言，后世因称为“天人三策。”

董仲舒乃广川温城人，少习《春秋》《公羊传》，景帝时官为博士，一意勤学，下帷讲读，不问外事，三年目不窥园，以此学问精博，从学弟子，日多一日。仲舒不能一概亲教，乃命弟子依次自相传授，有在门下受业多年，竟不得一见其面者。仲舒为人方正，进退举止，皆有礼节，一时学者咸尊敬之，称为大儒。至是被举为贤良，对策称旨，武帝命为江都相。此外严助亦得用为中大夫，公孙弘为博士。

武帝心感仲舒之言，意欲大兴儒学，励精图治，因见丞相卫绾为人平常，并无学问，不能称职，是年六月，遂借事将卫绾免官。武帝欲就朝臣之中选择一人，代卫绾为丞相，看来看去，却属意到田蚡身上。

说起田蚡，乃王太后同母之弟。王太后兄弟三人，长兄王信，景帝时已封为盖侯，生性嗜酒，平日又多过失；幼弟田胜，景帝时官至九卿，曾因犯罪下狱；独有田蚡，为人奸巧，口才便捷，也曾学习书史，为王太后所爱。自从受封武安侯，便广招宾客，推荐名士，意在博取名誉，养成势力，图得大用。武帝因田蚡是他舅舅，遇事多与商议。田蚡自己何曾有甚见解，便暗地请教一班宾客，替他筹画计策，回复武帝。武帝每多依从，于是朝廷所有设施，多出田蚡宾客之计，武帝不知，以为田蚡富有才干，甚加信任。如今意欲拜为丞相，忽又想起一人，此人资望胜过田蚡，即势力亦不在其下，武帝以此迟疑不决。欲知此人为谁，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六回 窦太后深怒儒生 万石君独严家教

话说武帝即位之后，虽然亲理政务，但因在位日浅，年纪尚少，一切用人行政，皆须禀承两宫太后，自己不得专决。王太后是他母亲，尚易说话，只有祖母窦太后，难于奉承。如今欲用田蚡为相，忽又想起一人，未免有些妨碍。此人是谁？原来即是窦婴。论起田蚡与窦婴，同是外戚，一为皇太后之弟，一为太皇太后之侄，彼此不相上下。但窦婴在当日朝廷中，算是著名的勋旧大臣，田蚡资格名望都远不及他，况景帝在时，窦太后久欲其侄为相，言过数次，无奈景帝不用。如今武帝若用田蚡不用窦婴，明是袒护母家，忘却祖母之亲，未免有拂太皇太后之意，以此迟疑不决。后又想起太尉一官，本与丞相平等，自七国平后，此官久废，不如复置太尉，二人同时并用，也觉公平。但谁为丞相，谁为太尉，一时尚未决定。此时却有一人，姓籍名福，常在田、窦两家为宾客，知得此种情形，因念彼此都是自己居停，必须用法调和二人地位，免得互相争竞，伤了感情。于是想得一法，来见田蚡道：“魏其侯尊贵已久，素为天下人望所归，今将军初次用事，名望较逊，主上若命将军为相，将军必须让与魏其。魏其为相，将军必为太尉，太尉与丞相，一体尊贵，将军又有让贤之名，岂非一举两得？”田蚡依言，便将此意告知王太后，太后转达武帝，武帝之意遂决，

于是下诏拜窦婴为丞相，田蚡为太尉。

窦婴与田蚡，素性皆好儒术，二人既为将相，遂一同推荐儒生二人，一为赵绾，一为王臧。武帝拜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赵绾代人，王臧兰陵人，少时同事申公学诗。至是既得进用，遂建议仿照古制，设立明堂、辟雍，请武帝用安车蒲轮往聘其师申公到来，会议此事。窦太后素重黄老，见此举动，已是不喜。窦婴又想将朝政整顿一番，建议令列侯各自就国，一班宗室外戚，有行为不法者，立即举奏，除其属籍。当日外戚多为列侯，列侯也多娶公主，大都不愿就国。又恐窦婴举奏他过失，遂争向窦太后前，毁谤窦婴。窦太后愈加不悦，因此对于武帝所行政务，每多批驳阻止。赵绾见太皇太后从中作梗，以致建议之事不能进行，便向武帝奏道：“依礼妇人不预政事，陛下躬理万几，遇事当自由决断，臣请自今以后，不必向长乐宫奏事。”武帝听了，迟疑未决，却被窦太后闻知，心中大怒，遂仍用从前诛戮郅都手段，使人诬捏赵绾、王臧罪状。窦太后借此发怒，责备武帝道：“此二人明是欲学新垣平，汝年少无识，为其所欺。”武帝被责，只得将赵绾、王臧下狱讯办，二人在狱自杀，于是所有建议一律作罢，窦婴、田蚡也因此免职。

先是窦婴拜相之命既下，籍福便来贺喜，因进言道：“君侯天性好善疾恶，如今善人称誉君侯，故得相位；然恶人尚多，亦将毁谤君侯。君侯若能兼容，方可长久；不然，恐不久便当被毁去官。”窦婴不听，谁知不出半年，竟应了籍福之语。

窦太后既将。窦婴、田蚡免官，废去太尉，以柏至侯许昌为丞相，庄青翟为御史大夫，又用石建为郎中令，石庆为内史。建、庆二人，皆万石君石奋之子，石奋其先本系赵人，迁居河内。高祖二年，东击项羽，行过河内，石奋时年十五，为小吏，

得侍高祖。高祖暇时，呼与言语，见其年纪虽小，一举一动，却甚恭敬可爱，高祖因问道：“汝家尚有何人？”石奋对道：“臣有母，不幸失明，有一姊，能弹琴瑟。”高祖又问道：“汝愿从我否？”石奋道：“情愿尽力。”高祖甚喜，遂召其姊为美人，以石奋为中涓，使掌管接受书信引见宾客之事。及高祖平定项羽，建都长安，便将石奋家属，移居长安城中戚里，以其姊为美人，算是帝王亲戚也。石奋为人，并无文学，一味恭敬谨慎，满朝官吏，无与为比。高祖崩后，历事惠帝、吕后、文帝，官至太中大夫。文帝时，太子太傅张敖相如免官，文帝命群臣公推一人继任，大众一同推举石奋，文帝遂拜石奋为太子太傅。及景帝即位，因石奋是他师傅，位列九卿，日近左右，心中畏其拘谨，乃将石奋调出为诸侯相。

石奋生有四子，长子建，次子甲，三子乙，四子庆，并以孝顺驯谨，为人所称。当景帝时，官皆至二千石，景帝见了称叹道：“石君与四子，同为二千石，合计所食之禄，恰满万石，不料人臣贵宠，竟聚于一门。”遂下诏号石奋为万石君。至景帝末年，石奋告老家居，景帝命仍食上大夫之禄，每遇年节，随班入朝庆贺。石奋年纪虽老，恭敬如前，偶乘车出门，行经宫阙，必下车疾趋而过，遇见天子路过车马，必凭轼致敬。景帝或时遣人就其家中赐食，石奋亦必叩首拜受，然后进食，食时如在帝前，不敢怠慢。平日家庭之内，礼仪严肃，俨如朝廷，子孙出为小吏，遇休沐之日，归家谒见，万石君必穿朝服，然后见之；与子孙言语，不称其名；子孙年稍长，可以戴冠者，终日侍立一旁，不敢脱冠。遇有过失，万石君并不责骂，但自己不就正座，到了食时，对案不食，家人见此情形，便知是有人犯过，尽皆惶恐，彼此自相责备，究出犯过之人，托长辈带领向万石君肉袒谢罪，深自悔改，万石君方始恕之。因此一家

之内，遵其教化，下至儿童奴仆，皆知谨慎。若遇亲族丧事，万石君哀戚尽礼，子孙亦能依照而行。天下之人无不称赞万石君家门孝谨，虽齐鲁儒生讲究躬行实践之人，亦自以为不及。

此次王臧下狱自杀，郎中令缺出，需人补授，窦太后记起万石君，因说道：“儒生平时满口仁义道德，到得行事，往往与言不符。今万石君一家，并不研究文学，看他为人处世，却是脚踏实地，可见凡事不在多言。”遂下诏拜万石君长子石建为郎中令，少子石庆为内史。石建此时年届六旬，须发尽白。万石君已是八十余岁，却尚健全无病。石建虽然官高年老，事父一如往日。每隔五日回家休沐，见过万石君，退入旁屋，窃问侍者，取出万石君近身所穿衣裤，持向近墙沟边，亲自洗涤洁净，仍悄悄交与侍者。石建因恐他人洗得不净，所以必须自己动手；又恐被万石君得知，心中不安，独自躲在一旁，背地行事。似此体贴亲心，无微不至，在万石君诸子之中，算是第一孝顺。

石建不但孝行第一，即谨慎亦算第一。自为郎中令，管理宫内事务。一日，因事写成奏章，奏闻武帝。武帝阅毕，仍行发回。石建又将自己奏章复看一遍，忽然看到马字，十分惊恐。心想马字下面一弯，是个马尾，连着四点，算是马足，共有五画。如今只写四画，少却一画，不能成字，定被主上看出，责问起来，便要死了，如何是好，因此惶急异常。后见武帝并未提起此事，方始放心。以后遇事，自然愈加注意。但凡人谨慎太过，往往变成畏儒，石建却不如此。他见事有应直言者，便乘间屏退左右，向武帝痛切言之。及至大廷广众之间，反似不能言者。武帝知其忠实，特加礼待。

至石庆，孝谨虽不及其兄，比起平人也就远过。当日万石君由戚里移居陵里，石庆身为内史，每遇出行回到里门，仍照

例下车步行而入。一日偶因酒醉，忘却下车，一直坐到家中，却被万石君闻知，不肯进食。石庆吓得酒都醒了，连忙托人说情，自己肉袒俯伏请罪。万石君因石庆失礼乡里，气得利害，仍自置之不理。石建见父亲怒气不解，便带领全家兄弟子侄，一齐肉袒，替石庆求情。万石君却不过大众情面，方对石庆冷笑说道：“内史自是贵人，入得里巷，里中尊长，各皆走避，内史安然坐在车中不动，在理固应如此。”石庆被责，不敢出声，过了片刻，万石君方命其退去。从此石庆及诸子孙等，一到里门，便跳下车，步行回家。后来石庆由内史调为太仆，常替武帝御车。一日武帝坐在车上，忽想试他一试，遂骤然问道：“车中共有几马？”石庆却不即对答，用手举起马鞭，将马逐一数过，方才举手答道：“六马。”石庆在兄弟之中，性情最为轻率，尚且如此，可见万石君家教之严，连窦太后、武帝都十分佩服。

万石君直至武帝元朔五年始卒，寿九十六。石建年已七十余，居丧哭泣甚哀，年余亦死。惟石庆竟位至丞相，此是后话。欲知当日情形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七回

严助奉诏定远方 闽越杀王奉汉令

话说当日窦婴与田蚡同时免官，皆以列侯家居，自表面观之，二人失意正复相等，然而内中情形，却大不相同。窦婴生性不善趋时，全借窦太后为泰山之靠。今既触怒窦太后，将他疏远，平时罕得进见，遇事不与商议，即使偶然进言，亦不见听。名为外戚，并无一毫势力。田蚡虽亦为窦太后所不喜，尚有王太后可以倚赖，况论起戚谊，算是武帝母舅，比窦婴亦自较亲，故罢官之后，仍然得势，常在武帝左右，言事每多听从，田蚡以此日加骄横。

一日，忽报闽越王郢，发兵攻击东瓯，东瓯遣人前来告急。武帝因问田蚡，应否发兵救之。田蚡对道：“越人自相攻击，本其常事，不足劳中国往救。况越地当秦时已弃之，不属中国，尽可置之不理。”时严助在旁，闻言即诘问田蚡道：“越地本我属国，今为邻国所困，特来告急，朝廷置之不救，将何以服万国？若谓为秦所弃，则秦连咸阳亦皆弃之，何况于越？今所论者，在吾力能救与否耳。”田蚡被驳，无言退去。

原来严助自从对策被擢为中大夫，常在武帝左右，甚得宠幸，如今数言驳倒田蚡。武帝听了，点首称善，遂对严助道：“太尉不足与计，今决意往救东瓯，但吾新即位，不欲便出虎符，向郡国发兵，惊动天下人耳目。汝可持节前往会稽郡，命

郡守发兵往救。”严助奉命起行，到了会稽，传武帝之诏，令其发兵。郡守见严助并无虎符为验，意欲依法拒绝，正在迟疑不决。严助知得郡守意思，心恐误了使命，忽想起自己持节出使，例许专杀，遂故意发怒，斩一司马示威。一面将武帝不发虎符之意告知郡守，郡守方才悚然听命。克日调齐兵队，由严助带领出发。

说起闽越与东瓯，皆是蛮夷。秦时曾以其地为闽中郡，与南越通称为百越。及汉定天下，高祖立故闽越君长无诸为闽越王，建都冶县；惠帝又立摇为东海王，建都东瓯。两国领土相连，其地势东南近海，西接南越，西北与汉会稽、豫章二郡交界。交界之处，皆是高滩峻岭，道路难行。加以地气暑溼，不便行军，如今严助欲救东瓯，特改由海道前往。

闽越王无诸与东海王摇，同为越王勾践之后，本属一族。先是七国反时，吴王刘濞兵败，走至丹徒，被东瓯人诱杀。太子刘驹，逃入闽越，心怨东瓯，欲借闽越之兵，报复父仇。日夜进劝王郢，吞并东瓯。王郢听从其计，遂于建元三年起兵往攻东瓯。王郢心想道路险远，汉兵未必来救，量着东瓯国小，无力抵御，定可破灭。及闻严助竟由海道进兵，心中恐惧，连忙将兵退回本国。

当日严助带领军队，乘坐战舰，浮海南下，到了东瓯。东瓯王出迎，严助问知闽越早已退兵，地方安静无事，甚是欢喜。暗想闽越畏我声威，此来不战而定，已算出于意料之外。论理本应进兵闽越，讨其擅攻邻国之罪。但恐他未必肯服，万一出兵抵拒，我兵不能取胜，以致损失国威，反为不美。不如趁此收场，免得画蛇添足。严助想定，遂传令班师，仍由海道回国。

东瓯王见严助就此退兵，并不向闽越声讨其罪，默计我与闽越已结仇隙，不久必又来攻。若屡向汉廷告急，也觉厌烦。

况汉兵远道来救，或恐缓不及事，一旦被其破灭，举国人民，不遭杀戮，亦被掳掠成为奴隶。似此提心吊胆，日夜不安，不如弃了国家，迁往内地，尚得保全生命，安居过日。于是将此意告知严助，严助奏闻武帝，允其所请。遂将东瓯全国人众，移到江淮之间，拨与土地居住。闽越王郢，自从收兵回国，惟恐汉兵来讨，过了一时，闻说严助班师，又闻东瓯全国内徙，现在其地空虚，王郢大喜，急将人民移往居住，于是不费一兵，不折一矢，竟完全将东瓯占领。

闽越王郢既得东瓯，贪心不足，又想吞并南越。到了建元六年，复兴兵往攻南越。南越王胡遣人上书告急，其书道：

两粤俱为藩臣，毋擅兴兵相攻击。今东粤擅兴兵侵臣不敢兴兵，唯天子诏之。

武帝览书，深嘉南越王能守职履约。即下诏命大行王恢、大司农韩安国为将军，各率兵队，一由豫章，一由会稽，两路合攻闽越，讨其背约之罪。闽越王郢闻知汉兵来讨，遣兵据守险阻，预备抵抗。却有闽越王之弟余善，见事势不妙，遂暗地与宗族密议道：“今王未曾请命天子，擅自发兵攻击邻国，以致天子兴师来讨。汉兵既众且强，即使侥幸被我战胜，以后必然更来，直至灭国乃止。为今之计，不如杀王以谢天子。天子若肯就此罢兵，我国固得保全，倘仍不允，然后与战，战复不胜，再逃入海。吾计如此，不知众意若何？”众人闻说，同声称善。于是余善遣人将王郢刺死，割下首级，送到王恢军前，请求罢兵。王恢道：“我此来本为讨王，今不战而得王头，乃是莫大利益。”遂顿兵不进，使人将此事通知韩安国，一面遣使奉闽越王之头，驰驿报闻武帝。武帝下诏两将，命其班师。

又查得此次闽越兴兵，独有无诸之孙繇君丑，并不预谋，乃立丑为闽繇王。谁知余善自从刺死王郢，威行国中，人民多服，居然自立为王，繇王不能制止。后为武帝所闻，心想单为余善一人，犯不着起兵往讨，且念其有功未赏，遂下诏立余善为东粤王，与繇王同居一国。

武帝既平闽越，遂遣严助前往南越，告知此事，并谕意南越王胡，令其入朝。南越王胡闻诏，顿首谢道：“天子乃幸兴兵诛闽越，臣虽死无以报德，谨遣太子婴齐入京宿卫。”又对严助道：“小国新遭兵火，应请使者先行，胡不日束装就道。”严助既去，南越大臣谏阻赵胡道：“先王有言，奉事天子，但求不至失礼，不可为好言所诱，便行入朝。入朝之后，不得复归，必至亡国。”赵胡见说，遂称病不肯入见。先是淮南王刘安，闻武帝征讨闽越，上书谏阻。武帝虽然不听，却念他是一番好意。此次严助由南越奉使回京，武帝命其顺路前至淮南，告知平定闽越之事。严助由淮南回京，备述淮南王刘安闻言顿首谢过。武帝大悦，因问严助意中何欲，严助对道：“愿为会稽太守。”武帝遂拜严助为会稽太守。

当日武帝招求文学之士，严助最为先进，此外尚有东方朔、司马相如、枚皋、吾丘寿王、主父偃、朱买臣、徐乐、严安、终军、胶仓、庄葱奇诸人，陆续进用。就中最得亲近者，为严助、东方朔、司马相如、枚皋等。未知东方朔等为人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八回 东方生诣阙上书 金马门佯狂避世

话说东方朔字曼倩，乃平原厌次人，少时好读书，博览传记。适值武帝即位，下诏举贤良方正文学才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一时人士闻风，皆欲趁此取得功名富贵。但恨无人荐举，只得自来长安，诣阙上书，效那毛遂自荐，希冀进用。诸如此类，不下数千人。所上之书，武帝皆亲自披览，言不可采者，即罢令归家。东方朔亦随众观光，来了长安，直到公车司马门上书。当日上书，例用奏牍。奏牍系以竹削成，如今之竹简。在常人上书，不过用它数个，极多用至十余个、百余个，也就罢了。偏是此位曼倩先生，所上之书，却与众人大不相同，一连用了三千个奏牍。也不知他向何处搜寻许多言语，更破费几多时日，方才写成。放在阙上，竟有一大堆。那管理上书之公车令见了，人人吐舌，都道古今少有，莫非他将世间各种书籍，尽数抄写上来，不然那得许多话说。但无论如何，只得照例收受。于是东来一人，西来一个，更莫想独力将它举起。后来却是两个公车令，费尽力量，一同将它扛进。武帝看见，也觉诧异，便放在宫中，慢慢阅看。看到歇时，便就书上做个符号，留待次日续看，一直过了两个月，方才看完。读者若问东方朔书中所言何事，无奈其书不传。纵使传到现在，似此连篇累牍，也难详载，如今但就书中自叙履历一段，录之如下：

臣朔少失父母，长养兄嫂，年十二学书，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学击剑；十六学诗书，诵二十二万言；十九学孙吴兵法，战阵之具，钲鼓之教，亦诵二十二万言。凡臣朔固已诵四十四万言，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长九尺三寸，目若悬珠，齿若编贝，勇若孟贲，捷若庆忌，廉若鲍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为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闻。

武帝看毕，心中大奇其人，遂命其待诏公车。东方朔在公车门待诏，过了一时，不见动静，知得武帝事忙，将他忘记。似此俸禄微薄，不敷用度，未奉诏命，又不得人见，如何是好？东方朔却想得一策，来寻侏儒。

当时选取一班矮人，教以戏剧，备天子娱乐之用，号为侏儒。东方朔一见侏儒，装出惊慌情状，连忙说道：“主上以为汝辈毫无用处，耕田作工，固不如人；临众居官，不能治民；从军杀敌，不任兵事；无益于国，徒费衣食，今欲尽杀汝辈。我怜汝等无辜被戮，闻此消息，特来通知。”侏儒听说，信以为真，一众吓得相聚啼泣。东方朔见他们入了圈套，遂又慢慢说道：“我今教汝一法，待得主上车驾行过此处，汝等一齐拦住即头请罪，可保无事。”侏儒同声应诺，齐向东方朔道谢。东方朔别了侏儒，出到门外，忍不住一路大笑而去。

不过数日，武帝车驾出行，果由侏儒门外经过。一班侏儒，依东方朔所教，俯伏道旁，连连叩首，同声号哭。武帝见了，大为诧异；问是何故。侏儒对道：“闻东方朔言，主上欲尽诛臣等，故来恳恩饶恕。”武帝闻言，知是东方朔生事，卖弄他的本领，即遣人将东方朔召到，问道：“何事妄言恐吓侏儒？”东方朔见问，对道：“臣朔今日生亦言，死亦言。侏儒身长

三尺余，俸食粟一囊，钱二百四十；臣朔身长九尺余，俸食亦粟一囊，钱二百四；侏儒饱欲死，臣朔饥欲死，臣言可用，幸异其礼；不可用，罢之归家，勿使但留长安索米。”武帝听说大笑，乃命东方朔待诏金马门。金马门乃宦者署门，本在宫中，东方朔遂稍得与武帝亲近。

武帝一日聚集许多术士，令其射覆。武帝自置守宫于盂下，使诸人射之，皆不能中。东方朔在旁见了，不觉技痒，走上前来，自言道：“臣曾读《易经》，请试射之。”武帝许诺。东方朔遂用蓍草布成一卦，说道：“臣以为龙又无角，谓之为蛇又有足，跂跂脉脉善缘壁，是非守宫即蜥蜴。”武帝见东方朔射中，口中称善，命左右赐帛十匹，又置他物使射。东方朔连中几次，皆得受赏。旁有倡人郭舍人，素得武帝宠幸，生性诙谐，言语敏捷。尤善为技壶之戏，以竹为矢，每投必中。且有一种绝技，先投一矢于壶中，随后再投一矢，能将前矢激出，仍回手中。如是又投又激，一连百余次，自号其矢为骁。每在武帝前投壶，常受金帛之赐。今见东方朔射复连中，得了许多赏赐，心中不服，便对武帝道：“东方朔不过侥幸得中，并非实有本领。臣请使朔再射，朔若能中，臣愿笞责百下；朔不能中，臣当赐帛。”武帝应允。郭舍人遂暗取一物藏在盆下，使东方朔射之。东方朔仍前布卦毕，且不明言，故意含糊说道：“此是窆数。”郭舍人见说，拍手笑道：“臣早料定朔不能中，如今果然。”东方朔见郭舍人正在高兴，遂从容说出道：“生肉为脰，干肉为脯，着树为寄生，盆下为窆数。”武帝闻言，遂命开盆一看，果是树上寄生，郭舍人无言服输。武帝便命倡监。将郭舍人笞责一百。郭舍人被打，连声呼痛，东方朔甚是得意，遂对着他嘲笑道：“口无毛，声瞢瞢，尻益高。”郭舍人听了，不胜气愤，向武帝道：“东方朔胆敢骂辱天子从官，

罪当弃市。”武帝问东方朔道：“何故将他骂辱？”东方朔道：“臣非敢骂他，乃与他说谜语耳。”武帝道：“所说是何谜语？”东方朔道：“口无毛者，狗彘也；声嗷嗷者，鸟哺穀也；尻益高者，鹤俯啄也。”郭舍人知东方朔明是笑他，今被主上诘问，故意托词解免。自想平空受责，又被耻笑，心中不甘，遂对武帝道：“臣请也为谜语问朔，朔若不知，亦当受责。”于是信口乱唱道：“令壶龠，老柏涂，伊优亚。（ㄅ示）咩牙。”东方朔答道：“令者命也，壶者所以盛也，龠者齿不正也。老者人所敬也，柏者鬼之廷也，涂者渐洳径也。伊优亚者辞未定也，（ㄅ示）咩牙者两犬争也。”郭舍人有问，东方朔应声即对，变化无穷，莫能诘难，左右皆大惊，由是遂得武帝爱幸，拜为郎官。

东方朔既为郎官，常侍武帝左右。武帝每当无事之时，便召东方朔近前，与之谈论。东方朔谐谑百出，引得武帝笑乐，时常赐以酒食。东方朔在武帝面前食毕，见案上尚有余肉，便一块一块，悉数揣在怀中，汤汁淋漓污满襟袖。武帝又时赐以钱帛，东方朔双手捧持不下，便将它束作一捆，用担荷在肩上，一径归家。众人见了，无不嗤笑，东方朔全然不顾。

东方朔既得许多赏赐，遂在长安拣择美貌女子，娶之为妻，娶了许久，觉得讨厌，便又弃去，再行别娶。大约每隔年余，必换一妻，似此也不知几次。所赐钱帛，都消费在妇女身上。同事郎官，大半呼之为狂人。事为武帝所闻，对左右道：“东方朔若无此等行径，汝辈安能及之。”

一日，东方朔在殿中闲行，有一郎官向之问道：“人皆以先生为狂，先生自谓为何？”东方朔答道：“吾乃避世之人，古人避世于深山之中，吾却避世于宫殿之间。”于是每到酒酣，便据地唱歌道：

陆沉于俗，避世金马门。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芦之下？

东方朔生平笑话甚多，不能尽述，却有一事，传播千古，作为美谈。未知此事为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九回

东方割肉遗细君 相如弹琴挑卓女

话说一日正值三伏，天气炎热，武帝念起一班从官，侍奉劳苦，飭令大官丞，各赐以肉。有司遂将应赐之肉，陈列殿中，专待大官丞到来，宣诏分给。

东方朔在旁，看见赐肉，早已垂涎，满望立刻受赐，持肉归家，与妇女大嚼一顿。偏是等候许久，大官丞仍自不来。再看时候已是过午，日影渐渐西斜，东方朔等得不耐烦，便大踏步直走向前，拔出佩剑将肉割下一大块来，对着同官说道：“伏日须要早归，我请就此受赐罢了。”说毕怀了肉摇摆而去。众人看见，忍不住一齐大笑。及至大官丞到来，宣诏分给，单单不见东方朔，问起情由，众人告知其事，大官丞便来奏知武帝。

次日，东方朔入宫，武帝一见问道：“昨日先生不待诏命，割肉而去，是何道理？”东方朔被问，免冠俯伏谢罪。武帝道：“先生起立，自责一番。”东方朔再拜起立，正色自责道：“朔来朔来，受赐不待诏，何无礼也？拔剑割肉，一何壮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归遗细君，又何仁也？”武帝听了，鼓掌笑道：“吾使先生自责，乃反自赞。”遂命左右再赐以酒一石，肉百斤。东方朔欢喜拜谢而去。

一日武帝偶坐宫中，忽得一篇《子虚赋》，读之称善，但

不知何人所作，因叹说道：“朕偏不得与此人同时。”旁有狗监蜀人杨得意进前说道：“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曾为此赋。”

武帝听说惊喜，即遣人往召司马相如。说起司马相如字长卿，乃蜀郡成都人，擅长文学，但有口吃之病，难于言语。自少为父母所钟爱，小名号为犬子。及年长，慕战国蔺相如之为人，因名相如。时文翁为蜀郡太守，见相如生性聪俊，命往长安受读经书，学成回蜀教授。后事景帝为郎，渐擢为武骑常侍。相如性喜著作，偏遇景帝不好词赋，命为武官，心甚不愿。恰值梁孝王来朝，随带邹阳、枚乘、严忌诸人，相如与诸人相见，彼此谈论，甚是相得。不久遂谢病免官，来游梁国。孝王以礼对待，命与诸人同居，相如与诸人日常无事，各借文词倡和，消遣光阴，因此遂著成子虚之赋。

及梁孝王死后，相如归到成都。家中清贫，又无事业可做，因想起友人王吉，现为临邛县令。记得当年临别之时，王吉曾说道：“长卿如果宦游不遂，可来找我。”如今飘泊一身，又无家室，何不前往依之？相如想定，便将家中所余田产，悉数变卖得钱，用一半置备行装，一半留为盘费，即日起程前往临邛。王吉闻得相如到了，自出迎接，便留相如住在都亭。二人久别重逢，自然欢喜，王吉问起相如近日景况，相如一一告知。王吉见故人如此落泊，必须替他想法，因筹得一计，密与相如说知。相如允诺。

于是王吉假作十分恭敬，每日一早亲到都亭，来向相如问安。初时相如尚出来相见，过了数日，王吉来时，相如故意称病，命仆人辞绝不见。王吉仍自日日到来，不敢怠慢。本地人民，见此情形，都道县令来了一位贵客。此信传到一班富人耳中，也不知此客具有何等势力，能使县令如此尊重，不免心生势利，意欲前来结交。

原来临邛地方，素多富人，就中以卓王孙为第一户。卓王孙先世本是赵人，因得铁矿，开炉冶铸，由此起家致富。至秦灭赵国，卓氏全家被掳，迁往蜀地，所有家产，皆遭没收。卓氏夫妻二人，自己推犂而行，到了葭萌地方。其时同迁之人甚多，也有身边藏有钱财者，因见蜀道险恶难行，便将钱买嘱押送官吏，求其安置近处。官吏得了贿赂，即命其就葭萌居住，只有卓氏却不肯依照众人行事。他夫妻二人暗地商议道：“此地狭小，土质硠薄。吾闻岷山之下，土地甚肥，下有蹲鴟，至死不饥。且其民勤于工作，交易便利，吾等当往其地居住。”于是卓氏反求官吏，迁居远处。官吏遂将卓氏安置临邛。卓氏大喜。只因临邛亦有铁山，于是采铁制造，重兴世业。又往来滇蜀一带，贩运货物，获利甚多。不久成为巨富，所畜家僮至八百人，池台苑囿射猎之乐，俨如国君。又有程郑系由山东迁来，亦以鼓铸为业，与西南夷贸易，家僮亦有数百人，其事几与卓氏相等。

当日卓王孙、程郑等闻此消息，相聚议道：“县令现有贵客，我等理当备酒邀请，以尽东道之谊，并请县令作陪。”诸人择定日期，就卓王孙家中宴会。说起富家举动素来阔绰，今因邀请贵客，格外铺张。先期悬灯结彩，陈设一新，却内中惊动了一个人。此人即卓王孙之女，名文君，年才十七岁，出嫁不久，即丧其夫，回到母家。文君生得美貌非常，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若芙蓉，肌肤柔滑如脂，生性放诞风流。可惜年少守寡，虽然衣食富足，终觉辜负青春。其父也想替她另行择配，但是当地子弟，并无一人能中文君之意，以此耽搁下来。文君自己却暗地留心，意在择人而事。当日闻得父亲宴请贵客，不觉心动，便想出来偷看。

到了是日，卓王孙一早起来，整肃衣冠，出外候客，使人

分头催请，一班宾客，陆续到齐，共有百余人。过了许久，临邛县令王吉亦到，大众专候司马相如一人。此时已是日午，酒筵久已齐备，卓王孙一再遣人催请，司马相如托词有病，辞谢不来。王吉不敢先行入席，只得亲自乘车来迎相如。又过许久，方将相如请至。众见相如十分难请，此次似乎却不过县令情面，勉强一来应酬，也要看他是何等样人。及至望见风采，一座之人，尽皆倾仰。此时卓文君早已立在户侧，定睛窃看，见相如人品清秀，举止闲雅。又观车马仆从，亦甚美丽雍容，觉得本地寻不出此种人物，心中爱慕不舍。一时看得忘情，不觉露出自己面目，却被相如一眼瞧见。

此时外面饮到酒酣，王吉知相如善于弹琴，蓄有一琴，名为“绿绮缘”，如今带在车上，便命左右取至。王吉亲自捧到相如面前说道：“闻长卿素性喜琴，望弹数曲以自娱乐。”相如推辞不过，遂弹了一两曲。一班座客，但听音调悠扬，便皆鼓掌称善，何曾知得琴中之意，独有卓文君素喜音乐，深谙律吕。见相如弹琴指法甚精，又闻所弹曲调，语语关切到自己身上，暗自点头会意。原来相如因见文君貌美，十分倾慕，便将心事写入琴中以挑之，当下所弹之曲，名为《凤求凰》。其辞道：

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有一艳女在此堂，室迩人遐毒我肠，何由交接为鸳鸯？

凤兮凤兮从凰楼，得托子尾永为妃。交情通体必和谐，中夜相从别有谁？

文君听得眉飞色舞，忽地划然一声，琴声顿止，方才醒了回来。不消片刻，酒阑席歌，相如起身告别，众客纷纷散去。

文君独自回到内室，心中惘惘如有所失，暗想道，似此风流儒雅，世间男子，能得几个？我正宜托以终身，不可当面错过。但是我虽有意于他，恐他未必有意于我，方才听他琴调，虽然情意缠绵，安知他意中非别有所属？况他与我素昧生平，异地初来，何以便知有我？我今费尽心思，如何设法使他知得？文君独自沉思，正在出神，忽有一人慌慌张张走入房来，却把文君吓了一跳。欲知来者何人，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回

效鸾凰文君私奔 脱鹣鹒相如赏酒

话说卓文君独自胡思乱想，忽有一人仓皇走入，文君出其不意，吃了一惊，举头一看，却是自己身边一个侍儿。文君正待开言责备，那侍者见房内无人，便走近前来，附着文君耳边说道：“适才外边请客，异常热闹，我也随众前往观看。见那首座一位客人，晶貌清秀，又会弹琴，甚是好听。问了旁人，方知他名叫司马相如，我正在看得高兴，却被家僮唤到门外，说是有人寻我说话。我见其人，却不认得，其人自言系奉主人之命，给我许多赏赐，托我密向娘子道达仰慕之意。我问他主人姓名，原来就是首座之客。我又问他主人家世，据他说主人住在成都，家中并无妻室子女。据我看来，此人才貌双全，也曾做过官吏，又兼衣装华美，举动阔绰，谅来家道不至贫穷。今既有意仰慕娘子，若得成了亲事，真是一双佳偶，不知娘子意下如何。”文君听了，口中默然无语，心中却着实欢喜，喜的是司马相如果然有意于我，我今决计从他，但如何方能成就此事？若等他托人前来向我父亲说亲，固是正当办法；所虑者，万一父亲竟将他辞绝，弄得两下决裂，反为不美，此事如何是好？

文君辗转寻思，并无方法，末后想来想去，只有自出主意，随他逃走，最为简捷。又想起琴调末句道：“中夜相从别有谁？

”明是叫我夜间到他馆舍更无人知之意，事不宜迟，只在今夜前往便了。文君此时已被爱情驱使，也顾不得许多，一到晚间，吃过晚饭，命侍儿出外，悄悄备了车马，只说是往访亲戚。自己瞒过家中众人，暗地出来上车，吩咐御者加鞭前往都亭。不消片刻，早已到了。文君便命车马回去，自己直入馆舍，来见相如。相如一见文君黑夜到来，又惊又喜，待到天明，遂一同乘车，离了临邛，驰归成都。

原来相如种种做作，都是王吉之计。王吉因见相如贫穷，未曾娶妻，性又不乐仕进，惟有做了富家女婿，既有家室，又有钱财，方为一举两得。但本地富人虽多，大都心存势利，若使知得相如，家贫无业，岂肯将女许他？因念此等势利之人，惟有势利方能动他。好在相如新来做客，彼辈无从窥破底蕴，遂想得此计，自己假作恭敬，每日往拜相如。又使相如托病不见，装出那高不可攀的身分。使卓王孙、程郑等见了，十分仰慕，自然要来结交。相如才貌，又可倾动众人，彼辈见了，必能中意，然后自己从中替他说合，方可成事。此原是王吉替故人打算一片的好意，谁知相如席间窥见文君，便将琴声勾引，又用重赏买通文君侍儿，转达己意。文君一时情急，竟等不得托人说媒，夤夜私奔，二人挟同逃走，及至王吉闻知，见事已至此，只得由他罢了。

当时文君逃走，卓氏家中大众，全然不知。只因富家大族，房屋广大，人口众多，各人但料理自己之事，无暇顾及他人，便有一二个人知得文君出门，还道她往访亲戚，不久便可回家，谁人料到她会逃走？所以全不在意。直至次日大家起来，彼此见面，问起文君，方知不在家中。遣人到处寻觅，全无踪影。末后究问侍儿及御者，始知前往都亭。急到都亭问时，连司马相如都已不见，方悟是随他逃走。此时相如与文君已动身大半

日了。卓王孙闻说女儿随人私奔，直气得饮食不能下咽。欲遣人追赶，料得相去已远，万难赶上。纵使追回，然两情既然相属，终必更逃，于事有何益处？若待告到官府，擒拿惩治，眼看得相如是县令故人，必加袒庇。况此事经官，闹到通国皆知，自己愈觉出丑，只得忍气吞声，反吩咐家人不许在外张扬，免被他人议论。谁知喧扰半日，弄得亲戚朋友，早已周知，陆续到来解劝。过了一时，打听得相如与文君住在成都，光景甚是为难，便有人劝卓王孙道：“文君虽然做错了事，终是自己女儿，她既愿从相如，相如便是汝女婿，何妨分给钱财，作为嫁资，免得她落泊过日。”卓王孙听说大怒道：“养女不肖，至于如此，我不忍将她杀死，已算便宜。若论家财，我是一钱不给。”众人说了数次，卓王孙始终不肯。

文君自随相加，回到成都。入得家中一看，原来只有破屋数间，除却四壁之外，更无一物。文君先前以为相如服装华美，家道虽非殷富，定然有些田产，可以安坐过日，谁知竟是空无所有，未免失望。又追悔自己临行仓促，不曾将细软物件，多收拾些带来。事已至此，也就无法，只得将随身插戴金珠首饰，变卖数件，置备日用物件，暂度目前。相如自得文君为伴，暇时偶尔著书作文，远胜从前那种寂寞。惟是终日坐在家中，无所事事，只有出款，并无入款。自古道坐食山空，不消几日，文君带来物件，变卖将尽。相如一向贫穷度日，尚不觉得困苦，只有文君自少生长朱门，锦衣玉食，安坐享受，何曾领略贫家苦况？如今对着粗茶淡饭，已是食不下咽，更兼无人使用，炊爨洗涤，事事躬亲，愈加劳苦。又虑到将来钱财用尽，便要入了饿乡，如何是好？因此郁郁不乐，不免蹙残眉黛，瘦损花容。相如见文君憔悴非常，心中愈加怜惜，便不时弹琴替她解闷。

一日，相如与文君枯坐相对，甚是无聊。相如默念文君娇

养已惯，自到我家，不曾得过快乐日子，都是为我所累，想起来实在对她不住。今日无事，不如买些酒肴，与她作乐一番。但是身边并无一钱，如何觅得一醉？此席又系自己作东，不便向文君开口。想到无法，只有自己身上所穿一件鹔鹕颇值几文。现在天气尚不甚冷，将他抵押些钱，暂博她目前快乐。而且我二人成亲以来，未尝饮过合欢酒，不如趁此补足，便当是洞房花烛燕尔新婚，以后如何，且不管他。相如想定主意，也不告知文君，独自走到市上，寻了一家酒店。那店主人名为阳昌，乃是相如素识，相如走入店中，便将身上皮裘脱下，交与阳昌，作为抵押品，向他赊取美酒两瓶，肴饌数品。不消片刻，酒肴端整，店小二挑着，跟随相如送到家中，遂一一取出，排列案上。相如打发店小二回去，自请文君前来饮酒。文君问起情由，相如方才告知。文君只得出来与相如对坐饮酒。相如一心欲买文君欢喜，谁知饮到半酣，反触动文君心事，想起眼前家景落泊，度日艰难，不由得一阵心酸，低了头抱着颈项，那两行眼泪，便如断线珍珠，扑扑簌簌堕了下来，襟袖都被沾湿。

相如见此情形，吃了一惊，连忙安慰道：“好好饮酒，何苦又想心事？”文君含悲说道：“我想起自己生平，家中何等富足，每遇高兴时，要吃要喝，不要拿出现钱，只须吩咐一声，立时买好，捧到面前，尽情享用。不想如今连到吃喝都无现钱，竟累汝脱下皮裘来抵押，叫我如何吃得下去？”说到此处，哽咽不能成声。停了片刻，文君又说道：“我预算用度不久罄尽，更无别物可以典卖，终不成坐而待毙。据我意见，不管好歹，再到临邛住下，便作是父亲不肯周济，我尚有兄弟姊妹，向他借些钱财，也可过活，何至自苦如此？”相如听了，心想，我设计引诱文君，害她到来受苦，偏是卓王孙不顾父女之情，不肯分给钱财，料他也是一时气极，所以置之不理。现在事隔

数月，想他气已渐平，我与文君便再回临邛，谅他也不至与我二人为难。纵使为难，现有县令王吉，是我故人，自然暗中做我护符，也不怕他。惟是依着文君打算，借贷为生，亦非善策，必须弄他一笔钱财到手，方可遂意。因又念道，大凡富人最顾体面，他所以深怒文君，也因是越礼私奔，伤了他的体面，在他意中原想不认父女之亲，但自外人观之，文君终是他的女儿。如今迫到无路可走，一不做，二不休，索性从重玷辱他一番，管教他自己情愿将钱奉送，遮掩门面。相如沉思半晌，忽得一策，便与文君说知。文君点头应允。二人计议已定，重将酒肴吃了，收拾安寝，一宵无话。到了次日，相如与文君收拾行装，仍坐原来车马，前向临邛而去。欲知此去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一回 卓文君当垆沽酒 汉武帝微服出游

话说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到得临邛，既不往见卓王孙，也不通知王吉，便将车马变卖，作为资本，租了一间店，置备许多什物，雇了几个伙计，择个吉日，挂上招牌，居然开了一家酒店。说起经商买卖，原属正当营业，即卓王孙祖父，亦由买卖致富，并不至失了身分。惟是卖酒生涯比起别项生意，终觉不如，但相如既为店东，文君也是女东人。若使安坐店中，不理杂务，也就罢了，偏是相如却令文君每日浓妆艳服，出到店前，当垆卖酒。相如自己脱下衣冠，身穿短褐，下着短脚之裤，系起围裙，在店中帮同伙计，洗涤杯盘兼作杂事。

相如酒店一开，生意便异常兴旺。只因地方上人见是妇女当垆卖酒，都当作一桩新闻，到处传说，因此哄动多人，都借买酒为名，争来观看，店前终日拥挤不开，又兼文君姿态秀丽，更惹得一班轻薄子弟，浮荡少年，目迷心醉。早有认识卓文君之人，说出姓名，不消几日，风声传播满县，都说是卓王孙女儿，居然做了酒保。一时议论纷纷，嬉笑怒骂，无所不有。

事为县令王吉所闻，急遣人出来打听，据回报说是确实。王吉暗思，此乃相如之计，如今且莫道破，于是假作不知，置之不问。只有卓王孙闻信，又羞又怒。心想女儿做此下贱之事，连自己都无面目见人，只得躲在家中，闭门不出。遂有许多亲

族戚友，知得此事，都来劝慰卓王孙道：“汝仅有一男两女，家中不患无钱，都因不给资才，迫她做出此事。且文君既已失身于司马长卿，长卿旧曾为官，以病免职，家道虽贫，人材却还相配，况又是县令之客，奈何使她辱没到此田地？”卓王孙听诸人所说，也甚有理，自己又无别法，不得已长叹一声，方才应允。乃分与文君家僮百人，钱百万，以及嫁时衣被财物。文君得此大财，立即闭了店门，与相如仍回成都。王吉闻知，也替相如欢喜，算他所设之计，竟然成功。读者须知司马相如此种行径，比起东方朔更是不堪，他二人在历史上却都是有名人物。只因我国人有一种风气，但凡遇着文人才子，格外看重，任他做出种种丑态，到后来反传为佳话。至今四川成都县尚有相如琴台旧址。又邛崃县东白鹤驿有文君井，井水酿酒，其味甚美。井侧亦有琴台，相传为司马相如抚琴之处。唐杜甫有诗咏相如琴台道：

茂陵多病后，尚有卓文君。
酒肆人间世，琴台日暮云。
野花留宝靥，蔓草见罗裙。
归凤求凰意，寥寥不复闻。

当日相如、文君再回成都，将所得资财，置买田宅，使用奴仆，顿然成了富人。回想从前皮裘换酒情形，大不相同。如今拥有财产，坐对美人，无忧无虑，于愿已足。谁知乐极生灾，旧病复发。原来相如素有消渴之病，自从得了文君，未免为色所迷，以致触起痼疾。相如也自懊悔，乃作《美人赋》以自警，但要想清心寡欲，却又不能。此时恰值武帝下诏来召，相如便与文君暂别，束装上路。相如出门坐在车中，自思我昔日屈身

酒保，为人所笑，此次奉诏入京，主上谅有用我之意，将来必须取得高官厚禄，衣锦还乡，方足一洗从前耻辱。正在沉思，车马忽然停住。原来成都城北十里，有一桥名为升仙桥，又有送客观，乃是送行之地。相如车到此处，早有许多亲友，闻他入京，在此等候送别。相如急下车与众人相见，各道殷勤，叙谈片刻，彼此珍重而别。相如出到市门，触起车中思想，命从人取笔，就市门上题道：

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

相如题毕，驱车前进，一路晓行夜宿，到了长安。入见武帝，武帝问道：“汝曾作《子虚赋》否？”相如对道：“有之，但此乃诸侯之事，尚未足观，请再为天子作游猎之赋。”武帝便命尚书给与笔札。相如退下，遂作《上林赋》，奏上武帝。武帝大悦，拜相如为郎，常侍左右。

原来武帝最好词赋，自为太子时，即闻梁王宾客，多工词赋，意欲将他收罗。及即位下诏访问，其时梁孝王已死多年，宾客四散。司马相如虽在成都，武帝尚未闻其名，独有枚乘家居淮阴养老。武帝遣使用安车蒲轮，召之入京。枚乘行至半路，得病而死。武帝闻知，为之叹惜。又下诏询问枚乘诸子，有无能文之人，有司回奏，说是无有。武帝只得作罢。如今得了司马相如，也是旧日梁王宾客，其文笔不在枚乘之下，武帝已觉欣悦。谁知不久又来一个枚皋，诣阙上书，自称是枚乘之子。武帝愈加欢喜，急命召其入见，问明来历。

枚皋字少孺，乃是枚乘庶子，其母梁人。枚乘在梁，娶之为妾，生下枚皋，及孝王死后，枚乘东归淮阴，意欲将他母子一同带去。其母依母家，且因枚乘家中现有正妻嫡子，恐回去

遭其凌虐，执意不肯相从。校乘大怒，遂连枚皋也不带去，留下数千钱，令其与母同居。枚皋自少读书，却颇传得父学，年十七岁，上书于梁王刘买。刘买召之为郎，后奉命出使，因事与从官争执，从官怀恨，遂在梁王前毁谤枚皋。梁王发怒，将其家室没收。枚皋独身逃至长安藏匿，适遇大赦，方得出头上书自陈。武帝问知其故，命其作《平乐馆赋》。枚皋应命立成。武帝读之称善，亦用为郎。

武帝既得司马相如、枚皋，每遇出外巡游，或得奇兽异物，便命二人作赋。但他二人为文，性质却正相反。相如下笔迟钝，每作文时，胸中先将外事一切屏除不问，意思闲散，然后动笔。前此所作子虚、上林之赋，几经百日方成，以此所作虽少，却无一篇不佳。枚皋才思敏捷，平日所作甚多，然文字不及相如。二人各有长处，并称一时，故有马迟、枚速之语。武帝每遇高兴也与二人同作诗赋，枚皋天分本高，下笔立就，似乎不费心思，初时自看，尚觉得得意。及至见了相如之作，觉得十分工妙，心中叹服，尝对相如说道：“以吾之速，换汝之迟，不知可否？”相如答道：“于臣则可，但未知陛下何如耳？”武帝听说大笑，却亦不加责备。

武帝自从赵绾、王藏被杀之后，一切用人行政，皆受制于太皇太后，自己不得施展。每日政事余闲，除与东方朔、司马相如、枚皋等谈论外，觉得宫中郁闷，遂于建元三年八月，出外微行。其时正在秋中，天朗气清，武帝与侍中常侍、武骑及待诏陇西北地从军之良家子能骑射者，先期约会，命在殿门等候，因此遂有期门之号。每次微行，必至夜静始出，直到次日薄暮方才还宫。武帝改换服装，带同诸人出宫，无拘无束，任意游行，或入里巷观察风俗，或到田野驰聘射猎，心中十分快乐。后来愈加畅意，每出竟令预备五日粮食，流连忘返，只因

上有两宫太后，照例五日须到长信朝见一次。武帝最畏祖母窦太后，如今瞒她出外，到了朝见之日，必须回来，以免查问起来，致遭责备。恐她不时呼唤，故亦未敢远出，平时微行所至，北到池阳西至黄山。南猎长杨。东游宜春。大抵都在长安近处。

一日，武帝行至莲勺道上，忽见往来路人，望着他一行人众，尽皆奔避。武帝觉得情形可疑，便命左右往问。据路人说是，现有数十人，手持画戟，在前开道，所以走避。左右回报，武帝愈觉诧异，又命再问他人，所言亦皆相同。当日武帝一行不过二十人，马七八匹，轮流乘坐。众人所着衣服，皆如平民，无从分辨，此持戟数十人，何从而来，而且自己全然不知，旁人偏皆望见。武帝默念，此必鬼神前来护卫，心中暗喜，以此愈加自负，并不防备。谁知一夜竟遇着危险，几乎被人暗算。未知武帝如何遇险，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二回

柏谷亭夜行遇险 终南山昼猎生灾

话说武帝一日微行，乘兴远出，不觉天色已晚，问起地名，乃是柏谷。其地有亭，武帝便命左右，前往亭中借宿一宵。柏谷亭亭长，见一行人数众多，不知他是天子，竟拒绝不纳。武帝无法，又不便与之明言，只得别寻宿处。走了一程，恰好遇见一家旅馆，武帝下马，带同众人，步入门内。旅馆主人，乃是一个老翁，闻知有客到来投宿，出外招呼，便向武帝问起姓名籍贯，现往何处，武帝含糊答应。老翁暗自生疑，留心细看，一众都是少年，身边各携兵器，又有坐骑七八匹，此种行径，不似军队，亦非猎户，因此愈加疑惑。只得开了一间空房，容他入内歇息。武帝终日骑马，身体十分疲倦，一径入房坐下。众人一半随侍武帝，一半将马牵入后槽喂养。老翁知武帝是为首之人，便向武帝发话道：“汝生得长大多力，自应勤于耕作，现在清平世界，何故平空率领众人，携带刀剑昏夜出行？据我看来，不是抢劫财物，便想奸淫妇女罢了。”武帝被他责问，不好直说，又不欲与之争辩，失了身分，只当作不曾听见，默然无语。

老翁见武帝置之不答，心想一众定非善类，大约被吾说破底里，所以无言以对，若使他们果然闹出事来，官府必加追究，知是在我馆中住宿，反道我旅馆是他窝家，连我都要问罪，如

何是好？老翁坐在一旁寻思，武帝并不觉得。后来坐了片刻，却见旅馆一无招待，自己口中正渴，遂向老翁索取浆水。老翁不但不知他是天子，且并不当作平民，竟看同盗匪一般，哪肯给与浆水？便愤然答道：“我只有尿，并无浆水。”说罢撇下众人，一直入内。众人见老翁如此无礼，俱觉愤怒。武帝却毫不动气，密对众人说道：“听其语气，想是误会，此去必然不怀好意，我辈须先探明情形，预作准备。”遂选一轻小便捷之人，潜入内中，探听老翁动静。

来人奉命而去，不久回来，报与武帝道：“臣适才趁着黑暗，悄悄走入内边，伏在窗下张望，却见老翁与少年十余人，同在一室，手中各持弓矢刀剑，似要前来厮杀。本待听他说甚言语，偏是相离既远，语音过低，不知所说何事。正在观看之间，忽有一人走出，臣恐被他窥见，连忙退了下來。”武帝听了未及开言，猛听得脚步声音，自外走进一人，定睛一看，却是一个老姬。武帝问知是店主妇，即老翁之妻。原来老翁入内召集店中佣工十余人，备齐兵器，意欲将一众人等执缚送官，又恐他知风逃走，因先遣其妻出来，绊住众人。

当下老姬一见武帝相貌非凡，便知是位贵人，再看众人，并无凶恶之状，料得其夫误会，遂向武帝极力周旋一番。又恐其夫鲁莽从事，急即入内，向老翁说道：“吾观此丈夫乃是非常之人，不可得罪，纵使真是盗贼，两边人数不相上下，彼等亦有兵器，既作准备，也难取胜。”老翁不听。老姬自料不能拦阻，忽想得一计，对其夫道：“现在动手，各用兵器，不免互有杀伤，不如等候众人睡熟，乘其不备，一齐涌进，一人一个将他捆缚，岂不省事？如今时候尚早，天气又冷，大家慢慢各饮数杯以壮胆力。”老翁见说得有理，方始应允。老姬捧出酒肴，排起杯筷，众人入席饮酒。老姬亲执酒壶，频频劝酒，

老翁不知是计，与众人开怀痛饮，不消片刻，大众皆被灌醉。老翁毕竟年老，不胜酒力，一时酒性发作，忘了正事，昏沉欲睡。老姬将他扶入房中，睡在床上，又恐他一觉醒来，忽然记起，依前出来惹祸，遂取出绳子，将老翁捆绑在床，然后走出房来，吩咐众人各自归寝。众人醉中也就胡涂，况此事又是老翁为首，如今他自己先自睡了，更无人来管闲事，于是一哄而散。

老姬打发众人睡了，自己持灯出外，抬头一看，却见武帝与众人团坐一室，并未安卧，而且各人兵器随身，防备似甚严密。老姬心想幸亏我用此计，不然此间变作战场，早已闹出一场大祸。于是走进房内，向武帝陪尽许多小心。武帝早遣人探知以上情形，深感老姬设计保全，遂亦向之道谢。老姬料得众人此时腹中已饥，遂自入厨中，杀鸡炊饭，端整出外。武帝与众人熬了半夜，未曾进食，加以夜深霜重，正在饥寒交迫，见此热腾腾饭菜，觉得比那皇宫御膳，还要丰美，各人狼吞虎嚼，吃个精光。身体顿然饱暖，愈加感激老姬。待到天色微明，武帝辞别老姬，带了众人，牵了马匹，出门上马，加了一鞭，直回长安。

武帝与众人回到长安，入得宫中，立即下诏，往召老翁、老姬来见。使者奉命前去。却说老翁当夜酒醉，一直睡到天明方才醒来。此时老姬早将他身上绳索，悄悄解下，所以老翁醒了，连被缚之事都不觉得。但记起夜来情形，埋怨老姬误事，问知武帝一众已去，只得作罢。到了下午，忽见使者奉诏到来，召他夫妻入见。老翁甚是诧异，问起情形，方知昨夜乃是御驾到来寄宿。此一惊非同小可，老姬见说，十分得意，举起手对老翁夸道：“我的眼力如何？昨宵若非我用计挽救，汝已遭灭门之祸了。”于是欢欢喜喜，入内梳洗，换了新衣，催促老翁

同行。老翁自知得罪天子，必遭罪责，希望自己妻子做了人情，可以替他解免。此时无法，只得硬着头皮，随同上路。一对老夫妻，同时被召，彼此心事，却不相同，一个是眉飞色舞，一个是胆战心惊。不消片刻，到了宫门，使者入内复命，武帝命召二人入见。老翁连连叩头谢罪，武帝念其无知，并不责备，只对老妪慰劳一番。命左右赏以千金，仍擢其夫为羽林郎。夫妻二人，一同欢喜谢恩退出。

武帝自遭此次危险，心中有所警戒，以后微行，遂自称为平阳侯。平阳侯者乃是曹寿，即曹参曾孙，为帝姊平阳公主之夫，自然尊贵一时，武帝假托其名，以免出外受人欺侮。

一日，武帝率领众人，行到终南山射猎。说起终南山，一名南山，又名秦岭，乃是关中有名大山。西起秦陇，东至蓝田，中经雍、岐、郿、鄠、长安、万年诸地，首尾连绵八百里。山中鸟兽甚多，今被武帝率众搜捕，所有麋鹿狐兔，以及虎豹熊羆，不能安居巢穴，便一齐向山下奔逃。众人见了，随后追赶，群兽被赶，四散窜入田中。此时禾稼将熟，尚未收割，众人赶得高兴，也顾不得许多，径向田中东西驰逐。那农田禁不起人马众多，竟将山下一带田禾践成平地。可怜农民辛苦终年，好容易盼到收成有日，一旦弄得颗粒无收，人人悲愤交集，但听得号呼詈骂之声，一路不绝。众人倚着天子之势，只管逐捕禽兽，置之不理。一班农民，眼看血本化为乌有，安肯甘心？但闻说他乃平阳侯，现是皇亲国戚，更兼人数众多，手中各执兵器，不敢向之理论。只得携妻挈子，成群结队，同向地方官告状去了。未知此事如何结局，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三回 罗珍异大修上苑 苦饥寒争逐金丸

话说武帝在终南山下射猎，践坏田禾，一班农民齐向地方官告状。此地为鄠、杜两县交界，鄠、杜县令闻知，一同到来，见众人仍在打猎，以为是平阳侯，便欲与之面会。众人因自己闹出事来，若听他面见武帝，终觉不便，于是一不做，二不休，大家手提马鞭，竟要来打鄠、杜县令，惹得县令大怒，喝令吏役动手擒拿。武帝见了，心想此事本来自己不是，愈闹愈大，将来如何收拾？遂急传令众人性队回去。众人闻命，便簇拥着武帝一径回宫。内有数人骑马落后，竟被吏役拿获，往见鄠、杜县令。县令问其来历，数人只得直说，并将随带御用物件，与之观看。县令初不肯信，后见御物，方知是实，乃将数人释放。一面向百姓安慰一番，酌量给与钱文，赔偿损失。一班农民，见县令都无法奈何他，反要自己认赔，只得依言散去。后来渐渐有人传说，方知是天子微行射猎，大众各吃一惊。心想我辈虽遭损失，但天子竟白白的被我辈饱骂一顿，也就值得。

自从此事闹后，武帝微行之事，朝野皆知，只瞒着两宫太后。当日丞相许昌、御史大夫庄青翟，特为此事秘密商议道：“主上时出微行，若遭危险不测，我等如何当此重责？”乃议定使右辅都尉巡察长杨以东一带之地，暗中保护御驾。又因武帝在外，供给诸多不便，复命右内史发出夫役，办理供应。武

帝自己亦私置更衣之处，自宣曲以南，共有十二所，以备日间出游中途休息之用，至夜间常在离宫住宿。大抵长杨、五柞、倍阳、宣曲四宫，尤多来往。

后来武帝觉得道路辽远，终日骑马驰走，未免劳苦，又被百姓讨厌，遂想得一法。命太中大夫吾丘寿王，带同善算者二人，就阿城以南，整厓以东，宜春以西，科南以北，丈量其中田地顷亩，绘具图说，并估出价值，意欲全数开作上林苑。又下诏中尉及左右内史，计算属县荒田数目，预备赔偿人民。吾丘寿王字子赣，赵人，以等诏从董仲舒受《春秋》，累官至太中大夫。今奉命量度土地，遂将经手办理之事，回奏武帝。武帝见其办事迅速，大悦称善。东方朔在旁闻知此事，进前谏道：“南山乃天下之阻，起自汧、陇以东，商、雒以西，土性肥饶，所谓天下陆海之地，每亩价值一金。今取为苑囿，坏人居屋，毁人坟墓，夺人田园，使膏腴之地变成荆棘榛莽之区，狐兔虎狼之穴，且其中又有深沟大渠，车骑驰骋，甚是危险。臣窃以为不可。”武帝闻言称善，拜东方朔为太中大夫，给事中，赐黄金百斤。然竟依吾丘寿王所奏，兴工建造上林苑。

说起上林苑，本秦旧苑，武帝嫌其狭小，特加开拓。此苑东南起蓝田宜春鼎湖、御宿、昆吾，傍南山西行，直至长杨、五柞；北绕黄山循渭水而东；周围三百里，离宫七十所。武帝初修上林苑，群臣及远方各献名果异树，不下三千余种，亦有制为美名以标奇异者。琅琊太守王唐献金叶梨，出琅琊人王野家；峰阳都尉曹龙献峰阳栗，其大如拳；东郭都尉于吉献蓬莱杏一株，花瓣六出，杂具五色，云是仙人所食。又有瀚海梨，东王梨，西王枣，霜桃，绿柰，文杏。此外如白银树、黄银树、千年长生树、万年长生树、扶老木、金明树、摇风树、鸣风树、琉璃树等，名目繁多，不可胜数。

至珍禽奇兽，则有白鹦鹉、紫鸳鸯、螭牛、青兕，以及江鸥海鹤，此等本系茂陵富人袁广汉之物。广汉富有金钱，家僮八九百人，尝就北邙山下筑园，东西四里，南北五里，园中叠石为山，激水为波潮，积沙为洲渚，广蓄异物。后广汉有罪伏诛，园没入官，园中草木鸟兽，皆移入上林苑。

武帝建此大苑，以后便在苑中游玩，不再出外微行。忽一日上林令报称，上林中有一鹿，被人杀死，已将其人擒获，请示办理。武帝得报大怒，命将杀鹿之人，交与有司讯明正法。时左右群臣，迎合武帝之意，皆说此人擅杀天子之鹿，犯了大不敬之罪，理应斩首。东方朔在旁闻言应声说道：“此人有当死之罪三：使陛下因一鹿之故而至杀人，一当死也；使天下人闻之，皆以为陛下重鹿而贱人，二当死也；匈奴一旦来侵，尽可使鹿逐之，今失此鹿，何以御外患？三当死也。”武帝闻言，默然半晌，遂命赦了杀鹿人之罪。

过了一时，武帝又觉上林中游得厌烦，无甚趣味，心中仰慕秦始皇巡游之乐，但碍着太皇太后，只得暂时忍耐。直至建元六年夏五月，太皇太后窦氏驾崩，武帝遂得任意游行，屡到雍县、甘泉、西逾陇阪，上崆峒，临祖厉河，北出长城，登单于台，幸緱氏，上嵩高，登泰山，行封禅。东游海上，至碣石，自临瓠子，塞河决，通道回中，出萧关，南巡登天柱，自浞阳浮江至枞阳。总计武帝一生，车驾四出，并无一岁安坐宫中，此皆在窦太后崩后之事。

当日丞相许昌，系窦太后任用之人，不为武帝所喜。及窦太后驾崩，武帝即借丧事办理不周为名，将他免官，拜田蚡为丞相。又将御史大夫庄青翟免职，以韩安国代之。

韩安国本为梁国内史，自从梁孝王死后，因事罢职闲居，适值武帝初立，田蚡为太尉，安国知田蚡亲幸用事，性又贪财，

乃遣人持金五百斤，献与田蚡。田蚡得金，便向武帝、太后极力推荐。武帝素闻韩安国之名，遂用为北地都尉，未几人为大司农。此次奉命领兵往讨闽越有功，又与田蚡素来相得，田蚡既为丞相，安国前得为御史大夫。

武帝脱了窦太后压制，从此用人行政皆得自由，遂下诏将次年改元，是为元光元年。武帝因两次征讨闽越，并不费力，便想起祖宗以来，对于匈奴，专用和亲手段，纵容得胡人跋扈异常，蔑视中国，时常背约入塞侵盗，如今须和兵力痛加惩戒，以绝外患。但用兵要在将帅得人，方能立功，于是武帝留意寻觅将才。旁有近侍韩嫣，知得武帝心事，遂想设法迎合帝意。

韩嫣字王孙，乃弓高侯韩颓当庶孙。武帝为胶东王，韩嫣常陪学书，同在幼年，彼此相爱。至武帝为太子，韩嫣得侍东宫，生性聪慧，工于骑射，遇事善能奉承意旨，武帝愈加亲近。及即位，命为侍中，常与同床卧起。今见武帝欲伐匈奴，遂自请为将，昼夜学习兵法武艺。武帝大悦，超擢为上大夫，赏赐之厚，几如文帝之于邓通。韩嫣以此富有资财，服用奢侈，至以玳瑁为床。性好射猎，尤喜用弹丸弹取鸟雀，其弹丸皆以黄金为之。日常无事，便挟弹出外射猎，金丸坠落远处，寻觅不见，韩嫣亦不顾惜。大约每日所失常有十余个，于是长安中一班儿童，一见韩嫣出猎，便成群结队，追随其后，望着金丸所坠之处，一齐拔足飞奔，争往寻觅。韩嫣亦任其拾取不问，时人因编成两句俗语道：

苦饥寒，逐金丸。

武帝生性亦喜打猎，每遇出游，韩嫣常得随侍。一日，江都王刘非入朝，武帝约与同猎上林。有司备齐车驾，已传呼警

蹕，禁止行人。武帝尚未动身，先命韩嫣前往巡视禽兽。韩嫣奉命，乘坐副车，带领百余骑飞驰而去。此时江都王刘非正在道旁等候，望见车骑，以为武帝驾到，挥退众人，独出道旁俯伏迎谒。韩嫣并不在意，长驱直过。刘非立起身来，问知乃是韩嫣。自想身为天子之兄，竟遭近臣如此侮慢，不觉大怒，遂入见王太后，哭诉此事。情愿归还江都王国，入宫宿卫，与韩嫣同列。太后听说也觉不平，用好言抚慰刘非，由此太后衔恨韩嫣。正欲寻事诛之，偏遇韩嫣恃宠，出入宫闱，肆无忌惮，竟与宫人通奸，后来奸事发觉，太后大怒，遂趁此将韩嫣赐死。武帝代为恳求，太后执意不肯，韩嫣只得服毒而死。武帝深惜韩嫣无命，不得带兵征伐匈奴，建立功勋，因用其弟韩说为将。忽一日有向武帝保荐一位名将，武帝闻言甚喜，立召其人至京。欲知名将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四回

著战功李广知名 挑边衅聂壹献计

话说武帝欲伐匈奴，留意将才，一日有人保荐陇西太守李广，乃是当今名将，武帝即下诏召之入京，拜为未央宫卫尉。

说起李广，乃陇西成纪人，其先有李信者，为秦始皇将，领兵伐燕，逐得燕太子丹，立有战功。李广生长将门，为人长身猿臂，自少学习骑射，其射法得自家传，与众不同，李广习之尤精，遂以善射著名。

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萧关，李广以良家子从军击胡。初次上阵，便展出生平本领，箭无虚发，杀敌甚多，以战功与徒弟李蔡同为郎官。未几擢为武骑常侍，常从文帝出外射猎。文帝见李广勇猛多力，尝空手格杀猛兽，不禁叹道：“可惜李广生不逢时，若使遇见高帝，便受封万户侯，亦不为过。”

文帝既崩，景帝即位，却值七国造反。李广以骑郎将随太尉周亚夫与吴楚战于昌邑。奋勇争先，匹马直入敌阵，取其大旗，由此名称大显，梁王授以将军之印，李广受之。及事平之后，论功行赏，李广本有大功，却因私受梁印，不加升赏，仅出为上谷太守。

当日景帝一意与匈奴和亲，嫁以翁主，与之通市。按年赠送物品，一如旧约。匈奴尚不足意，仍不时侵入边境，掳掠人畜。上谷正当敌冲，每遇匈奴入寇，李广亲自领兵与之对敌。

事为典属国公孙昆邪所闻，遂对景帝泣道：“李广才气，天下无双。然往往自负其能，与敌争胜，万一死在敌手，未免可惜。”景帝听说，遂下诏移李广为上郡太守。上郡地虽亦近边，尚在雁门、云中之南，距离匈奴较远，边境可保无事。谁知到了景帝中六年，匈奴忽大入雁门，一径来犯上郡。景帝闻信，特遣中贵人往助李广，操练兵马，防备敌兵。

一日，中贵人自带数十骑，出外巡哨，恰与胡骑相遇。中贵人望见胡骑，仅有三人，自恃人众，便欲上前擒拿，三人略无惧色，等到众人行近，便张弓搭箭，一齐射来。不消片刻，数十骑几乎尽被射杀，中贵人身亦受伤，因见势头不好，拨转马飞逃回营，告知李广。李广道：“此三人必是射雕者也。”原来雕乃大鸟，一名为鹫，飞高而速，必善射者方能射中，塞外人以射雕为能事，故称善射之人为射雕者。

李广于是自率百骑，往追三人。当日三人一连射杀汉兵数十人，自身虽未受伤，但坐下战马，亦被汉兵射死，只得步行归去，故被李广追及。李广望见三人在前，相离不远，便将兵队分为左右翼，一齐立定。三人知有追骑，方将回射，但听弓弦响处，一个早已倒地。二人心慌，未及开弓，又倒一个，只余一人，正想射避，箭又来了。李广连发三箭，射中三人，两人被中要害，立时身死，一人受伤尚活。左右赶上捉来。李广问明来历，果是匈奴中之射雕者，遂命左右将他捆绑。李广上马，正待回营，忽见前面尘沙大起，定睛一望，却是匈奴马队，约有数千人，漫山遍野而来。匈奴望见李广人数无多，心疑是诱敌之兵，未敢轻动，便将兵马上山，远远排成阵势，以待汉兵。

此时李广部兵，骤遇匈奴大队，人人恐惧，自顾只有百骑，众寡悬殊，万难抵敌，便要策马逃走。李广连忙阻住道：“不

可，今与大军相隔数十里。若即逃走，匈奴自后追射，立刻死个尽绝；不如立住不走，匈奴以为我是诱敌，不敢来击，尚可保全。”于是李广下令拔队反向前行，相近匈奴阵地二里之处，李广吩咐立定。又命兵士悉数下马，解鞍休息。部众疑虑道：“敌兵甚多，今若解鞍，遇有紧急，恐来不及。”李广道：“胡虏料吾必逃，今解鞍以明不走，正欲使彼信吾为诱敌之兵。”部下只得依言而行。匈奴见此情形，果然不敢来击。

李广与匈奴相拒良久，瞥见匈奴队中，出来一个将官，乘坐白马，巡视军队。李广飞身上马，带了十余骑，直向其人奔来。相离不远，李广曳满弓统，一箭射去，敌将应声而倒。李广勒马仍回原地，解鞍放马，即卧地上。看看天色已暮，匈奴终觉李广举动怪异，心想汉兵定有大队埋伏近旁，要想乘夜水攻，不如退去，免中其计，遂传令回兵。时已夜半，李广等候匈奴人马退尽，方才率众还营。到得营中，已是平明时候。景帝闻知此事，深赞李广甚有将略，又调李广为北地、雁门、代郡、云中、陇西等郡太守，皆以力战著称。

同时又有一人，姓程名不识，亦为边郡太守，领兵防胡。与李广并称为名将。然二人为将，方略各异。李广行军，并无部曲行阵，每就水草鲜美之地，驻扎营寨，人人各得自便。夜间不击刁斗。文书簿籍，皆从省约，但遣侦骑远出探敌，却未尝遭敌暗算。程不识领兵，营阵整肃，刁斗森严，军吏掌理簿籍，人人各务其职，不得自便，以此飞班将士，皆乐李广之宽，苦程不识之严。程不识尝对人道：“李将军治兵极其简易，若敌人骤然来犯，一时恐难抵抗。但士卒平日安闲快乐，故临阵愿为之死。我军虽觉烦扰，然敌人亦无从侵犯。”至是武帝既用李广为未央卫尉，遂亦以程不识为长乐卫尉。二人虽为内官，仍不时领兵驻扎边地以防匈奴。

至元光二年春，匈奴遣人来求和亲，武帝命群臣会议许否。大行王恢本燕人，数为边郡官吏，熟习边务，因建议道：“匈奴与我和亲，大约不过数岁，便自背约。似此反复无信，不如勿许，立即举兵击之。”御史大夫韩安国议道：“匈奴迁徙无常，难得制伏，我千里远征，人马疲乏，易为匈奴所乘，不如和亲为便。”武帝遍问群臣，多以安国之言为是，遂决议仍与匈奴和亲。

匈奴既得和亲，与汉亲密，自单于以下，常在长城近旁往来。原来匈奴从中行说死后，风气又变，一律喜用中国之物。且与中国通商贸易，常获利益。又见汉廷自惠帝以后专事和亲，只有胡人背约入塞侵犯，并未见汉兵来伐一次，因此坦然不疑，毫无防备。胡汉彼此也觉相安无事。

谁知却有雁门郡马邑人聂壹者，家中富有财产，在边地算是一个土豪。因见匈奴贵人轻临边境，便想趁此生事邀功，博得爵赏，于是亲到长安，来见大行王恢献计道：“匈奴新得和亲，可诱以利，使单于深入塞内，伏兵袭击，可获全胜。”王恢前次会议，一力主战，却被韩安国反对，众议又皆附和安国，以致己见不得施行，心中甚是不服。今闻聂壹之语，甚合己意，便向武帝奏闻。武帝也觉心动，遂召公卿问道：“朕以宗女嫁与单于，岁给财帛，赂遗甚厚。单于竟敢轻慢使命，数入侵盗。边境不安，朕甚忧之，今欲举兵往征，君等以为何如？”武帝说毕，王恢应声出班奏道：“陛下未说此事，臣早欲献此谋。臣闻当日战国之际，代地自立为一国，北有胡人，内多敌国，然其人民尚能支持，匈奴不轻来犯。今以陛下之威，海内一家，又遣兵戍边，严为防备，匈奴竟敢侵盗不息者，皆由未尝恐以兵威耳。臣意以为击之为便。”王恢正在说得高兴，忽见班中闪出一人，近前奏道：“不可！”王恢心想偏又有人出来反对，

急行举头观看。未知来者何人，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五回

觉阴谋单于脱逃 坐逗橈王恢自杀

话说王恢正在赞成武帝议伐匈奴，忽见有人出来反对，回头一看，原来又是韩安国。只听安国说道：“昔高皇帝被围平城，七日不食，后卒遣刘敬与约和亲。孝文皇帝曾聚精兵于广武，欲伐匈奴，竟无尺寸之功，孝文感悟，复与和亲。此皆已往之事，成效可见，臣窃谓勿击为是。”王恢道：“此说非也，高帝所以不报平城之怨者，非力不及，乃因天下新定，欲使人民暂得休息耳。今天下久安，独边境数惊，士卒多死，岂可置之不顾？且匈奴不能感之以德，只能服之以威，以中国之盛，攻彼匈奴，不难制其死命，臣故以为击之便。”安国道：“不然，臣闻匈奴之兵，轻疾剽悍，居处无常，难得而制。今将卷甲深入，未及千里，人马乏食，劳而无功。若谓别有巧计可以胜之，则臣不知，不然臣恐未见其利，先受其害。”王恢道：“臣所言击之者，并非发兵深入，乃欲用计引诱单于入边，伏兵邀击，单于可以成擒，此乃万全之计。”武帝听了称善，于是遂从王恢之议，先命聂壹前往引诱匈奴。

聂壹回到马邑。便赍持许多财物，潜出塞外，与匈奴交易。乘便托人介绍，假作献计，入见军臣单于说道：“吾能斩马邑令丞首级，以城来降。单于引兵前往，城中财物，可以尽得。”军臣单于听说，心贪马邑财物，深信不疑，遂遣使者随同聂

壹前往马邑。欲待聂壹斩了守令，验取首级回报，方肯进兵。聂壹只得应允，同使者到了马邑。聂壹独自入见马邑令，告知详情。邑令遂就狱中取出死罪囚人数名，斩下首级，悬挂城下。聂壹乃邀使者往看，说道：“马邑官吏已死，汝可回报单于，火速前来。”使者何曾认得马邑令丞，见了首级，以为是实，依言回报单于。单于甚喜，立刻带领十万人马，卷旗束甲潜入武州边塞。

武帝自遣聂壹去后，即调齐兵马三十余万，命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大行王恢为将屯将军，太中大夫李息为材官将军，各率军队，预备袭击单于。又命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将军，诸将皆归节制。安国奉命偕同诸将领兵起程，到了马邑。安国自与公孙贺各率大队人马，就马邑近旁山谷中，四散埋伏。王恢与李广、李息领兵三万人，别由代地，抄出匈奴之后，截击其辎重。布置已定，专待单于到来。

元光二年夏六月，匈奴军臣单于率领胡骑十万，入了武州边塞，一路扬扬得意，径向马邑而来。渐渐行近马邑，相去不过百余里，单于未免胆怯，坐在马上，留心观看。忽见牛羊骡马，三五成群，布满山野，却并无一个牧人。原来边地人民，皆以牧畜为业，此次朝廷发出大队人马，到了马邑，势难隐秘，早有风声传播，近地一带居民，闻说大军到来，料得边境有事，早晚与匈奴必有一场恶战，大众也顾不得牲畜，挈了家室，仓皇逃难，所以牲畜无人牧养。军臣单于见此情形，心中诧异，意欲寻人访问消息，恰好望见前面有人行进一亭，单于便传下命令进兵攻亭。

汉时定制边郡地方，每百里设一尉，其下有士史尉史各二人，掌巡行边塞。又于险要地方，筑障置亭，使人守之，以防敌人来侵。当日雁门郡尉史，出来巡边，不意恰遇匈奴。一时

无处逃避，却见附近有亭，只得奔入亭中暂避。尉史早知马邑之谋，以为匈奴此来，贪得马邑财物，谅他无心攻亭。谁知单于命不该绝，一见尉史入亭，催兵来攻。胡兵到了亭边，四面围住，尉史无路可走，便向楼上藏匿，胡兵各持矛戟，向上钻刺。尉史自知不免，情急计生，此时但顾自己性命，也顾不得国家大事，遂与胡兵说知，自己情愿投降，胡兵方才住手。尉史下楼来见单于，遂将汉廷密谋，一一告知。单于听了大惊道：“原来如此，吾早生疑，几乎坠其诡计。”于是带了尉史，立刻回兵。单于既得回国，感激尉史救其性命，因说道：“吾得尉史，天也，天使尉史特来告我。”遂封尉史为天王。

此时韩安国、公孙贺伏兵马邑近旁，原约单于到来，举火为号，一齐出兵攻之，谁知等候多日，不见匈奴动静。后闻塞下一带传言，单于未至马邑引兵回去，韩安国与公孙贺急率众追到塞下，已来不及。只有王恢等所部三万之兵，本拟袭击匈奴辎重，驻在代地，眼看单于引兵出塞，人马众多，不敢进击，任其过去。诸将枉费辛苦，不能立功，只得班师回见武帝。

武帝满望诸将此去，擒得单于，报复国耻。今见一个个空手回来复命，并未擒获匈奴一人一骑，心中十分失望。想起首谋都是王恢，他人不击匈奴，情犹可恕，王恢奉命截击辎重，亲见单于回兵，何以亦不出击？遂将此事责问王恢。王恢答道：“本约单于兵入马邑诸将伏兵齐起，臣从后击其辎重，方可得利。今单于未至马邑，半路回兵，目所部仅三万人，众寡不敌，攻之徒取败亡，明知回来当遭斩首，但亦保全陛下三万人马。”武帝见说大怒，遂将王恢交与廷尉办罪。廷尉按律判王恢逗遛不进，罪当斩首，回奏武帝。武帝依议。

王恢在狱被廷尉判成死罪，惶急异常，密遣人持了千金，献与丞相田蚡，托其解救。田蚡见了金钱，岂有不受，便想替

他设法。又见武帝正在盛怒之下，自己不敢进言，算来惟有太后可以挽回帝意。遂入见太后说道：“王恢首倡马邑之谋，今事不成，反遭诛死，是为匈奴报仇，望太后向帝言之，免其一死。”王太后本来不甚干预政事，今因其弟来言，只得应允。待得武帝到来朝见，太后便将田蚡言语照述一遍。武帝听说答道：“首创马邑之议，本是王恢，当时听从其计，调发大兵数十万，劳动天下人民，希冀成此大功。纵使密谋泄漏，致被单于逃走，王恢所部之兵，若肯出击，犹可擒杀一二，以慰众心。谁知王恢畏惧不进，枉费一番举动，毫无功效。今不诛王恢，无以谢天下。”太后见武帝执意欲斩王恢，也就不便再言，使人报与田蚡。田蚡知事不济，只得回绝王恢。王恢自知无望，遂在狱中自杀。田蚡竟白白得了千金，武帝何曾知得。

说起田蚡为人身材短小，面貌丑陋。自从为相，甚得武帝宠任，每入奏事，武帝留与谈论，往往移时始退，凡有言语，每多听从，所荐之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权移人主。

田蚡倚着势力，收受贿赂，以此致富。自建居屋，高大华丽，一时无与为比。置买田园，皆极膏腴之地。日常使人分赴各地购取器物，车骑往来，相属于路。又选求美女，充为姬妾，不下百数十人。一时王侯官吏赠献金玉财宝，狗马珍玩，更属不可胜数。

田蚡生性不但贪婪，而且异常骄横，自以为是当朝丞相，何等尊贵！一班王侯公卿，都不放在眼里，连在自己家中，也要摆起架子。一日置酒宴客，其同母之兄盖侯王信在座，田蚡竟自己东向而坐，使王信坐在南向，以为丞相位尊，不可因兄之故失了体统，其妄自尊大如此。谁知却有人欲与争胜，以致彼此结下冤仇，兴了大狱。欲知其人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六回

感荣枯田窦争胜 构嫌隙蚡夫讲和

话说田蚡为相，正在十分得意，却有一人，也是外戚，同为列侯，此时偏值失势，以致相形见绌。其人为谁，即魏其侯窦婴是也。

窦婴自从免相家居，郁郁不乐，今见田蚡为相，作威作福，气焰逼人，实在看不上眼。回想景帝初年，自己身为大将军，声势何等显赫，其时田蚡年少官卑，每来谒见，或陪侍宴饮，拜跪恭敬，常执子侄之礼。谁知时移世易，他一旦得志，竟将我置之不理。更有一班宾客，往日对我献尽殷勤，如今见我失势却变了面目，不来亲近，偶然遇见，十分傲慢，使人难堪。窦婴越想越气，因遍数自己交游之人，不知凡几，独有灌夫一人，交情仍旧，并不因盛衰变节，以此愈加厚待灌夫。

灌夫因吴楚之战有名当时，事平之后颍阴侯灌何遂对景帝备述灌夫奋勇陷阵之事，景帝亦为之动色，乃拜灌夫为郎中将军。后坐事免官，家居长安。朝臣交口称誉，景帝复用为代相。及武帝即位，移为淮阳太守，适值窦婴为相，素与灌夫交好，遂得召人为太仆。一日与长乐卫尉窦甫饮酒，忽起争论。灌夫酒后性起，竟动手殴打窦甫，窦甫乃窦太后兄弟。事为武帝所闻，心恐灌夫触怒窦太后，致遭诛戮，急调为燕相。数年又因事免官，仍在长安居住。灌夫生性刚直，不喜阿谀，平日敬礼贫贱，

轻藐权贵，最好奖励年少新进之士，士论以此重之。但嗜酒使气又素好任侠，平日所与往来之人，多属土豪地霸。其家本在颖川，富有财产，每日供给宾客饮食，动至百数十人。灌夫虽不在颖川居住，其宗族宾客，皆借灌夫之势，欺凌小民，武断乡曲，任意横行，颖川人民多怨恨灌氏。当地儿童为之歌道：

颖水清，灌氏亭。颖水浊，灌氏族。

灌夫闲居长安，无所事事，平日许多宾客，也就渐渐散去。灌夫觉得无聊，便时到窦婴处坐谈，二人性质同是好胜负气，又适当失意之际，彼此同病相怜，便欲互相倚重。在窦婴心恨一班宾客，待己疏慢，但知趋附田蚡。欲倚灌夫为助，将那趋炎附势之徒，极力排斥；灌夫亦欲借窦婴援引，得交列侯宗室，博取声名，二人因此十分亲热。此时田蚡权势虽盛，却与二人并无仇隙，二人若能清静自守，一任田蚡势焰熏天，原与他风马牛不相及。谁知二人偏要置身势利场中，又不肯丝毫退让，以致触忤权贵，酿出祸来。

一日，灌夫偶到田蚡处坐谈，田蚡知灌夫与窦婴交好，因随口说道：“吾意本欲与仲孺同访魏其侯，偏值仲孺此时适有期功之服，未免不便。”灌夫不知田蚡全属虚言，心想他一向不到魏其处，如今忽然肯去，也算难得，遂答道：“丞相竟肯屈尊枉顾魏其侯，夫虽有服，安敢推辞？便当转达魏其，令其预备酒食，丞相明日务望早临。”田蚡应诺。灌夫辞出，径到窦婴处，与之说知。窦婴闻信，也觉欢喜，知得田蚡素来骄贵，不敢怠慢，立与其妻吩咐厨人，购买牛羊鸡鸭山珍海味，预备酒席；一面督率奴仆，洒扫房屋，陈列器具，举家忙碌一夜，未曾安寝。

到了天明，窦婴令门下留心等候，望见丞相到时，速即入内通报，以便出来迎接。不久灌夫亦起早赶到，预备陪伴丞相。此时酒席隔夜早已完备，专等田蚡到来。谁知由天明等到日中，尚未见到，窦婴便对灌夫道：“莫非丞相忘记此事？”灌夫见田蚡不来，心中甚是不悦，及闻窦婴之语，因答道：“我昨日早与约定，谅他不应忘却。”二人等到无法，灌夫遂亲自驾车，往迎田蚡。到了相府，下车入内，门下报说，丞相尚高卧未起。灌夫暗自愤怒，只得坐着等候。过了许久，方见田蚡自内出来，灌夫迎住说道：“丞相昨日许到魏其侯家，魏其侯夫妻备办酒席，自天明至今未敢进食。”田蚡听说，假作忘记，谢道：“吾昨夜酒醉，竟忘却与仲孺所言之语。”遂命驾车前往。

原来田蚡昨对灌夫，不过信口答应，其实无意前往，今被灌夫自来催请，只得一行。吩咐左右驾车，自己重行入内，故意拖延良久，方始出外慢慢上车。灌夫心中愈怒，忍着一肚皮气，同到窦婴家来。窦婴将田蚡接进，排出酒席，三人一同入席酒。饮到酒酣，灌夫起身舞了一回，亦欲田蚡起舞。田蚡却端坐不动。灌夫见田蚡如此倨傲，此时乘着酒性，遂将先前忍受之气，一齐发作起来。自己禁压不住，移过坐位，接近田蚡，竟用冷言冷语当面讥刺。窦婴在旁，深恐灌夫触怒田蚡，急上前说道：“仲孺酒醉，可暂歇息。”遂令人扶了灌夫出去。窦婴又向田蚡代灌夫陪话，田蚡却谈笑如常，神色不露，二人仍前饮酒，直至夜间，方始尽欢而散。

田蚡自恃尊贵，此次肯到窦婴家中，算是莫大人情，因此便欲窦婴将物报答。过了一时，闻得窦婴城南有田数顷，甚是肥美，便托籍福向窦婴请求，籍福依言转达窦婴。窦婴听了，佛然不悦道：“老夫虽废弃不用，丞相虽贵，岂可以势相夺？”灌夫在旁见说，怒骂籍福。籍福被骂，心中虽恼，却恐田蚡

闻知，二人生了嫌隙。遂想得一计，假作未曾往说，却向田蚡道：“魏其年老将死，容易忍耐，且待其死取之不迟。”田蚡当是实情，遂将此事搁起。偏有旁人将窦婴并灌夫言语，传到田蚡耳中，田蚡方知籍福已经说过，窦婴不肯，灌夫也出头干涉，于是田蚡也就大怒道：“魏其之子，曾犯杀人之罪，我设法救活其命，我对魏其，任他请求，无所不可，他偏吝惜此数顷田，不肯与我。且此事与灌夫有何相干，要他费气，我就从此不敢再求此田了。”由此田蚡心怨窦婴，尤恨灌夫，便想算计害他。

元光三年春，田蚡入见武帝说道：“灌夫家在颍川，甚是横行，为人民之患，应请究治。”武帝道：“此乃丞相应办之事，何必奏请。”田蚡见说，便想借此惩治灌夫，出此一口恶气。谁知灌夫却早探得田蚡一件大罪，作个把柄，田蚡若欲究治灌夫，灌夫也就出头告发，田蚡因此不敢下手。

先是田蚡为太尉时，适值淮南王刘安入朝，田蚡亲往灞上迎接，密对刘安说道：“主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贤，且是高祖之孙，一旦宫车晏驾，若非大王嗣位，更有何人？”刘安闻言大喜，厚赠田蚡金钱财物，托其从中留意帮助。此事原甚秘密，不知如何竟被灌夫探得，若使奏闻武帝，田蚡连性命都不能保。灌夫借此挟制田蚡，手段也算狠辣。

当日田蚡与灌夫相持不下，遂有两家宾客，料得二人决裂，必至两败俱伤，同归于尽。于是大众商议，出来调停此事，各向二人极力劝解，彼此消除前隙，讲和了事。二人只得依言，暂时忍气。

到了是年夏日，田蚡续娶燕王刘嘉之女为夫人，太后下诏，尽召列侯宗室，前往作贺。窦婴当然在内，因想起灌夫与田蚡结怨，虽然和解，彼此并未见面，不如趁着田蚡喜事，邀同灌

夫前往相见，使他二人仍旧和好。于是乘车到灌夫家中，说明己意。灌夫辞道：“夫常因醉酒，得罪丞相，丞相近又与夫有隙，不如不往为妙。”窦婴道：“前事已经和解，切勿介意，”遂强邀灌夫同往。灌夫却不过窦婴情面，只得依言。谁知此去，竟如火药得了引线，一旦爆发起来，不可收拾。欲知结果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七回

莽灌夫使酒骂座 侠窦婴救友忘身

话说窦婴邀同灌夫，前往相府，到了门前，下车入内。但见相府中悬灯结彩，收拾一新，门外车马喧阗，宾从如云。论起丞相迎娶夫人，自然热闹异常，一段风光，不消细说。是日田蚡全身冠带，出来接待宾客，正是意气扬扬，十分高兴。窦婴带同灌夫，向之道贺。二人相见，虽然心中各怀芥蒂，面上却也假作殷勤，窦婴也就安心。

当日宾客到齐，田蚡吩咐排列筵席，邀请众人入席饮酒。田蚡在席相陪，到得酒酣，田蚡起身，按着位次，向坐客敬酒。坐客数百人，见田蚡亲来敬酒，尽皆避席俯伏，甚是恭敬。田蚡敬到灌夫面前，灌夫心虽不愿，也只得随众行礼。待到田蚡敬毕，坐客也出席轮流敬酒，不久轮到窦婴身上。灌夫对着别人，并不注意，惟有窦婴敬酒，却留心观看，只见座客中有一半是窦婴故人，避席俯伏；其余一半，不过跪在席上而已。原来古人席地而坐，以尻靠着足跟，跪时不过将腰股伸直，论起敬意，自然不及避席。灌夫心中暗想：众人但敬田蚡不敬窦婴，心中甚是不悦。后来轮到灌夫敬酒，灌夫只得出席，依次敬到田蚡。此时乘着酒气，意欲将田蚡当众轻慢一番，好替窦婴出气。田蚡见灌夫近前，便跪在席上，说道：“不能满杯。”灌夫偏要斟了满杯，递与田蚡，一面冷笑道：“丞相虽是贵人，

也要饮尽此酒。”田蚡赌气不肯，只饮一半，灌夫无法，只得罢手，却因拗不过田蚡，心中十分愤怒。正在无处发作，恰好敬到临汝侯灌贤。灌贤方与程不识附耳低言，见了灌夫，又不避席。灌夫遂趁此发怒，骂灌贤道：“汝平日毁程不识，说他不值一钱。如今长者敬酒，偏学儿女辈咕嗫耳语。”灌贤本与灌夫一家，被骂自无话说。程不识素性谨慎，不轻与人计较，也不多言，只有田蚡因适才灌夫强他饮酒，勾起旧恨，心中已觉不快。今闻灌夫此语，明是指桑骂槐，因想挑拨他起衅，遂对灌夫道：“程、李并是东西宫卫尉，今当众辱程将军，仲孺独不替李将军留些地步？”原来李广素为灌夫所敬，田蚡故以此激之。灌夫听了，正如火上加油，厉声道：“今日便是斩头陷胸，我亦不避，何曾知得程、李。”说罢瞋目大骂。

此时座上宾客，见灌夫借酒发怒，怕他惹到自己身上，便以更衣为名，纷纷离坐暂避。后来愈闹愈大，各人遂趁喧嚷时逐渐散去。窦婴见灌夫露出本相，心中惶急，连忙起身，以手招之使出。田蚡自想今日喜事，何等热闹，却被灌夫出来，大杀风景，闹得大家扫兴，四散而去。明明寻仇报复，将我玷辱。我是堂堂丞相，终不成让他白白糟蹋一顿，竟自摇摇摆摆去了？若不翻转面皮，将他处治，何以显得我利害。田蚡想罢，于是发怒对众说道：“此皆吾平常骄纵灌夫，以致今日得罪坐客。”遂飭从骑将灌夫扣留，勿令回去，左右答应一声，把住门口，灌夫不得出去。籍福见势不佳，连向田蚡拜求饶了灌夫，又令灌夫上前，对田蚡陪礼。灌夫不听。籍福用手按着灌夫项上，强使谢罪。灌夫愈怒，不肯依从。籍福知和解不成，只好走开。

田蚡见灌夫仍然倔强，乃指挥从骑，将人执缚，暂置传舍。但是此事如何处置呢？若说灌夫酒醉谩骂，乃是小小过失，便

作辱了丞相，算不得大罪。田蚡却想得一计，借着大题目，硬栽他一个罪名。他遣人召到长史说道：“今日有诏召请列侯宗室，灌夫骂坐，直是目无诏书，犯了不敬之罪，应行举劾。”遂命将灌夫拘囚居室。田蚡一心欲置灌夫于死地，遂趁势追究前事，分遣吏役捕拿灌氏宗族，讯明种种恶迹，所犯皆系死罪。灌夫此时虽亦欲告发田蚡，无奈身已被拘，自己家属宗族，不是被拿在狱，便是逃匿一空，连着一班狱吏，都是田蚡耳目，更无人代抱不平，只累得窦婴日夜奔走，要想设法替他解救。

窦婴当日回家，闻知灌夫被劾受拘，心中深悔自己不该强邀灌夫前往，以致酿出祸事。自念惟有恳求田蚡，恕了灌夫，但又不便自言，只得遍托许多宾客，前向田蚡说情，田蚡竟一一辞绝。窦婴无法，眼看灌夫陷入死地，都是自己害他，说不得只好挺身担任解救之事。旁有窦婴之妻，见窦婴立意欲救灌夫，恐他连累受过，因谏阻道：“灌将军得罪丞相，就是得罪太后，岂能救得？”窦婴答道：“纵使救他不得，连我都被坐罪，不过失了侯爵。此侯爵自我得之，亦复何恨？无论如何，终不令灌仲孺独死，窦婴独生。”说罢，便自到密室之中，写成一书，表白灌夫之冤。心中又恐家人前来谏阻，遂瞒着大众耳目，私自出门，前往北阙上书。

武帝接阅窦婴所上之书，立召窦婴入见。窦婴见了武帝，备言灌夫醉饱过失，罪不至死。武帝点头，命赐窦婴饮食，说道：“待来日到东朝辩明此事。”窦婴见说，只得退下。

次日，武帝驾坐长乐宫，召集公卿大臣，会议灌夫之狱。窦婴力言灌夫为人甚好，此次酒后小有过失，丞相挟嫌，遂诬以他罪。田蚡极陈灌夫交通豪猾，鱼肉乡里，所为横恣，种种不道。窦婴口才素拙，竟说田蚡不过，只得转到田蚡身上，说田蚡平日如何骄奢贪恣。田蚡听了，也不分辨，只说道：“现

在天下幸而安乐无事，蚡蒙主上亲幸，得侍左右，所喜者音乐狗马田宅，所有者倡优巧匠之类，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杰壮士，与之议论，心存诽谤，仰面视天，俯首画地，睥睨两宫之间，侥幸天下有变，得立大功。臣自然不及魏其等所为。”二人辩论良久，武帝遂遍问朝臣道：“二人所言，何人是为？可各陈述意见。”

于是御史大夫韩安国出班奏道：“魏其言灌夫因父战死，亲持画戟，驰入吴军，身受数十伤，勇冠三军，此乃天下壮士。杯酒争论，非有大恶，不能便引他罪诛之，魏其所言是也。丞相言灌夫交结奸人，凌虐小民，家资富厚，横行颍川，不可不究，丞相之言亦是。应如何处理，尚望陛下裁察。”韩安国言毕退下，旁有主爵都尉汲黯，内史郑当时，相继向前陈述，皆以窦婴之言为是。偏是郑当时生性怯懦，心畏田蚡之势，后来语气游移，不敢坚执。其余诸人，明知田蚡不是，但畏其权势，惟恐言语得罪，遂皆默然。武帝便对郑当时发怒道：“汝平日常说魏其、武安长短，今日当着大廷议论，何以局促，效辕下驹？吾并斩汝辈矣。”说毕，遂即起身罢朝入内。

原来武帝近见田蚡骄横，心中已恶其人，碍着太后，未便将他罢相。此次灌夫事起，武帝听了二人辩论，并诸臣所主张，明知是田蚡挟隙倾陷灌夫，但当着大众断他不是，恐田蚡面上，有失风光，以致太后不悦，只得假作含糊，不复穷究，却借郑当时发作数句，便行罢议。在武帝原无心诛戮灌夫，看来田蚡此举，不免失败。未知田蚡如何打算，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八回

田蚡设计激太后 武帝被迫罪灌夫

话说当日武帝罢朝，各官皆散。田蚡垂头丧气，行出宫门。心想今日廷议，除自己与窦婴外，发言只有三人，汲黯、郑当时都为窦婴，韩安国模棱两可，算来为窦婴者却有两个半，自己只得半个，心中甚是愤懑。恰好行到止车门，一眼瞥见韩安国，急呼近前，与之同车回去。田蚡坐在车中，便对韩安国埋怨道：“长孺理应助我处治此老秃翁，何为首鼠两端？”安国被责，默然良久，方对田蚡道：“君何不自尊重？魏其言君之短，当免冠解印绶，归还主上。说：‘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宰相，本难胜任，魏其所言皆是。’如此则主上喜君能让，极意挽留，魏其必愧而自杀。今人言君短，君亦言其短，譬如儿女互相争论，何其不识大体？”田蚡闻言，乃向韩安国谢道：“当时争得甚急，不曾想到此法。”

田蚡于路暗思，事已至此，若不能杀得灌夫，必至为人耻笑，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于是回到家中，假作十分懊丧，召集家人，告知自己被人欺凌，无面目复立人世，惟有寻个自尽。遂先写成一书，辞别太后，又嘱咐兄弟许多言语。举家大小，见此情形，以为田蚡真恨恨不绝，于是盖侯王信、周阳侯田胜心中焦急，连忙乘车，前赴长乐宫来见太后。

王太后平日不甚干涉政务，只因此事与其弟有关，当日廷

议之时，特遣近侍从旁听得明白，回来详细报知。太后因朝臣多为谗佞，心中不悦。恰值王信、田胜同入宫中，对着太后号哭，诉说田蚡为人所欺，气得寻死，恳求太后替他做主。太后闻说，也就悲泣。此时武帝罢朝入内，正当食时，照例向太后进食，太后发怒不食，对武帝道：“我身尚在，不料人皆凌践吾弟，到我百岁之后，岂不任人鱼肉。”武帝见太后发怒，上前谢道：“彼此同是外戚，所以廷辩此事，不然只须一狱吏便可决断。”

先是武帝入宫，郎中令石建趁着无人，便将二人事实，向武帝分别陈明，武帝愈加明白。偏遇太后袒护外家，赌气不肯进食。武帝明知受田蚡摆弄，此时且顾敷衍太后，也料得太后意思，不过欲诛灌夫，连谗佞都要受罪，方才平得此气。但照此办理，终觉不公，不免有人出来说话。别人却也不惧，只虑汲黯一人。此时适黄河开了决口，便乘此机会，命汲黯偕同郑当时前往堵塞。

汲黯与郑当时奉使起程之后，武帝遂遣御史责问谗佞。说他所言不实，欺骗君上，竟将谗佞拘于都司空。一面饬廷尉严究灌夫罪状，依律处断。廷尉只得承着太后之意，将灌夫拟定族诛罪名，并其宗族皆坐以死罪。此时谗佞被拘，汲黯、郑当时奉使出外，朝臣中更无一人敢向武帝争论此案。谗佞闻知灌夫遭此大冤，心中不甘，己身虽遭囚禁，尚要设法救他。谁知此举，竟连累到自己身上。未知谗佞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九回 田蚡抱病遭冤鬼 相如奉使通西夷

话说窦婴一心欲救灌夫，即恨自己被拘，不得入见武帝。忽想起景帝临崩之时，曾受遗诏道：“将来遇事见为不便，许其随时入内面陈。”窦婴遂将此语写成一书，使其侄上奏武帝，希望武帝召其入见。武帝得书，便命尚书查明有无此种遗诏。向例诏书皆写两本，一发给受诏之人，一存尚书备案。谁知尚书复奏，据称并无此语，独窦婴家中有之，乃窦婴家丞封藏。于是有司劾奏窦婴矫先帝之诏，罪应弃市。窦婴被拘，尚不知其事，及元光四年冬十月，灌夫并家属宗族皆已被杀，窦婴方知道自己为人所劾，坐以死罪。自念上书不能救得灌夫，反害自己，心中甚是愤恚，因此得感风疾，便欲绝食而死，免得受刑。后来却打听得武帝无意杀他，遂又如常进食，一面延医诊治风病。

武帝将窦婴拘在都司空，并非真欲办罪，不过借此稍平太后之气，又使他不得干预灌夫之事。本拟杀了灌夫，便将窦婴释放，偏值窦婴被拘之后，尚要上书，且引景帝遗诏为言，致被尚书劾以矫诏之罪。武帝见窦婴家中有此诏，岂能伪造，料想不是尚书失于留稿，便是田蚡从中播弄，所以并无欲杀窦婴之意。及灌夫既死，武帝遂想将窦婴发落，已议定为不死。谁知田蚡陷死灌夫，意犹未足，又想并杀窦婴。因见朝廷向例，

每值立春之日，必下宽大诏书，凡罪人未经行刑者，多从减免。心恐窦婴延至立春，竟得赦出，未免便宜了他，遂使人造作一种流言，说是窦婴在狱怨望，出言诽谤。传到武帝耳中，以为是真，不觉大怒，遂于元光四年冬十二月晦日，命将窦婴押到渭城处斩。

读者须知灌夫交结豪猾，为害颍川，原属有罪。田蚡身为丞相，若能依法究治，明正其罪，灌夫亦当俯首无辞，虽死何怨？今田蚡因自己作事不端，心恐灌夫举发，平时不敢究治，后来积有嫌隙，却因酒后小失，诬以不敬之罪，将其拘执；又尽捕其家属宗族，使之不得告发己罪。灌夫以此竟遭族诛，自然死得不甘。至如窦婴更属无罪，有司劾其矫诏，亦系冤枉。偏遇田蚡挟求田不遂之怨及帮助灌夫之仇，便欲趁势报复，造作谤言以促其死。二人既死，田蚡正在十分快意。谁知天道好还，报应不爽，才到春日，田蚡便得一病。其病却甚奇怪，但觉浑身上下无处不痛，似乎被人打击。田蚡口中只是号呼服罪，旁人并无所见，问起他来，又不肯说。合家惊恐，到处祈神祷告，延医服药，毫无效验。

王太后及武帝闻知，车驾临视，见此情形，料他必定遇鬼，遂遣能视鬼物之巫，到来一看。据回报说是魏其侯与灌夫，守住田蚡身边，共同笞击，欲索其命。武帝听了心中明白，王太后也自追悔，已是无及。不过数日，田蚡竟号呼而死，清人谢启昆有诗咏灌夫道：

愿取王头报父仇，凭陵气概压同侪。
渭渭颍水歌清浊，墨墨王孙挟骋游。
骂坐不知长乐尉，造门惯髻武安侯。
后来守杀传瞻鬼，醉饱为灾恨未休。

综计田蚡一生行事，极不足取。奢侈横暴，气焰迫人，又因倚着太后势力，竟侵武帝用人之权，每遇官吏出缺，自己任意补人。武帝甚觉不快，一日曾问田蚡道：“君所补官吏已经完否？吾意亦欲补人。”又一日田蚡奏请武帝给与考工官地以广居屋。武帝忍不住发怒道：“君何不遂取武库？”可见武帝平日对于田蚡，甚是不满。此次因敷衍太后，使田蚡得了便宜，尤不愿意。后来淮南王刘安谋反发觉，武帝查得田蚡曾与交通，怒道：“武安侯此时若在，我必灭他的族。”由此看来，田蚡之死，尚是占了便宜，或者报应止及一身，不能累到全族，天道难知，只好以不解解之罢了。

闲话休提，却说武帝为着田、窦之案，特将汲黯派往治河，汲黯不过在田、窦廷辩之时，说了几句公道话，武帝何以惮之至此？原来汲黯有一段来历，甚可敬重，实非当时朝臣可比。

汲黯字长孺，濮阳人，武帝在东宫，汲黯为太子洗马，日侍左右。武帝见其举止方严，心中敬惮，及即位用为谒者。当日闽越攻击东瓯，武帝命汲黯往视情形。汲黯奉命行至吴中，便即回报，说道：“越人相攻，乃其习惯，不足劳天子使者。”

武帝无言。一日，武帝闻河内失火，烧民居千余家，又遣汲黯往视。及至复命，奏道：“小民失火，近屋延烧，此等小事，不足置虑。但臣此去行过河南，见其地新遭水旱，贫民受害者万余家，竟至父子相食。臣谨以便宜行事，持节发河南仓谷，赈济饥民，今归还使节，请伏矫诏之罪。”武帝念其一心为国，特赦其罪。汲黯为人，性情倨傲少礼，合己者善待之，不合者不与相见；人有过失，每面斥之，以此不为众人所喜。然平日重气节，喜游侠，做事正直，取与不苟；事君犯颜敢谏，武帝招致文学儒生，锐意图治，尝对群臣道：“吾欲兴政治，法尧

舜，何如？”群臣未对。汲黯上前说道：“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武帝听说，勃然变色，立即罢朝入内。满朝公卿，见武帝盛怒，皆替汲黯担忧，也有责备汲黯，说他不该如此。汲黯答道：“天子设置公卿辅弼之臣，岂欲其阿谀承顺，陷人主于不义？况当官任职，若但知爱身，将何以对朝廷？”众人见说无语。

武帝既畏汲黯直谏，遂调出为东海太守。汲黯素学黄老之术，为治清静，总持大体，不务烦苛，性又多病，常卧阁内，在任年余，东海大治。武帝闻其政绩甚好，又召入为主爵都尉。恰值田蚡为丞相，异常骄贵，每遇二千石官吏向之拜谒，田蚡并不答礼，汲黯对于田蚡，未尝下拜，不过一揖而已。及至灌夫事起，汲黯见田蚡意存诬陷，自己又与灌夫交好，故廷辩时力白其枉。武帝迫于太后，意欲归罪灌夫、窦婴，又恐汲黯见他二人受了委屈，必然出而力争，须费许多口舌，惟有设法先将汲黯调开，方好着手。武帝正在筹思，忽报黄河开了决口。

说起黄河，乃是中国第二大川。昔日夏禹治水，导河于积石，开壶口，避龙门，凿底柱，南至孟津，东流经大伾，分为二道：一北流为大河；一东流为漯水。北流大河又分为九道，自兖州入海。后历一千六百七十六年，至周定王五年，北河始决宿胥口与漯水分流。东北至成平，复合于禹故道。及汉武帝元光三年春，河决顿丘东南，混入源川，由千乘入海。是年夏日，复由长寿津东决濮阳瓠子口，注入钜野，南通淮泗。当日被洪水淹没者，共有十六郡，真是大灾。武帝闻报大惊，遂趁此时，急遣汲黯往塞决口。又因郑当时也是窦氏一党，此次廷议畏缩，贬为詹事，命与汲黯克日同往。郑当时闻命，遂向武帝请展限五日，备办行装。武帝见说惊讶道：“吾闻人言，郑庄行千里不赍粮，何须备办行装？”原来郑当时字庄，乃陈人，

生性谨厚清廉，最好宾客。常就长安近郊，备置驿马以请宾客，又戒飭门下，客至无论贵贱，立即延见，与执宾主之礼，以此为人所称。武帝见其交游甚广，到处有人接待，故以为言。至今称扬好客之人，谓之郑庄置驿，即此故事。

当日汲黯、郑当时奉命到了濮阳，大兴夫役，用人十万，筑堤以塞决口。无如河水势盛，堤成复坏，枉费许多工程，不能成功。汲黯与郑当时无法，只得回报武帝，具述其故。二人回至长安，闻得灌夫、窦婴已死，挽救无及，深以为恨。武帝见塞河无功，欲议再举。田蚡进言道：“大凡江河泛决，皆关天事，未易用人力强塞，强塞之恐违天意。”原来田蚡所食鄆县地居河北，今河决向南而流，鄆县可免水灾，每年多得收获，故劝武帝勿塞。武帝闻言，迟疑未决。又问望气者，望气者亦如田蚡之说，武帝遂决意不塞。

武帝治河不成，正在着急，忽接到报告：唐蒙为开通西南夷，在巴蜀地方，征调夫役，人民大为惊扰。深恐日久滋生事端，须得一人前往宣慰。因念廷臣中惟司马相如熟悉巴蜀情形，可以胜任，便即命其前往。

先是王恢出征闽越，闽越人恐惧，刺杀王郢，前向王恢投降。王恢因使鄱阳令唐蒙，往谕南越，告以平定闽越之事。南越人排出中国食品，款待唐蒙。唐蒙见中有一种蒟酱，因问此物从何而来，粤人对道：“此由西北牂牁江运来。”唐蒙听说，暗想此物出产蜀中，相隔数千里路，如何得到此间，心中怀疑。及回到长安，访寻蜀中商人，告以此语，商人说道：“蒟酱惟蜀中方有，土人往往携带此物，私出边境，卖与夜郎。夜郎国临牂牁江，江广可以行船，直抵南越。夜郎王因贪南越财物，遂与南越交通，为其属国，然南越亦不能强使称臣服事。”唐蒙闻言方悟，因想南越地大人众，难保将来不生异心，惟有通

道夜郎，可以制伏南越，遂向武帝上书献策。武帝得书，即从其请，拜唐蒙为中郎将，发兵护送。由巴郡符关前进，一路山岭崎岖，甚是难行，经了多日，始抵夜郎国都。

原来汉时蜀郡之西为西夷，巴郡之南为南夷，统名为西南夷，皆是氏种。其中君长不下百余，地方数千里，不屑中国。夜郎在南夷之中，算是大国。唐蒙既至夜郎，入见其君长夜郎侯多同。夜郎侯向来独霸一方，不知中国情形，自以为据有大地，惟我独尊。今见唐蒙到来，因问：“汉比我国，谁为较大？”唐蒙笑道：“汝国区区之地，如何比得大汉？”乃备述中国土地之大，人民之众，物产之多，文化之美，并将带来金帛货物厚赐夜郎侯。谕以朝廷威德，约令举国内属，设置官吏，即以其子为县令。夜郎侯听了，方知中国之大，真是梦想不到，不觉爽然自失。后人讥笑狂妄无识之徒，谓之夜郎自大，皆因夜郎侯一语，遂传为千古笑柄。

夜郎侯既闻唐蒙言语，遂与近旁小邑各君长会议，各君长因见中国财物精美，起了贪心，欲与中国交通。又料得道路险远，汉兵不能来攻，遂议定一依唐蒙之约。唐蒙回报武帝。武帝定名其地为犍为郡，复命唐蒙前往修治道路，由犍道直达牂牁江。唐蒙奉命到了巴蜀，竟按照征发军队制度，调集士卒多人，人民以为要他当兵，不免私行逃走。唐蒙遂用起军法，诛其头目，弄得巴蜀人心大加惊恐。武帝闻知，又遣司马相如前往，责备唐蒙，勿得轻举妄动，并作檄文晓谕各属，方始安静无事。

当日西夷各君长，闻南夷与中国交通，多得赏赐，心中十分羡慕，皆愿归附。欲请朝廷设置官吏，依照南夷之例。蜀郡地方官据情奏闻武帝。此时司马相如已由蜀回京。武帝见奏，遂召相如问之，相如对道：“西夷如邛笮冉駹，皆近蜀郡。其

道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汉兴始废。今若置以为县，更比南夷为胜。”武帝大以为然，遂拜司马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出使。又以王然于、壶充国、吕越人为副使，乘坐驿车四辆，前往蜀郡，招徕西夷，使其归附。

相如奉命出使，乘坐高车驷马，前呼后拥，到了蜀郡。蜀郡太守出郊远迎，成都县令身负弩矢，先驱引导。相如车过升仙桥，想起昔年初入长安，曾在市门题字，如今果然遂了夙愿，心中何等快意，当日蜀郡士女，沿途围观者，不计其数，见相如置身尊贵，衣锦还乡，无不啧啧称羨。消息传到临邛，卓王孙与一班富人闻知，遂皆赶到成都。自己不敢进见，各备牛酒厚礼，托门下献与相如，希望得他欢心。此时卓王孙怒气也不知消归何处，不觉长叹一声，自恨眼力不高，使文君得配相如，尚嫌太晚，于是重新分给文君家财，与其男相等。文君始回家中，与父母兄弟相见。

相如既到蜀郡，遣人赍持金帛，晓谕西夷，于是邛笮、冉駹等君长皆愿归附。蜀郡边境开拓广大，西至沫若，南至牂牁，通道灵山，架桥孙水，以达邛笮。共设一都尉十余县，属于蜀郡。当日蜀中父老，见相如欲通西夷，皆言夷人不为我用，此举无益于事。相如不免追悔。但因此策系自己建议，不敢进谏武帝，遂作成一篇文字，诘难蜀中父老。相如事毕带同文君回到长安复命。武帝大悦，后来有人向武帝上书告发相如奉使不职，受人贿赂金钱，相如竟因此免官，遂与文君家居茂陵，不回蜀郡。过了年余，武帝思念相如，爱惜其才，复召为郎。

一日，相如从武帝至长杨宫射猎，武帝正在年富力强，最喜亲击熊豕，驰逐野兽。相如上疏谏阻，武帝见疏称善，为之罢①。回銮行过宜春宫秦二世葬处，相如又作赋以吊二世，武帝回宫，遂拜相如为孝文园令。

相如既得卓王孙两次分给财产，家道富足，不慕爵禄，往往称病闲居。在旁人观之，大可逍遥自在。谁知相如素性好色，自得文君，患了消渴之疾，意犹未足，又想聘茂陵人家女儿为妾。卓文君闻知，心恨相如薄情，遂作诗一篇，名为《白头吟》，欲与相如决绝。其诗道：

皑如山上雪，皎若云间月。
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
今日斗酒会，明日沟水头。
躑躅御沟上，沟水东西流。
凄凄复凄凄，嫁女不须啼。
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
竹竿何袅袅，鱼尾何飏飏。
男儿重意气，何用钱刀为。

相如见诗，知触文君之怒，只得将此事作罢。又过一时，忽报废后陈氏，遣人赍到黄金百斤，欲求相如为文。欲知陈后何故被废，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十回

惑女巫陈后被废 私窦主董偃见亲

话说武帝废后陈氏，即馆陶长公主之女。先是武帝立为太子，深得长公主之力，因娶其女为妃，及即位立为皇后，号长公主为窦太主。窦太主倚借自己有功，屡向武帝请求，毫不知足，武帝甚是厌苦。有时不允其请，窦太主便觉不悦。陈后性又嫉妒，因此夫妇恩爱渐不如前。此时窦太后尚在，王太后见此情形，密对武帝道：“汝新即位，欲立明堂，太皇太后已是动怒。今又触忤长公主，必至愈失太皇太后欢心。大凡妇人性情，易于见好，汝何妨委曲顺从以悦其意？今后此等处务须深自谨慎。”武帝受了王太后之教，复与窦太主和好，待遇陈后也就如初。

及建元六年，窦太后驾崩，遗命将自己宫中所有金钱财物，尽数赐与窦太主。窦太主得此一宗大财，尚未足意，不时仍向武帝请求，武帝一概辞绝不与。窦太主心生怨望，背后说了许多丑言。武帝闻知大怒，欲废陈后，后又转念道：“当日若非窦太主，不能到此地位，背德不祥，不如姑且含容。”因此陈后未即被废，但宠爱由此大衰。

陈后自嫁武帝，专宠骄贵十余年，并无所出，也曾求医服药，前后费钱九千万，毕竟无子。及至失宠，心中愈加嫉妒。因见后宫之中，算卫子夫最为得势，便视同眼中之钉，三番五

次，设计陷害，欲致子夫于死地。事为武帝所闻，积怒未发。陈后尚自放纵不检，招集一班女巫入宫，问其有何方法，能使主上回心转意，夫妇重新和好？中有女巫楚服，便想趁此骗取钱财，自夸法术如何高妙，何等灵验。陈后深信不疑，使她行法，楚服遂率领徒众，就陈后宫中，安立神像，排设道场，昼夜参拜。又合成丸药，与陈后服之，种种举动，无非弄神弄鬼，闹了许久，并无效验。楚服既得陈后许多财物，心中也觉过意不去，忽然奇想天开，自己竟穿着男子衣冠，作为武帝替身，与陈后同床而卧，相爱俨如夫妇，要想借此慰了陈后痴情。有人将此事告知武帝，武帝怒甚，命有司穷究其事。有司回奏女巫楚服为皇后巫蛊祠祭咒诅，大逆无道，罪应斩首，其余连坐被诛者三百余人，楚服梟首于市。元光五年秋七月，武帝遂命有司赐陈后策书，收其玺绶，退居别宫。陈后自悔为人所惑，被废原无话说。窦太主闻知此事，又羞又惧，入见武帝，叩头谢罪。武帝用言安慰，从此窦太主不敢再向武帝请求。武帝念其旧恩，仍加礼待。

陈后废后一年，窦太主之夫堂邑侯陈午身死。窦太主寡居，年已五十余，却又与卖珠儿董偃亲近。先是董偃年才十三岁，常随其母卖珠，出入窦太主家。左右见其生得眉目清秀，遂在窦太主前，说他相貌甚好，窦太主闻言心动，召之入见，果然看中。因对其母道：“吾欲替汝教养此子，不知可否？”其母见公主竟肯收留其子，喜出意外，自然诺诺连声，再三称谢。公主遂将董偃留在家中，待同子侄，教以书算射御。董偃为人，却也柔顺驯谨，与众无忤，甚得窦太主欢心。一日，董偃与公主家儿，同在廊下赌博。窦太主伏在栏槛，留心观看，董偃因得宠公主，富有钱财，赌时赢得他人之钱，却能让还不要，窦太主见了，心中愈加奇异。

及陈午既死，董偃年已十八，窦太主将他行了冠礼，每遇出外，命其执轡御车，在家常侍左右。当日朝中公卿，因董偃是窦太主爱幸之人，皆与往来。窦太主便命董偃散财交结宾客，又亲自传到中府吩咐道：“董君欲用财物，汝当即时支给。约计一日所用，金满百斤，钱满百万，帛满千匹，方来告我。若不满此数，任其使用，不必请命。”中府领命退去。于是董偃每日要用钱财，便径向中府支取。读者须知窦太主本是贪财之人，平日向武帝求索，已自不少，又得窦太后遗赠一宗大财，自己如何用得许多。如今心爱董偃，便任其挥霍，全不吝惜。董偃有钱使用，因此交游甚广，名闻一时，人皆称之为董君。

当日董偃所交宾客有袁叔者，乃袁盎之侄，家居安陵，与董偃甚是相得。一日密对董偃道：“足下私侍公主，罪在不测，计将安出？”董偃闻言大惧，蹙起双眉答道：“吾久已忧虑此事，但不知如何是好？”袁叔道：“吾有一计，可保足下无事。”董偃欢喜请教。袁叔道：“顾成庙距离京城颇远，其地又有揪竹籍田。主上每年例须到此行礼，邻近并无宿宫，只有窦太主长门园，最为近便，主上久欲得之。今足下何不请窦太主将此园献与主上，主上知出自足下之意，自然喜悦，足下可以高枕而卧，长无忧患，不知君意以为如何？”董偃听了，连忙顿首称谢，口中说道：“敢不奉教。”遂入内向窦太主说知。窦太主立即写成一书，将园献与武帝。武帝大悦，命将窦太主园改名为长门宫，移废后陈氏居之。武帝念窦太主情谊，令有司供养废后，一切如旧。窦太主闻知大喜，便命董偃持黄金百斤赠与袁叔。

袁叔暗想窦太主私近董偃之事，已为武帝所闻，此次上书献园，武帝亦知是董偃意思，何不趁此时使他得见武帝。因又想得一计，告知董偃，转达窦太主依言行事。于是窦太主遂称

疾不朝。武帝闻信，亲来视病，问以所欲。窦太主辞谢道：“妾幸蒙陛下厚恩，先帝遗德，列为公主。既叨赏赐，又得食邑，受恩深重，无以为报。不幸身遭疾病，深恐早填沟壑，窃愿陛下车驾不时临幸。妾得献觞上寿，虽死不恨。”武帝见说笑道：“但望主病早愈，此等小事，何足忧虑。惟是群臣从官人多，未免累主破费。”说罢遂起驾还宫。原来武帝自从陈后废后，一向少到窦太主处，故袁叔教窦太主诈病，要求武帝不时到来。今见武帝应允，窦太主心中暗喜。过了数日，似作病愈，入宫谒见。武帝便命取钱千万，与窦太主宴饮作乐一日，至晚方回。

又过数日，武帝果来主家。窦太主早预备今日使董偃见帝，明知自己作事不端，先自贬降。身着蔽膝，妆成卑贱服饰，引导武帝登阶，入得堂中，恭请武帝坐了正座。武帝见窦太主如此装饰，心中明白，坐尚未定，不等窦太主开口便说道：“愿见主人翁。”窦太主闻说，立即下堂，除去簪珥，跣着双足，叩头谢罪道：“妾所行无状，有负陛下，身当伏诛，陛下不忍加刑，实为万幸。”武帝辞谢，命窦太主戴簪着履，窦太主遂起立前往东厢，此时董偃已在东厢等候。窦太主便引董偃入见，董偃头戴绿帻，臂缚青鞵，随窦太主行到堂下，俯伏地上。窦太主立在旁边赞名道：“馆陶公主庖人臣偃，昧死再拜上谒。”

董偃连连叩头请罪，武帝见了立起，吩咐赐以衣冠。董偃奉命起去，换了衣冠，左右排齐筵宴，武帝入席。窦太主与董偃陪侍左右。窦太主见武帝优待董偃、不称其名，呼为主人翁，心中何等快活，格外奉承武帝，亲自进食，捧觞上寿。是日宴饮尽欢而散，窦太主又取出许多金钱绶帛，请命武帝，分赐将军列侯随从官吏。此事传播于外，天下皆知董君贵宠，于是各地术士擅长一技者，闻风争投董君，于是窦太主门庭，一时异常热闹。

董偃自得见武帝之后，极力迎合，买得武帝欢心，常从游戏北宫，驰逐平乐。又引武帝观看斗鸡走狗蹴鞠等戏，武帝大为欢乐。一日武帝驾坐未央前殿宣室，一班郎官执戟，排列殿下。武帝吩咐左右，特为窦太主置酒，并命谒者往引董偃入内。忽见殿下一人，撇了画戟，上前奏道：“董偃有斩罪三，安得入此？”武帝急举目观看。未知来者何人，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十一回 长门词赋难邀宠 平阳歌舞独承恩

话说武帝置酒宣室，欲召董偃入内，旁有一人上前谏阻，武帝举目一看，原来却是东方朔。东方朔此时正为郎官，执戟立在殿下，闻召董偃，撒下面戟，上殿说道：“董偃有斩罪三，安得入此？”武帝问道：“何故？”东方朔道：“偃以人臣私侍公主，其罪一也；败男女之化，乱婚姻之礼，有伤王制，其罪二也；陛下富于春秋，方积思六经，留神政事，偃不遵经劝学，反以奢侈为务，尽狗马之乐，极耳目之欲，是乃国家之大贼，人主之大贼，其罪三也。陛下奈何与之亲近？”武帝听了默然不应，良久方说道：“吾今已命预备，权且敷衍此次，以后自当改过。”东方朔道：“不可。宣室乃先帝正殿，非正事不得入此，不比它处。若容纳淫乱之人，在此饮宴，臣恐将有篡逆之祸。”武帝称善，遂命将酒筵移于北宫，引董偃由东司马门入内，改名东司马门为东交门，赐东方朔黄金三十斤。由此董偃恩宠日衰，武帝不与亲近。

董偃既据有窦太主资财，服用阔绰，交游众多，说不尽豪华娱乐，后来竟忘了自己是何出身。自顾青春年少，却嫌窦太主年纪老大，渐与疏远，在外私置姬妾，假称宾客酬应，瞒着窦太主，不时前往取乐。久之竟被窦太主探知，心中大怒，责骂董偃一番，将他闭在家中，不许出门。往日所有交游，一概

断绝。武帝闻知此事，遂将董偃赐死。董偃死时，年已三十，又过数年，窦太主亦死，二人竟合葬于霸陵之旁。此后公主贵人，遂多逾越礼制，闺门不谨，皆由武帝纵容窦太主与董偃，致酿成此种风气。

当日废后陈氏，自从移居长门宫，虽然饮食服用，一切如故，但长日独居，未免愁闷无聊。闻说武帝与窦太主情谊仍甚亲密，心想如何能得车驾到来，相见一面。忽念道主上平日最喜辞赋，不如托人作成一赋，将自己悔过思慕之情，曲曲摹写出来，希望主上见了此赋，感念旧情，重收覆水。久闻蜀人司马相如文字最工，遂遣人持了黄金百斤，送与相如、文君，作为酒食之费，请其代作一赋。相如允诺，不久作成，交与来人带去，后人因称为《长门赋》。

废后陈氏得赋甚喜，遂命宫人时常读诵，不久传到武帝耳中，武帝与废后恩情已断，相如文字也就无灵，后来废后竟死于长门宫，在她未死之前，卫子夫已立为皇后。

说起卫子夫出身甚是微贱，其母卫媼，乃平阳侯曹寿家婢，嫁于卫氏，生有一男三女。男字长君，长女字君孺，次女字少儿，三女字子夫。卫媼又与平阳侯家吏郑季私通，生子名青。子夫自少容貌秀丽，头发尤美，色黑而长，光可以鉴，以其母故，遂为平阳侯家歌女。

武帝姊阳信长公主，嫁与平阳侯曹寿，故亦称平阳公主。公主见武帝久未生子，遂留意访寻良家女子十余人，蓄养在家。建元二年春三月上巳，武帝照例往灞上祓祭，回时顺路驾临平阳公主家中。平阳公主便将所蓄良家之女，妆束出见。武帝逐人看过，竟不曾选取一个，公主见武帝并不合意，遂命诸人退出。

到得饮酒时候，公主召到一班歌女，当筵歌舞，子夫也在

其列。她本善歌，能造新曲，如今得见天子，便将歌词来挑武帝。也是她命中有缘，武帝听她歌词，不觉心动，遂唤子夫近前，问其姓名。少顷，武帝起入旁室更衣，公主心知子夫为帝所喜，遂命其随侍入内，子夫因此得与武帝亲近。武帝还坐，喜动颜色，命赐公主金千斤，公主遂奏请送子夫入宫，武帝许之。酒阑席散，武帝起驾回宫，命将子夫载入后车。公主亲送子夫登车，手抚其背道：“汝此去努力加餐，将来尊贵，望勿相忘。”子夫领诺。

谁知子夫入宫年余，竟不得见武帝一面。原来武帝后宫姬妾众多，立有簿籍，按名登记，每日轮流进幸。子夫新入宫中，名字记在簿末，所以年余还轮不到她一次，子夫闲住深宫，正在愁闷，一日，忽闻武帝召集宫人，尽行入见。子夫向众人问起缘由，方知武帝因为宫人太多，意欲亲自挑选一番，分别去留。子夫心想主上内宠甚多，何时得见亲幸，似此闭锁宫中，甚觉拘束，反不如在侯家快乐。子夫想定主意，一心要想出宫，于是草草妆束，随同众人入见。

武帝既召齐宫人，遂按着名册，逐人点唤近前验看，见有不中用者，便在名下做个记号，预备发放回家。及至点到子夫，子夫走近前来，对着武帝涕泣，自请放她出外。武帝前因看见子夫发美，一时高兴，纳入后宫，事后早已忘却。今见子夫如此情形，不免触起旧情，心生怜悯。忽又想到昨夜曾做一梦，梦见卫子夫立于中庭，旁生梓树数株，梓者子也，我今尚未有子，想是应在子夫身上，合该生子，今日恰又与她相见，岂非天意？武帝想罢，遂将子夫安慰一番，并告以梦中所见，当晚便命子夫侍寝。子夫果由此怀孕在身，遂绝出宫之念。

此时陈后尚未被废，闻知子夫得幸有孕，心中十分妒忌，便想出许多方法，意欲害死子夫。子夫几次遭她毒计，却有天

幸，皆得不死。武帝闻知，愈加爱惜子夫，日夜遣人守护，陈后无从下手。偏是窦太主身为母亲，任从其女害人，不但不加教训，反要助她为虐。自己无法奈何子夫，竟迁怒到其弟卫青，要想杀他出气，于是遣人往捕卫青。未知卫青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十二回

卫青胜敌取侯封 李广复仇诛醉尉

话说卫青字仲卿，本姓郑氏，乃卫媼私通郑季所生。少时其母将青送还郑季，郑季家中，已有正妻，早生数子。因他乃私生子，不甚爱惜，使之牧羊。诸子更不把他当作兄弟，一味呼来喝去，使令做事，有如奴仆，不时还要打骂。卫青虽有父母，却无可倚赖，只得忍气吞声，过那伶仃孤苦的日子。一日因事随着众人，到了甘泉宫居室。此地乃罪人发来作工住宿之处，内中有一钳徒，却能看相，看了卫青相貌，便对他说道：“汝乃贵人，将来官至封侯。”卫青听说笑道：“我为人家奴才，得免打骂，于愿已足，安敢希望封侯。”说罢连连摇头，不肯相信。

及卫青年壮，受不过嫡母及兄弟许多闲气，便离了家庭，来依其母卫媼。卫媼恳求平阳公主录用，公主命为骑奴，每遇公主出行，卫青常骑马跟随。虽然也为人奴，却比在家尚觉快乐。后闻其同母之姊子夫，得幸武帝，纳入后宫，心中暗喜。因记起钳徒之言，盼望姊氏得贵，封及外家，自己也得好处。但是自己姓郑，姊氏姓卫，虽然同母，主上未必知得，不如也改姓卫，好在自己兄弟，既不把我当人，索性与他断绝关系。卫青想定，从此遂冒姓卫氏。又想起身为侯家骑奴，未免辱没，乃托人荐引，得在建章宫当差。卫青遂结识武帝一班从官，与

骑郎公孙敖，尤为交好。

谁知卫青意欲求福，反先得祸。此时其姊子夫，得幸有孕，陈皇后害之不死，窦太主便想替其女出气。卫青在外，何曾知得宫中之事，若使他不冒姓卫，窦太主未必便知他是子夫之弟，今见他明明姓卫，遂迁怒其身。遣人将卫青诱到家中，出其不意，捆绑起来，囚在一处，意欲杀之。卫青虽在宫当差，职位卑贱，并未知名，便被公主杀死，也无人替他伸冤。正在危急之际，却被公孙敖闻知此事，代抱不平，急邀同壮士多人，趁着看守之人不及防备，竟将卫青夺回。卫青因此得免，事为武帝所闻，乃召卫青并其兄卫长君入见。卫青为人退让和柔，武帝一见便加宠幸，数日之间，赏赐几至千金，与其兄同拜为侍中。公孙敖也得升擢。卫青既贵，窦太主遂亦不敢再行加害。不久陈皇后被废，卫子夫宠爱日加，一连生下三女，武帝遂拜子夫为夫人，擢卫青为太中大夫。武帝见卫青勇力过人，且有将略，便欲命之为将，往击匈奴。

当日匈奴军臣单于，自从马邑回兵，心怨汉廷设计诱陷，由此断绝和亲，不时遣兵入塞侵盗。武帝久欲出兵征之，却因朝中多事，又连年通道西南夷，未暇兼顾。至元光六年春，匈奴复入上谷，杀掠吏民。武帝遂拜卫青为车骑将军，兵出上谷；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兵出云中；太中大夫公孙敖为骑将军，兵出代郡；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兵出雁门，各率马队一万，往击匈奴。四将领命，分道前进。算自高祖被围白登之后，至今七十年，汉兵第一次出塞。

匈奴闻知汉兵大举来伐，急命部下预备迎敌。先说李广兵出雁门，恰与单于大队相遇，两下交战良久。匈奴兵十余万，汉兵仅有万人，众寡悬殊。李广虽然勇猛善战，终难取胜，部下兵士，死亡过半，胡兵势如潮涌，将李广四面围住。李广东

冲西突，不能脱身。单于素闻李广之名，今见他被困垓心，急传下命令，务须生擒李广，不得将他杀死。末后李广战到力竭，身又受伤，不能抗拒，胡兵一拥上前，竟将李广擒住。单于见已获得李广，心中大喜，即命回军。李广部下将校，眼看主将被擒，无力救援，只得收集败残兵士，退回数十里驻札。胡兵战胜，一齐口唱凯歌而回。李广虽然被擒，心中却甚镇静，意欲设计逃走，故意假作伤重，不能起坐。胡兵信以为真，料他万难脱逃，遂亦不加捆缚，取出绳网，将李广盛住，系在两马之间，慢慢行走。

李广卧在网上，前后左右，都是胡兵围守，要想脱逃，未得其便，索性闭目假死，使他不作准备。约略行有十余里路，李广心想不趁此时急逃，若到胡庭，莫想得归中国。遂偷眼向四围观看一遍，瞥见近旁有一胡儿，骑在马上。李广留心细看，知是一匹好马，此时心急智生，连忙耸身一跃，捷如飞鸟，竟跳上胡儿马背。李广一手夺得胡儿弓箭，一手将胡儿推落马下，勒转僵绳，加上数鞭，那马展起四蹄，如飞向南驰去。胡兵出其不意，大惊失色，一齐拨回马头，从后急追，李广回头一看，尘埃起处，追兵来了数百，自己单身匹马，如何抵敌，只得催马前进。好在坐骑得力，胡兵多数追赶不上，也有数十人乘坐好马，渐渐追近，李广便将夺得弓箭，回射追兵，无不应弦而倒。李广且行且射，一直行有数十里路，却与部下残兵相遇，胡兵追赶不上，只得回去，李广竟得逃脱。

读者试想李广此次出兵，骤遇单于大队人马，寡不敌众，以致兵败被擒，可谓尽力杀敌，及被擒之后，又能设计逃回，理应替他原情，将功折罪。谁知李广回国之后，有司查问情形，说他丧失士卒甚多，自己又被生擒，照律应该斩首，但照例许其出钱赎罪。李广遂赎了死罪，免为庶人。此时公孙敖、公孙

贺、卫青三路兵马，亦皆回国。公孙敖兵出代郡，为胡兵所败，折兵七千余人，亦坐斩罪，赎为庶人。公孙贺由云中出塞，未遇胡兵，并无捕获。只有卫青自上谷直驱至龙城，战胜胡兵，斩首七百级。武帝赐爵为关内侯，合计四将出师，一人无功，二人坐罪，独卫青得受爵赏。

李广自从免官，闲居无事，恰值颍阴侯灌疆有罪失爵，二人结伴，同到蓝田、南山之下居住，不时出外射猎解闷。一日乡间有人，来请饮酒，李广随带一个马兵，前往赴席。饮到天晚回家，一路行从亭下经过，却遇霸陵县尉，出来巡查，见了李广，大声呵斥道：“汝是何人，竟敢犯夜？”原来汉制不许人民夜行，夜行者谓之犯夜。李广未及答应，旁有马兵向前说道：“此乃故李将军是也。”谁知霸陵尉，正在酒醉，使出官威，喝道：“纵使现任将军，尚不得夜行，何况是故。”遂将李广并马兵留在亭下，睡了一宿，次早方得归家。李广素性褊狭，受了霸陵尉侮辱，怀恨在心，要想报复此耻。恰好过了一年，武帝又拜李广为右北平太守。

匈奴自被汉兵四路来伐，心中不甘，到了秋日，遂遣兵数千人入塞，沿着边境，一路杀掠，渔阳地方，尤遭其害。此时韩安国病愈复为卫尉，武帝遂命安国为材官将军，领兵屯守渔阳。一日捕得胡人，据说匈奴现已远去，安国信以为实。又见正是农忙时候，遂据情奏闻武帝，罢去守兵。不料过了月余，胡兵忽大举侵入辽西、渔阳、雁门等郡，杀辽西太守，败渔阳、雁门都尉。安国部卒仅有千余，仓皇出战，汉兵大败。安国受伤回营固守，匈奴四面围攻安国。又闻塞下传言胡兵将入东方，武帝遂将安国移守右北平。安国自思昔日身为御史大夫、护军将军，统辖诸将，资格已老；如今却被后进卫青等立功，自己领兵在外，反多败亡，甚是仇恨，希望武帝将他罢归。谁知武

帝更将他迁往东方，防备胡寇，因此忽忽不乐，不过数月，竟得病呕血而死。武帝得报，正在择人接任，忽想起李广人材难得，弃置不用未免可惜，遂下诏命李广为右北平太守。李广受命，便欲报复私怨，奏请武帝，将霸陵尉随军调用。武帝准奏，霸陵尉被调至军，李广一见大怒，喝令左右推出斩首。一面上书武帝，陈明情节，自行请罪。未知武帝如何发落，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十三回 飞将军射石没羽 主父偃上书得官

话说李广杀了霸陵尉，自向武帝上书请罪。武帝赐书免究，令其尽力防胡。李广奉命到了右北平接任，早有消息传入匈奴。匈奴当韩安国在时，本拟来侵右北平，今闻李广当了郡守，遂将此举作罢。只因李广历守边郡，数与匈奴力战，威名久著；加以前次受伤被获，身在多人围守之中，竟能单骑脱逃，真是神勇莫测，以此匈奴人人畏服，将李广起个绰号，号为“汉飞将军”。李广在郡数年，匈奴始终不敢入境。

李广见郡中无事，时时以射猎自娱，生性尤喜射虎，每居边郡，闻说其地有虎，便随带弓箭，亲往射之。及居右北平，地尤多虎，李广常日随带兵士，跨山越岭，寻觅虎迹，虎若被他遇见，一箭一只，莫想望活，也不知杀了多少。一日，李广行到山中转角之处，忽然一阵风过，迎面来一班斑斓大虎。那虎一见有人，便蹲在地上，大吼一声，张牙舞爪猛扑过来。此时李广与虎相去不过数丈之地，随从兵士，见来势凶猛，一时猝不及防，吓得手足无措。李广张弓搭箭，急向那虎射去。说时迟，做时快，那虎一爪早扑到李广身上。一班兵士急持兵器来救，忽见那虎四足一蹬，直挺挺倒地而死，行近看时，原来李广一箭直贯虎心，所以死得如此之速。再看李广身上，却也鲜血淋漓，受了重伤，众人回想适才情景，危险万分，不觉毛发

悚然，遂扶着李广，回去延医调治。李广此番几乎命丧虎口，在他人早怀戒心，偏他毫不介意，待得伤痕平复，仍前出外射猎。

又一日，李广自山旁行过，远望草木丛杂之中，隐隐似是一只猛虎，卧在地上。李广觑准，放了一箭，只听飐的一声，那支箭不高不下，正中虎身。众人便赶向前去，要想拖那死虎，谁知近前一看，却是一块大石。再看那箭镞连杆都透入石内，稳稳插定，只余一半箭羽，露在外面，用手拔它不动。大众见了，都道石头何等坚固，箭锋竟能穿入，真是十分奇怪，遂赶回报知李广。李广不信，自来观看，果然不错，心中也觉诧异，于是再回原处，对着那石，重射一箭。谁知此次虽仍射中，箭锋碰在石上，折为两段，石头依然完好，并无损伤，李广连射数箭，终不能入，但不知先前一箭，何以如此，自己也莫名其妙。

李广在右北平首尾六年，适值郎中令石建身死，武帝遂召李广入京，代石建为郎中令。

当日四将出师，独卫青一人立功，以此武帝尤加亲幸。过了一年，是为元朔元年，卫子夫生下一子，取名为据。武帝年已二十九，始得长男，心中甚是欢喜，下诏立卫子夫为皇后。东方朔、枚皋皆作皇太子生赋以贺。武帝又命立祿祠，使校皋作祿祝之文祭之。枚皋又献赋于卫皇后，戒以慎终如始。卫后既立，外家皆得封赏。卫后长姊君孺，嫁与太仆公孙贺；次姊少儿，先与霍仲孺私通，生子名为去病，后又与陈掌私通。陈掌即陈平曾孙，武帝乃召陈掌为詹事，陈掌竟娶少儿为妻。霍去病年已十八岁，武帝亦用为侍中。

是年秋日，匈奴入寇辽西、渔阳、雁门等处，适值韩安国兵败被围，武帝又拜卫青为车骑将军，领兵三万，出雁门，李

息出代郡。卫青与匈奴交战大胜，捕斩敌人数千，奏凯而回。武帝甚喜。先是卫青出兵之前，曾遣小吏减宣，往河东买马。减宣奉命前往，不久如言买齐。卫青爱其才干，遂向武帝保荐。武帝拜减宣为厩丞。一日，卫青又向武帝推荐一人，其人复姓主父名偃，乃临淄人，素学苏秦、张仪之术。家贫客游诸侯，所至不遇，至是入京，来见卫青。卫青与语大悦，遂向武帝保荐。谁知言了数次，武帝未即召用。主父偃久在京师，用度已绝，到处借贷，每多惹人厌恶，寻思无法，只得写成一书，自行诣阙上之。同时又有燕人徐乐，临淄人严安，一同上书，皆言时务。武帝见了三人之书，甚合其意，立即同时召见，对三人道：“君等皆在何处，何相见之晚也！”皆拜为郎中。

主父偃得官之后，便时向武帝上书言事，多见听用。元朔二年春，梁王刘襄，城阳王刘延，上书请以邑分与其弟。武帝见奏未决，主父偃进言道：“古者诸侯地不过百里，易于制伏，今则连城数十，地方千里，平时骄奢淫乱，有事则合纵谋逆。若依法削小其地，必致群起生变，晁错之事，可为前车之鉴。据臣愚见，诸侯王子弟多者或至十余人，惟有嫡长子乃得嗣立，其余虽系骨肉，并无尺寸之封，未免向隅。愿陛下令诸侯王得推恩分割其地，以封子弟为侯。在彼人人喜得所愿，又出自主上恩德，实则分裂其国，使渐弱小易制。”武帝听了称善，乃下诏允准梁王、城阳王之请。又通告诸侯王有愿分与子弟邑者，许其奏闻照办。于是诸侯王支庶子弟，皆得封邑，藩国由此削弱。

到了元朔二年，匈奴又来犯边，武帝复遣卫青、李息率兵讨之，卫青兵出云中，北至高阙复折而西行，直抵符离，阵斩敌首数千，捕得牲畜数十万，驱逐白羊、楼烦王，尽取河南之地。武帝大喜，下诏封卫青为长平侯，部将苏建为平陵侯，张

次公为岸头侯。主父偃因上书武帝道：“朔方地质肥沃，外阻黄河，形势险要。昔蒙恬筑城以逐匈奴，今可仿行其策，既免戍兵运饷，又可开拓土地。”武帝得书，交于公卿会议，公卿皆以为不便。武帝不听，竟从主父偃之言，下诏以所得河南地，置朔方、五原两郡，使苏建前往筑城，并修复蒙恬故塞，募民十万人，徙居其地。

一日，主父偃又对武帝道：“茂陵初立，请将各地富豪兼并之家，尽数移徙其间。此等人平日倚借财势，横行乡里，为害地方，今勒令迁居以奉陵邑，内可以充实京师，外可以潜消奸宄，所谓不用刑而能除害，计莫善于此。”武帝依言，即飭有司遵照办理。

各地郡守奉到武帝诏书，即按照章程，查明本地豪杰及家财三百万以上之富户，造具名册，通知本人，预备起程，届期分派吏役押送赴京。当日河内职县，有一大侠，姓郭名解，字翁伯，论起家财，尚不满三百万，原不在应徙之列。但是他侠名素著，势力极大，可算是当地著名豪杰，若将他遗漏，深恐武帝查出，必然究问，说是舞弊隐匿，如何当得起此种罪名？只得将郭解姓名列入数内。

郭解闻说自己应行迁徙茂陵，心中不愿，也知此事非地方官所能为力，必须朝中具有权势之人，前向主上陈明。因想起将军卫青主上所宠，得他一言，当可避免。于是托人转求卫青，代向武帝说情。卫青素闻郭解之名，心想此等小事，并不费力，遂慨然依允，入见武帝，具述郭解家贫，不合迁徙。谁知卫青不代说情，武帝尚不注意，今闻此言，便知他是大侠，愈加不肯放松，因微笑说道：“郭解不过一个布衣，竟有权力，能使将军替他说话，可见其家不贫。”卫青无言对答，只得退下，使人通知郭解。郭解无法，遂率领家口，起程来京。欲知郭解

平日为人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十四回 悔愆尤恶人改行 逞睚眦侠客寻仇

话说郭解即善相人许负之外孙，其父亦为游侠，文帝时因事被诛。郭解为人短小精悍，少时凶恶无赖，人或稍忤其意，便必设法将其人害死，方始甘心，因此被他杀害之人甚多。但生性却也慷慨，自视性命甚轻，往往将身借与朋友报仇雪恨。他家中既无甚财产，自己又无职业，遂结识一班无赖，专事打家劫舍，掳掠货物，收藏亡命，为其党羽。偶然安静无事，不去劫掠，便私自铸钱，或发掘坟墓，年未三十，所犯罪案累累，不计其数。

大凡身为盗贼之人，无论老奸巨猾，终有一日破案。况郭解生当文景之世，算是汉朝极盛时代，岂容他任意横行，无恶不作？若在他处，早已被获正法，不知死了几次。偏是郭解，命根牢固，每当犯事发觉，官吏捕拿紧急之时，往往被他逃匿得免。有时即遭拿获下狱，却能设法逃走，或是遇赦放免，也算得有天幸。

及郭解年到三十以后，渐渐积有家财，自己也知悔过，改行为善，自奉俭约，专善替人排难解纷，扶危济困，救人之命，不夸己功，又能以德报怨。但他行为虽变，心肠仍是阴险狠毒，遇有小小仇怨，便记恨在心，暗图报复。又有当地一班少年，仰慕郭解为人，争来归附，探得他心怨之人，事前并不通知郭

解，竟设法替他报仇，因此当地人民畏其势力，更不敢与之作对。谁知郭解姊子，一日与人饮酒，倚着郭解之势，强灌人酒，其人愤怒，将其刺死，逃走而去。其姊闻子被杀，自然痛哭，因见凶手未获，便向郭解发怒道：“翁伯一向仗义有名，今竟有人敢杀吾子，凶手又被逃走，如何出得此气？”遂将其子尸身弃在道旁，不肯收葬，意欲借此耻辱郭解，使他代觅仇人。郭解果然遣人暗地查访，竟被他探得凶手去处。凶手自知郭解消息灵通，万难逃脱，一时急得无计，自向郭解出首，将他杀人情由，据实陈明。郭解听说慨然道：“此乃吾甥无理，汝杀他并无不合。”遂安慰其人使去，自将其甥收葬。当地名人闻知此事，皆敬重郭解之义，因此归附之人日多。

郭解持身恭俭，每出外未尝随带从骑，不敢乘车入其县庭，但他行过之处，人皆避座起立。一日郭解正行之际，忽见旁有一人，箕踞而坐，两眼望着郭解，并不动身。郭解便近前问其姓名。后被郭解之客闻知，深怒其人无礼，欲往杀之。郭解急阻住道：“同居乡里，竟不为人所敬，乃是吾德不修，彼有何罪？”客闻郭解之言，方才止住。读者试想郭解一个细民，出入要人起座，已是奇事。更有郭解之客，因此发怒，欲杀其人，尤觉可异。郭解不听其客报仇，引咎自责，似乎不与计较。谁知他计较之心，比前更深，手段比前更巧，遂乃往见县中尉史，告知其人姓名，并嘱咐道：“此人吾所敬重，请于践更时免其充役。”原来汉时人人皆须充当兵役，一月一换，故名为更。富人不愿充役，出钱二千，由贫人代之，名曰“践更”。此事本系尉史管理，尉史既受郭解之嘱，不敢不从，每轮到其人践更之时，吏役并不传唤，一连数次，都是如此。其人心中诧异，自向吏役问其缘由，方知乃是郭解令他免役。其人素来轻藐郭解，至是心感其德，想起郭解出行，众人皆避，自己傲然不动，

甚是无礼，不想他反以德报怨，自觉惭愧异常，遂肉袒向郭解谢罪。一时少年闻知，皆说郭解行事大异常人，愈加仰慕。

当日河内一带邻近郡国，皆闻郭解之名，人民遇有急难，皆来恳求郭解，替他解免；或彼此结下冤仇，及生出争论，亦请郭解调停和解。郭解不论道里远近，一诺便行，凡可出脱者，无不替他出脱，即使势难挽救，亦必尽己心力，奔走设法，务使请求之人心满意足，然后方敢受其酒食。众人见郭解一腔血性，无不感动，人人死心塌地愿替郭解效力。

一日，忽有洛阳人前来相访，郭解出见，问其来意。其人具述洛阳有两大姓，因事相仇，彼此各图报复，当地贤豪曾经相继出面调处已有十数次，两家始终坚执不听，特远道来请郭解代为和解。郭解慨然允诺，即同来人到得洛阳。他不欲使外人闻知，等到夜间，亲往两姓家中，委曲劝导。两姓久仰郭解之名，只得勉强听从。郭解乃对两姓道：“吾闻洛阳有名诸公，曾经屡次调停，多不见听，今幸足下肯听解言。但解何苦夺他县贤士大夫之权？君可候我去后，仍请当地诸公，再行出头劝解，然后听从，庶可顾全诸公体面。”两姓许之，郭解遂乘夜坐车悄悄回去。

郭解侠名，传播愈远，便有四方亡命避难之人，前来投靠，日多一日，郭解一律收留。自己家财，本非豪富，却肯养活多人，毫无吝惜，后来愈到愈众，不但饮食无从供给，连房屋都难容留。于是当地一班少年，及邻县富豪，见此情形，便想替他出力，各自驾车来到郭解家中，迎取逃人，载归其家养活。此种举动，本须秘密，大约多在夜半行事，因此每夜郭解门前，必有车十余辆，可见其藏匿逃人之多。读者须知专制时代，人民蜷伏于政府威权之下，困苦颠连，无所告诉，但得一人，能超出政府权力范围之外，缓急足以托命者，便如小儿之投慈母，

大旱之望云霓，所以郭解虽是一个无赖小民，竟能号召党羽，包庇犯人，隐然与政府为敌。

此次郭解被徙茂陵，急将逃人处置清楚，收拾行装起行。临行之时，远近来送之人甚多，争出钱财为赠，郭解共得钱千余万。郭解既入关中，关中贤豪，无论识与不识，争来结交，一见如故。郭解虽然新到异地，声气却也广通。当日轺人杨季主之子为县吏，奉命押送郭解。郭解兄子因此怀恨，于路将他暗杀，并割取首级而去。杨季主闻知，心痛其子，要想复仇，郭解遂遣人回到轺县，并杀季主。季主家族见父子二人皆为郭氏所杀，心中愈加不甘，又料得郭解力不小，地方官都无可奈何，惟有叩阊上书，方得伸冤。于是写成一书，备陈杨季主父子被杀情形，并历诉郭解平日种种罪状，遣人诣阙告发。来人奉命，星夜赶到长安，方才行至阙下，未及上书，忽然背后来了一人，也不交言，赶向前来便是一刀。其人不及防备，被刺要害，立刻倒地而死，凶手早已奔逃不见。

原来郭解探知杨氏有人来京上书，急遣刺客觅便将他刺死。刺客如言往寻上书之人，恰好不先不后，赶至阙下动手。论起阙下乃是天子居处，何等尊严，如今青天白日，竟有人敢在此地行凶杀人，真是罕见之事，一时哄动多人，都来观看。长安令赶来验过尸身，确系被人刺杀，凶手当场脱逃，死者又非本地之人，并无家属出头承领，岂不是一桩无头命案？郭解又可逍遥法外。谁知官吏验尸时，却发现一样绝大证据。原来郭解所遣刺客，虽将上书人杀死，匆忙之中，只顾逃得性命，未及收取其书，以致其书落在官吏手中，奏闻武帝。武帝大怒，下诏官吏严拿郭解，务获究办。郭解早已闻信，先期预备脱逃，却将老母妻子安置夏阳，自己独身出走，意欲前往太原，遂向东北而去。一日，郭解行至临晋关，由此出关，渡过黄河，方

可前往太原。平常往来之人，到了此关，皆须查明来历，方才放过。郭解犯事逃走，如何得过此关？偏是郭解大有把握，公然来见关吏籍少翁，直言始末。籍少翁与郭解素不相识，却久仰慕其人，如今得见郭解，并感其直言不讳，遂慨然放之出关。未知郭解此去能否逃脱，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十五回

坐大逆郭解伏诛 谋联姻徐甲奉使

话说官吏奉诏拿捕郭解，密遣吏役到了茂陵郭解家中，但见门已反锁，打开一看，空寂无人，问起左右邻居，知已全家逃走。似此高飞远去，何处寻其踪迹？但料他一路奔驰，必向亲友家投宿。好在郭解迁到茂陵，为日尚浅，近地所有至亲密友，亦无多家，不难逐一访问。遂查得郭解平日常与往来之人，开列姓名住址，按户搜寻，却被他查有头绪。原来郭解手下党羽甚多，此次仓皇出走，未及通知。料得众人闻信，必来追随，故所过之处，投宿一宵，次早临行，必先将此去何地，寄寓何家，告知主人，使其党羽得以跟踪追至。又料得官方前来追问，主人必不肯对他明言。谁知吏役因郭解是奉诏严拿之人，也就认真追捕，遂向郭解亲友苦苦追究。其中有曾容留郭解住宿者，明知郭解去处，起先不肯明言，后被吏役骚扰不堪，因想起自己容留郭解，系在奉诏拿捕以前，原不算得犯罪。又见事隔多日，郭解去得已远，便说出他从前去处，已是追捕不及，遂向吏役吐出实情。吏役闻言大喜，急依言追问到第二家，第二家因有第一家为证，势难推辞，因又供出第三家，如此一路追问，势如破竹，不久遂追究到临晋籍少翁处。

说起籍少翁与郭解不过一面之缘，平日并无交谊，况又明知郭解去处，何妨竟对吏役直说。但他生性却甚侠烈，心想郭

解与我素昧平生，一旦急难径来投奔，并肯披肝沥胆，据实相告，毫无疑问，真是我生平第一知己。如今我若将他去处告知吏役，设或因此被获，岂非有负知己？此事万不可行。惟是我执定不言，吏役亦不肯轻易放过；若用虚言骗他，又非大丈夫所为。籍少翁想来想去，左右为难。吏役见他沉吟不语，连连催迫。籍少翁自知无法避此难关，因想起古语有云：士为知己者死。与其利己害人，偷生世上，不如轰轰烈烈，自寻一死，以报知己。籍少翁起了决心，于是拔出剑来，自刎而死。众吏役出其不意，见此情形，尽皆错愕。一时闻者皆叹惜籍少翁是个烈士，只因籍少翁自杀灭口，吏役无从知得郭解去处，到处访查，并无踪影，郭解竟得逃脱。

郭解逃到太原，藏匿经年，及至元朔三年春，武帝下诏大赦天下，郭解闻得赦书，以为可以无事，渐渐出头。一时风声传播，遂被官吏闻知，密遣吏役往捕，竟将郭解捕获，奏闻武帝，武帝即命地方官穷究所犯罪案，并遣使者前往轹县，逐件查办。有司将案情讯问明白，郭解虽然杀了多人，却都是大赦以前之事，不能再行办罪，照例应得放免，谁知此时忽又生出一事。

轹县有一儒生，一日陪同使者闲坐，谈论之间，说起郭解，旁有座客极口称誉，儒生听了，愤然答道：“郭解专以奸诈犯法，有何好处？”座客被驳不悦，出来告知旁人。此语传入郭解宾客耳中，不禁大怒，便乘儒生不备，将他刺死，并断其舌。此案一出，凶手虽未捕获，众人皆知与郭解定有关系，问官便将此事责问郭解。郭解被囚狱中，实不知何人所杀。吏役在外查访，亦不能查出杀人姓名，官吏遂具奏武帝，说是郭解无罪。御史大夫公孙弘议道：“郭解本是布衣，任侠擅权，竟以小怨杀人，解虽不知，其罪尤甚于知，应判以大逆无道，罪当族诛。

”武帝依议。此时郭解家族亦由夏阳拿到，于是全家皆坐处斩。但他党羽甚多，平日感恩慕义之人，亦复不少，先期将其子孙藏匿一二，传至后汉郭伋，即其玄孙，家门复盛，此是后话。

当日郭解伏法，主父偃亦因事族诛。说起主父偃，自得见武帝，专事迎合，武帝欲立卫子夫为后，却因其出身微贱，不免迟疑，主父偃遂从旁设法赞助，子夫得立为后，多出其力。武帝以此愈加宠信，言听计从，遂由郎中擢为谒者、中郎、中大夫，一年之中，四迁其官。主父偃既已得志，便欲报复平生仇怨，先陷燕王刘定国于死。原来燕王刘定国，乃敬王刘泽之孙，康王刘嘉之子。刘嘉于景帝五年身死，定国嗣位，与其父妾淫乱，又夺弟妇作妾，逼三女与之通奸。适有肥如令郢人，忤定国意，定国欲杀之。郢人将告发其淫乱之事，定国先发制人，遣谒者借他事劾奏郢人捕拿下狱，杀之灭口。其时田蚡正在得势，刘嘉之女又为田蚡夫人，郢人兄弟不敢出头申诉。直到元朔二年秋，始来长安，寻见主父偃，具言其事。主父偃前游燕赵，穷困不得志，心中正在怀恨，至是遂令郢人兄弟上书告发，自己从旁证实其事。武帝将书发下公卿会议，皆言定国行同禽兽，乱人伦，逆天道，其罪当诛。武帝依议，下诏赐定国死，定国闻而自杀，国除为郡。

此事发生之后，朝中各大臣以及各国诸侯王，见主父偃仅向武帝数言，便杀燕王，灭燕国，人人皆恐自己所作罪恶，被其查悉，又向武帝举发，只得曲意奉承，赂以金钱财物，动至千金，主父偃一律收受。又闻知众人畏己，愈觉扬扬得意。旁有亲友见其过于跋扈，便进说道：“观君举动，未免太横。”主父偃笑答道：“吾束发游学四十余年，不得成名遂意。父母弃我，兄弟疏我，朋友鄙我，我穷困之日久矣！今日得志，且图快意一时。大丈夫生不五鼎食，死便五鼎烹耳。吾日暮途远，

故倒行逆施之。”亲友闻言，知得主父偃存此心事，必致失败，果然不久便生出事故。

先是齐人有徐甲者，入宫为宦者，事王太后。王太后生有四女，三女皆为公主，独长女修成君，因非刘氏所出，不得与诸女一样尊贵，以此太后心中尤加怜爱。修成君有一女名娥，太后见其年已长成，意欲嫁与诸侯王为后，使其得享富贵。徐甲窥知太后意思，因见齐王刘次昌，嗣位未久，年纪甚少，料他尚未娶后，何不出为撮合，藉此买得太后欢心？徐甲想定，遂向太后说知，自请前往齐国，必使齐王上书请娥为后。太后见说大喜，即命徐甲赴齐。徐甲辞别太后，收拾行装，正待起程，忽遇主父偃来访。原来主父偃平日专务交结宦官，探听宫中消息，如今闻知徐甲往齐求亲，也想将己女嫁与齐王为妾，于是来见徐甲说道：“足下此去，事成之后，幸为言及偃女，愿得充王后宫。”徐甲领诺而去。

齐王刘次昌，乃孝王将闾之孙，元光五年，嗣立为王，有母号纪太后。纪太后心欲外家得宠，遂以其弟之女，许配次昌为后。谁知次昌不爱纪女，专与后宫姬妾取乐，少到王后宫中。纪太后见了，心中不乐，因想得一法，使其女纪翁主入居宫中，管理后宫，一班姬妾不许近王，意欲纪女得专宠幸。齐王次昌迫于母命，既不得与姬妾取乐，又不愿亲近纪女，却与其姊翁主私通。徐甲不知齐国内情，心中倚着皇太后势力，以为此种亲事，一说便成，故敢一力担任。当日奉命到了齐国，入见齐王刘次昌，告以此事，并述主父偃言语。齐王正在嫌恶纪女，闻言亦自愿意，但是不敢自主，便入宫告知纪太后。纪太后听了，不觉勃然大怒。未知纪太后如何回答，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十六回

主父偃殉利亡身 公孙弘曲学阿世

话说纪太后因见齐王纪女夫妇不睦，正在烦恼，忽闻徐甲奉使来说亲事，欲夺纪女地位，勃然大怒道：“王已有后，后宫具备。徐甲本是齐国贫人，及为宦者，人事朝廷，并未闻有所补益。今反欲乱吾王家。且主父偃何人，乃欲以女入充后宫，此是何故？”遂遣人传言辞绝徐甲。徐甲受纪太后责备，不但一场扫兴，直弄得无地容身，回到馆驿暗想道：“我此来在皇太后前夸下大口，如今事既不成，回去将何复命？又想纪太后言语何等刻毒，全不替我留些面子，真是可恨！他既说我乱他王家，我便寻事害她一害，借报此仇。”主意既定，遂遣人在外秘密打听，竟探得齐王与姊翁主私通情事。徐甲得此消息，暗自欢喜，立即起程回京。

徐甲回到长安，入见王太后，将实情瞒住不说，却捏说道：“齐王已是愿意娶娥，但臣又探得一事，不便明言，大约恐同燕王，不如将此议作罢。”王太后听毕，恐又兴了大狱，急说道：“以后不必再提此事。”太后遂将娥嫁与淮南王刘安太子迁为妃。主父偃闻知徐甲已回，急来访问其事，徐甲一一告知。主父偃心中怀恨，便将齐王奸情在外传说，竟被武帝闻知。主父偃遂对武帝道：“齐都临淄，户口十万，市租千金，人众殷富，过于长安，非天子亲弟爱子，不得封此。今齐王在亲属上

甚是疏远，况当日吕后临朝，哀王首先举兵，及吴楚七国之乱，孝王几乎从逆。近又闻齐王与其姊私通，亟宜究问。”武帝闻言，遂拜主父偃为齐相，且命匡正其事。

主父偃奉命到了齐国，齐国本他故乡，主父偃自思昔日贫贱之时，受尽种种耻辱，如今富贵还乡，也将他们奚落一番，出此恶气。乃尽召宗族宾客到来，令人取出五百金，分与众人。众人见金欢喜，正待道谢，忽听主父偃说道：“从前吾遭穷困，兄弟不与我衣食，宾客不许我入门，将我看何等轻贱！我今身为齐相，诸君或不远千里前来迎我，我已看破诸君心事，从今之后，请与诸君绝交，勿得再入我门。”众人见说，羞惭满面，各自取金散去。

主父偃辞绝亲友去后，到任视事，召集王宫宦者，究问齐王与姊通奸之事。宦者被主父偃穷究不过，只得据实供招，供词连及齐王。主父偃便将此事恫吓齐王，其意不过欲使齐王恐惧，对他服罪陪礼，既可报复私怨，且借此敲诈一笔钱财。谁知齐王次昌，是个纨绔少年，禁不起此种恐吓，以为身犯大罪，终难脱免，恐怕学了燕王，与其被执伏诛，不如早寻自尽，遂乘众人不备，服毒而死。主父偃见闹出事来，只得据实报闻武帝。

先是赵王刘彭祖闻燕王定国自杀，其祸皆起于主父偃，因忆主父偃也曾游赵，甚不得志，如今贵幸，既已陷燕王，难保不轮到赵国，意欲上书揭其罪恶。又因主父偃日在武帝左右，恐言不见听，反受其害，以此未敢发作。及闻主父偃出为齐相，彭祖遂遣人上书告偃收受诸侯金钱，所以献计使诸侯子弟多得受封。武帝见书，正在疑惑，忽报齐王自杀，心想定被主父偃胁迫之故，因此大怒，下诏拿捕主父偃，交与官吏究办。主父偃供认曾受诸侯之金，实未胁迫齐王，使之自杀。官吏照录供

词奏上武帝。武帝欲免其死，御史大夫公孙弘力争道：“齐王自杀无后，国都为郡，主父偃乃系首恶，非诛偃无以谢天下。”

武帝依言，遂将主父偃族诛。主父偃当贵盛之时，及门下宾客，不下千人，至是举家受刑，尸身曝露，竟无一人前来看视。独有凌皎县孔车，替他收葬。武帝闻之，以孔车为忠厚长者，心中深重其人。

当日郭解与主父偃二人，武帝本无意杀之，只因公孙弘一语，皆坐族诛。说起公孙弘，乃淄川人，少时为薛县狱吏，因事免职，家贫无业，遂在海上牧猪。年四十余，始学春秋杂家之说。武帝即位，招集贤良文学之士，公孙弘年已六十，被举贤良，与董仲舒、严助一同对策，武帝命为博士。未几出使匈奴，回京复命，所言不合武帝之意，武帝以为无能，公孙弘只得谢病归里。至元光五年，武帝复征贤良，淄川人又推举公孙弘。公孙弘自念七十老翁，无心仕进，对众力辞，众人不允，强使应命，公孙弘只得再行入京。武帝临轩策问，一时对策者百余人，太常将公孙弘列在下第。武帝见策，亲擢第一。时辕固年已九十余，与公孙弘一同被征，知公孙弘为人，善于取巧，因正色说道：“公孙弘务须正其学问，发为议论，勿得曲学阿世。”公孙弘心畏辕固为人刚直，遂联合一班儒生，极力排挤辕固。辕固见众人不容，遂以老病告归，公孙弘却由此得志。

武帝不见公孙弘已有十年，此次复召入见，也是公孙弘时运到来，武帝却觉他年纪虽老，丰采甚佳，仍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公孙弘又上疏陈述为治之道，武帝甚异其言。此时唐蒙与司马相如，奉命通道西南夷，兴工数年，士卒多死，夷人又不时背叛，发兵征讨，难于见功，巴蜀人民甚以为苦。武帝特命公孙弘前往察看情形。公孙弘回奏，极言通道西南夷并无用处，徒受损害，请罢其役，武帝不听。公孙弘知武帝天性好

胜，不纳直言，惟有顺从其意，方得保全禄位，从此幡然变计，每当朝廷会议之时，公孙弘不出主意，但陈述数种办法，任凭武帝自择。每遇事有不可，亦不肯当廷争辩，但约同汲黯等，候武帝无事乘间入见，却让汲黯先行发言，自己随后委曲开说，引得武帝欢喜，所言多见听从。武帝以为公孙弘居心谨厚，日加亲幸，不过一年，官至左内史。

一日朝中又开会议，先期各公卿会同讨论，大众意见相同，约明入朝时一致主张此说，公孙弘也在其列。及至廷议之时，武帝闻众人所议，心中不以为然。公孙弘揣知武帝之意，竟背原约，顺从武帝主张。汲黯在旁，见了愤愤不平，当着大廷，厉声诘问公孙弘道：“齐人多诈无信，先前与臣等同建此议，今忽背约，可谓不忠。”武帝听说，便问公孙弘有无此事，公孙弘也不辩白，但说道：“知臣者以臣为忠，不知臣者以臣为不忠。”武帝闻言，明知公孙弘背约是实，却因其违众助己，心中甚悦，连声称所言不错。后来左右近臣或言公孙弘之短，武帝愈加厚待。元朔三年，武帝遂擢公孙弘为御史大夫。

先是元朔元年，东夷濊貊君长南闾，率领人口二十八万，前赴辽东，请求内属。武帝允之，下诏以其地为苍海郡，发遣人役，开通道路，建筑城邑，所费用与西南夷相等。元朔二年，卫青驱逐匈奴，取河南地，武帝又立为朔方郡，修复蒙恬城堡，所费尤多。公孙弘以为无益于国，常请罢之。武帝乃命侍中朱买臣，将设置朔方郡利害情形，设为十问，诘难公孙弘。公孙弘料得武帝执意欲置朔方，若逆其意，必至得罪，遂假作无辞对答，向武帝谢道：“臣是山东鄙人，不知此策之利，但愚见不如罢去西南夷及苍海，专事朔方。”武帝方从其言。当日朱买臣既难倒公孙弘，武帝甚喜，遂命为会稽太守。未知以后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十七回

怀印绶买臣得官 载后车故妻自缢

话说朱买臣字翁子，乃吴县人，家贫，专喜读书，不事生产。年至四十余，愈加穷困，衣食不周，乃与其妻入山伐柴，挑向市中贩卖，得钱以供日用。买臣每日挑柴入市，一面行路，一面读书唱歌，口内并无休歇。其妻在后相随；见此情形，心中发急。因想丈夫本是读书人家，一旦落泊，竟至卖柴过活，说起来何等惭愧，如今只好挑着担子，低头走过，免被众人看出。谁知他反在人群中，朗读高唱，似恐大众不知，要将自己丑相，引起人人注目，不知是何意思。于是赶上前来，阻住买臣，令其勿唱。谁知买臣唱得高兴，声音愈高，一连数次，都是如此。

其妻因买臣屡劝不听，老羞成怒，便对买臣道：“汝自己不顾体面，也就罢了，只是我何苦跟着汝出头露面，被人笑话。汝既不听我言，从今放我回去母家，彼此断绝夫妇关系，各寻生活去罢。”买臣见说笑道：“我年至五十当得富贵，今已四十余岁，不久时运到来，便可发迹，汝随我受苦，为日已久，何妨暂时忍耐，待我富贵，报汝之功，切勿急于求去，免得后悔。”其妻闻言怒道：“似汝此种行径，终久不过饿死沟中而已，何能富贵？”买臣再三挽留，其妻决意要去，买臣无法，只得写了一纸离婚书，任其别嫁。

买臣既无妻室，独自一人挑柴过市，口照常歌唱。一日，买臣担柴下山，一路行来，身体觉得困乏，又兼腹中空虚，衣裳单薄，一时饥寒交迫，不能支持，遂就路旁坟墓暂行歇息。无意中忽然遇见故妻。原来其妻自与买臣离婚，另嫁一个平民，家中薄有财产，尚可度日，比起买臣，胜过许多，也就心满意足，此日正同后夫家中人等出外祭奠，瞥见买臣歇下柴担，蹲在墓间，身子缩做一堆，料他是为饥寒所困，心中念起旧情，不觉惻然。遂将祭毕菜饭，给与买臣饮食，买臣也不推辞，饱吃一顿。

买臣自少读书，本想上进，只因无一人荐拔；意欲西上长安，又苦川资缺乏。自从其妻去后，落魄数年，恰值会稽郡吏入京上计，随带衣粮并进贡方物，装入大车，买臣遂求充士卒，一路押送车物，随从到京，住在会稽郡邸。原来当日远郡皆在京师设邸，以为上计吏卒往来食宿之所。买臣既得入京，便向阙下上书。武帝见书，未即报闻。买臣在公车门待诏日久，不见动静，用度告罄，孤身初到长安，并无亲友可以告贷，渐至食用不给，只有同来上计吏卒，见其穷苦无食，轮流帮贴饭顿。买臣等候一时，心想武帝事忙，未必记忆他所上之书，正在进退维谷，无法可想，忽值严助由会稽太守任内回京。买臣与之同县，便求见严助，托其引进。严助遂向武帝推荐，武帝召入与语，买臣陈说《春秋》及《楚辞》，武帝甚悦，拜为中大夫，与严助一同侍中。

买臣为侍中，久之因事免官，仍居长安，常向会稽守邸之人寄居就食。未几，武帝忽忆买臣，复召为待诏。时东越王余善，反复不臣。武帝意欲兴兵讨之，买臣因进言道：“从前东越王居住泉山，地势高峻，一人守险，千人不能上。今闻东越王南迁大泽之中，离泉山五百里，我若发兵浮海，直指泉山，

席卷而南，东越可破也。”武帝深以为然，遂下诏拜买臣为会稽太守，命买臣到郡，预备楼船粮食及水战兵器，等候诏书到时，兴兵进发。武帝又笑对买臣道：“古语有云：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今君此去，意中何如？”买臣叩头谢恩辞出。

买臣受诏出了宫门，满心欢喜，自念飘泊半生，被人冷眼，如今得志，料想外间尚无人知，何妨假作贫穷，试他一试。于是仍将破旧故衣，穿在身上，怀了印绶，步行直至会稽郡邸。此时天气炎热，买臣走得气喘吁吁，汗流遍体。看看行到郡邸门前，遇见素识之人，姓钱名勃，不知他已贵为太守，便上前迎问道：“暑天出行，得无劳苦。”信手取出纨扇一柄，赠与买臣。买臣道谢，走入邸内，却见一班上计郡吏，在内相聚饮酒。买臣走过，众人置之不理。买臣也不言明，便入房内，仍与守邸之人一同吃饭。守邸人因买臣寄食已惯，并不生疑。买臣食到将饱，故意将怀中绶带，露出一角，守邸人见了，不觉诧异，走近前来，信手将绶带拖出，却见中包一印，取印看时，原来是会稽太守官印。守邸人顿然吃惊，连忙走出房外，告知上计郡吏。一众郡吏，酒已饮醉，闻说何曾肯信，大声斥为妄言。守邸人道：“汝若不信，试来一看，便知真假。”中间也有买臣故人，素来看轻买臣，闻言立即起身，一路摇头说道：“岂有此事！”及走入房内，提起印绶细看，不觉呆了，连忙回报众人，说是确实。满座闻言，酒都吓醒，于是告知郡丞，一同入见。此时大众寂静无声，各各整肃衣冠，推推挤挤，排列中庭，请出买臣拜谒。买臣方徐步出房受拜。少顷，长安厩吏，驾着驷马车来迎买臣，买臣乘车而去。临行心感钱勃之情，邀同赴任，待为上客，后又用为掾史。

当日会稽郡人，闻得新任太守将至，发出民夫，修理道路。各县官吏，又分遣吏役，远来迎接。买臣一路前呼后拥，车百

余辆，及入吴县界内，买臣留心观看。回想昔日卖薪行歌，何等困苦，如今何等风光！只可惜故妻一力求去，无福消受荣华富贵。买臣正在沉思，瞥见道旁站立多人，万头攒仰。原来县中士女，闻说太守上任，争来围观，此时买臣故妻，不知太守是谁，也来随众观看。却被买臣一眼瞧见，遂命停车，唤到面前。其妻行近细看，方才认得太守就是买臣，一时心中悔恨，满面羞惭，一语也说不出。买臣问知其夫，方替太守修路，亦即遣人召到，将其夫妇，载入后车，一同到得郡署，拨出后园房屋令其居住，供给饮食。买臣又置酒遍邀故人，与之欢叙，凡有恩于己者，逐一报答。买臣本是一个樵夫出身，今日贵至二千石，又在故里为官，可谓心满意足。

买臣既已富贵，自然另行娶妻生子，却仍将故妻并其后夫留养园中，一则念起旧日夫妇之情，二则报其墓间一饭之德，在买臣也算情至义尽。其后夫本是平民，忽得太守厚待，坐享现成衣食，乐得安闲过日。独有买臣故妻，自念上半世跟随买臣，受尽许多辛苦，岂料如今买臣得了好处，自己虽仍活在世上，却与他成为陌路之人，不得一毫受用，平白让与他人。虽是自己福薄，也由当日一念之差，硬要离婚，以至于此。如今覆水难收，回想从前，悔已无及。但是长日住在此间，受他供给，自觉无面见人，心上实是难过，到不如死了还觉干净。主意既定，等到夜间，后夫睡熟，便解下腰带，自缢而死。算起她在园中，恰才住了一月，及至次早后夫方觉，解救已是无及，急来报知买臣。买臣闻信叹息，给与钱文，命其买棺收葬。清人谢启昆有诗咏买臣道：

四十无闻岂丈夫，负薪行路且摊书。
功名半为饥寒迫，贫贱方知骨肉疏。

上阙刚逢须诏日，怀章正是受恩初。
未能免俗惊群吏，一饭前妻载后车。

朱买臣五十出仕，数年间做了本郡太守，已算是晚景亨通，但比起公孙弘七十被举，不过数年，竟然拜相封侯，其遭遇又觉不如。欲知公孙弘如何拜相，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十八回 平津开阁延贤人 张汤具狱磔盗鼠

话说公孙弘身为御史大夫，不过两年，武帝又用为相。先是汲黯本与公孙弘交好，自因前次廷议，公孙弘违背众人原约，顺从武帝之意，汲黯大怒，当面指摘其过，二人由此有隙。汲黯生性刚直，因见公孙弘一味阿谀，行事又好矫饰，心中甚恶其人。一日，武帝临朝，汲黯近前说道：“公孙弘位在三公，俸禄甚多。今闻乃为布被，足见其诈。”武帝闻言乃召公孙弘问之，公孙弘慨然承认，并说道：“九卿中与臣交好者，无过汲黯。今日汲黯当廷诘问，实中臣弘之病。臣弘备位御史大夫，乃为布被，迹近钓名，真如汲黯所说。但是若无汲黯，陛下安得闻此言语？”武帝见公孙弘被汲黯面斥，并不发怒，自己满口认错，反说汲黯好处。可见公孙弘宽容能让，心中愈觉其贤。到了元朔五年，遂将丞相薛泽免官，拜公孙弘为丞相，并封为平津侯。从前丞相皆以列侯为之，至公孙弘独无爵邑，故武帝特加封爵，其后官至丞相，照例皆得封侯，遂成为故事。

公孙弘自以出身布衣，位至丞相，不可忘本，于是起客馆，开东阁，延请贤士，与之谋议。其客馆分为三种：一日钦贤馆以待大贤，凡德堪辅相佐理阴阳者居之；一日翘材馆以待大才，凡才任九卿将军二千石者居之；一日接士馆以待国士，凡有一行之善一艺之长者居之。公孙弘每食不过一肉，脱粟为饭。所

得俸禄，皆以供给故人宾客，家中并无余财。一日，有故人高贺来访，公孙弘留住相府，也将自己饮食服用，出来款待。高贺见日间所食不过脱粟，夜间所卧不过布被，以为公孙弘有意薄待，心中怨恨，便对公孙弘道：“我初来时以为必得一番好受用，谁知大失所望，似此脱粟布被，我自有之，何须仰慕故人富贵？”说罢辞谢而去。公孙弘听了，满面惭愧，只得由他去了。高贺出外又对入说道：“公孙弘内服貂蝉，外穿麻袋，内厨每食五鼎，外膳仅有一肴，似此何以示天下？”此言传布一时，于是朝廷上下，多疑公孙弘矫为节俭。公孙弘叹道：“宁愿逢着恶宾，不愿逢着故人。”

公孙弘为人多闻见，善谈论，喜嘲谑，常言人主病在不广大，人臣病在不节俭，所以自奉极薄。然奉养后母，却甚孝顺，后母死后，服丧三年，也算是他好处。但是性多疑忌，外宽内深，凡人与他有隙，无论远年近日，牢记在心，外面假作交好，终久必借事报复。当日主父偃得罪，武帝欲免其一死，公孙弘平时遇事多顺从武帝之意，独与主父偃素有嫌隙，遂向武帝力争，主父偃竟因此族诛。及为丞相，心怨汲黯，知得武帝意思，亦不甚喜汲黯，便欲借事诛之。一日入朝向武帝奏道：“右内史所管界内，多系宗室贵人，地方号称难治，非得素有重望之人，不能称职，请徙汲黯为内史。”武帝遂下诏拜汲黯为右内史。汲黯在任数年，职事并无废弛。公孙弘竟寻不出他过失，只得罢手。

公孙弘又与董仲舒不睦，亦思设计害之。说起董仲舒，自从建元元年被举贤良，与公孙弘一同对策，武帝命为江都相。其时江都王刘非，乃武帝之兄，素性骄傲好勇，仲舒以礼匡正，王亦甚加敬重，后因事废为中大夫。建元六年，辽东高庙及长陵高园殿，皆被火灾，仲舒作成一篇论说，推言灾异之理。方

才拟就草稿，未及奏上，适值主父偃来访仲舒，却遇仲舒不在，见草稿中语多讥刺。主父偃平日因仲舒名誉甚重，心生嫉妒，便想借此害他，于是偷了草稿，奏上武帝。武帝发交儒生阅视，儒生中有吕步舒者，本是仲舒弟子，见了此稿，不知其师所作，大加驳斥，说是下愚。仲舒竟因此下狱，论罪当死。武帝下诏赦之。仲舒出狱家居，其时公孙弘又以贤良被举，公孙弘本与仲舒皆学《春秋》，所学不及仲舒，但以能迎合帝意，数年之间，位至丞相，仲舒守正，常斥公孙弘为阿谀。公孙弘因此怀恨在心，欲图报复。一日忽报胶西相出缺，公孙弘满心欢喜。

原来胶西王刘端，亦武帝之兄，为人狠戾，时常犯法杀人，朝臣屡请诛之，武帝不忍。刘端尚不知改过，所为比前加甚。武帝遂依有司之请，削其国土大半。刘端由此心中愤怒，假作一切不管，府库房屋坏漏，雨淋日晒，财物腐烂，损失不计其数。刘端明知，置之不理，并不许迁移他处，又饬属官不许收取租税，撤去王宫宿卫，将宫中正门封闭，另开旁门出入。时常改变姓名，假作布衣，前往他国。汉廷所委相与二千石到了胶西国中，若欲依法办理，刘端即使人寻其过失，出头告发；不能寻得过失，便设计或用毒药将他害死。相与二千石，倘附和刘端，曲从其意，朝廷又加罪责，以此胶西虽是小国，前后所委相与二千石，坐事被杀者甚多。公孙弘便想借此陷害仲舒，遂奏明武帝道：“惟有董仲舒可为胶西王相。”武帝依言，命仲舒前往赴任。仲舒受诏也不推辞，到了胶西。刘端闻知仲舒是个大儒，久仰其贤，心中敬重，也就另眼看待。仲舒在胶西一时，国中无事，因恐日久获罪，遂亦告病辞职。公孙弘见害他不得，也就无如之何。

当日与公孙弘最为相得者，惟有廷尉张汤。张汤乃杜陵人，自少便生成一种吏才。其父为长安丞，一日出门，使之看守房

屋，张汤年纪尚幼，小儿心性，不免贪图游戏，未及留心家事。到得其父回时，查看一切，谁知厨中藏留之肉，被鼠窃食，其父发怒，将张汤打了一顿。张汤被打，自念为鼠所害，心中不甘，要想寻鼠报仇。

次日其父出外，张汤闭上房门，掘开鼠穴，果然捕获一鼠，并搜得食剩之肉。张汤大喜，心想平日常见父亲审理案件，处决罪犯，甚是有趣，我今捕得此鼠，正好仿照父亲行事，不但泄愤，又可取乐。于是将鼠缚住，当作犯人，自己做起刑官，坐堂审案。吊起此鼠，取出余肉，喝问道：“此肉是否被汝窃食？”那鼠只是唧唧作声，张汤便当他不肯实供，喝令拿下拷打，自己却用小棍，向着鼠身乱敲。那鼠被打，跳跃大叫。张汤当作他已招认，遂录出口供，拟下判词，援据法律，处以死罪。又假作文书将此案申报朝廷，得了批准，案情已定，然后将鼠就堂下磔死，算是行刑了结此案。

张汤正在游戏，恰值其父回来，问知其事，便索取张汤所作判词，看了一遍，心中大加惊异。暗想此判词字字精当，如同老狱吏一般，我一向并未教他，他又何从学得，想是生成天才。既然如此，索性造就他将来做个刑官。从此其父便将自己经办案件，所有文书判词，交与张汤书写，使之练习。张汤对于刑狱，日加熟悉。及其父死后，张汤初为长安狱吏，便于没他人财物。又与长安富商田甲、鱼翁叔等交结，彼此钱财往来。其时正值景帝末年，王皇后同母之弟田胜，因事犯罪，系在长安狱中。张汤暗想此人乃皇后之弟，将来太子即位，便是国舅，正好趁此时先烧冷灶，结下交情。于是倾身照顾田胜，吩咐狱卒好生看待，又设法将所犯案件宽缓下来。果然不久武帝即位，田胜得释出狱，封为周阳侯，心中十分感激张汤，与之结交。又带领张汤，遍见朝中贵人，替他博取名誉。恰遇宁成由中尉

移为内史，张汤为其属吏，甚被赏识，荐于丞相卫綰，卫綰调为茂陵尉。及田蚡拜相，以张汤为丞相史，荐补侍御史。陈皇后巫蛊事起，武帝发交张汤申办，张汤穷究党羽，连坐死者三百余人。武帝以汤为能，擢为太中大夫，命与赵禹共定律令。未知以后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十九回

拜廷尉张汤得宠 决疑狱倪宽显名

话说元光五年，武帝使张汤与赵禹同定律令。赵禹乃郅县人，曾事周亚夫，为丞相史，府中属吏皆称其公廉，惟周亚夫不肯信任。或问其故，亚夫道：“吾极知赵禹才能，但其人用法深刻，不可使居大府。”至是赵禹积官至太中大夫，奉命与张汤做了同事，二人意见相同，彼此一见便如旧识，深相结纳。赵禹年长，张汤以兄礼事之。所定法令，专务苛酷。又作见知故纵之法，凡官吏见知他人犯法，不即出头告发，是为故纵，与犯人同一办罪。又刑官用法严猛，故入人罪者，其罪从轻；若故纵犯人者，其罪从重。此令既定，一班官吏皆受拘束，欲免朝廷督责，不得不从事苛刻，由是酷吏借此逞威，无辜之民多被诛戮矣。

到了元朔三年，武帝遂拜张汤为廷尉，用赵禹为少府，赵禹为人清廉，生性倨傲，在朝不与公卿往来，门无食客，一意奉公孤立。张汤偏想卖弄智巧，上结武帝欢心，下博众人称誉。廷尉属官甚多，有廷尉正、左监、右监、掾史等名目，分部办事。张汤到任，便留心察看属官性质，某人苛刻，某人和平，分别记在心上。每遇出有案件，张汤先探明武帝意思，若武帝意主从严惩办者，便发交苛刻之人讯问，武帝意在从轻发落者，便发交和平之人审判。至其人实在有无犯罪与所犯之罪，是轻

是重，以及属官审判是否合法，一切不问，但求能如武帝之意，不被批驳，便算尽了自己责任。

张汤有时遇见案件，探不出武帝意思，或武帝对于此案，并无成见，张汤却另有主意。心想主上平日最恶土豪游侠，但遇此等人犯到案，不管如何，便加他一个重罪，料不至十分违背上意；至于贫弱小民，张汤本有意将他超生，却又想到武帝生性雄猜，遇事定要恩自己出，于是仍行判定罪名，具文奏上，自己又亲向武帝说道：“此案依律虽应办罪，尚望陛下裁察。”

武帝听说，知他是替犯人求恩，往往依言轻减其罪，或径行释放。若是遇着疑难案件，张汤先向武帝陈明原因，分别数种办法，自己不敢主张，听候武帝定夺，等到武帝决断之后，便将此种判词，编入例案，列为定法。张汤如此办案，也算体贴武帝意思，煞费苦心，自然买得武帝欢喜。谁知张汤过于讨好，不免弄巧成拙，有时奏事不合帝意，反遭武帝诘责，张汤只是免冠叩头，自己认错。一面留心细听武帝言语，知得武帝意见，便举出贤能属官姓名，说道：“某人曾向臣主张此议，臣生性愚蠢，不用其言，以致做事错误。”武帝见其深自责备，也就气平，并不加罪。有时武帝见其奏事甚合己意，连声称善，张汤却不自承认，反说道：“臣并不曾想到此处，乃是属官某人所为。”武帝听了，以为张汤竟能推贤让善，愈加信任。

张汤又见武帝性喜文学，一时进用之人，大抵儒生为多，自想系刀笔吏出身，平日未读儒书，恐被舆论看轻。此时适值董仲舒由胶西谢病回京，家居茂陵，一意修学著书，不问家事。武帝甚重其人，朝廷每有大议，常使张汤往问仲舒，仲舒依据经义，对答皆有法度。张汤便以师礼奉事仲舒，一面结交儒生，敬礼名士。其实张汤但知法令刑罚，何曾晓得经术，对于一班文人学士，气味不同，势难投合，不过欲得众人说好，所以违

了本心，强勉与之联络。又建议请武帝选派博士弟子曾习《尚书》、《春秋》之人，充补廷尉属官。于是法庭之中，也有儒生在内供职，但张汤意在借此装点门面，何曾实心任用。

一日，张汤忽遇一桩疑难案件，召集亲信掾史，会议办法，奏上武帝。武帝批驳下来，张汤又与掾史再三斟酌，另拟办法奏上。武帝又不合意，重行批驳。张汤两次被驳，心中忧惧。一众掾史，已是费尽心思，更无方法可想，彼此面面相觑，计无所出。正在惶急之际，忽有一人走来，见此情形，上前动问。

此人姓倪名宽，乃千乘人，自少师事欧阳生，学习《尚书》。自武帝即位，始置五经博士。及公孙弘为丞相，建议设置博士弟子五十人，饬令各郡国选取人民，年在十八岁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充博士弟子，每年考试一次，及格者调补郎中及文学掌故。倪宽被选人京，师事博士孔安国褚大为弟子。只因家中甚贫，住居长安，旅费无出，便为同学诸人炊煮饭菜，诸人一同供其伙食。倪宽平日刻苦勤学，遇有放学之日，便出外替人佣工，赚得工资以供用度。但他虽是作工，仍带经书前往，稍得休息，便取经书诵读，以此学问大有精进。谁知身礼过劳，忽得一病，卧床不起。倪宽孤身远客，平常尚不觉得，一到病中，举目无亲，真是凄惶万状。却亏得好友韩生，极力照应。说起韩生，家中略有财产，与倪宽本不相识，只因他天性好奇，一日忽发奇想费了五千钱，给与一个有名相工，邀他同到学校看相。将一班博士弟子，逐人看过，因问相工：“何人当贵？”相工看了一遍，独指倪宽对韩生道：“此生必贵，将来位至三公。”韩生谢了相工，令其回去，遂来与倪宽相见，各通姓名，结为朋友。韩生一味与倪宽要好，倪宽也感其情谊，二人遂如以胶投漆，十分亲密。韩生见倪宽独居无伴，便将自己行装，搬来同住，及至倪宽得病，韩生替他延医调药，递汤送水，

日夜伺候，如同仆人。倪宽病愈，异常感激韩生，从此二人相待有逾骨肉。及至年终考试，倪宽及格，得补掌故，未几又调补廷尉文学卒史。

倪宽为人温和，机警有智略，善作文字，惟是口才颇拙。自补廷尉史，见那廷尉府中，所用无非刀笔法律之吏，倪宽独似儒生杂在众人之中，众人都道他未曾练习事务，遂不分派职事，但命为从史，前往北地看视牲畜。倪宽在北地数年，此次回至廷尉府，缴上牲畜数簿，恰值众掾史会议案件，倪宽见一个个愁眉苦眼，心想必是一件疑难之事，不免向前动问，众人此时无法，只得详细告知。倪宽却想得一种办法，遂对众人陈述意见。众人便请倪宽拟个奏稿。倪宽提起笔来，一挥而就。众人围着观看，无不拜服，急持奏稿来见张汤，告知其事。张汤看了一遍，不觉大惊，急召倪宽入见，与之谈论片刻，甚加赏识，立擢为掾，便将倪宽所作奏稿，奏上武帝，即日便得武帝批准。过了数日，张汤入朝，武帝问道：“前次奏章，非是俗吏手笔，到底何人所为？”张汤说是倪宽，武帝点头道：“我已久闻其名。”张汤退朝，便将倪宽升为奏谳掾。倪宽每依据经义，判决疑狱，张汤甚加倚任。

张汤自见身居高位，愈想博取名誉，平日行事务为修饰，所得俸禄，用以广交宾客，周恤族人。对于故人子弟现为官吏者，尤加照护，每遇出外酬应，不避寒暑。以此张汤虽然用法深刻，却得众人称赞，连丞相公孙弘都时常说他好处。独有汲黯听见张汤更定法令，得为廷尉，心中不悦。一日同侍武帝，汲黯忽面责张汤道：“君为正卿，上不能广先帝之功业，下不能化天下之邪心，使国富民安，人不犯罪，何故空将高皇帝所定法令纷纷更改？似此行事，祸及子孙，将来必至绝种。”又一日，汲黯与张汤相聚议事，张汤所言，无非苛刻琐细。汲黯

不入耳，忍不住发怒骂道：“世人常言刀笔吏不可为公卿，此语果然不错。使张汤得志，必致天下人民不得安宁。”张汤被汲黯当着大廷广众，几次直言责备，并不容情，心中自然怀恨，便与公孙弘联络一气。

当日武帝正宠信公孙弘、张汤二人，偏遇汲黯屡斥其短，因此赌气，反升二人官职。汲黯当建元六年即为主爵都尉，其时公孙弘、张汤尚是小吏，不过几年，便与同列，如今竟居其上。汲黯身为九卿十余年，并未升擢，又见二人得志，愈觉郁郁不平，一日因事入见武帝，不觉当面说出。未知汲黯说何言语，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十回

卫青立功封三子 赵禹选士得二人

话说汲黯因见公孙弘、张汤用事，自己不得升擢，遂入见武帝，突然说道：“陛下任用群臣，譬如积薪，后来者反得居上。”武帝闻言默然不悦。及汲黯退出，武帝对左右叹道：“人果不可无学，试听汲黯言语，比前更加愚戇。”原来汲黯专学黄老，不喜儒术，所以武帝讥其无学。此时武帝正一意征伐匈奴，取得河南之地，设置朔方郡，汲黯又屡劝武帝安静少事，与匈奴和亲，武帝不听。当日朔方之地，本系匈奴右贤王管辖，今被汉兵夺取，心中怨恨，连年起兵入边，杀略官吏人民甚多，武帝愈加愤怒。元朔五年春，右贤王又来侵扰朔方，武帝命车骑将军卫青，率领马兵三万，兵出高阙。又拜卫尉苏建为游击将军，左内史李沮为强弩将军，太仆公孙贺为骑将军，代相李蔡为轻车将军，各领人马兵出朔方。诸将皆归卫青节制。复命大行李息、岸头侯张次公领兵出右北平以为救应。卫青奉命与诸将领兵到得边境，匈奴右贤王早已退出塞外。卫青遣人探得右贤王约有六七百里，遂传令诸将，出塞追击。诸将奉令，各领部下人马，偃旗息鼓，悄悄前进。行了多日，竟被追及。原来右贤王闻知汉兵来攻，心想道路遥远，汉兵何能到此，当晚饮酒醉卧，并不设备。偏遇汉兵十余万，乘夜席卷而至，将右贤王四面围住。胡兵出其不意，张皇失措，又兼黑夜之中，难

于辨认，但听到处喊杀之声，震天动地，也不知汉兵来了多少。右贤王从梦中惊醒，吓得心胆俱碎，急带同爱妾一人，胡骑数百，拼命杀条血路，突围北走。胡兵逃走不及，多被擒杀。此一场虽然走了右贤王，却生擒右贤小王十余人，掳得男女一万五千余人，牲畜数十万头，斩取首级，不计其数。汉兵大获全胜。卫青先遣飞骑回京报捷，自己率同诸将班师回国。武帝闻信大喜，立遣使者赍持大将军印绶往迎卫青。卫青领兵入塞，恰值使者到来，就军中开读诏书，拜卫青为大将军，诸将皆归统属。卫青受了将印，奏凯回京，入见武帝。武帝优加慰劳，下诏加封食邑八千七百户，又封卫青长子卫伉为宜春侯，次子卫不疑为阴安侯，三子卫登为发干侯。卫青再三辞谢道：“臣托赖陛下神灵，诸将出力，幸得战胜，已蒙陛下加封食邑。臣三子皆在襁褓，未有勤劳，滥叨爵赏，不足以服将士之心。伉等三人，不敢受封。”武帝道：“我非忘却诸将之功，今当以次封赏。”于是公孙贺、李蔡、公孙敖、韩说等皆得封侯。卫青见武帝不许辞封，只得谢恩退出。

卫青屡次出师，皆立大功，官位既尊，便有许多人士来投门下，卫青虽然以礼接待，却未向武帝举荐一人，因此一班文士，无人称誉。旁有部将平陵侯苏建进说道：“大将军位至尊重，但恨不为士大夫所称，尚望将军推贤荐士，效古代名将所为，则名声自然日盛。”卫青听了谢道：“昔日魏其、武安，厚招宾客，常为天子所切齿，须知亲待士大夫、进贤人、黜不肖，乃是人主之大权。为人臣者，但当奉法守职而已，何必招士。”读者试想卫青当日名位未显，也曾荐过臧宣、主父偃二人。如今亲贵无比，反不肯引荐一人，其中自有原因。原来卫青久事武帝，深知武帝天性雄猜，凡提拔一人，必要恩出自上。公孙弘身为丞相，广开东阁招贤，尚不敢有所举荐，何况卫青

身为武将，手握兵权，自然更须避嫌。即如主父偃虽经卫青推荐，武帝却不任用，直待自己上书，方得召见。后竟因事族诛，卫青愈加警戒，以此专务和柔退让，对于朝廷用人行政，一切不肯干预。

谁知卫青无心荐士，武帝却有意求贤。先是卫青未拜大将军之前，一日武帝有诏，选择卫将军舍人，用为郎官。卫青奉诏，也不问其人贤否，但拣舍人中家产富足者十余人，命其各自备办鞍马绛衣佩剑，开具姓名，预备人奏。忽报少府赵禹前来拜谒，卫青延人相见，谈及此事。卫青传令唤进所选舍人，遍请赵禹看过，是否合格。赵禹逐一唤到近前，试问以事，大都不能对答，或是对答不清，一连问了十余人，竟无一人明白晓事。赵禹心中暗想，将军也太糊涂，似此等人，如何选他入见主上，遂对卫青说道：“吾闻古语有云：‘将门之中必有将’，又云：‘不知其君，视其所使；不知其子，视其所友’。今主上下诏举将军舍人者，欲以此观将军能得文武贤才之士也。若但取富人子应诏，一无智略，如木偶人，被以锦绣，徒具外观，全无实用，如何去得？”卫青被赵禹说得羞惭满面，心中顿觉失望。也知赵禹原是一番好意，替他打算，于是尽召门下舍人，一共百余，齐集一处，请赵禹代为选择。赵禹向百余人逐名问话，末后指着二人对卫青道：“只此两人可以入选，其余无一可用。”卫青举目观看所选之人，原来一名田仁，一名任安。

说起田仁即鲁相田叔少子，自少随父在任。田叔病死任上，鲁人感其公廉，奉百金为祭礼。田仁力辞不受，说道：“不因贪得百金，致伤先人之名。”闻者叹其有志。田仁年既长成，勇健多力，只因家贫，屈身为卫青舍人，素与任安交好。任安字少卿，荥阳人，自幼丧父，贫困无聊，不得已为人御车。前

往长安，求为小吏，又难遂意，乃入籍为武功人。武功系扶风西界一个小邑，任安以为小邑无甚豪杰，容易出名，所以在此居住。住了一时，竟得补充亭长。武功地僻多山，邑人常相聚打猎，任安每为匀分所得麋鹿雉兔。又当猎时，分配老小之人，使当容易职务，众人皆喜任安分派公平，并无异言。一日，邑人又将出猎，聚集一处，约有数百人，等候任安分派。任安到了，举目巡视一周，便说道：“某人之子某甲，何故不来？”众人留心观看，果然某甲未来，都怪任安目力生得敏捷，一览便知，不用点算，由此愈服其能。不久任安遂升补三老，又被举为县长。忽值武帝出游，任安办理供应不周，因此免官。遂投卫青门下，恰与田仁相遇。二人本属旧交，如今又是同事，彼此相见，各叙近况，愈加亲密。

当日卫青门客甚多，统归家监管束，由其分派职守。家监既握用人之权，便将一班舍人，当作自己属吏，于是装出长官身分，所谓“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一班舍人，既受管辖，无不仰其鼻息，家监遂借此发一笔小财，不问其人才干如何，但照出钱多少，分派职务高下。田仁与任安一样贫穷，无钱奉承家监，家监便派二人养马。论起养马，已是下等职务，谁知其中又分等次，只因二人不出一钱，所以派他弓个最下等去处，所养乃是顽劣不驯之马。二人奉派，只得前往当差，虽然受了委屈，却喜彼此仍得相聚一处，日间饲养马匹，夜间便在马厩旁一间小小草屋安身。二人同床而卧，田仁自念屈身贱役，心中愤愤不平。一夜，便对任安道：“家监甚不知人。”任安答道：“将军尚不知人，何况家监。”田仁听说，也就叹息无语。

后来卫青屡伐匈奴，二人皆随军征进，立有微功，卫青拔为骑吏。一日，二人随卫青前往平阳公主家中，主家留住吃饭，

命二人与一班骑奴同席而坐。二人心中暗怒，也不言语，突然拔出刀来，割断坐席，移到他处吃饭。大众见二人此种行径，不禁诧异，觉得他俩自抬身价，不屑与众人同席，甚是讨嫌，却也不敢出言责备。此次朝廷有诏，选取舍人为郎，卫青但知讲究排场，专选富人子弟，二人已是绝望。却值赵禹到来另选，竟将二人看中。谁知卫青一见二人贫穷，意中甚是不满，待得赵禹去后，便向二人发话。未知卫青所言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十一回

卫青得尚平阳主 汲黯见惮淮南王

话说卫青被赵禹说他所选不当，已觉惭愧。后见赵禹单单选出田仁、任安二人，暗想许多有钱之人，他偏不要，却看中两个穷人，真不可解，因此意中甚是不平。待得赵禹去后，便想难他一难，遂向二人道：“汝可各自备办鞍马新衣。”二人见说，心想将军明知我家贫穷，有意将我奚落，于是也就负气答道：“家贫无力备办。”卫青闻言怒道：“汝二人既自知家贫，又何必出此言语，观汝颜色快快，似乎此去乃我有求于汝，此是何故？”卫青说罢，含怒入内。待要仍用前次所选十余人，不举二人，又恐应了赵禹所言，不合武帝之意，自己有失光彩；要想另选，又不知何人合格，且恐辜负赵禹一番好意，不得已方将二人姓名开列上闻，一面给与二人衣装，预备召见。

武帝看了名单，立召二人入见，问道：“汝二人有何才干，可互相推举。”田仁对道：“提桴鼓，立军门，使三军之士乐于死战，仁不及任安。”任安亦对道：“决嫌疑，定是非，治理官事，使百姓无怨心，安不及田仁。”武帝听了，大笑称善，遂皆拜为郎中，使任安护北军，田仁监护沿边田谷于河上，二人遂由此显名。读者试想卫青一旦富贵，忘却自己本来面目，却嫌田仁、任安贫穷，真不可解。但他虽知人不明，尚肯听从赵禹之言，还算是好。

卫青本由平阳公主家奴出身，如今既为大将军，仍时到公主处问候。主家一班奴仆，见他仪从煊赫，心中十分羡慕。此时公主之夫曹寿，早已身死，其子曹襄，嗣爵为侯，平阳公主寡居数年，意欲择人再嫁。一日因问左右道：“列侯之中，何人最贤，可以嫁之？”左右皆言大将军卫青。公主笑道：“此人本在我家，常骑马从我出入，如何竟以为夫。”左右道：“方今大将军，姊为皇后，三子封侯，举朝尊贵无比，公主若欲择夫，除却他更有何人？”公主闻言，意思遂决，于是告知卫后。卫后转告武帝，武帝即下诏使卫青尚平阳公主。卫青既娶平阳公主，与武帝互为郎舅，君臣之间，又添一重戚谊，愈觉亲热。

当日朝中一班公卿列候，见了卫青，尽皆低头下拜，不敢与之抗礼，独有汲黯一人，长揖不拜。卫青性本谦退，又与汲黯素来相得，并不计较及此。却有旁人见了，私对汲黯说道：“主上意欲群臣尊敬大将军，大将军何等贵重！君此后与之相见，不可不拜。”汲黯答道：“不然，以大将军之贵，而能敬贤下士，使有揖客，岂不更见贵重？”后卫青闻得此言，愈觉汲黯之贤，每遇朝廷疑难之事，时向请问，敬重汲黯，过于往日。

武帝自见卫青屡伐匈奴，皆立大功，想起汲黯劝阻用兵，真是不达事体，以此愈不听汲黯之言。但汲黯言虽不用，却为武帝所最敬礼。只因汲黯平日立朝，严气正性，一举一动，毫不苟且，所以武帝望而生畏。至如卫青日侍武帝左右，为人一味和柔，武帝与之厮熟，也就脱略礼节，有时竟踞坐床侧，与之相对。即如丞相公孙弘，平日有事入见，武帝或不戴冠。惟有汲黯上朝，武帝若未戴冠，不敢与之相见。一日，武帝坐在武帐，恰值汲黯上前奏事，武帝未曾戴冠，望见汲黯到来，连

忙避入帷中，使近侍传诏准其所奏，直待汲黯退去，方始出就原坐。

武帝不但敬礼汲黯，且知其为人忠直，所以任他三番五次直言冲犯，皆能容忍。若在他处，不遭诛戮，也被贬斥。汲黯独能安稳无事，更有一层。汲黯素来体弱多病，屡次因病请假。向例病满三月，尚未销假，便当免官。汲黯每次请假，往往逾期尚未愈，照例早应罢免，武帝闻知，却特别赐假，使之安心调理。汲黯感激武帝知遇，也就不想告退，待到病体稍愈，便勉强出来视事。一日，汲黯又病，托严助代为请假，严助入见武帝，奏闻其事。武帝准其告假，因问严助道：“君观汲黯为人如何？”严助对道：“使汲黯居官任职，未必胜过他人。然一旦托孤寄命，使之辅佐幼主，坚守孤城，招之不来，麾之不去，虽孟费、夏育亦不能夺之矣。”武帝闻言，点头道是。因叹道：“古人所称为社稷臣，如汲黯者，可谓近似之矣！”读者试想武帝既知汲黯是社稷臣，何以不肯大用？只因武帝素性多欲，好大喜功，却与汲黯意见相反。若用为相，必被谏阻，不得快意；倘仍前不听其言，汲黯亦必告退，反致君臣失感。武帝不肯大用汲黯，也算是保全汲黯。汲黯虽然不得执政当权，无甚功业可见，但得他一日在朝，一班奸邪，有所忌惮，无形之中，便消却许多祸乱。但看当日淮南王刘安，蓄谋造反，对于汉朝诸臣，除武将卫青外，视如无物，只有汲黯一人，为所畏惧。可见武帝赞为社稷臣，真是不错。

说起淮南王刘安为人，性好读书鼓琴，不喜田猎游玩，自从身为国王，也想安抚百姓，博取名誉。又喜招致宾客方术之士，于是四方闻风来投门下者，不下数千人。中有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伍被、毛被、晋昌八人最为出色，时人号为八公。刘安遂使诸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三十

三篇，后人因称其书为《淮南子》。又有中篇八卷，名为《枕中鸿宝苑秘书》，皆言神仙黄白之术。建元二年，刘安来朝，入见武帝，献所作内篇。武帝读之，大加称赏，藏其书于宫中，甚是秘惜。又命刘安作《离骚赋》，刘安早晨受诏，日中便成，又献《颂德》及《长安都国颂》。刘安每入见武帝，武帝留与谈论，至夜方休。武帝因刘安在亲属中系是叔父，又兼博学能文，善于辩论，以此甚见尊重，每遇赐书及答书，有司拟上草稿，武帝必命司马相如复视改定，然后发出。

先是刘安初到长安，太尉田蚡迎于灞上，密对刘安说道：“现今主上未有太子，大王系高帝之孙，素行仁义，天下皆闻。宫车一日晏驾，除大王外，更有何人当立？”刘安听了大喜，遂将许多宝物厚赠田蚡。其实田蚡不过用甜言奉承刘安，骗他财物，谁知刘安竟认作实事，由此生心欲谋帝位。回到本国，密召心腹诸人计议此事。偏是群臣宾客，多系江淮间人，知刘安谋嗣帝位，便想借此发迹。又料得武帝纵使无子，刘安系属疏房，帝位也轮不到他身上，不如劝他造反。遂群向刘安叙述其父厉王刘长被废情事，说他无罪迁蜀，半途饿死，何等枉屈凄凉，意欲借此激动刘安之怒。刘安久因其父废死，心存怨恨，前此吴楚七国反时，便欲发兵与之联合，因被其相骗得兵权，反将城池固守，抵抗吴楚以致不能如愿。及七国事败，淮南幸得保全，刘安也就灰心。今被田蚡用言挑拨，又有群臣宾客，众口一辞，提起旧恨，于是刘安为帝思想与报仇心事，同时发生。但因天下安静无事，所以犹豫未发。一日忽报彗星出现，刘安见了，不觉心动。未知刘安如何造反，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十二回

淮南王养士复仇 太子迁弃妻谋叛

话说武帝建元六年秋八月，彗星出现东方，其长竟天。说起彗星，种类颇多，亦有一定轨道，何时出现，可以预先推算，本无足异。但在当日学术尚未发达，人民迷信素深，遇有不常见之物，便指为妖怪。不但小民如此，连学士大夫，都说彗星乃是蚩尤之旗，若使出现，天下必有乱事发生。人人习闻此种学说，遂将它当作凶神恶煞。又见它拖着一条长尾，光气莲蓬勃勃，无不望而生畏。当日彗星正当淮南地方出现，所以看得更加清楚，刘安见了，心中诧异。旁有宾客便对刘安说道：“记得吴楚反时，彗星也曾出现，其长不过数尺，且致战争数月，流血千里；如今彗星长到竟天，天下必然大乱。”刘安闻言，心想主上尚无太子，一旦天下有变，各国诸侯王，定皆争谋帝位，惟有兵力强盛者方能获得，我当早为布置。于是暗地大制兵器，广积金钱，又遣人与各郡国联络。更有一班游士，造作许多妖言，奉承刘安。刘安甚喜，厚加赏赐，日夜等候机会，预备起兵。此时正值闽越王郢起兵攻击南越，南越遣人求救。武帝使韩安国领兵讨之，刘安上书谏阻，武帝不听。及闽越人杀王郢来降，武帝使严助到淮南，告知平定闽越之事，刘安与严助深相结纳，厚加赂遗。严助贪得财物，竟受刘安笼络。

刘安又因己国距离长安甚远，消息不能灵通，欲派遣密使，

交结朝臣，为作侦探，苦无可靠之人。一日想得一法，命召其女到来。原来刘安生有二子，长子名不害，乃是庶出；次子名迁，王后所生。王后姓蓼名荼，甚得宠幸，故立其子迁为太子。又有一女名陵，生性聪明，口才甚好，素为刘安所钟爱。今欲谋反，乃召其女秘密告知己意，令其前往长安，探听朝廷动静，随时报闻，并使秘密交结武帝近臣，作为内应。因取出许多金钱，交付刘陵，任其使用。刘陵依言，到了长安。她算是武帝从堂姊妹，当时称为翁主，既系宗室，又是女流，可任意出入宫闱，探访消息。又借其身分势力才貌金钱，交结朝臣，遂有多人，被她耸动。刘陵恃着父命，干此大事，住在长安，无拘无束，由她肆意妄为。便与安平侯鄂千秋之孙鄂但私通，两情甚密，竟将心事告知鄂但。鄂但为色所迷，百般讨好私行上书刘安，自己称臣，并言愿尽死力。刘陵既得但，尚不足意，背地又结识岸头侯张次公，赠与许多财物。

刘安既遣刘陵入京，忽又想起其妇乃修成君之女，向为王太后所钟爱，我如今着手谋反，太子妃既系一家之人，断难将她隐瞒。但她是主上外家亲戚，若使得知此事，难保不背地走漏消息，此人留在家中，做事未免碍眼。于是唤到太子迁吩咐如此如此。太子迁听了，暗想父亲若得为帝，自己便是皇太子，何等快乐！遂也不顾平日夫妻情义，借着小事发怒，责备其妃，不与同寝。太子妃不知自己因何事得罪太子，尚以为是一时气愤，不久便当回心转意。谁知太子迁自发怒之后，一连三月，足迹不入房门，太子妃独处空房，惟有暗中悲泣。左右近侍见此情形，报知刘安。刘安闻报故意发怒，召到太子迁，责他不该将妃冷落，立迫太子入内。太子迟迟不行，刘安喝令宦者，拖着太子，自己督同前往。到了内房，命将太子推入房内，立即闭上房门，外面加锁，严饬宫内人等，不准擅开。每日饮食，

均由窗口传递。又训饬太子，命他夫妇仍旧和好，方才转身出外。太子妃见阿翁亲自送子到来，也算爱怜媳妇到了极点，心中十分感激。又见太子被锁房内，料他见面生情，不久仍得遂倡随之乐。谁知太子迁偷看其妻，情状也觉可怜，原想与之亲近，无如内中却有说不出之苦，只得硬着心肠，装作不理，整日呆坐一旁，入夜便和衣而睡。有时太子妃忍不住近前问讯，太子迁只是闭目不语，弄得太子妃心灰意冷，也就赌气不复相亲。此时夫妇二人，对面如隔千里，如此又过了三月。太子妃心想太子既将我十分厌弃，谅难挽回，自念住在此处，何等苦恼，不如回去母家，尚可清静过日，于是遣人告知刘安，自愿求去，刘安见她中计，心中暗喜。

原来刘安欲逐太子妃，又因她是王太后孙女，不敢得罪，因想得此计，密嘱太子，要他与妻决绝，果弄到太子妃无地安身，自请离异。刘安遂派人护送回到长安，一面上书武帝，陈明其事，此时恰值王太后驾崩，武帝见奏，以为是夫妇不和，遂准其自行离异。刘安设计逐了太子妃，心中无所顾虑，正在畅意，谁知意外却生一事。其时武帝征伐匈奴，下诏各郡国有愿从军者，即行送往长安。淮南有郎中雷被，因得罪太子迁欲借此脱身，求安准其前往。刘安不惟不许，且信太子之谮，免去雷被官职。雷被畏祸，遂于元朔五年，逃到长安，上书自明。武帝发交廷尉，行文河南官吏究治其事。河南官吏奉诏行文寿春丞，传集淮南王太子迁到案讯问。刘安闻此消息，心中大惊，意欲不遣太子前往，一面立即发兵，但又恐仓卒起事，不能成功，反弄得不可收拾，以此迟疑未定。遂先使人嘱托寿春丞，将来文暂行压搁。寿春丞因见雷被所告无甚大事，于是顺从王意，未即照办。恰好武帝下诏，命就淮南讯问太子，不必传到河南。此诏未到之先，淮南相因寿春丞不照文书传讯太子，心

中大怒，上书劾其不敬。刘安闻信，急替寿春丞说情，请淮南相勿行劾奏。淮南相执定不肯。刘安亦怒，遣人上书告淮南相种种不法。武帝发交廷尉审问，廷尉张汤讯明始末，复奏武帝。武帝命公卿会议此事，公卿议请逮捕淮南王入京究治。武帝不听，即命中尉段宏前往淮南，问明其事。早有淮南在京探访之人，闻此消息，飞报刘安得知。

刘安接到退捕之报，不觉大恐，便欲起兵。旁有太子迁进前献计道：“且俟汉使来见之时，先令卫士执戟，立在王旁；若使汉使果来捕王，便喝令卫士将他刺死，臣亦遣人刺杀淮南中尉，然后举兵，尚未为晚。”刘安依言。及至中尉段宏到了淮南，入见刘安。刘安留心观看段宏，颜色甚是和平，不过问起斥免雷被之事，刘安便将此事述了一遍，段宏闻言，别无他语。刘安料得无甚大事，遂不发作。段宏回京复命，具述刘安言语。武帝以问公卿，公卿皆言淮南王刘安不许雷被等奋击匈奴，阻格明诏，罪当弃市，武帝不许。公卿复请废之，武帝又不肯听。于是请削其五县，武帝始准削其二县，仍遣中尉段宏宣诏赦免其罪。

刘安自段宏去后，又遣人入京探听，来人探得公卿奏请行诛消息，连忙回报刘安，刘安心慌。及闻段宏又到，未知仅削其地，以为是来捕拿，又与太子迁商议，仍如前次，召齐卫士，相机下手。谁知段宏一见刘安，便向之道贺，告知武帝赦免其罪，刘安闻说仅削二县，心中大安，所谋又复中止。到了段宏去后，风波已息，刘安追想前事，不觉自伤道：“吾素行仁义，反遭削地，真是可耻。”因此谋反愈急。正在着手准备，忽报朝廷来传其孙刘建到案讯问。未知刘建何故被传，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十三回

兴大狱两国灭亡 定叛案万人遭戮

话说刘建之父不害，乃刘安长子，平日失爱于父。王后蓼荼既不以为子，太子迁亦不以为兄。刘建颇有才能，负气好胜，因见太子不礼其父，心生怨恨。又兼当日武帝下诏许诸侯王分封子弟为侯，刘安仅有两子，竟不肯分地封与不害。以此刘建愈加愤怒，遂暗中交结宾客，意图杀害太子，以其父代之。不料事机不密，竟被太子迁得知，常将刘建捆绑责打。刘建便视太子迁如同仇人，欲图报复。知其两次谋杀汉中尉，因使心腹人严正入京上书，说是淮南王孙建，才能甚高，王后荼与太子迁常凌虐建。建父不害无罪，时被囚系，欲置之死地。今建现在，可召问备知淮南阴事。武帝见书遂发交廷尉，转行河南官吏审讯。

此事既已发生，却有前辟阳侯审食其之孙审卿，素与丞相公孙弘交好，因念祖父为淮南厉王所杀，欲趁此时报仇，遂密查刘安行事，告知公孙弘。公孙弘因疑淮南王有心谋逆，严饬河南官吏彻究此案。河南官吏奉令，传提刘建，前往讯问。刘建被传到案，遂将太子迁如何两次谋杀段宏，详细说了一遍。又供出在事诸人姓名，官吏录就供词，奏闻武帝。武帝立遣廷尉监前往淮南，会同淮南中尉逮捕太子迁到案质讯。

刘安自见其孙被传，心恐究出反谋，正在着急，今闻朝廷

遣使来捕太子，惊恐异常，急召太子迁商议，意欲就此起事。但因相与二千石，皆系汉廷设置，料其不肯赞成，必须设计先杀此辈，方可举兵。于是遣人分头往召相与内史中尉。谁知内史闻召，料得刘安不怀好意，托辞外出未归。中尉却对来人道：“臣奉有诏命，不得与王相见。”独相一人闻召到来。刘安心想内史中尉不来，独杀一相，无益于事，遂设辞遣相回家，复与太子迁别筹方法。太子迁心想种种计划，皆不如意，不如罢手。又想到自己被告不过是谋杀汉中尉，好在此事同谋之人，皆已死亡。我今到案，一口咬定不肯承认，无人出头作证，料不能将我定罪。遂对刘安道：“群臣可用者，前次都被囚系，如今无人可与共事。且不待机会，仓卒举发，恐难成功，不如权时忍耐。臣愿就逮前往，谅无大事。”刘安此时也就心灰意懒，只得依从太子迁之言。太子迁辞别刘安，回到自己宫中，忽又转念道：“我是一国太子，今往法庭听审，岂不玷辱身分，万一审出确据，坐罪被诛，迟早总是一死，不如寻个自尽，免得连累父王。”太子迁主意既定，拔出剑来，要想自刎，偏是胆怯无力，一剑挥去，咽喉未曾割断，倒地呻吟。众人闻声，飞奔前来，见此情形，各吃一惊，连忙将太子迁扶到床上，请医调治。刘安及后荼闻报，大惊失色，都来看视，此时宫中正在慌乱，忽报汉使领兵到来，将王宫团团围住。

当日汉兵围了淮南王宫，一宫之人，吓得魂不附体，啼啼哭哭。刘安尚以为是来捕太子，假作镇定。谁知汉使入内，竟将王后荼与太子迁一同收捕，一面派遣多人，就宫中到处搜索。但听得翻箱倒篋，一片声乱，末后果在后宫搜出私造玺印等谋反证据。刘安见了，吓得目瞪口呆，浑身发抖。汉使因他是一国之王，虽然反谋败露，但未奉诏书，不敢擅拿，只将王后太子并宫人及搜出证据带去。留下兵队，看守王宫，将刘安软禁

在内。又遣人分头捕拿宾客群臣，尽数收禁狱中。

读者须知汉使此来本系奉诏逮捕太子迁，何以竟敢任意搜索王宫，捕拿多人？只因有人出首，告发反谋。此出首之人，即是名列八公之伍被。伍被乃楚地人，或言系伍子胥之后，现为淮南中郎，素以才能见称，为刘安所重。刘安曾与计议谋反之策。今值汉使到来，伍被见事势不佳，一旦反谋发觉，必连到自己身上。又见法令定有谋反自首者免除其罪之文，遂自向汉使出首。汉使知系实情，故特发兵搜捕，即日据情奏闻武帝。武帝大怒，下诏将一千人犯押解到京，发交廷尉张汤严密审办。张汤奉命先将出首之人伍被提到讯问，录取供词，又以次提问王后荼、太子迁及淮南群臣宾客等，众人无可抵赖，只得据实供招。张汤录了供词，奏闻武帝。武帝见刘安谋反是实，下诏诸侯王、列侯会议其罪。于是赵王刘彭祖，列侯曹襄等，奏请将刘安正法。武帝乃命宗正刘弃，持节往治刘安。刘弃未至淮南，刘安早已闻信自杀，王后荼、太子迁皆伏诛，国除为九江郡。后人因刘安素好神仙之术，遂言刘安得遇仙人八公，授以丹经，制成仙药未服。恰遇伍被告发，八公遂使刘安服药登山，白日升天。所余药器，置在中庭，鸡犬舐啄之，皆得升天，故有鸡鸣天上，犬吠云中之说。晋人葛洪因将刘安列入《神仙传》，遂成一种故事，其为虚妄，自不消说。

当日张汤既将淮南案情审讯明白，于是根究党羽通谋之人，一时株连坐罪者不计其数，严助、鄂但、张次公等皆被捕下狱。又向武帝奏称衡山王刘赐乃刘安之弟，应请逮捕。武帝道：“诸侯各以其国为本，不当连坐。”刘赐幸得免议。谁知一波未平，一波复起，忽有淮南案中人犯陈喜，逃匿衡山王子刘孝家中，竟被有司捕获，有司因劾奏刘孝藏匿罪人。刘孝欲图免罪，遂向有司将反谋自首。

说起衡山王刘赐，与刘安虽是兄弟，彼此却因事不睦。刘赐早知刘安暗蓄逆谋，心恐己国为其所并，因亦结交宾客与之相应。元光六年，刘赐入朝，从臣中有谒者卫庆，挟其方术，意欲上书入事天子。刘赐心怒卫庆不肯附己，回国之后，坐以死罪，严刑拷打，强使诬服。衡山内史知得卫庆冤枉，不肯将其办罪，刘赐迁怒内史，上书告其罪恶。有司传讯内史，内史备述原由，并言刘赐屡次侵夺民田，掘人坟墓。有司奏请捕治刘赐，武帝不许，但命将其国二百石以上官吏，改归朝廷委任。照例王国官吏四百石以下，允许国王自由任用。今因刘赐做事不法，故夺其用人之权。刘赐因此羞忿，密与心腹近臣奚慈、张广昌等计议谋反。

刘赐原配王后乘舒，生有二男一女，长男爽为太子，次男孝，女名无采。又有爱姬二人，一为徐来，一为厥姬，亦各生有子女。乘舒早死，刘赐续立徐来为后。厥姬本与徐来争宠，素相嫉妒。今见徐来得为王后，心愈不甘，遂密对太子爽道：“徐来使婢毒杀汝母。”太子爽听说，心恨徐来，因其得宠于父，无法报仇，正在愤无可泄，忽值徐来之兄来到衡山。太子与之宴饮，乘间拔剑将其刺伤。徐来因太子欲杀其兄，心中大怒，遂设计谋害太子。太子母弟孝，自少失母，刘赐交与徐来抚养，徐来心本不爱，因欲得其助力，假作异常关切以买其心。又太子同母之妹无采，出嫁未久，为夫所弃，仍归母家。偏又不守闺门，与奴私通，事为太子所闻，屡加责备，无采老羞成怒，不与太子相见。徐来闻知，加意善待无采，于是三人结为一气，同在刘赐前诬毁太子，刘赐由此心怒太子，不时将他系缚责打。

元朔四年，有人刺伤徐来假母。刘赐又疑是太子所为，复将太子责打。太子屡受冤屈，心生怨恨，后值刘赐抱病，太子

也就称病，不来侍疾。无采与孝又进谗道：“太子实是无病，故意称病，且其面上反带喜色。”刘赐病卧床褥，正在烦燥，一闻此言，不暇问明真假，以为太子希望我死，自己得立为王，因此大怒，欲废太子爽，立其弟孝。徐来探知刘赐决废太子爽，心中尚不足意，欲趁此时一并废孝，而以自己亲生之子广代为太子。但是孝无过失，如何得废？徐来遂引诱孝与后宫淫乱，欲借此陷以罪名。谁知又为太子爽探知。太子爽心想父王常欲废我立孝，如今我得此把柄，可以要挟父王，父王不听，我便出头告发。于是进见刘赐说道：“孝与王御者奸，无采与奴奸，愿王努力加餐。臣请上书天子，陈明其事。”说罢回身便走，刘赐闻言大惊，急命近侍追阻，太子爽何曾肯听，近侍无法，回报刘赐。刘赐大怒，亲自往追太子，竟被追上，喝令左右捉拿回宫，太子爽此时浑如癫狂，口出恶言，刘赐防他逃走，上了刑具，囚在宫中。

太子爽既被囚系，孝日得亲幸。刘赐以为孝多才能，佩以王印，号为将军，使居外家，多给金钱招致宾客。宾客知其谋反，极力怂恿。于是刘赐乃使孝客江都人枚赫、陈喜，私造兵车弓箭，刻天子玺、将相、军吏印，日夜搜求壮士，等候机会。元朔五年，刘赐照例应行入朝，直挨延至六年，方始起行，路过淮南。其时刘安正拟起事，欲刘赐为响应，于是叙起兄弟之情。二人重修和好，尽除前隙，约定合力造反。刘赐遂上书告病，武帝许其不朝。刘赐回国，遣人上书请废太子爽，立孝为太子。太子爽亦使心腹之人告发其父与弟孝谋反。刘赐闻之，又上书告太子不道。适值廷尉审问淮南之狱，访拿陈喜，却在孝家捕获。孝恐陈喜供出实情，于是自行出首。武帝又交张汤审办。刘赐闻信自杀。王后徐来坐毒死前后乘舒，太子爽坐告父王不孝，刘孝坐与王御婢奸，皆弃市，国除为衡山郡。当日

张汤为廷尉，审办淮南、衡山二案，穷究根株，连引列侯二千石豪杰坐死者数万人。及至定案复奏，武帝素爱严助，又见伍被善于说辞，多言朝廷之美，欲释不诛。张汤争道：“伍被首为反谋，罪在不赦，严助禁闼近臣，乃与诸侯交结，今若不诛，后不可治。”二人遂皆伏诛。未知以后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十四回

霍嫖姚奋勇立功 张博望艰难奉使

话说武帝元狩元年，淮南、衡山两国谋反发觉，兴了大狱，死者数万人。武帝心想诸侯王见我未立皇太子，所以生心，不如早定储位以绝其念。又见卫后所生之子名据，已有七岁，武帝遂下诏立为皇太子。此时卫后姊子霍去病，亦以军功得侯。说起霍去病，自为侍中数年，甚得武帝宠爱。武帝见其为人勇敢，精于骑射，欲使立功得受封爵。元朔六年春，武帝将伐匈奴，命合骑侯公孙敖为中将军，太仆公孙贺为左将军，翕侯赵信为前将军，卫尉平陵侯苏建为右将军，郎中令李广为后将军，左内史李广为强弩将军。一共六将军，马兵十余万，皆归大将军卫青统率，克日出师。又拜霍去病为嫖姚校尉，使之独领一队，随从卫青征进。武帝因恐去病初次临阵，不习兵事，或有疏失，遂密嘱卫青，挑选精壮兵士为其部下。卫青奉命，率同诸将士由定襄出塞，遇见胡兵，大战一阵，捕斩胡骑数千，霍去病奋勇争先，立有大功。卫青既胜匈奴，遂回兵入到定襄，暂行歇马。

过了月余，卫青又遣诸将分道前进，深入敌境数百里，与匈奴连战数次，汉兵连获大胜。卫青会合诸将计点军队，无大损失，惟有前将军赵信、右将军苏建并其部下将士三千余人，至今尚未见到。更有嫖姚校尉霍去病带领八百人，不知去向。

卫青暗自吃惊，心想赵信、苏建二人，尚无关紧要，只有霍去病，甚得主上宠爱，又是自己外甥，临行之际，主上曾再三嘱咐，若有疏虞，将何面目回见主上？遂急派兵队分路寻觅。卫青正在忧虑，忽报右将军苏建单骑回营。卫青唤入，只见苏建血满战袍，垂头丧气，将交战失败情形述了一遍。

原来苏建与前将军赵信，合兵同行，忽与单于大兵相遇，两下大战一日余。苏建与赵信仅有马队三千人，匈奴骑兵数万，众寡不敌，汉兵死亡略尽。赵信本是匈奴小王，前此来降，受封翕侯，今被匈奴围急，自知无路脱逃，又见单于遣人招降，赵信遂率领余骑八百人投降单于。苏建死战得脱，部下全数覆没，独身逃归，自向卫青请罪。卫青召集军正阃、长史安、议郎周霸等问道：“苏建失军，应如何处置？”周霸答道：“大将军自出兵以来，未曾斩将。今苏建弃军，可斩之以立威。”阃、安二人同声道：“此说不然。苏建以数千人当胡兵数万，力战日余，士卒不敢二心。今自归而斩之，是使后人战败皆不敢回也。苏建不应斩首。”卫青听罢，方始说道：“吾幸得待罪行间，不患无威，周霸说我立威，殊失吾意。且吾职权虽可斩将，不如归奏天子，由天子自行裁夺，借以表明人臣不敢专权，不亦可乎？”军吏同声称善，卫青遂命将苏建装入囚车，押送回京。

卫青正在处置苏建，恰好霍去病亦已得胜回营。先是去病率同八百骑，离了大军，长驱直进，行经数日，已离大军数百里。去病先遣人侦得匈奴住处，乘其不备，挥兵掩杀，斩首二千余级，只因路远，所以回来较迟。卫青见霍去病无恙回来，又获大胜，不觉转忧为喜，遂传令班师回京。有司计算两次所斩敌首不下万余级，诸将皆有斩获，霍去病战功尤多，武帝封为冠军侯，其余将士，亦得升赏，惟李广一人无功。苏建失军，

罪当暂首，赎为庶人。此次出征，虽然获胜，但因两将失军，一将降胡，所以卫青不加封赏，但赐千金。

当日汉兵深入敌境，幸得校尉张骞为向导，知有水草之处，以此军士不至困乏，得以成功，武帝遂封张骞为博望侯。张骞乃汉中人士，初事武帝为郎，建元间武帝得匈奴降人，言匈奴老上单于，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人民败逃，心怨匈奴，意在复仇，但恨无人援助。武帝正想灭平匈奴，闻言便欲遣人通使月氏，与之结约，同伐匈奴。但由中国前往月氏，须从匈奴中经过，武帝乃下诏募人前往。张骞自愿应募，武帝大喜，遂命持节出使月氏。

月氏在匈奴之西，为西域诸国之一，风俗与匈奴相同，以游牧为生。本居敦煌、祁连之间，有兵十余万，素称强大，轻视匈奴。后被匈奴冒顿、老上两单于，两次遣兵击破。其民众逃过大宛以西，征服大夏之人，占领其泅水以北之地，复立大月氏国。大夏本系土著，今为月氏所侵，仍在泅水之南立国。其国无大君长，惟城邑各置酋长，人民约百余万，性弱畏战，故服属于月氏。月氏距离长安，约有万余里。当日张骞奉使带同投降胡人堂邑父起程，一行约有百余人，由陇西出塞，意欲偷过匈奴。谁知却被匈奴发觉，即将张骞及从人一概扣留，送与单于发落。单于竟留张骞不遣，并以胡女嫁之，生有子女。

张骞在匈奴一直住了十余年，保持汉节，不使遗失，日夜希望脱身。好在为日既久，渐与胡人熟悉，胡人不甚防备，听其随意往来居住。张骞遂移居匈奴西境，寻得机会，便率同从人逃出匈奴，行经数十日，始至大宛。大宛在月氏之北，建都贵山城，地气暑湿，人民以耕田为生。亦有城郭宫室如中国，土产葡萄、苜蓿，又多好马，葡萄用以酿酒，苜蓿用以饲马，故其俗嗜酒，马嗜苜蓿。大宛王素闻中国广大富足，只因路远

不能通使。今见张骞到来，心中甚喜，问其此行何往。张骞备述为汉秦使月氏，被匈奴阻留，今得逃出，请其派人引导前往月氏；若得到月氏，将来回汉，汉当多以财物奉酬。大宛王依言，遣人引导，并为通译，送张骞至康居。康居又转送张骞至大月氏。大月氏风俗与大宛相同，其王即前王太子。前王被杀，人民立之为王。既征服大夏，据有其地，土地肥饶，人民安乐，并无报仇之心。又见中国离彼甚远，往来不便，无意结交。张骞与月氏王谈论多次，毫无头绪，遂到大夏游历一回，住了年余。张骞见结约不成，只得辞归。张骞心想此行若仍从旧路回去，必须经过匈奴，不但复被留住，且恐追究前次逃走之事，性命不保，此路万不可行。于是留心探访，果知有一条路径，傍着南山行走，可以回国。张骞大喜，于是带领众人起行。谁知此路异常艰险，所过之处，多是沙漠，往往千里并无一人烟，连水草都不易得。张骞到了此时，只好拼命前进，行经多日，随带粮食已尽。幸有堂邑父善射，到了穷急无食之处，便射取鸟兽以供一饱，甚至终日不能得食。似此旅行，也算苦到极处，好容易行近中国，却又遇着羌人。原来南山一带，本为诸羌所居，最恶异种之人，往往滥行杀害。张骞不敢由羌中经过，只得转向北行，不觉走入匈奴界内，又被匈奴获得。却幸张骞生性坚忍，待人宽大，为蛮夷所爱重，故匈奴亦不加害，惟仍被其留住，不许归国。

张骞在匈奴又住年余，恰值军臣单于身死，其弟左谷蠡王伊稚斜，攻败太子于单，自立为单于。于单降汉，封为陟安侯。骞趁着匈奴乱事，带领胡妇逃归长安。入见武帝复命，具述一切，时元朔三年也。张骞自奉使以至归国，共历时十三年，往返数万里，去时共有百余人，及归惟余二人。武帝拜张骞为太中大夫，号堂邑父为奉使君。

至元朔六年，武帝命卫青伐胡，因张骞久在胡中，熟悉地势，使以校尉从军为向导，汉兵战胜回国，张骞因得封侯。一日，张骞入朝，又向武帝献策。未知张骞所言何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十五回

通西域张骞献计 过河东去病寻亲

话说张骞对武帝道：“臣前在大夏时，见有邛竹杖、蜀布。臣问此物何从而来，大夏国人道，此乃吾国商人，至身毒国买得。身毒国在大夏东南，约数千里，风俗与大夏相同，惟气候尤为暑湿，人民乘象而战，国临大水。以臣愚见，大夏在中国南万余里，身毒又在大夏东南数千里，且有蜀物，必然离蜀不远。今欲通使大夏，若循南山前往，须经羌中，甚是危险；若稍北行则为匈奴所得，惟有从蜀起程，道路应较直捷，又无寇盗，不妨遣人试往。”武帝既闻张骞前言大宛、大夏、安息等皆系大国，多出奇物，其北则有月氏、康居之类，皆可以财物招徕。果能设法使其归附，便可广地万里，重译来朝，威德遍于四海，因此心动，异常高兴。今得张骞献策，遂锐意欲通大夏。

先是武帝使唐蒙、司马相如通道西南夷，劳费甚多，乃听公孙弘之言，下令罢止。今因张骞进说，遂于元狩元年，复通西南夷。下诏蜀、犍为二郡，分遣使者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十余人，四道并出，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为氐、笮阻，南为嵩、昆明所阻。昆明无君长，俗喜劫盗，汉使到者，辄被杀伤，夺取财物。武帝得报大怒。因闻其国有池，名为洱海。方三百里，遂就上林中凿一池，名为昆明池，使士卒在此练习

水战，预备出兵讨之。

当日武帝所遣通道使者，既为昆明所阻，不得前进，却到一国，名为滇越。其国亦有一池，名滇池，方三百里。先是战国时代，楚顷襄王命将军庄蹻，由巴郡黔中西行略地，直至滇池。见池旁土地肥饶，方广数千里，皆为蛮夷所居，因以兵威平定其地，使之属楚。正待回报楚王，谁知秦兵伐楚，尽取巴郡、黔中一带之地。庄蹻归路已绝，只得率领部下，占据滇地称王，变易服色，从其土俗，传位数世，遂与中国隔绝不通。如今汉使初至滇越，滇王当羌，问知欲往身毒，因留使者暂住，代为觅道。滇王不知中国情形，自以为己国广大无比，遂问使者道：“汉与我国，何者为大？”使者告以实情，滇王方始省悟。使者在滇年余，所遣觅道之人，皆为昆明所阻，不能西进，只得回报武帝，并言滇系大国，可招抚之使为属国。武帝闻言，也甚注意，但因其时专事伐胡，未暇及此。

到了元狩二年春，武帝拜霍去病为骠骑将军，率领马队万人，往伐匈奴。却病兵出陇西，长驱直入，过焉耆山千余里，捕斩敌人八千余，获休屠王子，收取休屠王祭天金人，奏凯回京。武帝益封去病二千户。是年夏日，去病复与合骑侯公孙敖各率数万人，由北地分路进兵，约期会合。去病渡过居延泽，攻入祁连山，斩首三万余级，生降二千五百余人，全师而还。

匈奴连遭汉兵剿杀，欲图报复，遂亦遣兵侵犯代郡、雁门。武帝闻报，又使李广、张敖率兵出右北平，往攻匈奴左贤王。李广领兵四千，张敖领兵一万，分两道前进。左贤王闻知汉兵将到，亲率四万骑来迎，适与李广相遇。左贤王望见汉兵甚少，挥骑围之，李广部下将士，人人恐惧。李广欲安众心，乃命其少子李敢先行夺围杀敌。李敢奉了父命，领兵数十人，突出围外，左右绕杀一遍，回报李广道：“胡虏不难抵敌。”众人闻

说，心中始安。李广指挥兵士，布成圆阵，面皆外向。左贤王催兵急攻，汉兵并力死拒，两下苦战竟日。终因众寡不敌，胡兵虽被杀三千余，李广部下已死亡过半。胡兵趁势猛进，箭如雨下，李广见己箭将尽，乃命军士张满弓弦，勿得轻发。自用大黄弩箭，觑定胡将射去，一连射死数人。胡兵久畏李广善射，不敢迫近。时天色渐晚，各自罢兵歇息。汉兵自料难敌胡人，又盼张骞兵队尚未到来，吓得面无人色。李广神气扬扬如常，仍自巡行队伍，部众皆服其勇，一宵无事。次日日出，两军重行交战。李广部下死亡渐尽，势在危急，却值张骞大队前来接应。左贤王见敌军来了救兵，遂即收军退去。张骞因士卒远来疲倦，不敢往追，只将李广及败残兵士救出，引兵回国。有司评定诸将功罪，奏明武帝，分别赏罚。霍去病益封五千四百户，部将赵破奴等皆得封侯。李广杀死匈奴三千余，所部将士死亡将尽，功罪相抵，不得受赏。公孙敖与张骞迟误军期，罪当斩首，皆赎为庶人。

此次四将出师，又独霍去病一人立功。原来霍去病所部将士，皆系经过选取的精锐者，所以每战必胜。但去病亦比他人胆大，敢于深入，每次赴敌，常领精兵先行，大队随后继进，所向无敌。惟是去病自少便为侍中，生性骄贵，不知艰苦，当出军之际，武帝常命太官为之备办食物，装载大车数十辆。及至回兵，所余尚多，往往弃却，而士卒不免饥饿。其在塞外，或遇军中乏粮，部众疲敝，去病不加抚恤，自己尚在营内打球。卫青行军，必俟大众皆得饮食，自己方敢进食；大众皆得安居，自己方敢休息。临阵身在士卒之先，班师身居士卒之后，所得赏赐，常以分给部下。故就将略而论，去病远逊卫青，不过得天幸，未尝失败而已。武帝尝欲令去病学习孙吴兵法，去病答道：“为将但看方略何如，不必学古兵法。”武帝又为去病

修建第宅完工，命其自往观看，去病道：“匈奴未灭，无以家为。”武帝由此益加爱重，比于卫青。

霍去病本霍仲孺之子，仲孺乃平阳人，少为县吏，在平阳侯曹寿家中供差，因与卫后之姊少儿私通，遂生去病。及仲孺差满自回平阳，别行娶妇，生有一子，名为霍光。少儿亦另嫁陈掌为妻，彼此音信断绝，不相闻问。去病自少依母生长，不知父是何人，及年已壮，乃向其母追问，方识其父名字、住址，又未知生死存亡。其时去病正为侍中，未及寻访，直至此次得拜骠骑将军，领兵往击匈奴，路过河东。河东太守闻信，远出迎接，身负弩矢，在前引导。去病到了平阳馆舍，查知其父尚在，立即遣吏驾车往迎。仲孺年老家居，闻信惊喜异常，即同吏人乘车到了馆舍门前。仲孺下车入内，早有人报知去病，却病正待出迎，谁知仲孺早已行近，不待去病行礼，先自倒身下拜。

读者必疑仲孺是父，去病是子，以父拜子，真是古今罕见，不知昔日礼节，与现在不同。今人以下拜为大礼，古人席地而坐，所谓拜者，不过以手据地，略表敬意而已。但此种礼节，父施诸子，究属过谦。去病见了，未免难为情，未知去病如何对答，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十六回

卫将军听计赠金 浑邪王惧诛降汉

话说霍仲孺入见霍去病，向之下拜，去病慌忙迎前答拜，因跪在地上说道：“去病早不自知为大人遗体，以致有失奉养。”仲孺闻言，匍匐即头道：“老臣得托命于将军，乃天之力也。”此一番父子二人初次相见，各致殷勤。去病因军行有期，不得久留，小住数日，取出私财，为其父大买田宅奴婢，然后辞别而去。及战胜匈奴，班师回到平阳，又与仲孺相见，临行携带其弟霍光同往长安。霍光此时年已十余岁，以去病之力，得为郎官。当日卫氏极盛，一门五侯，富贵震动天下。时人为之歌道：

生男无喜，生女无怒，
独不见卫子夫霸天下。

大凡盛极而衰，物之常理。此时卫后已到中年，颜色渐衰，武帝别得王夫人，生子名闳，渐将卫后宠爱移到王夫人身上。王夫人家居赵地，出身微贱，上有老母，并无兄弟，家中甚贫，武帝因想使其外家享富贵之福。读者须知专制君主，喜怒无常，一人得宠，九族沾恩；一人失意，九族遭戮。武帝昔日亲幸卫后，故卫氏得势；如今亲幸王夫人，王氏又将夺卫氏之宠。幸

而卫青、霍去病皆立有战功，王夫人又无兄弟，所以卫氏尚得保全。卫青处此时代，正当持盈戒满。谁知他生性朴实，不曾料到此事，仍自洋洋如常，毫无打算，却被旁观之人，替他担忧，忍不住上前献计。

此人姓宁名乘，乃齐地人，以方士待诏公车门，日久费用不给，贫困饥寒。时当冬月，宁乘衣履不全，常在雪中来往，路上行人见了，各皆失笑。原来宁乘所穿之鞋，全然脱底，自上面看时，还像鞋样，其实底下乃是双足着地而走。宁乘一日立在公车门，恰值卫青伐胡回京，入宫见帝，武帝赐金千斤。卫青谢赏，出得宫门上车，从人扛着金在后相随。宁乘初见卫青入宫，便想到卫后，又由卫后想到王夫人，正在想得出神，瞥见赐金，心中陡生一计，便欲借此显他谋略。于是赶到卫青车前，拦路拜谒，口中说道：“有事奉陈。”卫青急命停车。宁乘行近车旁，对着卫青说道：“将军功未甚多，竟能身食万户，三子封侯，皆因皇后之故。今王夫人得幸主上，其外家并未富贵，愿将军以所得赐金，分半赠与王夫人之母，主上闻之，必然心喜。”卫青听了谢道：“幸蒙先生赐教，谨当遵命。”卫青回到家中，即依宁乘之言，遣人持五百金送与王夫人之母。

王夫人之母既得卫青赠金，自然告知王夫人，王夫人转告武帝。武帝道：“大将军是老实人，不知为此，此必有人教之。”遂召到卫青，问是何人计策，卫青只得据实说是宁乘。武帝立拜宁乘为东海都尉。宁乘拜官出宫，身佩二千石印绶，乘坐高车驷马，辞别众人，出了都门。一班同官待诏之人，皆来饯行，这一段风光，比起从前冷落情形，大不相同。只因一言合了武帝之意，骤擢高位，卫氏也得保全恩宠。

当日匈奴被卫青、霍去病连年攻击，死伤甚多。内中尤以浑邪王与休屠王部众，居在西方，连战连败，死者数万人。匈

奴伊稚斜单于，因此发怒，遣使往召浑邪王、休屠王，将行诛戮。浑邪王与休屠王闻信大恐，相聚密谋，意欲率众降汉，先遣人入边，与汉将结约。适值元朔二年秋，武帝使大行李息，领兵在河上筑城。浑邪王使者来见李息，具言投降之事，李息即遣人驰驿飞报武帝。武帝见奏，疑是诈降，乃命霍去病领兵往迎，嘱其相机行事。

去病奉命，领兵渡过黄河，札下营寨，与浑邪王人众距离数里，遥遥相望。先是休屠王已与浑邪王定约降汉，后又翻悔，浑邪王虑其为变，遂杀休屠王，系其妻子，尽领其众。及霍去病领兵到时，浑邪王属下小王及其部将，望见汉军甚多，恐遭掩杀，多不欲降，亦有私自逃走者。去病探知浑邪王来降是实，遂率领数百骑，驰入浑邪王军中，与浑邪王相见。问知部众不愿投降者约有八千人，去病遂与定计，尽行杀死。先遣浑邪王乘驿赴京，去病率领降众四万余人，渡过黄河，直向长安而去；一面使人驰报武帝。武帝大喜，下诏发车二万辆，前往迎接。长安县令奉到诏书，赶紧遵办。车辆尚易凑集，但是所需马匹甚多，官马不敷，便向民间賒取。民间所养之马固多，但因官中要来白賒，不肯给钱，遂多将马藏匿，以此马匹不能足额。有司奏闻武帝，武帝大怒，召到长安令，责骂一番，喝令推出斩首。忽见班中闪出一人，大呼不可。武帝举目观看，原来却是汲黯。汲黯对武帝侃侃说道：“长安令无罪，独斩臣黯，民乃肯出马。”武帝听了愕然。汲黯又续说道：“匈奴背主来降，可令诸县沿途传送，徐徐来京。何至使天下骚动，疲敝中国，以事夷狄之人？”武帝闻言，默默不语，长安令遂得免死。

浑邪王既至长安，入见武帝，武帝封为漯阴侯，食邑万户。又封其裨王部将数人皆为列侯，赏赐数十百万。匈奴降人既多，到了长安，不免向商人购买物件，商人也有将铁器卖与降胡者，

有司便指为犯罪，收捕下狱。原来当日法律凡吏民以兵器铁器出关售与胡人者，其罪当死，有司即据此律办理，因此坐罪当死者竟有五百余人。汲黯闻知其事，入宫求见。武帝正坐高门殿，汲黯上前说道：“匈奴自绝和亲，屡攻边塞，朝廷兴兵讨之，人民死伤，不可胜数，费至数百万。臣愚以为陛下捕得胡人，皆以为奴婢，赐与从军死事之家，获取财物，即以与之，以此谢天下之劳苦，平百姓之怨气。谁知浑邪王率数万人来降，陛下厚加赏赐，府库为空。又发良民侍养，如奉骄子。愚民无知，在长安中与之交易，而法吏乃依照边关之律，加以罪名。今陛下纵不能取得匈奴之财以慰民心，又用酷法杀无知者五百余人，此所谓庇其叶而伤其枝者，臣窃为陛下不取。”武帝见说，默然不答。汲黯见武帝不听，愤然辞出。武帝对左右道：“吾久不闻汲黯之言，今又复妄发矣。”

武帝见匈奴降众，与中国习惯各异，言语不通，住居长安，恐其生事，遂命分居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五郡之地，因其故俗，服属于汉，号之为五属国。又将浑邪王旧地，设置武威、酒泉二郡，于是自金城以西，傍南山直至盐泽，并无匈奴踪迹，而陇西北地上郡一带，边患渐少。乃下诏减去其地戍卒一半，以省徭役。武帝嘉美霍去病之功，加封食邑一千七百户。

浑邪王与休屠王本属匈奴右贤王部下，如今率众降汉，右贤王几于不能成军。伊稚斜单于深为愤怒，力谋复仇。过了一年，遂分兵两路，大举入寇。未知匈奴此来胜负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十七回

畏汉兵单于远遁 误军期李广自戕

话说武帝元狩三年秋，匈奴伊稚斜单于起兵复仇，分为两路，每路各有胡骑数万，攻入右北平、定襄两处，杀略人民千余人而去。单于得胜回国，料想汉兵必复来攻，遂与赵信计议。赵信自兵败降胡，单于因其在汉年久，熟知中国情形，甚加宠任，封之为自次王，以其姊嫁之，又为筑城使之居住。赵信因教单于度过沙漠，迁居北方，勿近边塞，引诱汉兵深入，乘其疲困击之，必能取胜。单于信从其计，遂将人畜悉数移至漠北居住。

武帝闻报匈奴来侵，正拟发兵征讨，又闻单于移居之计，遂召卫青、霍去病等议道：“赵信为单于设计北迁，其意以为我兵不能远度沙漠，久留其地。我今大发士卒，多备粮食，剿灭匈奴，在此一举。”元狩四年春，武帝乃命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各率马兵五万、步兵数十万、公私之马十四万匹，分道前进。武帝因见霍去病胆略过于卫青，欲令往当单于，遂命选取敢战深入之兵皆属去病，使去病由定襄出发。后捕得胡人，据说单于现在东方，武帝信以为实，乃复命去病兵出代郡，卫青兵出定襄，约期度过沙漠，共击匈奴。二将所领人马，数目相同，惟霍去病部下却无裨将，遂用李广之子校尉李敢等为大校，以当裨将。李广见武帝大举伐胡，却不命其为将，心

中不悦，遂自向武帝请行。武帝道：“将军年纪已老，不可再临战阵。”李广一再固请，武帝沉吟良久，方始应允，遂拜李广为前将军，与左将军公孙贺、右将军赵食其、后将军曹襄俱属于大将军卫青。卫青与霍去病领命，带同将士，择定吉期出发。

卫青兵由定襄出塞，于路捕获胡人，问知单于所在，自率大军兼程前进。却命李广与赵食其合兵取道东行，约期会合。李广心想，东行路势弯曲，多需时日，且沿途水草甚少，不能供给大队人马，尚须分作数队，缓缓而行，此明是大将军不欲我立大功，所以使我行此远路，遂对卫青道：“臣所部系属前将军，当为先锋击敌。今大将军乃调臣使出东路，不知何意？且臣束发从戎，即与匈奴交战，直至今日，始得一当单于，臣愿率领所部，效死前敌。”卫青闻言，不允其请。李广遂固辞不愿东行，卫青见李广违令，乃用强制手段，飭长史作成檄书，行下李广幕府；一面对李广道：“将军速回所部，遵照檄书行事。”李广见卫青强其遵令，心中愤怒，现于颜色，遂也不向卫青告辞，奋然走出，回到自己军营，会合赵食其领兵就道。

说起卫青与李广，平日并无仇怨，此次何以不令其为前部？只因卫青临行之际，武帝曾密嘱道：“李广年老数奇，勿使往当单于，恐被单于逃走，不得成擒。”卫青既受武帝密嘱，自己又与公孙敖至好，公孙敖因前次出师，误了军期，失去侯爵，现在军中为校尉，卫青意欲提拔他立功复爵，故调开李广，而以公孙敖代为前部。李广虽不知武帝有此言语，却知卫青欲将公孙敖代己立功，因此愤愤不平。卫青既打发李广去了，自己催兵北进，行千余里，度过沙漠，正与单于大队相遇。

单于探得汉兵来攻，预备迎敌。赵信献计道：“汉兵度漠远来，人马疲乏，我可坐待其至，信手擒来。”于是单于遂将

輜重送往北方，自率精兵，驻扎漠北，远见汉兵到来，列阵以待。卫青防备胡骑驰突，下令用武刚车环绕为营。武刚车乃是一种兵车，车箱四围皆有板壁，上安小窗以备瞭望，旁开箭眼，四围环列刀枪，使敌骑不得冲突，弩箭不能贯穿，算是当日行军利器。卫青立定营盘，先遣马队五千，前往挑战，匈奴亦遣万骑迎敌。两阵对圆，正待交战，此时日已将没，大风忽起，吹得尘沙滚滚，扑人面目，两军对面不能相见。卫青复遣骑兵数万，分为左右翼前进，包围匈奴。两下交战良久，天色已晚，单于见汉兵甚多，士马精强，知难取胜，恐为所擒，趁着薄暮，乘坐六骡，率领劲骑数百，尽力冲出围外，直向西北而去。汉兵不知，仍与胡兵力战至夜，彼此暗中相持，杀伤大略相等。后汉军左校捕得胡人，据言单于未昏之时，早已逃去。卫青闻信，急发轻骑乘夜往追，自率大军继进。此时胡兵亦已战得筋疲力尽，各自散去。卫青意欲追捉单于，率领将士疾驰一夜，马不停蹄，直到天明，行有二百余里，竟不见单于踪迹。又前行至真颜山赵信城，得匈奴积谷。卫青入城驻军一日，因其粮食、人马皆得饱餐。到得次日，卫青见匈奴并无动静，不敢再行深入，遂传令班师。所余积谷尚多，不能搬运，于是放起一把火来，将一座赵信城烧个罄尽，然后起行。

卫青行至沙漠之南，方与李广、赵食其军队相遇。原来李广、赵食其，由东路进兵，路径不熟，半途迷惑失道，以致迟误期日，此时方到。李广见过卫青，回到自己军中。卫青遣长史持了酒醪干饭，赠与李广。因传卫青言语，问二将失道原因，并道青欲上书天子，具报此种情形。李广明知卫青有意与己为难，未即对答。长史见李广不答，便到李广幕府内，责备军吏，催其即作报告。李广闻知愈怒，便对长史道：“诸校尉无罪，是我自行失道，如今吾自报告，不必累及他人。”长史既去，

李广气愤已极，自己行至幕府，对着麾下诸将士说道：“广自束发与匈奴交战，大小七十余次。今从大将军出师，幸得与单于对敌，而大将军竟使广由别路进兵，路途既远，又迷失道，岂非天意？广现年已六十余，安能复对刀笔之吏，任其舞弄文墨，诬加罪名。事已如此，惟有一死。”说罢，拔出佩刀，自刎而死。一班将士出其不意，急待救时，已是无及。

先是李广与从弟李蔡，俱事文帝为郎，景帝时二人皆官二千石。武帝元朔五年，李蔡为轻车将军，从大将军卫青击右贤王有功，封乐安侯。及元狩二年，丞相公孙弘病死，武帝遂用李蔡为丞相，李蔡为人平庸，无甚才略，名誉远在李广之下，竟得拜相；李广累著战绩，威名远播，部下将校或取封侯，而自己历官不过九卿，不得爵邑，以此居常快快不乐。一日与望气王朔相语，因向之问道：“自汉击匈奴，广未尝不从军征进，历数诸将之中，才能不及中人，以军功得侯者数十人。广自问不在人后，然而竟无尺寸之功，取得封邑，岂吾相不当封侯乎？”王朔见说答道：“将军自思平日所作之事，至今有所悔恨否？”李广道：“吾记为陇西太守时，羌人谋反，吾诱降八百余人，恐其为变，同日杀之，至今独有此事，心中悔恨。”王朔道：“祸莫大于杀已降，将军所以不得封侯，正为此事。”后人因武帝数奇一言，遂谓李广命运不好。但论起李广将才，也算难得，前后领兵四十余年，待遇兵士宽缓不苛，每得赏赐，即分与部下；行军遇有困乏之处，大众饥渴，必俟士卒尽饮，方肯自饮；士卒尽餐，方肯进食。其射法尤为有名，遇见敌人，非在数十步之内，自料不中，不肯妄发，发即应弦而倒，因此不免为敌所困，即射猛兽亦常被伤。至是自杀，远近之人闻之，无论知与不知，皆为流涕。清人谢启昆有诗咏李广道：

猿臂无双意气超，白檀弥节慑天骄。
草中没石惊飞虎，塞上持鞍看射雕。
秦陇杀羌降鬼怨，灞陵诛尉醉魂销。
数奇恨少封侯相，绝幕风凄泣故僚。

李广有子三人，长名当户，次名椒，皆为郎官，事武帝，当户早死，武帝乃拜其弟椒为代郡太守。二人皆先李广而死，独少子李敢，此次以校尉从骠骑将军霍去病出塞，立有战功。未知去病如何战胜匈奴，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十八回 去病伐胡封狼居 张骞凿空通西域

话说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大军，由代郡出塞，行二千余里，却遇匈奴左贤王率众三十余万，前来迎敌。去病挥兵进击，连战数次，汉兵大胜，擒获匈奴属王三人，官吏八十三人，捕斩敌首七万余级，左贤王率领败残兵士逃去。去病遂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登临瀚海，奏凯而回。武帝大喜，下诏褒扬去病战功，益封五千八百户，部下诸将皆得封赏。李敢受封关内侯，食邑二百户。此时卫青亦率诸将回京，武帝因其不能追获单于，且所斩敌首不过万余级，比较霍去病相去甚远，故卫青不得加封，连部下将士亦无封赏。赵食其失道当死，赎为庶人。是役两军共杀匈奴八九万人，而将士死者亦有数万人，公私战马十四万匹，及入塞不满三万匹，虽然胜得匈奴，所受损失，亦自不小。

武帝见去病战功高于卫青，而官位尚在其下，未免有屈，于是始设置大司马一职，下诏命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皆为大司马。又改定骠骑将军品秩俸禄，使与大将军同等。自此之后，卫青宠幸日衰，去病日益贵盛。卫青故人及门下宾客，见此情形，多撇却卫青，来投去病，往往得有官爵。独有任安一人，不肯变节，卫青始知其贤。

武帝又怜李广死得无辜，遂以其子李敢，承袭父职，为郎

中令。李敢心怨卫青强夺其父前部之职，迫使东行，以致冤愤自杀，便欲为父报复此仇。一日，李敢来与卫青相见，责问其父致死之由。卫青方欲伸辩，李敢突然奋拳击来。卫青不及提防，身上早被击伤，连忙走避得脱。论起卫青素有臂力，若与李敢交手，未必斗他不过，何以竟肯退让，此中却有两种原因。一则李广官居前部，本应使为先锋，却因私受武帝之命，无故将他调开，依理而言，自己究有不是；况李广竟因此丧命，无怪其子怀恨，不如暂时忍受，亦足以平其气；二则卫青素日待人一主宽让，又兼位为大将军，若与部将之子争斗，未免失了体统。有此二因，所以卫青不但与李敢计较，反当作并无此事，禁止家人传说，自在家中将伤养好。李敢见卫青受伤不敢出声，也就罢了。

谁知此事却被霍去病得知，去病本卫青之甥，闻信大怒。心想李敢甚是可恨，竟敢击伤吾舅，吾舅度量宽洪，偏能忍受，我须设法替他出气。去病想定主意，外面却照常不露声色，元狩五年，去病与李敢随从武帝前往雍县，复至甘泉宫射猎，一班将士，正在纵放鹰犬，驰逐鸟兽，兴高采烈。去病向人丛中觑定李敢，放了一箭。李敢不知去病恨他，未曾防备，真是明枪易躲，暗箭难防，竟被射中要害，立时身死。左右见了大惊，急来报知武帝。武帝明知是去病射死，无奈心爱去病，不欲使之坐罪，遂命左右拔出箭镞，将李敢尸首交其家族收葬，只说是在场射猎，被鹿触死，去病竟得脱然无事。

过了年余，去病也就病死，武帝十分痛惜，谥为景桓侯，赐葬于茂陵之旁。为起高冢以像祁连山，命其子霍嬭嗣袭父爵。霍嬭字子侯，年纪尚幼，亦得武帝宠爱，拜为奉车都尉。综计去病一生，凡六次出师，杀敌十一万余人，又降浑邪王之众四万余人。卫青凡七次出师，杀敌五万余人。去病既死，卫青亦

不复再击匈奴。

当日匈奴伊稚斜单于，因被卫青围攻，率领数百骑向西北逃走，及汉兵既去，匈奴大众寻觅单于十余日，竟不知其踪迹所在。于是右谷蠡王乃自立为单于，代领其众。过了一时，伊稚斜单于始回故处，右谷蠡王乃除去单于之号，仍就故职。统计匈奴兵马不过数十万，自经卫青、霍去病二人累次征讨，死亡过半，其势大衰。加以人民一闻汉兵到来，仓皇奔走，怀孕妇女，往往堕胎损命，大众甚以为苦，只得住居漠北以避兵锋，从此沙漠以南，遂无王庭。单于又用赵信之计，欲与汉廷和亲，不来犯边。汉廷亦因马少，不再大举北伐。惟将近边一带之地，逐渐占领，又西逐渚羌，渡河湟，筑令居塞，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沟渠，置田官，移民耕种。又分置吏卒以守之，边境稍得无事。

武帝见匈奴败逃漠北，一时未易剿灭。好在胡人受此大创，暂时不敢来犯，亦姑置之。一日，武帝忽想起西域各国尚未交通，前次欲通大夏，遣派多人由巴蜀寻路前往，皆为蛮夷所阻，如今须别设法，遂召张骞问之。此时张骞失去候爵，正想立功恢复，因对武帝道：“臣昔在匈奴时，闻有乌孙国，其王号昆莫。昆莫之父名难兜靡，本与大月氏同在敦煌祁连之间，从事游牧，皆系小国。及月氏强盛，攻破乌孙，杀难兜靡，占领其地。乌孙遗民逃往匈奴。此时昆莫新生，其臣布就翎侯抱之逃走，行至半路，无所得食，布就欲为觅食，乃将昆莫藏在草中，自己径去。及寻得食物回时，远远望见昆莫所藏之处，立了一狼。布就不觉大惊，心想昆莫性命休矣。急行近前，却见那狼仍立住不动，仔细一看，昆莫正在卧饮狼乳，安然无恙。又有鸟口中衔肉，飞翔其上。布就心中暗想，此子将来必定非凡，遂抱了昆莫，投奔匈奴。单于甚加爱养。及昆莫年壮，单于以

其父遗民与之，又使领兵，数立战功。此时匈奴已破月氏，月氏人众西走，击破塞王，因居其地。昆莫既著战功，乃向单于请复父仇，单于许之。昆莫于是领兵来攻月氏。月氏不敌，更西行移居大夏之地，昆莫遂据有塞地，尽降其众，仍立国号为乌孙。后单于死，乌孙稍强，不肯复事匈奴。匈奴遣兵击之，反为所败。匈奴畏以为神，与之远离。今匈奴新为汉所困，而乌孙旧地本浑邪王所居，自浑邪王率众来降，其地空虚。大凡蛮夷性恋故土，又贪汉物。若趁此时遣人前往乌孙，厚加赂遗，招其东归，仍居故地。再遣公主为其王夫人，与之结为兄弟，料其必能听从。如此便断却匈奴右臂，且乌孙既与我联和，而其西大夏等国，皆可招抚，令为外臣。”武帝闻言称善，乃拜张骞为中郎将，随带三百人，每人给马二匹，赍持金帛值数十万，牛羊万头，又多遣副使持节同行，以便顺路分赴各国。

张骞受命率领众人起程，到了乌孙，乌孙王昆莫出见张骞。张骞传达武帝之命，赐与各物。昆莫坐受不拜，礼如单于。张骞见其如此傲慢，心中大惭，乃对昆莫道：“天子远遣使者赐王多物，王若不肯拜受，则请将各物带还。”昆莫贪得汉物，方才起坐拜受，但其他礼节，仍同敌国。张骞因进说道：“乌孙若能东归旧国，汉当以公主嫁为夫人，结兄弟之好，同拒匈奴，破之甚易。”昆莫听了沉吟不答，遂与其国大臣商议。大臣等皆不欲移居，又因己国地近匈奴，服属日久，且与中国远隔，究不知中国大小如何。昆莫年纪已老，国中又分为三。原来昆莫有子十余，其中子官为大禄，为人强干，善于用兵。昆莫使领万余骑别居一地。大禄之兄为太子，太子有子名岑陁，太子早死，临终对昆莫道：“必以岑陁为太子。”昆莫怜爱太子，允从其请。大禄大怒，收合士众，谋攻岑陁。昆莫闻知，亦以万余骑与岑陁，使之别居。昆莫自己部下，亦有万余骑，

于是一国分裂，惟表面上尚统属于昆莫。昆莫徒有虚名，不能专制，以致所议不成。张骞见乌孙未能得手，乃命副使分往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等国。住了一时，昆莫遣使护送张骞回国，以马数十匹为报答。张骞回报武帝。武帝见了乌孙所献之马，甚是雄壮，心中大喜。张骞又带有西域出产各物，如葡萄、苜蓿等，武帝命栽于离宫别馆，拜张骞为大行，时元鼎二年也。过了一年，张骞身死，而前所遣副使前往大夏等国者，皆与其人同来。于是西域诸国，始知中国之广大富庶，急欲与汉交通，实由张骞发起，以后汉使往者，皆称博望侯所使，以其为外人所信也。张骞又曾探得河源，后人因相传张骞乘槎至天河，其说荒诞可笑。清人谢启昆有诗咏张骞道：

博望初乘贯月槎，龙庭万里欲为家。
玉门以外安亭障，金马从西致渥洼。
凿空安能得要领，开边不异控褒斜。
轮台诏下陈哀痛，上苑犹栽苜蓿花。

欲知以后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十九回

卜式输财结主知 张汤言利乱国政

话说武帝当即位之初，承文景之恭俭，国家安宁，百姓富足。府库钱财，久存不用，至于钱串烂断；积谷过多，仓不能容，往往露积腐败，至不可食。民间平常不遭水旱，家家丰衣足食，为官吏者，若无他故，终身不更，至将官名为其姓号。人人皆知自重，不肯轻易犯法，真是清平世界。及至武帝即位，招抚东瓯，征讨闽越，江淮一带人民，不免劳费。唐蒙、司马相如奉使通道西南夷，置犍为郡，驱遣巴蜀人民数万人，凿山开路，死亡无数，巴蜀为之疲敝。彭吴受命安抚濊貊，设沧海郡，所用人夫同于西南夷，燕齐之间，皆受其扰。及王恢设谋，诱单于入马邑，于是匈奴遂绝和亲，侵扰边地，兵连不解。武帝大发士卒，遣将出师，征讨频年，中外骚动。后卫青取河南地，设置朔方，兴工十余万人，前往修筑城堡，使各地转运粮饷以供其食，费至数十万万，府库为之一空。武帝乃募人民能献奴婢入官者，免其终身力役。元光六年，卫青等四将军，率兵十余万攻胡，战胜而归，士卒应受赏赐，共费黄金二十余万斤，人马死者十余万，輜重粮食之费尚不在内。大司农奏称宫中藏钱及所入赋税，不足以供军费。武帝命有司会议，有司请令民得买爵及赎罪。于是设置赏官名曰武功爵，分为多级，每级值钱十七万，共值三十余万金。民买武功爵至第五级者，名

为官首，得试补吏，尽先任用；其有罪者，得计所买之爵减二等，由此仕途混杂。至元狩二年，霍去病两出击胡大捷，其秋匈奴浑邪王率众来降，是年所费赏赐及其他用度凡百余万万。武帝为伐匈奴多养马，马之在长安者数万匹，而降胡数万，皆仰食于官。宫中不足以供给，武帝乃减损御膳，出内府私藏，以为弥补。元狩三年秋，山东大水，人民被灾乏食。武帝命郡国尽发仓谷以为赈济，又募富民出资借贷。无如灾区过广，尚难遍及，遂下诏移贫民于关以西及朔方、新秦中，共计七十余万口。官给衣食数年，借与产业，使之谋生，派遣使者分路监护，费以亿计，国用由此大竭。

当日朝廷费用既乏，小民又复穷困，惟有一种富商大贾，居积财物，乘时射利，贵卖贱买，以此致富。更有以铸铁、煮盐为业者，获利愈厚，家产动至数万金，却并不肯稍破悭囊，以济公家之急。此时独有一人，行事却与众人大异。此人姓卜名式，乃河南人。自少以耕田牧畜为业，与其幼弟同居。及弟年已壮，卜式尽将田宅财物让与其弟，自己单取羊百余头，入山牧养。过了十余年，所养之羊，多至千余头，于是自己置买田宅，成为富人。谁知其弟竟将所有田宅，花费一空。卜式又将自己产业分与其弟，如此者已有数次。元光五年，公孙弘既为丞相，卜式见武帝一意伐胡，便想趁此出头，乃诣阙上书，自愿捐出家财一半以助边用。武帝见书，遂遣使问卜式道：“汝意欲为官乎？”卜式答道：“臣自少牧羊，不习仕宦，不愿为官。”使者又问道：“汝家岂有冤枉之事，欲来剖白乎？”卜式答道：“臣一生与人无争，邑人贫者以钱借之，不善者教之，所居之处，人皆从式，式何故被冤。”使者道：“既然如此，汝捐钱助边，意中何欲？”卜式道：“天子方诛匈奴，愚以为贤者宜死节，有财者宜捐助，如此则匈奴可灭，此外并无

他意。”

使者回报武帝，武帝闻言，心中甚奇其人，因将此事告知丞相公孙弘，公孙弘对道：“此非人情，不轨之臣，不可信以为实。恐致乱法，愿陛下勿许。”武帝闻言，遂置卜式不理。卜式在阙下等候许久，见武帝并不批答，仍自归家耕田牧畜。到了元光三年，山东贫民被水移徙，宫中不能尽给，此时公孙弘已死，卜式乃捐钱二十万，交与河南太守，以助移民之费。河南太守奏上富人捐助贫民名簿，中有卜式姓名，武帝见了，记起前事，因说道：“此人即是前次欲捐家财一半助边者。”遂命赐卜式外徭四百人。卜式又尽数纳还于官。于是武帝以为卜式终是忠厚长者，乃召拜为中郎，赐爵左庶长，赏田十顷，布告天下。意欲借此耸动富民，使之闻风报效。谁知一班富豪，爱财如命，更无一人肯学卜式。武帝因此怀怒。张汤遂趁此时想尽种种办法，来向武帝进说。

原来张汤自从办理淮南衡山之狱，穷究根本，株连多人，武帝甚以为能，愈加宠任。及公孙弘病死，武帝以御史大夫李蔡代为丞相，擢张汤为御史大夫，张汤既贵为三公，更欲显己才干。因见武帝方虑国用不足，偏是许多富商大贾，一毛不拔，真属可恨，惟有令出重税以困之。遂会合公卿上奏请算缗钱，凡商人从事借贷买卖贮积以取利者，虽无市籍，亦须各就自己资本，估计价值报官，每缗钱二千，应出一算。其以手工制造贩卖者，每缗钱四千，应出一算，人民非为官吏及三老北边骑士而蓄有轺车者，出钱一算，商贾人轺车二算，船只五丈以上一算，若有隐匿不报，或报告不实不尽者，发觉之后，罚令本人戍边一年，没收其货物。有能出头告发者，以其半赏给之。凡商人有市籍者，不得置买田产，犯者没收田货入官。武帝见奏，立即依议施行，因命杨可主管告发缗钱之事，号为告缗。

张汤又想起冶铁煮盐，其利最厚，人民多由此致富，因献议请将天下盐铁尽数收归官中专卖，可得大宗收入。武帝依言办理。但是盐铁专卖，其事繁琐，非得熟悉情形之人不能胜任。武帝正在为难，旁有大农令郑当时，举荐二人：一人复姓东郭名咸阳，乃齐国之大盐商；一人姓孔名仅，乃南阳之大铁商，皆以所业致富。武帝遂拜二人为大农丞，分掌盐铁之事。二人既得拜官，遂奏请于各郡分置铁官，铸造铁器；又募人给以费用，官置器具，使之煮盐，定价发售。人民有敢私铸铁器及煮盐者拿捕办罪，没收其物。武帝准奏，因命东郭咸阳、孔仅乘坐驿车，巡视各地盐铁情形，分置属官。于是从前以盐铁起家之人皆得补授为吏，官吏之中，商人遂占多数。

先是文帝始用半两钱，又许人民铸钱，于是官私所铸之钱不可胜数。行用至四十余年，钱多而轻，物少而贵。张汤又想法更定币制，使公家可获利益。因查得禁苑之中，畜养白鹿无数，而少府多藏银锡，遂入对武帝说道：“古者诸侯朝聘，皆有皮币，又所用之钱，约分三等：黄金为上，白金为中，赤金为下。今通行半两之钱，实重四铢，而好人往往偷磨钱背，窃取铜屑，以致钱轻物贵。且远地用钱，未免烦费，请制皮币、铸白金以使用。”武帝许之，乃议定用白鹿皮方一尺，上绘五彩花纹，作为皮币，价值四十万钱，凡王侯宗室朝会，必用皮币荐璧，然后得行。又杂和银锡，铸成白金三种：第一种重八两，其式圆，上铸龙形，价值三千；第二种重六两，其式方，上铸马形，价值五百；第三种重四两，其式椭圆，上铸龟形，价值三百。又令将从前半两钱，一律收回销毁，另铸三铢钱，禁止人民私铸各种金钱，犯者处以死刑。此令既行，不过一年，人民犯法私铸者不计其数。有司上言三铢钱过轻，容易假造，于是更铸五铢钱，钱之周围，皆有轮廓，使人民不得偷磨取屑。

谁知私铸并不减少，尤以楚地一带为多。武帝忽然想起一人，便欲召拜为淮阳太守。未知武帝欲用何人，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〇〇回 使乘障枉死狄山 坐腹诽冤杀颜异

话说武帝因楚地私铸尤多，淮阳乃楚地要冲，须得贤能太守以治之，忽然想起一人。其人为谁？即汲黯是也。先是汲黯本为右内史，元朔四年，因事免官，隐居田园一年。如今武帝正在择人，因忆汲黯前治东海，官声甚著，故召拜为淮阳太守。使者奉诏，到了汲黯家中，汲黯俯伏辞谢，不肯接受印绶。使者回报武帝，武帝又下诏敦迫，如此数次，汲黯不得已，方始受命。入见武帝，武帝召之上殿，汲黯对武帝泣道：“臣自以为身填沟壑，不再得见陛下，不意陛下复肯收用。臣常有犬马之病，力不能任一郡之事，乞为中郎。出入禁闼，补过拾遗，臣之愿也。”武帝道：“君莫非看轻淮阳？吾不久即将召君。现因淮阳地方，吏民不相安，吾但借君平日威望，卧而治之可也。”汲黯闻言，只得辞别武帝出宫，心中甚是郁郁不乐。原来汲黯自从罢职家居，此一年中，虽然身在田野，却念念不忘国事。每闻张汤得志，朝政日非，不胜忧愤。今蒙武帝召用，希望自己得在朝廷，遇事从中补救，谁知武帝强使前往淮阳，不得如愿。当日退出宫门，坐在车中，心想张汤如此奸诈，终有一日发觉。惟是待到发觉之日，国事已多败坏，何如将他罪状及早揭出，尚可挽回。但是我已外任，不得进言，环顾朝中许多公卿，又无一正直敢言之辈，惟有大行李息，与我尚属交

好，不如前往劝之，于是汲黯命车往访李息。

李息乃郁郅人，初事景帝，在朝日久，屡为将军。曾从卫青取得朔方，以功封关内侯，现为大行。闻报汲黯来访，延入相见，汲黯说道：“黯被逐居郡，不得复预朝廷之议。方今御史大夫张汤，智足以拒谏，辩足以饰非，专务顺从主上之意；又喜舞文弄法，内怀奸诈以欺主上，外倚贼吏以为党羽。君位列九卿，何不早言？若容忍不发，将来君当与之同受其罪。”汲黯说罢，遂即辞别赴任。李息听了汲黯之语，明知所言甚是，无奈心畏张汤，自料与他作对，必遭陷害，以此不敢出口。

当日，张汤每遇入朝奏事，语及国家用度，直至日已西斜。武帝听得高兴，忘了饮食。丞相李蔡不过捋个虚名，轮不到他说话，所有天下政事，皆由张汤裁决。张汤撙掇武帝兴了许多事业，国家未得其利，人民先受其害，只落得一班不肖官吏，从中舞弊侵吞。到了赃私败露，便用严刑酷法，痛治其罪。因此举朝公卿，下至庶人，皆注目于张汤一人之举动。张汤尝患病请假，武帝车驾亲临其家看望，众人见他如此得宠，俱各诧异。

一日，匈奴遣人来求和亲，武帝召集群臣会议。旁有博士狄山上前说道：“和亲最便。”武帝问道：“何以见得？”狄山对道：“兵乃凶器，不可屡动。昔高帝受困平城，始议和亲，所以孝惠高后之时，天下安乐。及文帝欲伐匈奴，北方又苦兵事。景帝自七国乱平，口不言兵，人民富实。今陛下兴兵击胡，中国因之空虚，边人多致贫困，由此观之，不如和亲。”武帝见说便问张汤道：“此言何如？”张汤心知武帝不欲议和，遂对道：“此乃愚儒无知妄说。”狄山被张汤当着武帝及众人之前，面加指斥，心中愤怒，也不顾得势力不敌，应声说道：“臣固是愚忠，若御史大夫张汤乃是诈忠。张汤前治淮南衡山之

狱，用苛刻之法，痛诋诸侯，离间骨肉，使藩臣不能自安，臣所以说张汤乃是诈忠。”武帝见狄山指斥张汤，心中大怒，也不与辩论是非，便向狄山作色道：“吾使生居一郡，能禁止胡虏入境侵盗否？”狄山对道：“不能。”武帝复问道：“居一县如何？”狄山又答：“不能。”武帝又问：“居一障间如何？”狄山自想主上袒护张汤，不辨曲直，却设此难题问我。我若再答不能，便说我是理穷辞屈，拿交法官办罪，不如权且答应，看是如何。狄山想定主意，遂答道：“能。”武帝即命狄山前往乘障。狄山到边，不过月余，便被匈奴斩其头而去。朝中群臣见狄山触忤张汤，竟枉送了一命，由此各怀畏惧，不敢多言。

武帝既依张汤之言，造成白鹿皮币，因召到大农令颜异，问：“以此币可否行用？”颜异对道：“向例王侯朝贺，皆用苍璧，价值不过数千。今皮币为荐璧之用，其价反值四十万，未免本末不能相称。”武帝闻言，心中不悦，尚未发作。谁知却有人闻得此事，便欲借此迎合帝意，上书告说颜异持有他议。武帝得书，发交张汤查办。说起颜异乃济南人，初为济南亭长，渐升至九卿。居官廉直，平日见张汤做事奸许，自然气味不相投合。此次张汤建议制造皮币，颜异又不肯赞成，张汤愈加怀恨。恰好奉旨查办，便欲搜寻颜异过失，砌成罪名，致之死地。但是颜异素来做事公正，却寻不到他短处，若单说他主持异议，也不算是大罪，安能杀他？张汤一面算计，一面遣派心腹之人，暗中打听颜异动静，不久却被他探出一件事来。若论此事，真是毫无影响。只因颜异一日偶与座客闲谈，座客中有言及朝廷新下诏令，中有不便于人民之处，颜异也算谨慎，听了此言，口中并未答话，不过将口唇微微掀动。有人见了，急将此事报知张汤。张汤闻言大喜，便将他作个把柄，架上大题目，复奏武帝。说是颜异身为九卿，见令有不便，不即入朝陈明，却在

背后腹诽，罪应弃市。武帝准奏，竟将颜异论斩。读者须知古今刑法，无论如何严密，只能管束人之言动，不有管束人之意思，秦法虽极苛酷，也须有人出言诽谤，方治其罪。况文帝时早将诽谤律文除去，就是武帝使张汤重定法令，添加许多罪名，也不过将诽谤之罪，重行恢复，何曾定有腹诽之法？如今欲害颜异，全不管法律有无明文，自己竟创出此种新奇罪名，明是有意栽陷。偏遇武帝不悦颜异，所以堕其计中，毫不觉察。颜异死得不明不白，比起狄山尤为冤枉。自从此案发生，有司便编为一种则例，此后遂有腹诽之法，因此满朝公卿，皆以颜异为戒，一味顺从上意，求保无事而已。

张汤自恃武帝宠爱，言听计从，又见与己反对之人，任意诛灭，并不费力，正在得意扬扬之际，却被故交田甲，看不上眼。田甲虽为长安当商，竟是一位烈士，素有节操。自见张汤身为大臣，紊乱朝政，擅作威福，心甚不以为然，便时时劝戒责备张汤。张汤何曾肯听，仍然恃势横行，一意报复仇怨。先是张汤与河东人李文，素有嫌隙。李文现官御史中丞，常在殿中兰台，职掌文书，举劾不法。只因心怨张汤，遇有公事可以伤及张汤者，李文便极力挑剔，全不替张汤留些余地。张汤以此恨入骨髓，正想算计害他，忽奉武帝召见，发下一书，命其查办。张汤将书看毕，乐得心花怒开。未知张汤何事喜乐，且听下回分解。